

著名學文界世

事本府樂氏莎

(事故の翁莎名一)

著 姆 蘭
譯 華 鎮 楊



莎氏樂府本事

(又名莎翁的故車)

Tales from Shakesper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月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三元五角
原	著	Charles Lamb
	者	Mary Lamb
譯	述	楊 鎮 華
發	行	朱 炎
	者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48

莎翁傳略

莎翁，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誰都知道是英國最偉大的戲劇家，也是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這樣著名的作家，原不須我在此地介紹的，祇因有些讀者，還不很知道他的人，爲便利起見，在這裏我約略地說關於他的話說一說，當然是很簡短的。

關於他的生平，知道清楚的人很少，甚至有許多人以爲沒有這樣一個人的，他的許多作品是別人做的，只不過用他這個假名來發表而已。但這樣的話，我們可暫不置信，因爲我們當他真的有這樣一個人比較可靠，比較對些。他的生平，人們知道得雖少，可是寫他的傳記的人卻很多，爲的是見智見仁，各人寫各人心中的莎翁，較爲便利。現在且讓我們將從各種記載中得來的材料，而組成一個很簡略的莎翁傳略吧。

我們這位大詩人，大戲劇家在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英國斯德拉福地方的華盛舍村上。他的母親瑪麗·亞頓是個農家女子，他的父親是個屠戶，而又是小商人，曾在一個時候，做過村裏的執行事。斯德拉福當時有所極小的中學，莎士比亞也許在這中學裏讀過幾年書。他的父親常和人家打官司，到他十四歲時候，他的父親因爲欠了別人的債，被捉到官廳裏去，或許他就在這時期輟學，離開學校，出去做工。當他十八歲時，他的一個農家女子安·哈德慧結婚，她的年齡比他要大八歲。在二十三歲時，莎士比亞就帶著仍舊欠債的父親和他自己的三個嗷嗷待哺的子女，離開了他的故鄉，向人生的自新的正路上去奮鬥了。

他自斯德拉福搬到倫敦，是從孤寂的鄉下來到擁擠的熱鬧城市中來，也可說從美麗的鄉村景色中出來，走到污濁的街道上，也可說是從天真純樸的鄉下人的羣中出來，走進求名逐利的人們的隊伍裏。他爲什麼要走的呢？這倒是很可思索的事。也許是他要找尋工作做，也許像小孩子跟著馬戲班那樣，他跟著一羣戲子而來的，也許是偷了別人的東西，被人逐出斯德拉福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大家現在都還弄不明

白。不過，他的離開故鄉，在最顯明的解釋，是他受了舞臺的誘引所致的；因為他好像一出來，就注意戲院，而在戲院中不久便得到他的地位，並不是由於機會而得，也不是取巧於計策，的確有他相當的本能。當時，英國全國差不多都是戲劇迷，對於舞臺都是心往神移的，而莎士比亞尤專心於戲劇，並用方法以求更進一步。

當然，開始的時候，他只能扮飾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但他不久便學會了許多舞臺上的「門檻」，能知道觀衆的興趣。所以他初步的戲劇工作，是校正舊劇，加些穿插或背景進去，迎合那些淺薄的觀衆們罷了。後來，他和其他的戲劇作家在一塊合作，如麗麗比爾，以及馬羅威等。最後，他自己單獨創作，那時他已全學會了，當他的「露迷欲和主麗特」和「仲夏夜之夢」一出世，在英國便宣告突然地產生了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戲劇家。

莎士比亞在倫敦的生活的試驗時期，顯然是康健、快樂而有熱情的時期，這個時期給他的是成功。此後接著來的，卻是憂鬱、悲愁的時期，並且除掉憂鬱、悲愁之外，還加上一種別的苦痛。至於怎樣才有如此極大的變動呢？倒也是個頗費思攷的事。第一個猜度是莎士比亞對於當時舞臺上的許多低級的觀念和趣味，極其憎厭，這我們可以從他的小詩中看出來，他的那些小詩反映出他對於戲院和擠滿其中的無禮貌的羣衆的厭惡；另外還有一個對於他之所以憂鬱、悲愁的猜度，有些和他交情很好的貴族，平時常常在金錢方面幫助他的，他的許多詩也都是獻給這些人的。後來這些人的命途多舛，他便不自禁地消沉、抑鬱了。他的這些有權力的朋友的命運，變得最壞的，如愛薩克斯子爵，因叛國而處斬，潘卜羅克充軍海外，蕭生浦登雄圖未逞，賈志以終，埋葬於倫敦塔下。莎士比亞以前曾和這些人共享過安樂，到這時，也許分嚐他們的悲哀。後世還有些批評家說，莎士比亞親自參與愛薩克斯瘋狂的叛變。

他到底爲什麼而悲愁、抑鬱，我們且不要去問吧，總之，到了這時期，他在作品中顯示出來，他已不再以那種青年人明澈的眼睛去看人世了。所以這時期，他所寫作的都是些悲劇，如「李益王」，「麥克俾斯」，「漢樓氏」，「伍守樂」，「愷撒大將」等，其中的主角，沒有一個是稍有希望、稍有幸運的人物，都是受命運播弄，

孤立無援的人。

這樣可怕的心境，在倫敦是找不到方法補救了。而且我們這位偉大的詩人，在這大城市中，既曾光榮顯耀過一時，現在也漸見厭倦了，對於舞臺也頗憎厭，終於在倫敦住了二十四年（大約從一五八七年到一六一一年止）後，賣掉他在戲院中的利益，拍去他腳上黏著倫敦的灰塵，隨著他的歸心，回到斯德拉福來了。回來後，他恢復了鄉村紳士的生活，和平與寧靜重新來到他的眼前。歸隱之後，他寫作是比較以前少些。不過，這最後時期中寫成的有幾篇作品，如「辛貝林」、「冬天的故事」和「澎湃的風潮」，卻是他作品中最最成熟的結晶啦。

隱居了幾年，我們這位大詩人，不幸在他中年的時候即與世長辭了。他的死期是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死後葬在斯德拉福教區的教堂中。他的作品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仍為世人傳誦，不受時間和地域的牽制，但是他自己對於這些傳誦至今的作品，卻並不關心，也從未去收集成秩，印行問世。因為他的作品，是表現各種典型人物和思想，都極優美的，所以後世的人很不容易從這些作品中，斷定他自己的為人。不過，假使我們說出一溫和的莎翁，這幾個字時，誰都不致於不同意吧！

關於他的作品和牠們的美妙，我想，現在可以不必去多說，我相信，讀者們將來總有一天知道的。

楊鎮華。二十二年，五月，十三夜。

小引

關於莎翁，我們在前面已講過了。但是這本書並不是莎翁的原作，所以我們如果要說到本書的作者，便不得不另外再提兩個人。現在就讓我們先來講講他們的事情吧。

歷來的天才，大半不是瘋癲，便是癡狂——當然瘋或狂到相當的程度，決不是平常瘋子或狂人可比。本書的作者便是兩個瘋狂的人。他們是姊弟倆，姊姊的名字叫瑪利·蘭姆，弟弟的名字叫查理·蘭姆。他們間的手足之情非常愛好。姊姊終身不嫁，弟弟也終身未娶，姊弟兩人在一起過著他們獨身的生活。

瑪利生於一七六四年，查理生於一七七五年。他們的家住在熱鬧的倫敦。查理對於倫敦的熱鬧，卻頗愛好，幾乎不能須臾稍離，因為他雖則性情靜寂，卻不愛好鄉村的自然景色，又不善於交際，因此，他後來的生活頗為簡單。幼時受教育於基督醫院，與詩人柯勒里芝同學，兩人從幼小時締交，成為終身的莫逆。他家境清寒，十五歲時，查理·蘭姆便輟學就事，分擔著家庭的重負。起初他在南海公司當司書，後來轉入東印度公司。司書的生活，他過了三十二年之久。他開始寫作時，已是中年了。寫作的目的，當時只為自己所入有限，寫點稿子，收點「外款」，維持年老病弱的父母而已。他的姊姊呢，則在家裏做些女紅，幫助他維持全家的生活。在這三十年的司書生活中，查理在倫敦時，可分為三部份，除此以外，差不多可說整個的倫敦都和他沒有相干。就在這三個地方，他得到他的安慰和工作。第一，是他的家庭；第二，是辦事的公司；第三，是他的家和辦事處間的街道。在家裏，他有親愛的姊姊，和他一起讀書，消磨沉悶的黃昏，後來他姊姊發瘋了，這些共讀的黃昏便又消磨於看護的工作裏。在公司裏辦事，他克盡心力，賺得生活必需的金錢，而住家和公司間的熱鬧街道，又給他以極大的好處。因為在那街上湧沸翻騰著的，是人間生活的高潮，這高潮給查理以文學上的影響很多，我們如去讀他的「伊理小呂」(Essays of Elia)，就可知道。

一七九六年，我們這位查理，忽然地發狂了，於是被人送入瘋人院裏，在那裏關了六個星期，然後出來。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查理的瘋狂愈後，九月間，姊姊瑪利又忽然瘋起來了，甚至在瘋狂中，闖下了一場大禍，以小刀刺死了他們的母親！後來，瑪利雖也醫治好了，但瘋狂卻在她身上生了根，時發時愈，莫可奈何。幸而查理以後不再發瘋，還可以照顧他可憐的姊姊。所以平常姊姊精神清醒時，姊弟倆雲窗共讀，或一起寫作；病來了，姊弟含淚送姊姊往瘋人院中去。

查理後來文名漸盛，東印度公司也就給他一筆每年四百四十一鎊的養老金，當然，這並不全是爲他的文名的緣故，他辦事勤謹，也有以致之的。然而，奇怪得很，他得到養老金後，不必做事了，原可多多努力於文學上的事業，不料文章反而少寫，並且寫出來的，反不及以前忙裏偷閒中寫出來的作品。到了一八三四年，查理·蘭姆便和他可憐的姊姊與世長辭。瑪利呢，再過十三年，也就追隨她的弟弟於地下去了。

講完這兩位姊弟的生平，且讓我們來講一講寫這書的情形吧。這本沙氏樂府本事，在兒童文學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不必說那是故事和文筆的好處。沙氏樂府本事，共有二十篇，我譯出的僅是仲夏夜之夢、冬天的故事，隨你歡喜。威尼斯商人、辛貝林、麥克佩斯、潑婦的馴服等七篇；其他的十三篇，爲張由紀先生所譯。這二十篇中，瑪利寫了十四篇，除一篇潘利烈外，都是喜劇的故事，查理只寫了六篇悲劇的故事。這是因爲姊姊瑪利特具寫兒童文學書的天才的緣故。這書是一八〇七年出版的，也是使查理·蘭姆成名的第一本書。此後，他們姊弟倆合作的書，還有李西斯脫太太的學校，小孩子們的詩等。

他們寫此書時，在一八〇六年，住在倫敦四法院之一的中院。在那年給一個朋友的信中，瑪利·蘭姆說過戲劇、小說、詩歌和一各色各樣這一類蒸氣般的計劃，盤旋於我的腦際，一結果，我們在查理於五月十日寫給朋友的信中，便看見他說瑪利已寫完成六個故事了：澎湃的風潮、冬天的故事、仲夏夜之夢、無爲的煩惱、佛龍耐的兩個紳士和辛貝林。而威尼斯商人也已在預備中。查理自己也寫完了伍守樂和麥克佩斯，他還說他想把所有的沙翁悲劇都寫成故事。

我們再看瑪利講到寫這些故事時的情形的話吧。她說：「你會很歡喜看著我們呢，我們常常坐在一張桌上寫作（但是不坐在同一個椅墊上的，）好像仲夏夜之夢裏的海米亞和海倫娜，或者，不如說，像一個老文人大貝和喬安我呢，聞聞鼻煙，他呢，總不住地在喃喃，說他一點也做不出，他說一點也做不出，一直說到做完了才止，這時，他才發見自己已做了一點出來啦。」

查理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又說：「瑪利緊緊地固執著善有善果的一篇，她埋怨著說：『戴著男孩子的外表的女性的人物太多了。』她開始以爲莎士比亞一定缺少想像力哪！我呢，爲鼓勵她起見（因爲在進行她偉大的工作時，常常要氣餒下去的，）便告訴她這樣一個劇本的確是做得極好，藉以使她高興。但是她卻固執著，所以我便不得不答應幫助她。要幫助她，我就非放下了我的煙不可啦。」後來，瑪利在一封信中告訴她的友人說：「查理已把我告訴你那篇使我頭痛的故事，讀過了一遍，他以爲這篇寫得最最好；這篇故事就是善有善果啊。」最後，查理在一八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告訴當時的詩人華滋華斯說：「今天我們寫完了莎士樂府本事，我們覺得她寫的以一篇潘利烈爲最好，我的，以伍守樂最好；不過我希望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些好處。」

楊鎮華。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目次

澎湃的風潮	一
仲夏夜之夢	一二
冬天的故事	二三
無爲的煩惱	三三
陪你歡喜	四四
佛龍耐的兩個紳士	五八
威尼斯商人	七〇
辛貝林	八二
李爺王	九四
麥克俾斯	一〇七
善有善果	一一七
發婦的馴服	一二七
一幕錯誤百出的喜劇	一三六
計中計	一四八
第十二夜或作「你將如何」	一六〇
雅典的一位豪客	一七一
露迷欲和主麗特	一八二

丹麥的太子——漢樓氏	一九六
伍守樂將軍	二〇八
太爾地方的潘利烈王	二一九

澎湃的風潮

海中有一個某某島，居民中祇有一個年老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潘魯士，他的女兒名叫密蘭夫，是一個美麗嬌柔的少女。她到這個島上來的時候年齡太輕了，所以除了看到自己父親的面孔以外，在她小孩時候所看過別人的面孔，她再也不能記得。

他們住在一個石鑿的小洞之內，屋內分成幾間房子，一間是潘氏的書室，藏著許多關於妖術的書籍，這種學問在當時極爲一般讀者所愛學，且潘氏也以爲這種學問於己大有裨益；在這個島上，以前被一個女巫名叫賽可辣，施過一種妖術的，當潘氏未到本島之前她卻死去了，自從潘氏因故飄入該島以後，潘氏使用了他的法術把許多善鬼釋放了，因爲這般好鬼曾經違抗著去執行那賽可辣萬惡的命令，所以都被她監禁在大樹的樹幹內。現在這般好鬼都服從潘氏的命令了。其中的領袖叫做愛麗兒。

活潑的小幽靈愛麗兒，除了喜歡去擾弄一個醜陋的妖怪叫做蓋里本之外，一些沒有害人的天性，因爲蓋里本是他仇人的兒子，所以愛麗兒非常仇恨他。這個蓋里本是潘氏在樹林裏所尋到的，他真是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與人類的形狀實在不同，倒像一隻猴子。潘氏就將他帶到家裏，教他說話，潘氏本想待他好些，但是因爲蓋里本受著他母親不好的遺傳性，所以不能讓他去學一些好而有用的事情，他祇得被僱爲傭，去搬木頭，操作些苦力的事情，愛麗兒有權去逼迫他做這種事情的呀。

當蓋里本工作貪懶或忽略的時候，愛麗兒（除了潘氏能够看見以外，別人是看不見他的）就會很狡猾的去捉弄他，有時將他傾倒在污泥裏，有時變成了一隻猴子向他挪揄，或變成了一隻刺蝟，躺在蓋里本傾倒的地方，蓋里本最怕刺蝟的尖刺，刺他赤著的足，當他忽略著潘氏所命他做的事情，愛麗兒就用著種種的奸計，時常去捉弄他。

潘氏既有了這班很有能力的鬼，他就借著他們的力量，興著海中的風和浪。這班有能力的鬼，總是依著潘氏的命令，起了一個極兇惡的風浪，在風浪之中，潘氏指點給他的女兒，看著一隻時時刻刻恐怖著將被吞下的船，他並且告訴她，船中間滿載著他們一樣的生靈。「喔！我的爸爸，」他的女兒道，「倘使你用你的法術，起了這種可怕的風浪，你也該憐惜著他們悲愁的痛苦。你看呀！這隻船快要撞成碎塊了。呀，可憐的生命！他們都要死了。倘使我有能力的話，我要將此海沉沒到地面之下，那麼比你將這羣可貴的生靈，和這隻船，被你毀壞要好得多了。」

潘氏說：「密蘭大，你不必這樣的驚慌，這隻船決不會受到損傷，我早已吩咐定當，不准他們讓船上的人受到一些損傷。親愛的女兒，我所以有這樣的舉動，都是為著你呀。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對於我呢，你也不能十分明瞭，但是我是你的父親，住在這個可憐的洞裏的。你能不能記著在你未到此洞之前的事情，我想，你決不能夠了，因為你到此島的時候還不滿三歲哩。」

密蘭大答道：「爸爸，我自然能夠的呀。」

潘氏問道：「那末是什麼事情，是不是另外再有房子或者再有旁的人嗎？我的乖孩兒，將你所能記得的，告訴我聽聽。」

密蘭大說道：「回想起來，真像做夢一樣。是不是從前有四五個婦人侍候著我的麼？」

潘氏說：「有的，再有哪些呢？以這種事情尚能記在你的心裏，你能記得嗎，你如何會到這個島上來的？」

密蘭大說：「父親，我不能夠了，我再不能記起別的事情了。」

潘氏繼續說道：「密蘭大，十二年之前我是一個未蘭地方的公爵，你是公主，並且你是我的唯一的後嗣。我有一個弟弟，名叫安東尼，我對他萬事都信託著，我退職閒居的時候，或埋首讀書的時候，我常常將國家政權，付與汝叔代理，他就是我虛偽的弟弟（因為他已經證實了。）我對於世務漫不處理，只知天天埋首攻書，將我全部份的光陰專事修心養志。所以我的弟弟有了我的權勢，就居然自以為真公爵了。我給他這樣的好

機會使他同我的人民很接近，誰就知道就觸動了他的劣根性與驕傲的野心，竟然來篡奪我公爵的地位；這舉動不久就成功了，因為他受到了拿頗利王的幫助，他就成爲一個很有勢力的人物，而爲我的仇敵了。」

密蘭大說：「這樣說來，他們爲什麼在當時間就不破壞我們呢？」

他父親答道：「我的兒呀，他們不敢有這種舉動的，因爲人民都愛護著我呀。安東尼有一次將我們領上船去，當我們在海中，離岸數哩的時候，他就逼迫我們到一隻小船上，船中一些沒有應用的物件，沒有帆篷，也沒有桅樑，叫我們孤零的小舟飄蕩海洋中，他就棄而離開他去，他以爲我們此番必定要死亡在這隻船裏了。但是有一個在我朝內任職的忠臣，名叫孔士樂，他愛著我，在船裏邊很祕密的替我們設法了喝的水，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和我幾本稱贊得比國家還重的書籍。」

密蘭大說：「啊，父親呀，那末我累著你了！」

潘氏說道：「你並沒有運累我，我的愛女，因爲你是個可愛的孩子，因此足以使我保全著生命。一看到你天真爛漫的嬌笑，真使我忘卻那不幸的遭遇。當我們到這荒島的時候，船上的糧食也剛剛吃完了，此後我最有趣的生活，就是教你學著各種事情，密蘭大，你對於我的教授得到益處不少了。」

密蘭大說：「親愛的父親呀，上帝也十分感謝你了。現在我請求你把理由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掀起這個風浪呢？」

她的父親說道：「你聽著，我所以起這個風浪，就是要使我的仇人拿頗利的王帝，同我暴虐的弟弟，都要衝到這島的岸上來。」

潘氏如此這般的講了以後，他就用了他的魔術棍，在他女兒的身上，輕輕的一觸，她就睡熟了；這是因爲愛麗兒剛巧要跑到他主人的面前來，敘述如何播弄風浪的情形，如何對付船上的人們，密蘭大雖然向來看不出這般鬼的，但是潘氏很不願意使他的女兒見著他向天空說話。

潘氏對愛麗兒魔鬼說道：「你好勇敢呀，但是你的工作已經怎樣的處置了呢？」

愛麗兒就形容盡緻地敘述著作風作浪的情形，和水手如何的恐怖，王帝的兒子佛定那第一個怎樣地跳到海裏，他父親以爲他的兒子被浪吞去了。愛麗兒說道：「但是他很平安的袖了手坐在一個島角裏，很悲傷他的父親，他以爲他一定落海溺死的了。但是他並沒有損傷著頭上的一髮呢，身上的衣服雖然被水浸溼了，看上去倒似乎更有光采了。」

潘氏說道：「這真是我可愛的愛麗兒，請你領他們到這裏來吧；我的女兒要看看這個王太子。王帝與我的弟弟都在那裏。」

愛麗兒說道：「我隨便他們去找覓著佛定那，他們以爲要尋到王太子祇有一線的希望了，因爲他們以爲看他溺死的。至於船上的水手，也沒有一個失落；他們個個都以爲祇有他一人得救。那隻船，雖然他們沒有看見，但是很安穩的在海口裏停著。」

潘氏說道：「愛麗兒，你的責任已很忠心的告竣了，但是還有一些工作哩。」

愛麗兒說道：「還有工作麼？主人，讓我來回想回想吧，你不是答應恢復我的自由麼？請你注意我所辦的事情，都是很有價值，從不說謊，也不做錯，使你也一些沒有怨言恨語。」

潘氏說道：「現在就這樣了！你卻不記著我如何救出你的痛苦，你忘了那個萬惡女巫賽可辣了麼，她的凶惡是這樣厲害，她生在那裏的，你說給我聽吧。」

愛麗兒說道：「先生，她生在阿爾及爾地方的。」

潘氏說道：「她祇不過是這樣麼？讓我來告訴你當時所處的環境，我以爲這種事情你決定記不起來了。這可惡的女巫賽可辣，因爲妖術太爲驚人聽聞，所以被阿爾及爾人驅逐了出來，被水手丟棄在這裏；因爲你太戲弄著執行她的命令，她就給你關在樹裏，因此我找到你在那裏痛哭。你要記得，你哭得太慘了，我就釋放你的。」

愛麗兒似乎覺得自己是忘恩負義，很慚愧的說道：「親愛的主人，請寬恕我，我願意服從你的命令了。」

潘氏說道：「這樣做了以後，我必定命你恢復自由。」潘氏於是吩咐著再叫他做些事情；愛麗兒立刻就去了，他先到佛定那的地方，看見他仍坐在草地之上，現著一種依舊很悲傷的狀態。

愛麗兒看著他的時候，說道：「喔，漂亮的少年，我立刻要帶你走了。我想，我應該把你帶走，因為姑娘要看你看你這樣美麗的人呢，先生，請你跟我來罷。」於是他開始唱著歌：

「正尋之下，你的父親在那裏睡著：

珊瑚都變成了他的骨格，

珍珠都變成了他的眼珠，

他的一切都沒有凋謝，

但是受到了滄海的變幻，

卻成了權貴和異怪。

海神時刻地撞著他的殯葬之鐘：

呀！現在我聽著了——叮鏗鐘兒響了。」

太子聽著了他父親的很奇怪的消息，就觸醒了他正患的迷朦病，於是他就起來跟著愛麗兒的奇怪聲音走著，直走到了潘氏與密蘭大等候著的地方，這個時候密蘭大坐在大樹蔭之下。卻說密蘭大除他的父親之外，從沒有見過別的人了。

潘氏說道：「密蘭大，告訴我你在那邊看的是些什麼。」

密蘭大很大驚小怪地說道：「啊！父呀！這一定是個鬼了。父親！這個到底是什麼呀！父親，你信任我罷，他真是一個好看的生靈，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鬼啊！」

他父親答道：「女兒，他並不是鬼，他會吃東西，睡覺，並且也有知覺，同我們完全一樣。現在你看見的少年就是那隻船中的人。他的容貌已被憂愁所改變了，否則你必定要叫他是美少年。他失掉了同伴，現在正在四

處的找尋哩。」

密蘭大以爲人們都同她父親一般，都是有莊重而憂愁的面孔，有灰色的鬚鬚，所以她十分的喜歡看看這個美麗年輕的王太子的面貌了；至於佛定那在此荒漠之中，並且他又聽見很奇怪的聲音，見了這個可愛的姑娘，所以他一些不希望什麼，一個人只是在那裏奇怪，他想一定到了妖魔的島上來了，密蘭大必定是此地的仙女，因此他就開口向她說話了。

她很羞怯的告訴他，她並不是仙女，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女子，當潘氏阻止她說話的時候，她就想敘述自己的事情給他聽了。潘氏十分的喜歡，因爲他很明白的見著他們，他們倆已經互相的傾愛了，一見之後，就跌入情網了；但潘氏因爲要試試佛定那的愛是否有恆心的，所以他就決心在他們愛的路上，施些困難的事情，磨折著他們，因此他就進行他的計策了，於是他就很神氣的向佛定那說了，他便誣他到這個島上來的用意是做偵探的，想將此島的主權佔據去。「來呀，」潘氏說著，「我要將你的手足捆起來，你須飲海水，吃蛤子，再須吃凋殘的樹根，與橡樹皮。」佛定那說：「使不得，我反對這種待遇，除非我的仇敵比我厲害。」他於是就抽出他的劍來；但是潘氏將術杖一搖，就弄得佛定那站在那裏沒有能力動彈了。

密蘭大牽著她的父親說道：「你爲什麼這樣的不客氣呢？請你放些憐恤心罷，父親，我可以做他的擔保。我自從和人見面以來，他不過是第二個人，他對於我，似乎是一個忠實的人。」

她的父親答道：「不要多說，如其再發一言，我就要責罵你了。什麼！你想替欺騙者做辯護人麼！你以爲除了他與蓋里本之外，就沒有有人可以比這個美麗的人了麼？我告訴著你，你這不懂事的女兒，勝過他的人正多著哩，他們正如佛定那比蓋里本的貌美一樣呢。」他說這句話，不過是想試試他女兒的愛是否堅定的；密蘭大答道：「我的愛他早已愛得很深刻了，我也不想再見較好的人了。」

潘氏對王子說道：「跟我來罷，少年，你已經沒有能力反抗我了。」

佛定那答道：「我真不能夠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抵抗力都被幻術搶奪了。但是他很奇怪著，何以

他就被潘氏逼了服從他的命令。他回頭來看著密蘭大，直到他走得看不見了才不看，當他跟著潘氏走到洞去的時候，他說道：「我的精神都被束縛住了，真像做夢一樣。這個人的威脅與我所感覺身體的軟弱，又似乎不是做夢，我若使有一日出了獄，那麼，我必須爭得這個美女。」

潘氏把佛定那幽禁在洞裏，不多時，他就令他出來去做苦工，故意的使他女兒知道這種費力的事情，已經命他去做了，於是他就假作著仍去讀書，其實他很祕密的窺看著他們兩個人。

潘氏命佛定那去推很重的木頭。但是王太子實在做不慣這等費力的事情，密蘭大就立刻去找他的愛人，知道他疲勞得幾乎要死了。她說道：「可憐呀！不要這樣勞力操作了；我的父親正在那裏讀書了，這三個鐘點，他是幽靜的；請你自己休息著吧。」

佛定那說道：「我親愛的姑娘，我實在不敢，我必須在休息之前將一切的工作都完全做定。」

密蘭大說：「倘使你坐下來休息休息，我可以替你搬一會木頭。」但是佛定那決不肯同意，密蘭大去幫他的忙其實反而加了一種阻礙，因為他們開始很長的談話了，所以搬木的工作也就十分的遲慢起來了。

潘氏所以命佛定那做苦工的原因，無非是試試他的愛情，所以他也並非真的在那裏讀書，確如他的女兒所料想，實則潘氏用了隱身法正立在他們的面前，聽著他們的談話。

佛定那問她的名字，她就告訴了他，並且說，她這樣的行為是違背了她父親的命令呢。

潘氏微微的笑著她女兒第一次的抗命，但是這種行為，都是他自己用了魔術使他女兒迅速的陷於情網之中，所以他並不發怒，因他女兒表示愛情而忘卻了他的命令。所以他仍就很喜歡地聽佛定那的談話，在這些談話裏，他表示著愛她的熱情高出於他所見的女子。

因為佛定那稱贊她的美麗，比世界上的女子都來得好，密蘭大就說道：「我實在不能記憶著別個婦女的面孔，並且我也沒見過別的男人面孔，除了你和我父親之外，是否面貌都是長方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請你信任我，我愛，我必不在世上再去尋第二個伴侶了，祇有你一人，我的腦海中印像，也祇有一個你了。但是，

我愛，我對你說得太爽直了，對於我父親的教訓，竟完全忘懷了。」

對於這個行爲，潘氏微笑地點著頭，似乎說：「這個很對，並且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女兒將爲拿頗利的王后了。」

於是佛定那又繼續他很長，很風雅的談話（因爲王子所談的話都是引經舉典的），他告訴這天真爛漫的密蘭大說，他是拿頗利地方繼承王位的後嗣，要求密蘭大爲他的王后。

她答道：「啊，我愛，我的喜歡真要使我感激涕淋了，我須很明白地，很真心地答覆你，我必定是你的妻子，倘使你真的與我結婚。」

此時潘氏就將身子現出來了，在他們倆的面前，阻止佛定那向著密蘭大的道謝。

潘氏說道：「兒呀，不要害怕，我已聽見你們所說的話了，並且可以同意你們所說的話。但是佛定那，雖然我待你很苛刻，我確已將女兒給了你，當作很豐富的謝罪禮物。我所以加在你身上的一切煩惱，不過是試試你的愛情而已，現在你已從容地受試了。你可以娶我的女兒，作爲賜給你的禮物，這個也可說是由你眞的愛情所求獲的結果，你不要說我自誇，她真是比一切婦人都要好些。」於是潘氏告訴著他們，他還有些事情必須要在場，希望他們倆坐在這裏談話等著他回來；對於這種吩咐，密蘭大似乎也不加反對。

當潘氏離開了他們，他就召著他的愛麗兒，愛麗兒便很快的現在他的眼前，很鄭重的敘述著他對於潘氏的弟弟與拿頗利王所做的種種工作。愛麗兒說他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幾乎要嚇得知覺也沒有了。當他們奔走得疲乏了，餓得想吃東西的時候，愛麗兒就突然之間設下一桌很豐盛的筵席，但是當他們想吃的時候，他就變成了一隻鳥身女面的東西，牠是一只有翅貪食的怪物，現在他們的面前，並且這酒席也不見了。當他們十分驚奇的時候，那似乎像鳥身女面的東西，向著他們說話了，牠重提著他們暴虐的行爲，說他們把潘氏驅逐國境，把他父女兩人逼死在海裏；可以說，爲了這緣故，他們的恐怖之心，格外要受著痛苦的刺激了。此時拿頗利王與可惡的弟弟安東尼，都十分懊悔以前對付潘氏所做的行爲，是不公正的，所以愛麗兒

告訴他的主人，他們的悔悟是懇切的，因此愛麗兒雖然是個鬼，也就十分地憐惜他們起來了。

潘氏說道：「愛麗兒，既然如此，你去帶他們到這裏來罷，你是個幽靈，尚且憐恤他們的淒慘，何況我本來也是同他們一樣的人類，對他們豈可無惻憐之心麼？快些帶他們到這裏來罷，可愛的愛麗兒。」

不多時候，愛麗兒就帶著天帝，與安東尼並他們隊裏的孔士樂一塊兒回來了，他們都跟著愛麗兒，跟著他在空中所發出的樂聲，走向潘氏的面前去。孔士樂就是當年替潘氏預備書籍和糧食的好人。安東尼以爲潘氏必死於海中的空船上，當潘氏可惡的弟弟丟棄他們的時候。

他們已不能認識潘氏的模樣了，因爲他們的知覺，已爲恐懼和憂愁罩住了。潘氏就先跑到慈愛而年老的孔士樂那裏去，叫著他是救命之人，於是國王與他的弟弟纔曉得，他就是被害的潘魯士。

此時安東尼眼淚雙流，說著很傷心的話，很懇切的懊悔著當年的錯處，哀求著他哥哥的寬恕，國王也就十分悔恨著昔時不當助安東尼做這種事情。潘氏很慷慨的都宥恕了他們；在他們一方面，國王也就恢復了他的公爵地位。潘氏對拿頗利王說道：「我也有一個禮物送給你哩！」於是將門打開，指點給他看著他的兒子佛定，那與密蘭大正在下棋。

在這個出於意外重逢的相見裏面，他們父子的快樂真是沒有再比較牠快樂些的了，因爲他們各人都互相想著他一定被風浪所溺死了。密蘭大說道：「好奇怪呀！何以這等生靈都如此的神氣呀！我可以斷定了，他們必定都是住在神仙世界的。」

拿頗利王也非常奇怪著，當他看見了密蘭大如此清秀嬌柔，他的心理也像他的兒子初見她的時候一樣了。他說道：「這位姑娘是誰啊，她似乎是仙女了，或者就是使我們分離的人，使我們復聚的主宰罷。」佛定那笑著他父親，也同樣的弄錯了，像他自己看見了密蘭大的時候的情形一般，於是他答道：「她也是普通的人，但是受了上帝的恩賜，她已是我的了；我已經選擇她做我的妻子，當時我不能請求著你的同意，因爲我想你或者已經不在人世了。她是潘魯士的女兒，潘氏是米蘭的公爵，對於他的大名，我早已熟聞了。但是從來未

曾見過他，直到現在開始認識了他：他是使我再生的人，現在他是我的岳父了，將他可愛的女兒給我了。」

國王說：「那麼我也是她的父親了，但是，唉！這是何等的難受，我必須請求我的兒寬恕我纔好啊。」

潘氏說道：「讓我們不要再提起以前的一切煩惱了，因為我們已經得到良好的結果了。」於是他又抱了他的弟弟，重申寬宥之詞，並且說以前的事情，都是上天使他的命運應受驅逐的份，並且他女兒密蘭大應爲拿顏利的王后，所以他們的聚會，須在此荒漠的島上，使王子得以愛上密蘭大。

這等言詞在潘氏是用以安慰他的弟弟，在安東尼則更形慚愧而懊悔，以至泣不成言；國王與孔士樂兒他們兄弟重歸於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不免看出眼淚來了，所以請求著對於一對小情人，也須加以慶祝。

於是潘氏宣佈給他們聽著，他們的船很穩妥的傍在海口裏面，水手也都在船上，明天早上他與他的女兒也要同他們一齊歸去了。他說：「此時我希望大家來享受我這個偏僻的洞裏的款待；在晚上我將爲你們設一個宴會，以便將我初到這個荒島上的情形講講。」他於是叫著蓋里本預備些食物，將洞中的東西整理整理，他們見了這個希奇古怪，形狀野蠻的怪物，都十分的驚異。（據潘氏說蓋里本是他唯一的服侍者。）

在潘氏離島以前，他就解除了愛麗兒的職務，愛麗兒也就非常的快樂，雖然他對於主人十分忠心，但是很想去享受自由，在空中自由遊行取樂，可以像隻野鳥一樣，時而住在綠蔭之下，時而站在葉樹之間，時而雜於鮮香嬌麗的花叢之中。潘氏準備釋放他的自由之時，向他說道：「可愛的愛麗兒，現在我將離開你了，但是你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愛麗兒說道：「很感激你，我親愛的主人，但是在吩咐幫助你的忠心的小鬼離別以前，可否請你許我保護你平安抵家，主人，當我自由恢復之時，我的生涯是何等的快樂！」這個時候愛麗兒就很歡喜地唱著清朗動聽的歌：

「蜜蜂採蜜之處，我也去採；

蓮香花的花蕊裏，我要去寢；

鵝叫著的時候，我便去睡；

依在蝙蝠的背上，我在那裏飛，

夏季是何等的快樂啊。

快樂，快樂，我現在將居於，

懸垂於枝頭之下的香花之上。」

潘氏於是就將他的術書和魔杖都深埋在地底了，因為他決定這種書已可不必再用了。他既已克服了仇人，並且和國王等都已言歸於好了，對於他幸福上，已沒有不滿意的地方，除出他將重歸故鄉，再去享受公爵的權勢與看他女兒與王子佛定那的婚禮。國王說這個奢華美豔的婚禮，當他們一回到拿頗利之後，必須要立刻舉行慶祝。在愛麗兒的保送之下，他們經過一個很平穩的行程，不久就達到目的地了。

仲夏夜之夢

雅典城中有一條法律，給城中居民一種強迫他們的女兒和他們所歡喜的男子去結婚的權力；如果他們的女兒不肯和她們父親選定的男子結婚，她們的父親就可藉這條法律將女兒處死；不過，做父親的人總不願意自己的女兒去死的，所以，城中的青年女子雖則時常被她們的父母用這種法律來壓制或恐嚇，而這條法律，即使真的遇到有違抗的事情，也很難，或者總不致於施行的。

然而有一次竟出過一樁事：有一個老年人，名字叫伊琦斯，他竟爲了這種事情，真的跑到西秀斯跟前來（西秀斯是當時管理雅典城的公爵），控訴他的女兒海米亞不肯和他所選定的男子提米德里結婚，提米德里是雅典貴族中的青年，因爲海米亞已愛上另外一個雅典地方的青年，那青年叫做賴生德，所以伊琦斯要請求西秀斯秉公判決，並且懇求他一定把這條苛暴的法律，施行於他女兒的身上。

海米亞請求寬宥，她不服從父親是另有苦衷的，因爲提米德里從前已經愛過海米亞親近的朋友海倫娜，而海倫娜又被愛提米德里的深情所癡迷；但是這些正當的理由，海米亞用以說明她不從父命的理由，仍不能感動這位暴厲的伊琦斯。

西秀斯雖則是個仁慈的公爵，但也沒有權力能變更他國中的法律，所以他只能寬限海米亞四天，讓她去把這事情細細考慮一番；四天之後，倘她依然不肯和提米德里結婚，那麼，她一定要處死刑。

海米亞從公爵那邊退出來之後，就到她的愛人賴生德那裏去，告訴他，她現在所處的危急，她一定該丟掉他而去和提米德里結婚了，否則四天之後，她非死不可了。

賴生德一聽到這個惡消息，便極其悲傷；但他一想起他的一個姑母，住在離雅典城不遠的地方，而在她所住的地方，這條法律就不能壓迫海米亞了（這條法律是不能引用到雅典城邊界以外的地方的），他就

提議請海米亞當夜便從她父親那裏偷逃出來，和他同到他姑母那邊去結婚。賴生德說：「我一定在離城幾哩路外的林中等你吧，在這歡樂的林中，我們曾於歡暢的五月裏，常常和海倫娜散步過的。」

這提議，海米亞很快樂地贊同了；她要偷逃的事，對誰都沒有說過，只告訴她的朋友海倫娜一人。海倫娜呢，（少女們往往因為戀愛的緣故，會做出許多跌頭跌腦的事情來的啊）雖然洩漏她朋友的祕密於她並沒有好處，可是她竟很不正大光明的將事情告訴了提米德里。然而她仍舊只能跟那無趣的那位無情的愛人，一同來到林中，因為她知道提米德里一定要往那林子裏去追趕海米亞的。

賴生德和海米亞約期相會的樹林，便是著名動物小仙人的常臨之地。

小仙人中的國王是阿白郎，王后是惕丹尼亞，他們常帶著所有的隨從，到這林中來舉行夜半的宴會。在這個時候，小仙人隊裏的國王和王后中間，起了一次很不幸的風波而致失和。他們就不再願意於明月之下，在這快樂的林中的濃蔭裏好好地相見了，他們只是繼續的吵鬧，吵到最後，他們手下的小鬼怪都怕得爬到橡實蒂中去躲藏起來。

這次不幸的失和的原因，是惕丹尼亞不肯將她偷換來的小孩子，送給阿白郎。這小孩子的母親，原是惕丹尼亞的朋友，她死時，這位仙后便將她的兒子從他保姆那裏偷了出來，帶到林裏撫養的。

就在那對情人約會於林中的晚上，惕丹尼亞正帶著她的宮娥們在散步的時候，遇見阿白郎帶著許多朝臣也在那裏。

「我在明月光下又碰到你啦，驕傲的惕丹尼亞哪。」小仙王這樣說。仙后便回答道：「怎的，嫉妬的阿白郎呀，是你嗎？仙子們，我們快走開去吧。我矢誓不和他在一起的。」且慢，輕燥的仙子，阿白郎說：「難道我不是你的夫君嗎？爲什麼惕丹尼亞要反對她的阿白郎呀？把你偷換來的小孩子給我做隨從吧！」

「你不要妄想，」仙后回答說：「你整個仙國都買不了我的這個小孩子。」說罷，她大怒的離開她的夫君而去。「好吧，你去吧，」阿白郎說道：「在天未再亮前，我就要給你吃點苦，懲戒你這一番搶白。」

於是阿白郎召集了他寵幸的樞密大臣拍克來。

拍克——有時他也叫做「好人羅賓」的——是個很伶俐，狡猾的小鬼怪，他常常在鄰近的村中鬧些很滑稽的鬼把戲；有時他會溜進牛奶房裏去搯牛奶；有時他將輕巧靈便的身體跳進做奶油的攪油器中，當他在攪油器中跳著他奇妙的舞蹈時，牛奶棚裏的姑娘們就不能把這些牛奶做成奶油；而村中的青年男子去做也都無濟於事的了；如拍克高興到造酒器具中去惡作劇時，麥酒不必說是要弄壞的。有些時候，幾個要好的鄰人，歡聚一起，喝幾杯酒，尋尋快樂，拍克就會變成一隻烘過的蟹，跳進麥酒杯裏去；而在老媽媽去喝的當兒，他就鉗住她的嘴唇，把麥酒潑滿她那起皺紋的下巴；過了一會，那老媽媽正要坐下去，講個悲悽愁絕的故事，給她的鄰人們聽，拍克又從老媽媽底下，抽出她要坐的三腳凳，那可憐的老媽媽便跌了下去，於是在那裏閒談的人們都圍集起來，向她大笑，並且矢誓的說他們從沒有過這樣快樂的時候。

阿白郎向這歡樂的夜行人說道：「拍克，請到這裏來，去替我尋一朵普通女人稱之爲『無謂之愛』的花，這種小小的紫色花的花汁，洒在睡著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够使這人立刻愛上他睜開眼睛時第一眼看到的東西。我要用這種花汁，在我的惕丹尼亞睡著的當兒，洒在她的眼皮上去；在她睜開眼睛時，她就愛上第一眼看見的東西了。不論那東西是一隻獅子，或是一隻熊，或者是多管閒事的猴子，還是忙碌的猿。我總要使她把那個孩子給了我做隨從，然後再用我所知道的別種藥，替她將這種迷藥的藥力除去。」

拍克是很歡喜惡作劇的，所以對於他主人要做的惡作劇，非常高興；於是就跑出去找尋那種花了；當阿白郎等著拍克回來的時候，他看見提米德里和海倫娜走進樹林中來；他聽到提米德里罵海倫娜要跟著他；提米德里方面說了許多無情的話，而海倫娜卻仍是很溫柔地勸告他，並且重提他以前的愛情，和向她表示過的真誠，然而他丟下了她（像他所說一樣的），讓她去受野獸的愛惜，她呢，依舊盡力跟著他。

這位仙王對於真實的愛人，向來是很同情的，所以很可憐海倫娜，也許像賴生德所說的一樣，他們於月光之下，在這快樂的林間散步，說不定阿白郎在海倫娜被提米德里愛著的快樂的時候，看見過她。無論怎

樣，這種事情是可以有的，當拍克回來的時候，阿白郎便和他的寵臣說：「拿這花的一部份去；林裏有個可愛的雅典少女，她正熱戀著一個輕視她的青年男子；如果你見那青年男子睡著了，就把這種『愛情之汁』滴一些到他眼中去，不過你要他在她身旁的時候，設法去滴，那末他醒來時第一眼看見的，便是這位受他輕視的少女了。那男子是穿雅典式的長袍的，你見了就會知道。」拍克答應要把這件事情辦得很巧妙；於是阿白郎便往惕丹尼亞的臥室裏去，而惕丹尼亞並未知道，其時她正預備去睡。仙后的臥室是一個花壇，上面長著些野茴香、櫻草和可愛的紫羅蘭，這花壇在金銀花、麝香薔薇和野玫瑰等花的掩覆之下。惕丹尼亞總要在這地方消磨她的清夜的，她蓋的被是弄光了的蛇皮，蛇皮雖很小，但已够蓋護一個小仙人了。

阿白郎見惕丹尼亞吩咐她的小仙子們，在她睡著的時候她們應該做的事情。她說道：「你們中一部份人一定該把麝香薔薇的蓓蕾中的毛蟲弄死，一部份人去和蝙蝠開戰，將他皮製的翼膀拿來做我的小外衣，一部份人去監視吵鬧的貓頭鷹，叫他們不要走近我身邊來；不過，最先的事情，還是來唱歌使我睡去。」於是她們便開始唱歌了：——

你們舌尖分叉的斑蛇快走開，

你們滿身多刺的刺蝟不要來；

壁虎和蚯蚓，也不要匍匐徘徊，

於我們仙后的近旁，闖禍妨礙。

夜鶯兒，你的歌聲真美妙，

來唱我們可愛的催眠歌，

睡啊，快睡啊，睡啊，快睡啊；

一切傷害，一切魔法和一切符咒，

一切不要走近我們可愛的仙后；

讓她聽著催眠歌，把良夜來消受。

當這些仙子們唱著這美妙可愛的催眠歌，把仙后唱得睡去時，她們便離開她，去做她吩咐她們應做的。重要工作於是阿白郎輕輕的走近他的惕丹尼亞身邊，在她眼皮上滴了些『愛情之汁』，一面又說道：——

在你醒來時看見的東西，
你就當他是你真心的愛人。

再回頭來說海米亞吧，她爲逃避因拒絕和提米德里結婚而定的死罪，在那天晚上從她父親家裏逃了出來。她走到林裏來時，見她親愛的賴生德已在那兒等著她，引導她往他的姑母家裏去；但是他們倆還沒有走過樹林的一半，海米亞卻已十分疲乏，而賴生德對於他這位親愛的姑娘，很爲小心，加以他又眼見她爲了他自己的緣故，竟致不顧生命，所以就勸她在一片草地上安息一下，等到天亮再走，而他自己就在離開不多遠的地上躺了下去，不一會他們倆都沉沉睡去。就在這地方，他們被拍克看見了，拍克看見一個美貌的青年男子睡在那裏，又見他的衣服是雅典式的，他近旁又有一個很可愛的雅典少女睡在那裏，他就以爲這一定是阿白郎差他來找的雅典女郎和那輕視她的愛人；而且，既然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他醒來的時候，第一樣看見的東西一定是她。拍克這樣推想，當然也很有理由的。所以，拍克也不再加思索，便動手將那小小的紫色花的花汁，倒了些在那青年男子的眼中去。然而事情卻弄成這樣個子：恰巧海倫娜走過這條路，賴生德醒來時第一個看見的是海倫娜，而不是海米亞。這也奇怪，那愛情的迷藥力量居然極其偉大，賴生德對於海米亞的一切愛情，竟全然消失，而去戀愛海倫娜了。

假使賴生德醒來時，第一眼看見的是海米亞，則拍克所犯的錯誤並沒有什麼要緊，因爲他已把海米亞愛得無以復加了的；然而害這可憐的賴生德受了小仙人的迷藥的力所驅使，忘掉他自己真心的愛人海米亞，而去追求另外一個少女，將海米亞丟下，獨自睡在半夜的樹林中，那實在是個很可悲的事啊。

這件不幸的變故就這樣發生了。上文已經說過，提米德里很鹵莽地離海倫娜跑走時，海倫娜拼命跟著

他；但是她不能長久繼續跑得和他一樣迅速，因為跑起長路來，男子總比女子跑得快些的。所以不多久，海倫娜便看不到提米德里了；正在她垂喪頭氣，孤零淒寂的徬徨著的時候，不覺走到賴生德睡著的地方來。「呀！」她說道，「躺在地上的是賴生德呀！他是死了呢，還是睡著呀！」於是她便輕輕的推動他，一面說道：「好先生，如果你還是活的話，請你醒醒吧。」話猶未了，賴生德便睜開他的眼睛，（這時迷藥也就開始發生作用）即刻向海倫娜說了許多誇張的親熱和愛慕的話；他告訴她，說她和海米亞一式一樣地美麗，正和烏鵲與老鴉一樣的不相上下，又說他願為她赴湯蹈火，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情話。海倫娜知道賴生德是她朋友海米亞的情人，又知道他已很鄭重地和海米亞訂過婚的，所以一聽到賴生德向她說這樣的話時，便極其憤怒；因為她以為賴生德在取笑她（其實也難怪她這樣想的）。她就說道：「哦！難道天生我下來給每個人取笑和輕視的嗎？我從提米德里那邊從來沒有得到一句親切的話或一分和愛的臉色，這樣還不够受嗎？這還不够受嗎？年青人啊；但是你，先生，還要以此這種輕視我的態度，假意向我求婚嗎？我以前還以為你總是個真實溫厚的君子哩。」她怒氣沖沖地說完這些話，就跑了開去；賴生德呢，卻仍緊緊地跟著她，這時他已完全忘記那還睡在那裏的海米亞啦。

海米亞醒來時，只見剩她獨自一個在那裏了，心中悲傷而驚懼。她不知道賴生德到底怎樣了，又不知道該向那一條路去找他，只得在樹中各處徬徨。同時，提米德里既不能看見海米亞和他的情敵賴生德，一番無結果的尋覓之後，他已非常疲乏，沉沉地睡去，恰巧被阿白郎看見。阿白郎這時已從問過拍克的話中，知道拍克把迷藥誤用到別的人眼上去；現在他既見到他本來要施用迷藥的人，便將「愛情之汁」滴在睡眠中的提米德里眼上，提米德里立即就醒回來，而他醒後第一眼看見的恰巧又是海倫娜，因此，他也如賴生德剛才那樣，開始向她訴說情話，恰巧在這個時候，賴生德卻被海米亞緊緊追求著，（因為經過拍克這次不幸的錯誤，現在已輪到海米亞去追求她的情人了）也來到這裏啦；於是賴生德和提米德里兩人，一起向海倫娜求愛，因為他們兩人受著同一種迷藥的驅使。

在驚異中的海倫娜以爲提米德里、賴生德和曾爲她的好友的海米亞，三個人聯合一起，設計來向她尋開心的。

海米亞呢，也和海倫娜一樣地驚異。她見從前極愛她的賴生德和提米德里兩人，不知怎地，一變而反爲海倫娜的情人，她也弄得莫明其妙；不過，這情形在海米亞看來，卻不是尋開心的事了。

這兩個少女，從前也曾是一對最最親愛的朋友，現在卻口角起來啦。

海倫娜說道：「不情的海米亞，使賴生德用譏嘲的贊辭來懊惱我的，原來是你啊；你另外那個愛人提米德里，以前常常要用腳踢我的，難道你沒有叫他把我稱做女神，仙子，凡間罕有的，寶貴的，天神嗎？我是他所憎厭的人，假使你沒有曠使他和我尋開心，他一定不肯向我說這樣的話的。不情的海米亞，你和兩個男子勾結起來嘲弄你可憐的朋友，難道你忘掉我們同學時的情誼了嗎？海米亞，當年我們兩人，不是常常同坐一起，一同唱歌，針線也做同樣的花，像同根生著般的一起長大，難得分離的呀！海米亞，勾結兩個男子來嘲弄你可憐的朋友，是不合友誼的事，也不是姑娘們該做的事啊。」

「我才奇怪你這些氣憤的話哩。」海米亞說道：「我並不嘲弄你，倒是你似乎在嘲弄我呢。」「咳，」海倫娜回答說，「真耐性啊，當我的面假裝正經的模樣，而我一回過頭去，便對我做嘴臉；又互相丟丟眼色，好把你們這有趣的玩笑儘繼續下去。假使你還有些憐惜心，那末要莊重些，懂禮貌些，你就不會這樣對付我了。」

當海倫娜和海米亞正在這裏互相憤怒地吵嘴的時候，賴生德和提米德里兩人離開了她們，爲要奪海倫娜的愛情，在林中打成一團了。

她們見兩個男子已離開她們走了，也就離開，再往林中去疲倦地找她們的情人。

她們一走開，那帶著拍克在傾聽她們吵嘴的仙王，就對拍克說道：「這是你的疎忽呢，拍克，還是你故意弄出來的玩笑呀？」「仙王呀，請你相信我啊，」拍克回答說，「這是個錯誤呀；你不是告訴我過，看那人雅典式的長袍便是的嗎？不過，這件事的發生，我卻並不覺得難受，因爲我以為她們的吵鬧倒好玩得很呢。」「你

聽呀，」阿白郎說道，「提米德里和賴生德已去找一個方便的地方決鬪啦。我命令你用一場濃厚的霧，將夜罩住，把這些吵吵鬧鬧的情人弄得在黑暗中都迷了路，使他們互相找不到。假裝出對敵的聲音，用辱罵的話激怒他們來跟你走，而他們卻以為聽到的的是自己的對敵所說的話。這件事你得小心地辦，把他們弄得再也不能向前走動才停止；你見他們睡去時，用這另外一種花的花汁，滴進賴生德的眼中去吧，他再醒來時就會忘記對於海倫娜的新起的愛情，回到以前對海米亞的熱戀中去；那末這兩個少女，每個人都能和她自己所愛的男子一起快樂了，他們大家都會把過去的一切當作一場惡夢。快些去做吧，拍克，我要去看看我所愛的揚丹尼亞到底看見什麼東西啦。」

揚丹尼亞仍睡在那裏，阿白郎看見一個村夫在她身旁，這村夫是在林中迷了路的，並且也睡著了。阿白郎便說道：「這傢伙就得上是我的揚丹尼亞的真心的愛人了；」一面他拿一個驢子的頭，加到這村夫的頭上去，這於村夫很配，那驢子的頭好像是生在他頸上似的。阿白郎安放那驢子的頭，雖然很輕，可已將這村夫弄醒啦，他便起來，並未知道阿白郎對他所做的事，逕向那仙后睡著的花壇上去。

「呀！我所見的是什麼天神呀！」揚丹尼亞一睜開她的眼睛，那小紫色花的花汁便開始起了作用：「你的聰明，和你的美貌一樣嗎？」

「呀，夫人，」這笨獸的村夫說，「如果我有找得到走出這樹林的路的聰明呢，我現在就可以適用了。」

「走出這樹林嗎，不要去想吧，」這熱情的仙后說道，「我是個不是平常的小仙子哩。我愛你，跟我去吧，我要派些小仙子來侍候你。」

於是她叫了四個小仙子來，這四個小仙子的名字是：豌豆花，蜘蛛網，蛾兒和芥子。

仙后說道：「你們侍候這位可愛的紳士；他走路時，你們就得跳躍；他看的時候，你們就得歡跳，拿葡萄和杏子給他吃，替他到蜜蜂那裏去偷些蜜囊來。」她又向那村夫說：「來，和我坐一起來，讓我撫弄你可愛的毛茸茸的臉頰，我美麗的驢子啊！讓我吻吻你好看的長耳朵，我溫柔的心肝啊！」

「豌豆花在那裏呀？」那驢頭人身的村夫說道；他並不怎樣留心仙后向他傾訴的情話，但很自傲他有新的侍候的人。

「在這裏，先生。」小小的豌豆花說道。

「搔搔我的頭！」村夫說道，「蜘蛛網在那裏！」

「在這裏，先生。」蜘蛛網說道。

「良善的蜘蛛網先生，」那愚蠢的村夫說道；「替我將那邊荊樹枝上紅色的小蜂殺死；良善的蜘蛛網先生，將那蜜囊帶來給我。做事時你不要過於焦灼，蜘蛛網先生，留心那蜜囊不要弄破；蜜囊如打翻，蜜倒在你身上，那我才懊惱呢。芥子在那裏呢？」

「在這裏，先生，」芥子說道，「有什麼吩咐！」

「沒有什麼，」村夫回答說，「良善的芥子先生，只要你幫助豌豆花先生搔我的頭；我一定得去剃頭了。芥子先生，因為我覺得我很奇怪的，滿臉都生毛啦。」

「我可愛的情人啊，」仙后問道，「你要吃什麼東西呢？我有個膽大的小仙子，他將去找些松鼠的貯藏物，帶幾個新鮮的硬殼果來給你。」

那村夫帶上了驢子的頭，便也有了驢子的胃口，所以就說道：「我倒很想吃一把乾豆哩。不過，我請你，不要讓你手下的人來擾我，因為我想睡了。」

「那末，你就睡吧，」仙后說道，「我要把你抱在懷裏啊，我多麼愛你啊！我多麼醉心於你啊！」
小仙王看見那村夫在他的王后的懷中睡著時，便走到王后面前，斥責她將她的愛惜濫用到一隻驢子身上去。

這一點她不否認了，因為當時那驢子頭的村夫是睡在她懷抱中，她還在驢子頭上插滿了花朵。

阿白郎將她挪揄了一番之後，他又重新向她要那偷換來的孩子；她呢，見自己鍾情於她的新寵，被她丈

夫發見了，非常慚愧，不敢再拒絕他這個要求。

阿白郎既滿足了渴望，就拿他來做他隨從的小孩子，對於他自己有趣的計策而使惕丹尼亞陷入於不體面的狀態之下，倒反而起了憐憫的心，便滴些另外那種花的花汁到惕丹尼亞眼中去，於是小仙后即刻恢復她的神志，對於自己剛才鍾情的事很覺奇怪，一面還說她現在看見這個奇形怪狀的東西，非常憎恨。

阿白郎又和剛才一樣地，將驢子的頭，從村夫頸上拿下來，讓他戴著他自己愚笨的頭，繼續他的睡眠。阿白郎和他的王后惕丹尼亞現在已完全和好如初了，他向她敘述那兩對情人的故事，和她們在半夜時的口角；而她呢，也願意和他同去，看看他們這樁事情的結果。

小仙王和小仙后找到那兩對情人，他們都睡在一片草地上，大家互相離得不很遠；因為拍克爲要補救他的過失起見，極其勤力地設法把他們帶到同一個地方來，而他們自己卻互相不知道；他已用小仙王給他的解救的藥，將賴生德眼上的迷藥很小心地解除了。

海米亞第一個醒來，見她失去的賴生德睡在極其靠近她的地方，便對他凝視著，心中在奇怪著他那離奇的反覆，不一會，賴生德也醒了，睜開眼睛，看見他親愛的海米亞，恢復他那被仙子的迷藥罩住的理性，與他的理性同時恢復了，還有他親愛的情人海米亞。

這時海倫娜和提米德里也都醒了一覺甜密的安睡，已將海倫娜懊惱憤怒的心情平靜下去，提米德里仍向她說愛戀的話，她就很高興地傾聽著，而這些戀愛的話，她才知道是出於真心的，因此她的驚奇和她的快樂一樣地增加了。

這兩位夜行的少女現在已不再是情敵了，又重新成爲忠實的朋友；一切過去的惡感大家都加以原諒，他們平靜的在一起商議，在他們現在所處的情形之下，最好是怎樣辦。不久大家都同意，提米德里既然放棄對於海米亞的要求，他就該盡力去說服她的父親，去取消曾經判在她身上的苛刻的死刑。提米德里正預備回到雅典去辦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很驚奇地看見海米亞的父親伊琦斯來，伊琦斯是到樹林中來追

趕他逃走的女兒的。

伊琦斯知道提米德里現在已不要和他的女兒結婚了，他也不再反對海米亞和賴生德結婚的事，他反而允許他們，那時以後的第四天舉行婚禮，因為那一天也就是以前判決海米亞拿去執行死刑的日期；並且同在那一天，海倫娜也快樂地和她所愛的現在對她很忠實的提米德里結了婚。

小仙王和小仙后是目覩這件和議的人們所看不到的旁觀者，現在已看到阿白郎善意的劬勞所致的情人們歡樂的結果，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此這些和愛的小仙子決定他們仙國全境都舉行歡宴和遊戲，藉以慶賀他們將屆的婚禮。

現在，如果有人聽了這個小仙子和他們玩的把戲的故事，而不高興起來，以為這故事太奇怪，不可靠的話，他們只須去想一下，他們自己睡著做夢的事，和他們在夢中所見的一切景象和奇蹟：我希望讀者們中不致於有人會這麼不合理吧！居然會被這美妙而無害的仲夏夜之夢弄得不高興起來。

冬天的故事

萊央德是西西利的國王，他的王后海米昂，美麗而又賢慧，他們夫婦倆住在一起，非常和諧。萊央德在這位卓絕超羣的王后的戀愛中，快樂非常，竟至沒有不遂所欲的事，只除了一件：他有時想去看看他的老朋友，而又是老同學的波里西尼，把波里西尼介紹給他的王后認識。認識波里西尼是波希米亞的國王。萊央德和波里西尼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後來他們的父親死了，他們兩人就召回去各自治理國事，雖則他們時時互相贈送些禮物，派親信的大使互相拜訪，但他們兩人自己卻已有許多年沒有見面了。

後來，經過幾次邀請之後，波里西尼終於從波希米亞來到西西利國的王庭，拜訪他的朋友萊央德。起初，這次的拜訪給予萊央德的，只有快樂，沒有別的東西。他把他的總角交介紹給他的王后，還請她特別注意，而他在愛妻和老友的面前，彷彿快樂得一切願望都滿足了的一樣。他們重敘昔日的舊事，他們在學校時的情形和少年時玩過的嬉戲，他們都回憶起來，並且向海米昂敘述，海米昂呢，也總是很歡喜參加他們這種談話的。

波里西尼住了許久之後，要預備回去了，這時，海米昂爲了她丈夫挽留波里西尼的心願，也和他丈夫一起請求波里西尼再住些日子。

這麼一來，這位賢慧的王后的憂愁便從此開始了；因爲萊央德的挽留，波里西尼拒絕了，而海米昂的溫和委婉的話，卻把波里西尼勸住，將行期延遲幾個星期。這麼一來，萊央德雖然深知他的老友波里西尼正直誠實，他的妻子貞淑賢良，可是心中卻起了一種不能自制的妬忌心。海米昂對於波里西尼的種種注意，雖則都是出於她丈夫的願望，只爲使她丈夫樂意而慫慂的，可是反而增加了這不幸的國王的猜疑。萊央德這時竟從一個親愛忠誠的好友和一個恩愛逾常的丈夫，突然一變而爲一個野蠻的，無人道的怪物了。於是他就

召一個叫肯迷羅的朝臣進來，將他的猜疑告訴他，叫他去毒死波里西尼。

肯迷羅是個善良的人，他他知道萊央德的猜疑實在是毫無根據的，所以非但不去毒死波里西尼，反而將他主人的命令告訴他，並且還同意和他一起逃出西西利王國的境界。波里西尼藉肯迷羅的臂助，安全地到他自己的波希米亞王國，而肯迷羅也從此就在那邊朝廷上住著，成爲波里西尼的寵臣。

波里西尼的逃走，更加激怒了猜疑的萊央德，他便跑到王后的房裏去，其時王后正和她小兒子瑪米勒司坐在房中，瑪米勒正在開始說他最好的故事，藉以娛樂他的母親；國王一走進來，便把這孩子帶開去，將海米昂送入監獄。

瑪米勒司雖則只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孩，可是他很愛他的母親；當他看見母親受了這麼大的凌辱，知道她從他身邊帶走，關到牢中去時，他心中深深地悲痛，因此他便漸漸地漸漸地消瘦下去，飲食睡眠都漸減少，直到後來，大家都以爲他將因悲愁而死的了。

國王把他的王后送入牢獄之後，吩咐西西利的兩個大臣克里阿門尼和第洪，往台爾福斯地方去，向愛普羅請求神諭，藉以明白他的王后到底對他忠實不忠實。

海米昂入獄不久，便生了一個女兒；而這位可憐的王后見了她可愛的女兒，倒也得到許多安慰，她還對她說：「我可憐的小囚犯啊，我也和你一樣地無辜受罪呀。」

海米昂有個俠義心腸的好朋友，名字叫波林娜，她是西西利大臣安底戈納的妻子。當波林娜聽到王后要分娩時，她到海米昂幽禁著的牢中去，向服侍海米昂的宮娥愛美遼說：「愛美遼，我請你，請你告訴王后，問她可否將她的小嬰孩託付給我，那我願把她帶到她父親國王跟前，我們想，他見了這無辜的小嬰孩，也許會軟下心腸來的。」「最最高貴的夫人啊，」愛美遼說道，「我很願把你高貴的意思轉奏王后；她今天正很願意有一個朋友，敢把小孩子帶到國王面前去哩。」「你去告訴她吧，」波林娜說，「我願很大膽地替她向萊央德辯護。」愛美遼便說道：「你待我們仁慈的王后這般好，願老天永遠保佑你啊。」於是愛美遼便到海

米昂面前去，海米昂也就很歡喜的將那小孩子託付與波林娜，因為她只怕沒有人敢把小孩帶到她父王跟前。

雖則波林娜的丈夫，恐怕她觸怒國王，極力阻止她，但她仍帶著這新生的嬰孩，來到國王面前，把嬰孩放在她父王的腳邊，然後向國王呈述一番很高貴的話，替海米昂辯護，並且她還嚴正地責備國王慘無人道，又請求他可憐他無辜的妻后和小孩。但是波林娜的苦諫只增加了萊央德的不歡，於是他就吩咐波林娜的丈夫安底戈納將她帶走。

波林娜走開去時，她把那小嬰孩留在她父王的腳邊，她以為到他獨自一人在那裏的時候，總會去看看她的，總會可憐這位伶仃的無辜者。

可是這善良的波林娜想錯了：因為她一走開之後，這位無憐惜心的父王便即刻吩咐波林娜的丈夫安底戈納把這小孩帶走，丟到海邊去，讓她在荒涼的海岸上死去。

安底戈納呢，卻不像好心腸的肯迷羅那樣啦，他太服從萊央德的命令了；因此他即刻真的帶了那小孩，坐了一隻小船往海中去，想把這小孩丟在他最先找到荒涼的海岸上。

國王對於海米昂的罪，是那麼堅信不疑，竟至不願等他派去向愛普羅求神諭的克里阿門尼和第洪兩人回來了。而王后呢，產後尚未調養好，失女之痛又未消除，國王卻便將她捉來，當著所有的大臣和貴族之前，公開審問了。所有的大臣、法官、和國中一切貴族聚集一起來審海米昂時，這不幸的王后竟在她自己的臣下前面，站在那裏做犯人，還須等著他們的判決。恰在這時，克里阿門尼和第洪進來，把神諭呈上國王，那神諭是緊密加封的；萊央德便吩咐打開封口，於是神諭便大聲朗讀出來，神諭上的話是：「海米昂無辜，波里西尼無罪，肯迷羅是個忠正的臣子，萊央德卻是個多疑的暴君，如果那個已失去的孩子找不回來，國王便將永無子嗣了。」國王對神諭，並不相信；他說這個神諭是和王后要好的，人偽造的，他還望法官們繼續審問王后；然而萊央德正在說這話時，有個人進來稟告他，說太子瑪米勒司聽到他母親拿來審問，判死的消息，受了悲痛和

羞恥的打擊，突然地死去了。

海米昂一聽到她親愛的嬌兒爲擔憂她的不幸而死的時候，便昏厥過去；萊央德呢，也被這惡耗刺痛了心窩，於是才有些可憐他不幸的王后，他就吩咐波林娜和做她扈從的女人，把王后帶開去，設法救醒。不久波林娜就回來，告訴國王說海米昂已死去了。

萊央德聽到他的王后已死了時，他才深悔待她太殘酷；現在他才想到他的虐待，碎了海米昂的心，才相信她的無辜；現在他才想到神諭上的話是真的，才知道那句「如果已失去的那個孩子找不回來」的話中說的「已失去的那個」是他的小女兒，失去她，他就將永遠沒有後代，因爲小太子瑪米勒司已死的了；所以他現在願意犧牲國家去找回他已失去的女兒；萊央德從此深自懊悔，在哀傷的想念和悔恨的悲痛中過了許多年數。

我們且回頭來說那小女孩吧。安底戈納帶著那小公主坐著往海中去的小船，被一陣大風浪推送到波希米亞的海岸上去。波希米亞便是那位好心腸的國王，波里西尼的王國啊。安底戈納就在那地方上，將小嬰孩遺棄在那邊就走了。

安底戈納後來並沒有回到西西利去告訴萊央德，他把他的女兒遺棄在什麼地方，因爲他正回去上船時，有一隻熊從樹林中出來，將他扯成碎片；這倒是對他的一個很公正的處罰，誰叫他服從萊央德的惡毒的命令呀。

那小嬰孩身上的衣服是很華麗的，首飾也很貴重；因爲海米昂把她送到萊央德那裏去的時候，將她打扮得很好看的，而安底戈納又曾用針扣了一張紙條在她的外衣上，紙條上寫著「泊狄泰」的名字和幾句隱約說出這孩子出於名門，遭遇不幸的話。

這可憐的被棄的嬰孩，被一個牧人所看見。這牧人是個心腸很軟的人，所以他就把這小泊狄泰帶回家去給他妻子，她也就慈和的撫養著；然而牧人的窮困使他將發見的貴重華麗的東西藏匿起來；所以他便離

開那地方，那樣一來，便沒有人會知道他的財富從什麼地方來的了；他用泊狄泰的首飾買了許多羊，因此他就變成一個富有的牧人。他將泊狄泰當作自己的孩子，撫養長成，所以她竟不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牧羊人的女兒。

小小的泊狄泰漸漸的長大起來，成爲一個可愛的少女了；雖則她所受的教養，只是一個牧羊人的女兒所受到的一點，然而她從她身爲王后的母親那裏遺傳來的本性，卻由她那未經教導的心中煥發出來，以致從她的行動舉止間看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她不是出自名門的。

波希米亞國王波里西尼有一個獨生子，名叫弗羅雷茲。當這位青年王子在那牧羊人住宅鄰近打獵的時候，他看見了那老牧人的假女兒了；而泊狄泰的美麗，貞淑，和有王后氣概的風度，立刻使他鍾情於她；他不久就託名爲陶雷克里，假扮作普通的紳士，常常往老牧人家裏去做很熟的客人了。弗羅雷茲常常不在宮裏，引起波里西尼的驚訝；他派人暗中監視他的兒子，便知道他愛上牧羊人的女兒的事情。

於是波里西尼把肯迷羅召來，那忠誠的肯迷羅是曾經將他的性命從萊央德的狂怒中救出來的，波里西尼要他陪他到那假父親，牧羊人家裏去。

波里西尼和肯迷羅兩人都扮作平民，來到老牧羊人住宅，其時他們正在舉行剪羊毛的慶宴；他們兩人雖則是生客，不過，在剪羊毛的慶宴時，個個客人都受歡迎的，所以他們便被邀請進去，參加他們的盛會了。

盛會中除了欣慰和快樂之外，什麼都沒有。桌子都佈置起來了，而這次鄉間的宴會也在大加預備。有些青年男女都在房子前面的草地上跳著舞，同時別的青年男子卻正在門前一個小販那裏買緞帶，手套，以及諸如此類的小東西。

當大家都在這樣忙碌的時候，弗羅雷茲和泊狄泰卻幽靜地坐在隱僻的一角，彷彿他們很歡喜互相傾談，而不大高興加入他們周圍的人們所玩的遊戲和笨拙的娛樂。

國王假扮得極其好，要他的兒子能夠認得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向前走去，近到能夠聽出他們

倆的談話。泊狄秦和他的兒子的態度雖是淳樸，卻很優雅，波里西尼見了，很覺驚奇，他和肯迷羅說道：「這真是我所見到過平民人家的姑娘中最可愛的一個了。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看去都好像比她自己的身價要高些，她這樣高貴，生長於這個地方，真太不配了。」

肯迷羅回答說：「真的呢，她實在是小家碧玉哩。」

後來國王對那老牧人說：「請問你，我善良的朋友，在和你女兒談話的少年郎君是什麼人呀？」牧人回答說：「他們叫他陶雷克里的。他還說他愛我的女兒；而且，實在說起來呢，他們倆到底誰更愛誰些，簡直分不出高低的。如果這年青的陶雷克里能够娶她，她還會帶給他一種他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東西。」這便是指泊狄秦的首飾的一部份，泊狄秦的首飾，牧人用去一部份，買些羊羣；還有一部份他卻小心地貯藏著，預備做她的嫁奩。

波里西尼於是和他的兒子說道：「現在怎樣啦，青年人！你的心裏似乎充滿了什麼東西，使你無心於歡宴了。我在年青時，常常送許多禮物給我愛人的；但是你卻讓那小販去了，而不買些東西送你的姑娘。」

那年青的王子，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和他的父王在談話，便回答說：「老先生，她是不看重這些瑣小的東西的；泊狄秦所希望於我的禮物，是深藏於我的心中。」說著，就回頭向泊狄秦道：「啊，請你聽我說吧，泊狄秦，在這位似乎從前也曾戀愛過的老先生面前，他會聽出我所說的話的。」於是弗羅雷茲便請這位陌生的先生，來做他向泊狄秦鄭重宣示的婚約的見證，他向波里西尼說道：「我請你，見證我們的婚約。」

「見證你們的離異哩，青年人哪，」國王說著，露出本來面目了。於是波里西尼斥責他的兒子，膽敢私自和這個出身微賤的少女訂立婚約；他還把泊狄秦呼作「牧人的小子，」「牧羊杖，」以及其餘輕蔑她的話；並且恐嚇她，如果她還要使他兒子再來看她，他就要把她和她的父親老牧人，一同處以慘酷的死刑。

國王說罷，大怒地離開他們，吩咐肯迷羅帶著太子弗羅雷茲跟他去。

國王走了之後，泊狄秦的王家的本性已被波里西尼的斥責激起了，她說：「雖則我們一切都完了，我可

不怕；我方才有一兩次要對他說出話來了，想明白地告訴他，照耀於他的宮殿上的太陽，和照耀於我們茅屋上的，是同一個太陽，太陽對於兩方面是一樣看待的。」後來她又悲愁地說：「但是我現在已從這迷夢中驚醒了，我不能做王后了。對不起，先生，我要去搗牛奶，去哭泣了。」

心腸和善的肯迷羅給泊狄秦溫和的精神與得體的舉動所感動了；他一面又見年青的太子對於他的情人迷戀得太深，他父王的命令不能使他去棄她，他也很同情於這對小情人，想出一個便利他們的法子，並且同時又將這個法子實行起來。

肯迷羅早已知道那西西利的國王萊央德，現在已真心懺悔了；他現在雖然已是波里西尼國王的好友，可是仍想要去重見他的舊主和故鄉。所以他就向弗羅雷茲和泊狄秦提議，叫他們跟他到西西利的宮庭，在那裏他能保證萊央德會保護他們，直到波里西尼自己去細細考慮之後，他們能夠得到他的原諒，並且允許他們結婚，再回來。

這個提議，他們倆很歡樂地同意了；肯迷羅便安排好一切關於他們逃走的事情，又允許那老牧人也和他們同走。

老牧人把剩下的泊狄秦的首飾，她嬰兒時穿的衣服，和那張他發見在她外衣上扣著的紙條都隨身帶去。

經過一程很順利的航行之後，弗羅雷茲和泊狄秦，肯迷羅和老牧人都平安地來到萊央德的宮庭上了。萊央德這時仍在悲傷著他那死了的海米昂和他失去的孩子，見肯迷羅來，非常和藹地接待他，而對於弗羅雷茲呢，也竭誠歡迎。但是弗羅雷茲把泊狄秦當作他的公主，介紹於萊央德時，卻使萊央德非常注意；他見泊狄秦和他死了的王后海米昂很像，他的悲傷又重新湧上心頭了。他還說假使他從前不把自己的女兒那麼殘酷地毀棄，他的女兒也會長成這麼可愛的一個姑娘的。而且，他又向弗羅雷茲說：「當時我又失去了你勇敢的父親的友誼，現在我極其想再見見你父親，我真想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厲害哪。」

老牧人聽到國王對於泊狄秦非常注意的事，和他曾失掉一個嬰孩時棄置出去的女兒的話，他就把他拾到泊狄秦的時候，她被棄的情狀，她的衣服首飾以及那隱約指示她生於名門的話，和國王的事情比較一下，因此，要他不得到泊狄秦和國王失去的女兒是二而一的結論，一定是不可可能的。

當老牧人向國王敘述他發見那小孩子時的情態和他看見熊撲殺安底戈納的情形時候，弗羅雷茲和泊狄秦，肯迷羅和那忠誠的波林娜也都在場。他拿出那件華麗的小外衣來顯示，波林娜就記起海米昂是用這件外衣穿在那小嬰孩身上的；他又拿出一塊寶石，波林娜也記得那是海米昂掛在泊狄秦項頸上的；他又拿出那張紙條，而波林娜又認得那紙條上的字是她丈夫的筆蹟無疑的了，泊狄秦就是萊奧德自己的女兒；然而，啊！高貴的波林娜卻在丈夫死了的悲痛，和神諭應驗，國王失去已久的女兒重新找到的快樂之中，掙扎得多麼難堪啊！當萊奧德聽到泊狄秦是他自己的女兒時，他又覺得十分悲痛，悲痛海米昂不能活著看看她的孩子，因此他弄得許久許久說不出別的話來，只喊著：「啊！你的母親，你的母親！」

波林娜打破了這又悲又喜的局面，向萊奧德說，她有一個彫刻像，由一個意大利的大彫刻家裘里奧·羅曼諾新近彫成功的，這個彫刻像和他們的王后極其相像，要是國王高興，駕幸到她家中去看看牠，他一定會以為那簡直是海米昂本人。於是他們一行人都去看了；因為國王是急於要看他的海米昂的像，而泊狄秦也渴望著見她從未看見過的母親到底是怎樣子的。

當波林娜向後撤去那遮掩這著名彫刻的帷幕時，那彫刻是完全酷像海米昂，以致國王一見，便又十分悲痛起來，因為他祇站在那裏，許久許久連話也說不出一句，動也不能動一下。

「我的國王啊，我很歡喜你的沉默哩，」波林娜說道，「這沉默更顯出你的驚異，這彫刻不是極其像你的王后嗎？」

後來國王說道：「啊，她這樣站著，真好像當年我向她求婚時的神情哩。不過，波林娜啊，海米昂沒有這彫刻看去那麼大的年紀呢。」波林娜回答說：「那便是彫刻者更高明的地方哩，他竟把這彫刻彫得和海米昂

一樣的年紀，假使海米昂現在還活著的話，且讓我放下帷幕吧，國王，否則你即刻會以為她是活動的啦。」這時國王說道：「不要放下帷幕啊，難道我也死了嗎？看喲，肯迷羅，你不覺得這彫刻在呼吸嗎？她的眼睛也似乎有些動哩。」「我一定得放下帷幕了，國王，」波林娜說道，「你已是心蕩神怡的了，你還會相信這彫刻是活的哩。」「啊，慈祥的波林娜啊，讓我回想二十年來的一切吧，而且我還覺得她口中有氣息出來哩。高明的彫刻家怎麼會連呼吸也彫刻出來呢？請不要笑我吧，我要想吻她呢。」「我的好國王呀，這可不能了！」波林娜說，「她嘴唇上的紅顏色，還沒有乾，你去一吻，你的嘴唇上也要給紅顏色染污呢。我放下帷幕吧！」「不，還沒有想完二十年來的事哪！」萊央德這樣回答說。

泊狄泰這許多時候，都跪在地上，以靜默的敬慕，凝視著和她母親一般無二的彫刻，到這時，她說道：「我願永久在這裏看我的母親哪。」

「這種癡心的回想也不准了，」波林娜向萊央德說道，「讓我放下帷幕吧，否則你要更驚異啦。我能够使這彫刻真正地動起來哩；噯，會使她從神座上走下來，攙住你的手呢。不過，到那時，你會以為我有什麼妖術來幫助的，這我可不承認的。」

「不論你能够使她做什麼事，我都願意看，」這位驚訝了的國王說：「不論你能够使她說什麼話，我也都願意聽，因為使她動和使她說話是一樣容易的。」

於是波林娜吩咐奏起緩慢而莊嚴的音樂，這些音樂是她特地預備好的，使一切在場看的人都十分驚異的，那彫像真的從石座上走下來，伸手圍抱萊央德的項頸。這時那彫像便開始說話了，祝福她丈夫和她的孩子，新近發見的泊狄泰。

並沒有什麼奇怪啊，彫像圍抱著萊央德的項頸，祝福她的丈夫和孩子的事情，並沒有什麼奇怪啊，因為這彫像實在便是海米昂自己，真正的活的王后的本人。

波林娜從前向國王假報說海米昂死了，為的是她以為這是保全她王后的性命的唯一方法；從那時以

後，海米昂便和這位善良的波林娜住在一起，直到她聽到泊狄秦已找到的消息，都還在一起住著；因為她雖則早已原諒萊央德對於她自己的傷害，然而她卻不能寬恕他對於她襁褓中的女兒的殘酷。

死了的王后，已慶更生，而失去的女兒又已找到，許久來愁眉不展的萊央德，真是快樂得無以復加了。

各方面來的話，沒有不是祝賀和熱情的。現在這對歡天喜地的父母感謝弗羅雷茲王子，爲的是他愛他們的似賤而實貴的女兒，他們又祝福那保全他們女兒的老牧人，而肯米羅和波林娜終於能親眼看見他們盡忠効力的好結果，也十分歡喜。

這一場奇怪的，出於意外的歡樂，彷彿應該十分圓滿，絲毫無缺似的，國王波里西尼這時也親自來到萊央德的王宮裏來了。

當波里西尼見他的兒子和肯迷羅失蹤時，他就知道肯迷羅早已很想回到西西利去，他猜想他一定能夠在西西利找到這兩個亡命者的，所以他趕快追蹤而來，恰巧在這個時候，萊央德一生最最快樂的時候，到了這裏。

波里西尼也參加他們的快樂，恕了他的朋友以前對他的無端的猜疑，他們兩人便又和幼年時那麼熱誠地互相親愛。波里西尼反對他兒子和泊狄秦結婚的事，現在已不必怕啦。現在她已不是「牧人的小子」，而是西西利國王的承繼者了。

海米昂長期受苦的忍耐的德性，我們已見她得到報酬了。後來這位卓絕超羣的王后，和她的萊央德與她的泊狄秦住在一起，過了許多年，做著世間最快樂的母親，最幸福的王后。

無爲的煩惱

從前有兩個姑娘，一名喜樂，一名比烈，她們都住在麥西拿的王宮裏面。喜樂是麥西拿地方長官李奈托的女兒，比烈是他的姪女。

比烈的性情是活潑天真的，她很喜歡和喜樂開著玩笑，喜樂的性情是靜謐端莊的，但不論何事，比烈總是以取樂戲謔爲先的。

在這個時候，西班牙姑娘的一頁歷史，同著幾個在軍隊裏的少年高級軍官一齊開始了；這般少年軍官，因爲戰爭已經結束，都準備著一路回去了，在他們在戰爭的時候，都已顯過身手，他們都是很勇敢的人，現在因爲經過麥西拿地方，所以順便來拜望李奈托。他們一隊裏的人呢，就是亞雷共地方的太子名叫唐伯獨，他的朋友是佛羅倫斯的地方長官，名叫葛老狄；再有同他們一處來的人，是一個性情不羈而極靈敏的彭乃第，他是巴士亞地方的長官。

這班客人，以前都已經到過麥西拿地方，所以好客的李奈托就將他們逐一的介紹給他的女兒和姪女，像老朋友一樣的待遇著，又像一向認識的一個樣子。

彭乃第進屋子以後，就很神氣的同著李奈托及王太子等開始栩栩欲活的談話。比烈是喜歡參加不論什麼談話的人，所以她就打斷彭乃第的談話，說道：「彭先生，我真奇怪啊，你始終不斷的談著話，其實沒有人注意著你呀。」彭乃第的性情也是同比烈一樣浮躁，但是他對於她適然沒有禮貌的舉動，倒大不滿意了；他想這種快口的舉動，對於生在名門的女子，是不應當有的；同時他又想起了，他上次在麥西拿的時候，比烈時常擇他來開著玩笑，這是很普通的事情，大概沒有一個人他自己喜歡鬧笑話而甘心被人笑弄他，這兩個對手可說就是彭乃第與比烈了；所以這兩個快嘴的人，以前總不碰頭的。但是互相嘲罵的事情，仍是時常發生。

在他們兩人之間，終了的時候，他們兩個總是很不愉快的分開了。所以當比烈打斷了彭乃第的談話，說他所談的話，沒有人注意著他，於是彭乃第也假裝沒有看見過她站在此地的樣子，說道：「什麼！我親密的傲慢姑娘，你尙留在人間麼？」現在他們的舌戰又重新的開始了，接著就是長時間的爭辯，在爭辯的時候，雖然比烈已經曉得彭乃第在打仗的時候是很勇敢的，但是她故意說彭乃第把所殺死的人，一個一個吃完。比烈看見王太子對於彭乃第的談話很爲有趣，她就諷刺彭乃第是替王太子說笑話的人。彭乃第深深受到了她的刺激，比了比烈以前所說的話，更加要痛恨些。她因爲要諷刺彭乃第的膽怯，也就說著她能夠將他所殺死的人，都可以吃了下去，這個譏諷他倒不十分在意，因爲人家都知道，他是很勇敢的人，但是她說他不名譽的事（小丑），他就十分的恐慌了，因爲將這名字指斥起來，似乎與事實有些相近的。所以彭乃第非常恨著比烈，當她說了他是「替太子說笑話的人。」

當時這靜寞的姑娘喜樂默默地也在諸貴族客人之前，葛老狄很注意的窺看著喜樂長得這樣的美麗，他默默地想著她超羣的和莊重的面貌（因爲她是個極堪羨慕的姑娘），此時太子聽著比烈與彭乃第的談話倒非常的得意，他向李奈托耳語道：「這真是一個精神活潑的少女，她真是配做彭乃第的妻子。」李奈托就對著這提議答道：「喔，先生，先生，若使他們只在一個星期內成了婚，他們必定談得要發癡的。」雖然李奈托以爲這是不諧的配偶，但是太子依舊不去棄這個思想，仍是進行著要使兩個厲害的人，做成夫婦的事情。

當太子與葛老狄從王宮裏回來的時候，唐伯獨覺得所設想的婚約計策，不止單獨爲著彭乃第與比烈的一樁事情，因爲他聽著葛老狄對於喜樂的口氣，他也就猜著了葛老狄心裏所想的事情，並且也很希望著是這樣，他於是對葛老狄說道：「你羨慕喜樂嗎？」葛老狄對於這個問題答道：「啊，先生，當我前次在麥西拿的時候，我看著喜樂，不過用了兵士的眼光去看的，但是現在已經是很快樂的在太平時候了，戰爭的思想我心裏早已空無所有，心裏祇存著許多柔情蜜意吧了，時常鼓起的思想，也不過是喜樂是何等的美麗和嫵媚。」

淑，請你注意著，我的愛她是在戰爭以前起始的。」葛老狄自己承認著深愛喜樂，就感動了太子的心，因為他很有機會可以請求李奈托允許葛老狄做他的女婿。事後李奈托很贊成著這個提議，所以太子覺得要喜樂接受葛老狄的求婚，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因為葛老狄資質超羣，才學兼美，同時葛老狄又有太子的幫助，就請求李奈托早日指定吉期，同喜樂舉行結婚的典禮。

葛老狄與喜樂結婚，不過再等幾天的事情吧了；但是在幾天裏頭，他倒反而十分的怨愁與無聊起來了，這個也是的確的事情，大凡青年，當專心等候一樁事情成功的時光，他們反而要不耐煩起來的。所以太子，想著法子，要使光陰似乎要變得短些，因此他提出一種消磨時候的快樂方法，這就是要他們從事發明一個使彭乃第與比烈互相陷入親愛的法子。葛老狄也十分滿意地贊成著王太子的怪想，李奈托也允許著幫助他們，喜樂說，她也情願相助他們，幫她的堂妹得到一個好的丈夫。

太子所發明的計策，是要男人們使彭乃第相信比烈真是愛著他，喜樂一方面呢，須要使比烈相信彭乃第真的愛著她呢。

太子，李奈托與葛老狄就開始先行合作：他們就候著機會，當彭乃第獨自很靜的坐在亭子裏面讀著書，太子和幫助他的人就在亭子的樹後，實行他們的計策了，他們所立的地方，很靠近著彭乃第，他就很仔細地聽著他們的話，經過了許多的閒談，太子就說道：「李奈托請到這裏來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你何以尚告訴我說，你的姪女愛上了彭乃第了，我真想不到這個姑娘也會愛上人家的啊。」李奈托說：「我也想不到竟會這樣的呀，這真是非常的奇怪了（她倘使愛上了彭氏）她對於她外表的行爲上，似乎表示十分的不喜歡他。」葛老狄要證明這些話是真的，他就說，這是喜樂告訴他的，比烈真的愛著彭乃第，倘使彭氏不能做她的情人，她就要愁死了；對於這個議論，李奈托與葛老狄等，故意說著以爲決定辦不到的，因為他是一個時常笑罵婦女的人，並且對於比烈特別的攻擊。

王太子假裝細聽著這些話的樣子，又裝出替比烈代爲憐惜的神氣，他說道：「倘使彭乃第聽見了這些

話，這些事情一定會有好結果的。」葛老狄說：「將來的結果如何，他必將愛情當作兒戲，使可憐的姑娘格外的受痛苦了。」太子說：「若使他果真如此，這也很好，我們就來吊死他；比烈真是一個秀逸嬌柔的女子，不論什麼事情都很聰明，但是她愛著彭乃第就不對了。」於是太子就同他的同伴彭乃第離別了，依舊向前散步，讓他獨自去對於所聽到的事情，默默地想想去。

彭乃第很注意的聽了這個談話；他聽到比烈愛他的話，他就自己對自己說道：「這個事情是否可能的嗎？是否不理她麼？」等他們去以後，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地想著這些理由：「這事情或者不是奸計！他們都是正經人，並且這是他們從喜樂處得來的真消息，似乎是憐惜這位姑娘的意思。親愛我能爲何？這個一定要報答她的！我從來不想結婚的呀，但是當我說過我必以鯨終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必須要結婚的啊。他們說著這位姑娘是姻淑秀逸，她真的是這樣，她什麼事情都聰明，但是愛了我就不聰明了，這並非是說她蠢笨啊。比烈走過來了，今天看上去可以說，她是真的姻麗，我可以偵探著她愛我的地方。」比烈現在一步一步的走近他了，她仍舊依著平常辛辣的樣子，向他說道：「人家叫我來請你去吃飯，但是這個不是我的本意啊。」彭乃第以前從來不讓自己向她這樣有禮的答道：「姻麗的比烈對不起，辛苦你了。」當時比烈又說了兩三聲粗魯的話，就離開他了，但是彭乃第對於她挪揄他的話，自以爲看破了，她暗示給他的柔情了。

所以他很高的喊起來：「倘使我不可憐她，我是一個賤人。倘使我不愛她呢，我是一個負情人。我必定要得之方休。」

這少年被他們這樣一弄，就墮入他們所設的網裏去了，現在須輪到喜樂對比烈的一部份事情了；因此喜樂請了兩個溫柔看護她的人，蘇拉和馬家樓，她說道：「親密的馬家樓，你立刻就跑到客廳裏去；你可以看見我的堂妹比烈，和太子同葛老狄在一處談話，你就向她耳語，說我同蘇拉在菓園裏散步，正在談論她的事情，請她躲藏在幽靜的亭子裏去聽，那裏的金銀花，被太陽曬得熟了，像忘恩負義的東西，不肯再讓太陽曬了。」這個喜樂要馬家樓引比烈進來的，也就是彭乃第很注意著竊聽消息的亭子。

馬家樓說：「我可以保險，我立刻使她就來。」

喜樂於是與猶蘇拉一路談到菓園裏去了。她向猶蘇拉說道：「現在我們必須這樣做去，猶蘇拉，當比烈來的時候，我們必須在此小路上，走來走去的談著，我們所談的話必須完全關於彭乃第個人的事情。當我說起他的時候，你一方面就極力的稱贊他，說沒有人够得上配他的。我向你說的話，就是如何彭乃第愛慕比烈的話。現在我們就開始罷，比烈真像野雞一般的躲過來聽我們的談話了。」她們於是開始談話了；喜樂說的話，似乎在那裏回答猶蘇拉所問的什麼話一般，說道：「不，這是真的。她真太輕浮些了；她的性情真的似乎不能親近的，像只石崖裏的野雞。」猶蘇拉說：「但是你能否確定彭乃第真的愛慕比烈有這樣的情熱？」喜樂答道：「這都是太子，和我的丈夫葛老狄所說的，他們請求我去告訴比烈，但是我勸著他們，倘使他們真的愛比烈呢，那麼不要使比烈曉得有這樣一回事情罷。」猶蘇拉答道：「的確是這樣，這個真的不是好事情，倘使比烈曉得他愛她，祇少，她要將此取為戲謔的。」喜樂道：「爲什麼，正確的說起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像他如此聰明，高尚，清秀，俊逸的，但是她卻輕視著他呢。」猶蘇拉說：「是呀，的確，這種譏諷實在不適當的。」喜樂答道：「不，但是誰敢去告訴她呢，倘使我去和她說，她必定要笑我，笑到嘴也合不起來了。」猶蘇拉說：「不錯，這個你真對不住你的堂妹的，她決不能沒有正實的勸告，致使她就這樣反對著如此超羣的少年彭乃第。」喜樂說：「他的確名譽很好，實在是意大利的第一流人物，我親愛的葛老狄也不如他哩。」這個時候，喜樂就打個暗號給她侍從的人，令她轉說別的事情，猶蘇拉道：「小姐，你什麼時候結婚？」喜樂於是告訴她，下一日，她就要同葛老狄結婚了，希望她同她一處去看看新製的衣服，因爲喜樂要同她商量，明天穿什麼衣服好，比烈竊聽這個談話如此的體貼，聽得氣也不敢透一透，當她們離別的時候，比烈就喊道：「什麼火燙的事情在我耳朵裏啊！這種事情是真的嗎？譏諷，笑罵，女兒家的傲氣，都請你們從此告別罷，再會罷！彭乃第你繼續著你的愛吧！我必有以相報，讓我的野性制服在你深愛的手中罷。」

看這一對仇人，忽然的變成了新的親愛的朋友，再看他們的第一次的見面（這些環境是被寬厚的王

太子，用了人工的巧妙方法，引誘他們互相入了情網）是一幕很愉快的景像。但是喜樂此時卻遇到了相反的和悲慘的事情了。

在第二天結婚的日子，竟然使喜樂同她仁慈的父親李奈托都遇到極憂愁的事情了。

王太子有個異父母的兄弟，他剛從戰場上一個人獨自的來到麥西拿地方。這個兄弟（他叫唐約翰）是個陰慘，無聊的人，他的性情，專喜做些賤忍奸刁的事情。他很恨著太子，也恨著葛老狄，因為葛老狄是太子的朋友，所以他決定想著法子，去阻止葛老狄同喜樂的結婚。他這樣的辦法，也不過是很惡毒的想使葛老狄與太子不快樂罷了；因為他曉得，太子對於結婚的事情，他用了全副的精神，像葛老狄自己對於婚姻一樣的著力；所以他的兄弟想實行他這個惡計，他就雇了一個叫白雷紀幫助著他，唐約翰鼓激著他說，倘使事成，有極厚的酬報。至於白雷紀呢，唐約翰曉得他是向馬家樓求婚的人，因此唐約翰令白雷紀去懇求馬家樓允許白雷紀在這天晚上於喜樂睡熟之後，同她在喜樂的臥房的窗口裏談話，並且須請馬家樓穿著喜樂的衣服，最好能够欺騙著葛老狄相信她就是喜樂本人；這樣的做法，就是他所以想達到他奸計的目的。

唐約翰於是跑到太子與葛老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喜樂是一個不貞節的姑娘，她在深夜的時候同著男子談情話。這夜就是她結婚的前夜，唐約翰允許著帶他們去觀看，在那個地方，他說，太子與葛老狄自己可以聽見喜樂在窗口裏同著男子談話；因此他們答應著同唐約翰去竊聽。葛老狄說：「倘使今夜我真的看著有什麼事情了，那麼我爲何就不同她結婚呢，明日行結婚禮的時候，我就假作同她結婚，在那個時候，我必須羞辱她。」

太子也說：「我既經幫著你得到了她，我就幫忙著你侮辱她。」那天晚上當唐約翰領著他們走近喜樂窗口的地方，他們就看見白雷紀立在窗的外邊，他們看見了馬家樓穿著和喜樂一樣的衣服，所以太子和葛老狄都認爲這個女子，就是真的喜樂自己了。

當時他發現了這件事情，葛老狄的憤怒，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同他相比了，他深愛天真的喜樂的心，忽然變成了仇恨，所以他決意要將此事在教堂裏宣佈，至於所說的話，他都要在第二天實行著，太子也很贊成他如此做法，以為無論怎樣的責罰，加在喜樂身上，也不以為苛刻，因為她竟然夜間在窗口裏同男子談著話，尤其是將要與高爾的葛老狄快成婚了的晚上。

翌日，他們行結婚禮的時候都相遇了，葛老狄與喜樂立在牧師的面前，就是羅馬教中的僧侶，他剛要宣佈成婚的禮節，葛老狄就狠心地宣佈著清白無玷的喜樂罪狀了，喜樂對於他所宣佈的話，十分驚異，她因此說道：「我的丈夫是否有了神經病，何以他說話這樣不近事實呢？」李奈托在很惶恐中，向太子道：「先生，你為什麼不說說呢？」太子說：「要我說什麼話，我的立場已沒有價值了，我去替我親戚的朋友聯絡了沒有價值的婦人李奈托，以我和我的兄弟，與這個憂愁的葛老狄的人格做擔保說，我們昨夜真的見她在她的臥房的窗口上，同著男子談著話的。」

彭乃第對於他所聽到的話，非常的奇怪，說道：「這似乎不像結婚禮了吧。」

「是呀，上帝呀！」傷心的喜樂回答，當時這可憐的姑娘立刻就暈眩了過去，完全像死去的樣子。那時太子與葛老狄就離開了教堂，一言不發，也不看看喜樂能否再行復活了，也不管李奈托的憂愁和煩悶，這種悲傷和煩惱是他們丟在他的身上，他們因為十分發怒，致使他們的心腸，就像鐵石一般的頑硬了。

此時彭乃第就等在那裏，幫助著比烈救醒已經暈過去的喜樂，說道：「姑娘怎樣了？」「我想她死了吧。」比烈很悲慘的說著，因為她很愛著堂姊，並且深悉喜樂的德性和至情，所以她對於攻擊喜樂的話，完全不信，但是喜樂的父親，卻不是這樣了，也很相信著他的女兒，有這回可羞的事情，他很悲慘的希望著喜樂不要再醒過來了。

但是老年的牧師，卻很聰明，他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他十分注意著喜樂的面色，當她聽見她自己被人譴責的時候，他就看見她慘白的面色，完全將羞紅的面色消沉了下去，她的眼睛，含著發怒的火，因為太子捏

造謠言來攻擊著她女兒家的貞節，於是牧師向憂悶的父親道：「倘使這位女子不是橫遭誣辱的，那麼你就叫我傻子好了；不要信任我的學問，我的觀察力；不要相信我的年紀和我的尊嚴，也不要相信我的職業是高尚的了。」

當喜樂從暈眩恢復的時候，牧師問她道：「姑娘，他們來加害於你的人，究竟是誰？」喜樂答道：「他們都知道的，但是我自己卻不知道是誰啊！」她又回頭向李奈托說道：「父親呀，倘使你可以證明我真的同著不認識的男人談話，或者昨夜我同男人談話，那麼你儘可反抗我，痛恨我，打死我。」

當時牧師說道：「這事情太子與葛老狄都誤會了，弄錯了！」他於是同著李奈托商議，一定要宣佈喜樂死了的消息；牧師又說，當太子與葛老狄走的時候，喜樂是像死去一樣的情形，這就很容易使他們相信她真的死了，他請求李奈托假裝著悲哀，舉行關於悲哀葬事之禮節。李奈托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何以要這樣做法呢？」牧師答道：「宣佈她的已死，或者可以使他們的毀謗心，變成憐惜的心了；或者有些好處的；但是這個並不是我所最企望的事情，葛老狄倘使聽著她死的消息，他對於她一身的思想，就會侵入到他的幻想之中，他會感覺悲傷了，倘使他愛她的情分，是深刻在他心裏的，他必定要悔恨，不應這樣的告發她，即使他依舊相信他所告發的事情，仍是以爲真的。」

彭乃第這時候也說道：「李奈托，你接受牧師的話罷，雖然你曉得，我是很愛太子與葛老狄的，但是我也決不把李奈托這個祕密暴露給他們聽。」

李奈托經過這樣的勸告，就答應了；他很憂愁的說道：「我是如此的悲傷，祇向著迴旋的路跑著。」於是慈悲的牧師領著李奈托與喜樂走到別處去安慰他們與勸慰他們，此時祇有比烈與彭乃第獨獨地留在那裏了；他們倆這次的見面，就是他們設計作弄的朋友們的，也是十分企望的；但是這些朋友，卻都被痛苦所感觸了。

現在他們的歡樂心，似乎都被驅逐得沒有了。彭乃第是第一個說話人，他說道：「比烈姑娘，你是否真的

再要哭啊！」比烈說道：「是，我再要呢。」彭乃第說：「的確，我相信你的堂姊實在是在冤枉的。」比烈說道：「我當爲她伸冤！」彭乃第便說道：「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表示這種友誼呢？我在世界之上，再不愛別的事情，像愛你一樣的懇切了，你道奇怪也不奇怪啊！」比烈說道：「這種事情或者是可以的，依我講起來，在這世界上，我所愛的東西，除你以外，也沒有愛得再懇切一些的了，這段話，請你不要相信他，但是我並不是說謊啊。我不承認愛，但是我也不拒絕牠，我真的爲我堂姊悲傷極了。」彭乃第說：「你真的愛我，我實在也愛著你，就以此劍爲誓罷。此刻就請你吩咐我，替你做事情罷。」比烈說道：「請你去殺死葛老狄。」彭乃第很愛著他的朋友葛老狄，他知道他是被人作弄了，因說道：「嘿！使不得。」比烈說道：「葛老狄不是狡猾之徒麼？他是把我的堂姊加以冷笑熱諷之人啊！我恨不得生爲男子漢呢！」彭乃第說：「比烈，你聽著我說罷。」但是比烈總不聽著他爲葛老狄辯護的話；她繼續逼著彭乃第去替她的堂姊報冤枉的仇；她說道：「他們說，她同男子在窗外談話，是理由很充足的話呀！但是溫柔的喜樂，她是受了冤枉，她是受笑罵了；她是被污辱聲名了，哼！倘使我是男子的話，就顧到葛老狄或者倘使我有朋友是男子呢，他就幫我的忙，但是我的勇氣，都被禮節與環境所溶化了。我不能變作男人，生爲女子只可以憂愁而死了。」彭乃第道：「請慢，親愛的比烈，以此手爲誓，我是真的愛你的。」比烈道：「請將尊手爲愛而用在別的事情上去吧，請不要專作宣誓之用罷。」彭乃第道：「你良心上想一想，葛老狄是否真是冤枉了喜樂了？」比烈答道：「是的，我良心上想起來也是如此啊。」彭乃第道：「這樣就夠了，我已經被你利用了，我立刻同他去挑戰，讓我吻吻你的手，我就要和你告別了。用這隻手去挑戰，葛老狄就會獻助我一椿很有價值的事情！你現在聽我這樣說著，就這樣想著我罷。你且去安慰著你的堂姊罷。」

李奈托當比烈很激烈地同彭乃第辯論的時候，爲喜樂大發雷霆的時候，在「不惜與好友葛老狄打架的時候，李奈托也正在挑撥太子和葛老狄同他鬪劍，因爲他們損害了他的孩子，他說她已經憂傷而死了。但是他們因李奈托年紀太老，並且很悲傷，所以說道：「咳，仁慈的長者，不要和我們爭鬪了罷。」這個時候彭乃第

也來了，他也向著葛老狄挑戰，因爲他損害了喜樂的緣故；葛老狄就和太子兩個人互相談著道：「這事情是比烈叫他做的呀。」倘使這個時候天公不是很公正的給一個很好的證據，證明喜樂是無罪的，那麼在這個沒有把握的決鬪之中，葛老狄一定要應彭乃第的挑戰了。

當葛老狄與太子商議彭乃第挑戰的事情的時候，有一個地方官帶著白雷紀，像犯人一般的到太子面前來了。白雷紀是親自聽得他們的惡作劇中的一個人說話的，這個說話的人是爲唐約翰雇來的。

白雷紀對太子完全承認葛老狄所聽到的說話，就是馬家樓穿著婦人的衣服，和他在窗口裏說話，因此葛老狄就誤會的看作是喜樂她自己了；所以葛老狄和太子只是繼續不斷地疑惑著喜樂的無辜了。倘使他的疑團仍舊存在心裏，那麼，可以將唐約翰的逃亡來證明這個事實，當時唐約翰覺得他的殘忍計劃已被查悉，他就從麥西拿地方逃走，以便避除他哥哥的震怒。

此時葛老狄的心覺得十分悲切，因爲誣了喜樂，他以爲喜樂自從聽了他的怒言之後，已經死了；因此可愛的喜樂的肖像，立刻就轉到他的腦海之中，可是全不同著他開始愛她的時候了；太子問葛老狄此時所聽到的話，是否像鐵一般的壓住了他的神魂了，他答道，他覺著聽了白雷紀的敘述，就像吃了毒藥一般。

於是這個悔恨的葛老狄請求李奈托寬恕他損傷他女兒的罪，同時葛老狄願受任何方式的責罰，因爲葛老狄誤信了不正確的告發，攻擊了他的未婚妻，爲她的親密之故，他就情願隱忍著譴責。

此時李奈托給他的責罰，便是要葛老狄在次日早晨，和喜樂的一個表妹去結婚，她的身材相貌是十分像喜樂的。葛老狄很忠實的允許李奈托道，他願意同這個不認識的姑娘結婚，即使她是一個黑奴，他也情願的；但是他的心非常的悲哀，他這夜真是極頂的悲傷，就在李奈托替喜樂假設的坟墓上哭了一個通宵。

早晨的時候，太子就同著葛老狄到教堂裏去，在那個地方，新娘，和李奈托與他的姪女，都已聚集著預備舉行第二次結婚的典禮；李奈托就領了他所答應與葛老狄結婚的新娘來了；新娘戴了假面具，以致葛老狄不能瞧見她的面部。於是葛老狄向戴著假面具的新娘說道：「在這神聖的牧師前，請你和我握手，倘使你願

意同我結婚，我便是你的丈夫了。」這個素昧平生的姑娘說道：「倘使我再活著，我便是你的另一個妻子了。」同時將她的面具揭去了，現在可以證明了她並不是李奈托的姪女（因為從前是假說的），就是李奈托的親生女兒，喜樂姑娘自己。我們可以斷定葛老狄對此情形，必定非常希奇，他想她已經死了，所以他不能很快樂地相信著他的眼睛所見的事情，太子也是同樣的奇怪著他所見的情形，喊道：「這不是就是喜樂麼？她是已經死了麼？」李奈托答道：「她是死了，先生，但是她的誹謗依舊存在啊。」牧師允許將此段經過的異事，等至結婚告終以後，詳細的講給他們聽，於是依舊進行著結婚，但是又被彭乃第岔斷了，因為彭乃第同時也與比烈結婚了。比烈對於此事的急進，有些反對，彭乃第於是以她愛他之情來挑動她，這些事情他是從喜樂那裏聽來的，並且把此事很詳細的講明了，此時他們纔知道，兩人都受騙了，本來並沒有真愛，現在卻被作弄的力量使他們變成真的愛人了；但是他們被嬉弄所構成的愛情是很有力量，不會被詳細的解釋所搖動了；因為彭乃第想起了結婚的事情，決沒有人反對的，所以他依舊很快樂地繼續著戲謔，他向比烈宣誓道，他所以愛她的緣故，因為憐惜罷了，因為他聽得，她將為愛他而死了；比烈也宣告道，她所以成全這樁事情，也不過是為著聽了他人的勸告，並且一方面是為著要救彭乃第的性命，因為她聽得，他將為她憔悴得要死了。

所以這兩個癡人，就很好好起來了，在葛老狄與喜樂婚禮完成之後，他們也就進行結婚；此時我們要結束這段故事，須將設奸計的人唐約翰，從逃走的路程上回到了麥西拿來；給他一個很相當的責罰，使這個糊塗的，不安份的人在麥西拿王宮裏看著他們的歡宴，讓他明瞭他的計策已經完全失敗了。

隨你歡喜

當法蘭西分成幾個省份（或者說是公爵封地）的時候，其中有一省是由篡位的公爵治理著，他將自己的兄長，合法的公爵，驅逐出去。

這被驅逐出國的公爵，帶了幾個忠實的隨從，隱遁到亞頓的樹林中；這位好公爵就和他親愛的朋友在這林裏住下。這些朋友呢，都是爲了公爵的緣故，自願跟他長期放逐於外，讓他們的土地和收入去飽那篡位的公爵的私囊。不久之後，他們弄慣了，就覺得他們在林中過著的自由自在的閑逸生活，比在宮庭中過的榮華壯麗而不自由的生活，更可愛些。他們就在林中住著，好像英格蘭的羅賓漢一般，有許多貴族青年，每天都要從宮庭中出來，到這樹林裏，和普通在自己黃金時代中的人們一樣，任意消磨他們的光陰。夏天，他們躺在林中大樹的濃蔭之下，看看野鹿的遊戲，這些可憐的斑駁的野鹿彷彿是這林裏原有的土人，他們非常歡喜和牠們戲耍，弄得牠們悲痛著，被拿去殺死，以牠們的肉做牠們的食物。當冬天的冷風吹來，使公爵感到自己命運中不幸的變故，不過他卻忍耐著，並且說道：「這些吹到我身上來的寒風，實在是我忠誠的顧問，牠們不事諂媚，只把我所處的境遇忠實地向我展示；牠們雖然咬得很銳利，但是牠們的牙齒卻並不如忘恩負義的不惜人的牙齒那麼尖銳。現在我覺得，人們雖則都說惡運不好，可是惡運之中也總提得出甜蜜的好處的好，像那種可以做貴重藥材的珠子，從狠毒的蟾蜍頭中取出來的一樣。」在這種情態之中，這位忍耐的公爵便從他所看見的一切事物中抽取有用的道德出來，他在這種生活中，藉他道德修養的力，遠離公衆遊玩的地方，能夠和林中樹木談話，而在潺潺流著的山澗中發見他的書本，從石頭那裏也能得到教訓，總之一切事物於牠都有好處。

這位被逐的公爵有一個獨養女，名字叫羅莎琳，那篡位的公爵弗萊德里，將她父親驅逐出去的時候，仍

把她留在宮中，做他自己的女兒茜里亞的伴侶。在這兩個少女之間，起了一種密切的友誼，這個友誼並不因她們兩個父親的不和而稍降低，茜里亞在她的力量所能及的範圍中，總竭力以種種和愛來待遇羅莎琳，藉以補救她自己的父親對羅莎琳的父親所施的放逐之過；每當羅莎琳想起父親的被逐，自己的依傍於這篡位者的門下，而悲痛的時候，茜里亞就盡心竭力地來安慰她，解勸她。

有一天，茜里亞正和平時那模樣，以親切的態度在和羅莎琳說話，她說：「我請你，羅莎琳，我親愛的姊姊，快樂些吧。」其時有一個公爵派來的人進來，和她們說，如果他們想去看看角鬪的話，她們就得即刻去，角鬪就快要開始了；茜里亞一想，這也許能使羅莎琳解解悶，就贊成去看。

我們現在這種角鬪只有鄉下人才去玩，可是在當時玩的人卻很多，甚至於宮庭中的王子們都愛在美貌的女子和公主們的面前玩的，所以茜里亞和羅莎琳兩人都去看這次的角鬪，她們覺得這場角鬪好像是一種很悲慘的景象；因為有一個會練過角鬪武術的，而以前曾在角鬪時打死過許多人的碩大而有力的漢子，正要和一個青年去角鬪，那青年，年紀很輕，而於角鬪的武術也沒有經驗，看的人都以為他一定會被那漢子打死的。

公爵見茜里亞和羅莎琳來時，他說道：「女兒和姪女啊，你們到這裏來看角鬪嗎？你們不會歡喜這種角鬪哩，在男人們中竟有這種怪事啊！我為憐惜這青年人起見，很願勸他不要去角鬪。你們去和他說說吧，看你們能不能夠說動他。」

這兩位少女很高興去實行這個人道的使命；起初茜里亞先請那年青的陌生人把他的企圖放棄；接著羅莎琳又去向他說，說得極其親切，並以非常為他將經受到的危險擔憂的話去勸他，使這青年非但不被她溫和的話勸住，不去角鬪，反而弄得他一心一意地要在這位可愛的姑娘眼前，顯顯他的好身手了。所以他用非常莊重而客氣的話，來委婉的拒絕茜里亞和羅莎琳的請求，反使她們更替他擔心，他以這樣的話來結束他婉辭的拒絕：「我反對你們兩位這麼美麗而高超的姑娘的命命，實在非常抱歉。但是請你們美麗的眼睛

和溫柔的心願隨著我到角鬪場中去吧，在角鬪場中我如果打輸了，那就留下一個永遠的羞恥；如果我給人打死了，我死也甘心的；我不會有什麼對不起朋友們的地方，因為我是沒有人會來哭的；對於世界，也無傷害，因為我在世間並沒有什麼東西；因為我在世間只佔了一個位置，而這個位置，我不如把牠讓出來，由別人去填補更好。」

現在這場角鬪開始了。茜里亞很願這青年的陌生人不要受傷；但是羅莎琳卻極其替他擔心。他所說的無親無友的境遇，和很願去死的話，羅莎琳聽了，便覺得他和他一樣的不幸；所以她對於他非常憐恤，對於他在角鬪中的危險也極關心，簡直可說她在那時已經愛上他了。

這兩位美麗高貴的姑娘向這不知名的青年所表示的好意，給他許多勇氣和力量，竟致他做出了驚人的奇蹟，到結果，他竟將他的對手完全克服，他的對手受傷很重，有半晌連話也說不出，動也不會動了。

弗萊德里公爵見這青年人顯出了這樣的好身手和勇氣，十分歡喜，因此，他要想知道他的姓名，和他的家世，意思是要把他收留下來。

那陌生人說他的名字叫奧蘭多，他是羅蘭·特·波愛斯爵士的最小的兒子。

羅蘭·特·波愛斯，奧蘭多的父親，幾年前已經死了；不過當他在世的時候，卻是那被逐出國的公爵的忠實的臣下，親愛的朋友；所以，弗萊德里一聽到奧蘭多是被他驅逐的兄長的朋友的兒子，對於這勇敢的青年的一切愛好之心，便變為不高興的心情，大發脾氣地走了開去。他一面雖則聽他哥哥的名字，便覺憤恨，然而一面卻仍舊愛慕這青年的英勇，所以，當他走出的時候，他還說他恨不得奧蘭多是別人的兒子。

羅莎琳呢，聽到她的新寵是他父親的老朋友的兒子，心中很高興；她和茜里亞說道：「我父親是愛羅蘭·特·波愛斯的，假使剛才我知道這青年人是他的兒子，在他沒有去冒險角鬪的時候，我真願用眼淚去請求他不去角鬪呢。」

於是這兩位姑娘走到他跟前，她們看見他因公爵不高興而自覺羞澀，便向他說些親切和鼓勵他的

話，她們臨走時，羅莎琳回過頭來，向她父親的老朋友的兒子，這位勇敢的青年，說了些更懇懇的話；她一面從她頭間拿下一圈鏈條，一面向他說道：「先生，請把這東西佩帶著，做我的紀念品吧，我現在命途多乖，沒有什麼東西，不然我很願意送一件更貴重的禮物給你啊。」

當這兩位姑娘獨自在一起的時候，羅莎琳所說的話依舊是不離奧蘭多，於是茜里亞就有些察覺出來。她的堂姊已愛上了這美貌年青的角鬪者了，她向羅莎琳說道：「你這樣突然地一見傾心，是可能的嗎？」羅莎琳回答說：「我的父親原來很愛他的父親的啊。」茜里亞卻說道：「但是，你的父親很愛他的父親，難道你就應該很愛他的兒子的嗎？如果這樣，我豈不是應該恨他了，因為我的父親恨他的父親啊，然而我並不恨他呢。」

弗萊德里因為見了羅蘭·特·波愛斯的兒子，心中很生氣，這使他記起了那被逐的公爵的許多貴族中的朋友，又因人們稱贊羅莎琳的德性，和爲她善良的父親的緣故而可憐她，弗萊德里便早已不高興他的姪女了，現在便突然地對她起了惡意；當茜里亞和羅莎琳在談著奧蘭多的事時，弗萊德里走進房來，怒容滿面，命令羅莎琳即刻離開王宮，去跟他放逐中的父親；茜里亞爲她哀求，也仍無效；他又告訴茜里亞，他從前所以留住羅莎琳的，全是爲她的緣故。茜里亞說道：「當時我並沒有請求你把她留住在此，因為我那時年紀還很小，不知道她的好處，但是現在我知道她的價值了，而我們這許多時候以來，飲食起居，睡眠遊玩，以及讀書求學，總在一起，未曾稍離，所以現在我不能沒有她陪伴啦。弗萊德里回答說：「她於你太狡猾了；她的和順，她的靜寞，以及她的忍耐，都在向人們說話哩，而他們也都憐惜她，你真是個笨伯，還替她辯護，因爲她去了之後，你將顯得更美麗，更有德性了；所以不要開口來替她說話，因爲我對她決定下來的判決是不可挽回的。」

茜里亞見自己不能勸止她父親，讓羅莎琳留在她身邊，她就慷慨地決定陪羅莎琳同走；於是那天晚上，她就離開她父親的王宮，伴著她的密友，去找那在亞頓林中的被逐的公爵，羅莎琳的父親。

她們沒有動身出發之前，茜里亞覺得她們兩個青年女子穿著她當時穿在身上的華麗的衣服到外面

去，恐怕不很安全；所以她就提議把她們自己打扮得像鄉下姑娘一般，掩飾了她們高貴的階級。羅莎琳就說，如果兩人中有一個扮成男子，那就更有保障了。她們倆便迅速地決定，因為羅莎琳身材較高，穿上一套鄉下青年的衣服，而茜里亞就扮成一個鄉下姑娘，並且決定她們對人要自稱兄妹。羅莎琳說她要用個假名，叫甘密米，而茜里亞擇定了愛蓮娜的假名。

這樣假扮好後，她們拿了些錢和珠寶，以備路上的費用，這兩位美麗的公主便開始她們漫漫的長途；因為亞頓的樹林，在公爵領土的邊界以外，到那邊去是很遠的。

羅莎琳（她現在該叫做甘密米了）穿著男子的衣服，好像也帶上了男子的勇氣了。茜里亞陪著羅莎琳走著這許多疲倦的長途，顯示出一種真誠的情義，使她的這位新的哥哥，盡力用一種愉快的精神，報答她真實的深情，彷彿真的是甘密米，真的是這溫柔的村女愛蓮娜的村野而大膽的哥哥了。

後來，當她們到了亞頓的樹林的時候，她們卻找不出一路來時曾找到過的相當的旅館和應用的東西了；甘密米一路而來，都以很歡快的話和快樂的方法，很歡樂地使他妹妹高興著的，到這時，因為沒有食物和安息的地方，也向愛蓮娜說他實在已十分疲倦了，他心中覺得對不起他身上的男子的衣服，而且想和女人一樣地哭出來啦；愛蓮娜呢，又說她不能夠再走了；這時甘密米又設法想起，女子比男子要弱些，安慰和勸解女子是男子的責任，他就說：「來吧，高興一些吧，愛蓮娜妹妹；我們現在已到了亞頓的樹林，我們的長途就要完結了呀。」然而假裝出來的丈夫氣概和勉強起來的勇氣不能再支持她們了；因為她們雖然已到了亞頓的樹林裏，可是她們不知道該到林裏的什麼地方去找公爵；所以現在這兩位姑娘的長途也許要得到一個悲慘的結果的，為的是她們自己都要迷失了，並且將因缺乏食物而餓死；但是僥倖得很，正在他們坐在草地上，幾乎疲乏得快死，也沒有希望得救的時候，有個鄉下人偶然的走過那條路上，於是甘密米再裝著男子勇敢的神情來講話，他說道：「牧人，如果在這荒涼的地方，人情或者金錢還能替我們求得招待的處所，那末請你帶我們到可以讓我們休息的地方去吧；因為這位年青的姑娘，我的妹妹，走路走得十分疲倦了，並且因缺

乏食物而暈眩啦。」

那男子回答說他只是一個牧者的僕人，而他主人的房子正要拿來出賣；所以她們只能得到一點很可憐的招待；不過如果她們肯跟他去呢，他有什麼東西在那裏，她們都可以使用。得救的希望來了，給她們一種新鮮的氣力，她們就跟了這人去；她們將那牧者的房子和羊羣買下來，雇用那引導她們到這牧者家裏來的人，侍候她們；這麼一下，居然很幸運地得到一間清潔的茅舍，和豐富的食物，她們兩人商量決定暫時留居這裏，直到知道公爵到底住在樹林中的那一部份後再說。

當她們旅途的疲倦休息得復原之後，她們就開始歡喜這種生活的新方式，並且幾乎連自己也以為像她們所扮著的那樣，真的是牧人和牧女了；然而甘密米有時卻記起他以前原是羅莎琳，她會深愛著那個勇敢的奧蘭多，因為他是她父親的朋友羅蘭爵士的兒子；雖然甘密米以為奧蘭多遠在許多里路之外，甚至和她們跋涉過的那許多里數之外，但是不久這樣的事情發現了，奧蘭多卻也在亞頓的樹林裏。這件離奇的巧遇是這樣發生的：

奧蘭多是羅蘭·特·波愛斯爵士的最小的兒子，爵士死時，奧蘭多年紀還很小，留下來託他的長兄奧立佛照料的，並且責成奧立佛要給他的小弟弟受很好的教育，預備使他和他們古舊的世家的尊嚴配得上。奧立佛呢，卻是個很不好的哥哥，他毫不顧念亡父的囑咐，從不把他的弟弟送進學校去受教育，只將他留在家中，無人教導，全不關心。但是奧蘭多的天性和高尚的性格卻非常像他的父親，因此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好處，他卻好像是個教養很周到的青年；奧立佛見他這未受教養的弟弟竟長得這樣美好，舉動又高貴，心中就非常妬恨，到後來竟要弄死他；他為要達到這目的，便唆使許多人勸他去和那著名的角鬪者去角鬪，那著名的角鬪者，我們上文已經說過，曾在角鬪中打死過許多許多的人。奧蘭多之所以說他孤苦伶仃，又無朋友，情願去死的話，便是這個殘忍的哥哥棄置他的緣故。

當他的哥哥的惡毒的希望和事實對照，恰巧是相反，這小弟弟居然得勝而回，而哥哥的妬忌和惡意卻

層出不窮，他矢誓要將奧蘭多睡在其中的房間，放火燒掉。他在矢誓要燒死奧蘭多的時候，卻被一個人聽到，這人是他們父親的忠實的老僕人，而且因為奧蘭多像他父親羅蘭爵士，這老僕人很愛他。他從公爵的宮庭中回家來的時候，這老僕人到外面來迎接他，當他一見奧蘭多的時候，他親愛的小主人所處的危險，在他心中爆發，而成這些懇切的呼號：「啊，我溫良的主人喲，我可愛的主人喲，你要記著羅蘭爵士呀！你爲什麼要有美德呀！你爲什麼要溫良，要強壯，要勇敢呀！你又爲什麼戰勝那著名的角鬪者而高興呀！贊美你的話傳得太快，早已先你而到家了。」奧蘭多聽了這些話，簡直莫明其妙，便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於是這老僕人告訴他，他那惡毒的哥哥，妬忌人們對於他的愛好，現在又聽到他在公爵宮庭中得到的勝利的榮譽，怎樣地要想毀滅他，要在那天晚上放火燒掉他的臥室；最後，還忠告他，要快快逃走，以免他所處的危險；老僕人知道奧蘭多沒有錢，艾丹（這是老僕人的名字）早已將他自己的一點小積蓄隨身帶來，所以他就說：「我有五百個克郎（一種鑄有皇冠的英國銀幣，每一克郎約值五先令——譯者註）這點小積蓄，都是在你父親手下時，節省下來的，我儲蓄這裏，預備我年老後四肢不能做事時用的；現在你把這點錢拿去，你把這些錢拿了去，便足安慰我的老年了。錢在這裏，一切都給你；讓我做你的僕人吧，我雖則看去年紀已老，但是替你做起事情來，比我年輕些的人能做的一切事，我都願做。」奧蘭多說道：「啊，好心腸的老人啊！你是多麼有古道之風，始終盡力哪！你真不是現在的人啊。我們一起去吧，在你年輕時的積蓄未用去以前，我總設法來賺一點錢，維持我們兩人的生活。」

於是這忠心的老僕，和他親愛的小主人一同出發了；奧蘭多和艾丹只向前走去，他們自己並不知道該向那一條路進行，直到後來，他們竟來到亞頓的樹林裏。就在這樹林中，他們也遭遇到甘密米和愛蓮娜兩人受到過的缺乏食物的困難了。他們四顧徬徨，想找個人居住的地方，後來他們差不多弄得饑疲欲死啦。最後，艾丹說道：「啊，我親愛的主人啊，我快餓死了，我不能向前走啦！」說罷，他便躺將下去，心中以爲這總是他葬身之所了，所以就向他親愛的主人說永訣的話。奧蘭多見他這般疲乏的情形，便把他的老僕人抱起來，

帶他到可愛的樹蔭下去；他又向他說：「高興些吧，老艾丹啊，在這裏休息一會吧，不要去說什麼死的話啊！」後來奧蘭多就往各處去找尋食物，他偶然的來到那公爵所居的地方，其時公爵和他的朋友們正要動手吃午餐，我們這位尊貴的公爵因為坐在草地上，所以上面除了大樹的遮蔽外，是沒有什麼幃幕的。

奧蘭多這時已被饑餓逼得挺而走險了，他抽出劍來，想用強力去搶他們的食物，便說道：「住手，不准再吃了；你們的食物，我一定要！」公爵就問他，到底是環境迫他這般膽大的呢，還是原來是個輕蔑禮儀的莽漢呢？奧蘭多聽了這話，便說他快要餓死啦。於是公爵就告訴他，歡迎他坐下來，和他們一起吃。奧蘭多聽他說得這麼溫和，連忙收起他的劍，臉也羞得通紅，因為自己剛纔那麼凶莽地要想搶他們的食物。他說道：「請你們原諒我吧，我剛纔以為這樹林裏一切東西，都是野蠻的，所以便擺起兇狠的臉來命令了；但是你們同樣的是些人羣啊，在這荒無人煙的樹林中，淒慘的濃蔭底下，蹣跚著你們的歲月；如果你們也曾渡過較好的日子；如果你們也曾聽到鐘聲而進過教堂；如果你們也曾到過好人的歡宴；如果你們的眼眶中也曾有過一滴的清淚，而又知道憐恤和可憐人，那末這些溫和的話要感動你們以人間的禮貌來款待我了！」公爵回答說：「真的，我們真的都是和你們所說的『人』一樣的，我們也曾渡過較好的日子，現在我們雖則居住於這荒涼的樹林中，但我們也曾在大城市中生生活過，也曾聽到鐘聲而進過教堂，也曾到過好人們的宴會，而我們的眼中也曾流出過神怪的惻隱之心所驅使的同情之淚，所以請你坐下來，盡你的量享用我們的食物吧！」奧蘭多回答說：「有一個可憐的老人，他單為愛我的緣故，跟著我跑了許多路，甚至於跑到疲乏得一步走一步爬，現在他受著兩重的苦痛的壓迫，年老衰弱而又饑餓不堪；我不等到他先吃飽之後，決不吃一點東西。」公爵聽了，就說：「那末你去找到他，帶他到這裏來，我們總等到你回來，才動手吃。」於是奧蘭多便好像一隻牝鹿去找牠的小鹿，給食物牠吃一樣，不一會就懷中抱著艾丹，回來了；公爵說道：「放下你可敬的老人吧，你們兩人都歡迎。」於是他們就餵飼老人，鼓舞他的心神，他才蘇甦，恢復他的康健和力氣。

公爵問奧蘭多是什麼人，當他知道他是老朋友羅蘭·特·波愛斯爵士的兒子時，便把奧蘭多收留下

來，加以保護，而奧蘭多和他的老僕人就和公爵一起住在這個樹林裏面。

奧蘭多到這樹林的日子，是在甘密米和愛蓮娜到林中，買下那牧人的茅屋（上文我們已經說起過了）的，不多幾天之後。

甘密米和愛蓮娜看見許多樹上刻著羅莎琳的名字，接著便是些愛情小詩，這些小詩都是說到羅莎琳的，他們兩人都非常奇怪；當他們正在奇怪著怎麼會有這種事的時候，他們遇見奧蘭多，他們還看見羅莎琳送給他的鏈條掛在他頸上。

奧蘭多這時並未想到甘密米便是美麗的羅莎琳公主，她以她高貴的柔情密意，贏得他的心靈，使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消磨於在樹上刻她的名字，和吟詠贊慕她的美麗的情詩中；不過，他見那美麗的青年牧者的和藹的樣子，也很歡喜，他就和他去談話，並且他還以為甘密米和他所愛戀的羅莎琳很相像，不過甘密米沒有貴族女子的尊嚴的態度吧了，因為甘密米模倣著長大而未成人的青年們通常的舉動的緣故，他還很溫和很幽默的和奧蘭多談起某一個有情人的事，他說：「這人常常到我們樹林裏來，在我們的小樹的皮上刻了些羅莎琳的名字，把我們的小樹都損傷了，他在山查樹上刻了些短詩，在覆盆的莓樹上刻了些哀歌，都是贊美羅莎琳的。假使我能夠找到這個有情人，我願給他一些很好的忠告，那樣會立刻醫好他的相思病。」

奧蘭多便承認他就是他所說的那個有情人，請求甘密米給他剛纔他說起過的忠告。甘密米所提出來的補救方法，和他所給他的很好的忠告，便是奧蘭多每天到他和他妹妹愛蓮娜住著的那茅舍中去；甘密米說道：「那末，我就把自己假裝作羅莎琳，你呢，假作向我求婚，要裝得你把我當作真正是羅莎琳那樣的樣子；那末我就模倣出癡情女子對待她們戀人的種種奇妙的手段；這便是我向你提出來，醫治你的相思病的方法。」奧蘭多對於這個補救的方法，並不十分相信，不過他也贊成每天到甘密米家中來，扮演一齣求婚的戲；於是奧蘭多就每天去拜訪甘密米和愛蓮娜，而且奧蘭多還把牧人甘密米稱之為他的羅莎琳，每天都談些青年人在向他們的戀人求愛時，歡喜用的甜言蜜語。然而，甘密米醫治奧蘭多的相思病，並沒有什麼效力。

奧蘭多雖然以爲這一切只是嬉戲吧了（他實在夢想不到甘密米就是他真正的羅莎琳）然而這種嬉戲給他一個機會，可以將他心中所愛的一切盡量訴說出來，安慰他自己的心，同時也安慰了甘密米的心，甘密米心中是知道這祕密的趣事的，知道這些甜言蜜語實在是對著她本人在說。

這些青年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很歡快地過了許多日子；那好心腸的愛蓮娜呢，見這樣子能使甘密米快樂，也就讓他去了，而於這齣假求婚的把戲也頗覺有趣，因此她也沒有留心去提醒甘密米，那羅莎琳姑娘到現在沒有讓她父親知道已在林中了，她父親在林裏的常臨之地，他們已從奧蘭多那裏聽到的。甘密米有一天遇見公爵，還和他談了些話，並且公爵還問起過他的家世。甘密米回答說他的家世很好，和公爵的家世一樣，這話使公爵聽了，不禁微笑起來，因爲他猜想不到這美貌的青年牧者實在是王室的血統。甘密米見公爵好像很快樂，也就想把一切事情再過幾天向他說明。

有一天早上，奧蘭多正走去拜訪甘密米時，他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上，一條很大的青蛇繞在他的頸間。那條蛇見奧蘭多走近來了，便溜向矮樹叢中去。奧蘭多走得更近一些去的時候，他又發見一隻雌的獅子，屈著膝躺在那裏，她的頭伏在地上，好像一隻貓在看守著，在等那睡著的人醒來的時候（因爲據說獅子對於死了的東西，或者睡著的東西，是不去撲食的。）彷彿是有天意在主使似的，奧蘭多會走到那邊去，把那人從蛇和獅子的危險中救出來；但是他向那人的臉上一看時，他看出那處於兩大危險中的睡著的人便是他自己的哥哥奧立佛，他哥哥從前曾經很殘酷的虐待過他，又曾經要放火把他燒死，因此他幾乎要置之不顧，讓他給餓獅當點心；但是手足之情和他溫柔的本性即刻克制住他第一個念頭，對哥哥憤恨的念頭了；於是他拔出劍來，向那獅子猛撲過去，將她殺死，這樣才將他哥哥的性命，從毒蛇和猛獅的口中救出來，而那隻獅子已撕傷他的一隻手臂。

當奧蘭多正在和獅子打著的時候，奧立佛也醒了，一見他曾殘忍地虐待過的弟弟，爲救他的性命，正在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和一隻兇猛的野獸在戰鬥，慚愧和悔恨即刻湧上他的心頭，痛悔著自己以前卑劣的

行爲，淚流如雨下的請求他的弟弟恕他以前虐待他的舉動。奧蘭多見他懺悔得這般厲害，即刻原諒他；他們兩人使互相擁抱了；從此以後，奧立佛就以真正的手足之情友愛著奧蘭多，雖然，他到樹林裏來的時候，原想來殺害他的。

奧蘭多手臂上的劍傷，流了許多血，他覺得自己沒有力氣去拜訪甘密米，所以就叫他哥哥去告訴甘密米他所遭遇到的事。奧蘭多說：「甘密米這人，我在嬉戲中稱之爲我的羅莎琳。」

於是奧立佛便往那裏去，告訴甘密米和愛蓮娜，奧蘭多怎樣地救了他的性命；當他說完奧蘭多勇敢的行爲和他自己微天之幸的得救，又向他們承認，說他便是以前虐待奧蘭多的哥哥，並且告訴他們，他們已經和好了。

奧立佛深自悔恨著自己以前對弟弟的虐待，表示出一種誠摯的悲傷，這悲傷的情狀就深深的印到愛蓮娜溫柔的心上去，因此她就即刻愛上了他；而奧立佛呢，一看她對於他向她訴出的他所感到的煩惱，多麼憐恤呀！也就愛上了她。但是，當愛情這樣偷偷地走進愛蓮娜和奧立佛心中的時候，甘密米聽到了奧蘭多經過的危險，和被獅子爪傷的事，甘密米心中的愛情也在忙碌了，而他竟昏厥過去；到他甦醒回來之後，他藉口說他是在模倣想像中的羅莎琳應有的情態。甘密米還向奧立佛說：「告訴你的弟弟，我模倣一種昏厥的情形非常之像。」但是奧立佛從他慘白的臉色上看出來，知道他實在是真正地昏厥過的，而且心中也很奇怪這青年男子怎麼會這麼脆弱，他就說：「唔，如果你是模倣的，那末靜靜心，模倣男子的樣子吧。」甘密米真實地回答：「我是模倣男子哩。不過，依理我應當是個女子啊。」

奧立佛將這次的拜訪時間，遷延得很長久，後來他回到他弟弟跟前時，便有許多消息告訴他；因爲除了甘密米聽到奧蘭多受傷時昏厥過去的事以外，奧立佛又告訴他弟弟，他自己怎樣地愛上那牧女愛蓮娜，而且他們雖則還是初次相識，她卻加以垂青，允他的求婚；他和他弟弟說時，說得簡直和已經決定了的事一樣，他一定要和愛蓮娜結婚，又說他非常愛她，他願住在這裏做個牧人，將他家中的資產和房屋都讓與奧蘭多。

奧蘭多說道：「我很贊成，你明天就結婚吧，我要去請公爵和他的朋友們都來。你去勸勸你的牧女，要她同意這件事情。現在她是孤單的，看呀，她的哥哥來了。」奧立佛便去看愛蓮娜，而奧蘭多說話時看見的甘密米卻走近來了，他是來慰問他受傷的朋友的。

奧蘭多和甘密米開始談論奧立佛和愛蓮娜兩人間發生的一見傾心的愛情時，奧蘭多就說他已忠告他哥哥去勸他姣媚的牧女明天就和他結婚，後來他又加上說，他是多麼願自己也能够同一天和他的羅莎琳結婚。

甘密米也很贊成這個辦法，他說假使奧蘭多愛他的羅莎琳，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厲害，那末他的願望總會實現的，因為明天他要使羅莎琳親自到來，而且羅莎琳也願和奧蘭多結婚哩。

這事情看去雖然好像非常奇怪，但甘密米既然便是羅莎琳姑娘本人，他自然很容易使牠實現的；他假裝說他有個叔父，是個很著名的魔法師，他曾從這叔父那裏學到一種魔法，藉這種魔法之助，他可以把它這件事情實現出來。

多情的奧蘭多聽到他的話，只是半信半疑，便問甘密米說他所講的是否是真話。甘密米回答說：「千萬萬確的，我能做到，所以你把最好的衣服穿起來吧，再去請公爵和他的朋友們都來參預你的婚禮吧，因為你如果要明天和羅莎琳結婚的話，她明天一定會到的。」

第二天早上，奧立佛已得到愛蓮娜的允許了，他們倆便來到公爵面前，而奧蘭多也一起到來。他們大家都聚在一處，來慶祝這雙結婚的喜事，可是只有一個新娘到來，於是大家都很奇怪，都在猜疑，他們都以爲甘密米是和奧蘭多開玩笑的。

公爵一聽到將被人這樣奇怪的帶來的是他自己的女兒，便問奧蘭多，他是否相信那青年牧者能够真正地實踐他所說的話，正當奧蘭多在回答說他也不知道該怎樣想的時候，甘密米走進來了，問公爵說，如果他把他的女兒帶來，公爵肯不肯允許她和奧蘭多結婚。「那我是肯的，」公爵回答說，「假使我有國家，也要

給她哩。」於是甘密米便向奧蘭多說：「你已說過如果我把她帶到這裏來，你願和她結婚的。」「那我是願的。」奧蘭多說道，「假使我是個萬國之王，也是如此哩。」

於是甘密米和愛蓮娜一起跑出去，甘密米便將他的男裝卸下，重新穿上女人的衣服，不一定要用什麼魔法，便即刻變成羅莎琳了；而愛蓮娜呢，也換下了鄉下人的衣服，穿上了她華麗的衣裳，也一樣毫無困難地變成了茜里亞。

當他們去後，公爵就和奧蘭多說，他覺得這牧人甘密米很像他的女兒羅莎琳，奧蘭多說他也曾看出相像的地方。

他們已沒有時間可以來奇怪這事情到底怎樣結果了，因為羅莎琳和茜里亞穿著她們自己的衣服走來啦；這時，羅莎琳也不再假說她來到這裏是靠什麼魔法的力量，她只直到她父親面前，跪了下去，請他的祝福。在場的人都覺得十分奇怪，她這麼突然而來，簡直真是魔法有以致之似的；但是羅莎琳不再和她父親開玩笑，便將她被逐的經過，和在林中假作牧人，將茜里亞當作親妹妹同住一起的情形都告訴了他。

公爵實踐剛纔允許過她們結婚的話，奧蘭多和羅莎琳，奧立佛和茜里亞兩對同時結婚。雖然他們的婚禮在這荒涼的樹林中舉行，不能有種種富麗堂皇結婚時應有的鋪張和禮節，但這樣快樂的結婚日卻從來未曾有過的；當他們正在清涼的樹蔭底下，吃著鹿肉，彷彿用不到別的東西來使公爵和這兩對有情的快樂的圓滿的新人增加興味。忽然間來了一個送信的，告訴公爵一個極快樂的消息，那便是公爵的領土可以仍舊還給他了。

那個篡位的公爵，對於他女兒茜里亞的逃走，是非常的憤怒。又聽到大價值的人物每天都到亞頓樹林中去，聯絡那被逐而合法的公爵，心中十分妬恨他的哥哥在其困頓抑厄中，尚且這樣大大受人尊敬，他便向樹林中來，想捉住他的哥哥，把他和忠於他的人都置於刀下；但是，奇怪得很，天意安排得很巧，這個壞心腸的弟弟，卻改變了他惡狠的心腸，因為他一走到樹林的邊地時，他就遇見一個年老的宗教中人，也是一個隱

十，他和他談了許多話，結果完全把他的良心從兇惡的計劃中翻出來。從此以後，他便成爲一個真實的懺悔者，並且決定放棄他得之不公的國土，往教堂中去度他的餘年。他新近想到的懺悔所做的第一個舉動，便是派一個送信的人到他哥哥那邊去（上文我們已說起了），告訴他將自己篡奪過來這麼許久的公爵領土歸還他，而他患難中的忠實友人們的土地和收入，也都隨這領土送還他們。

這個快樂的消息，真是出於意外的，又是他們極其歡迎的，來得很湊巧，使這兩位公主的婚禮更加歡樂。茜里亞雖則因她父親把領土歸還羅莎琳的父親，自己不能做公爵的承繼者，而羅莎琳才是將來承繼公爵領土的人，但茜里亞卻仍向羅莎琳慶賀她父親所遭遇到的幸運，並且誠心誠意地祝她快樂；這兩個姊妹間的情愛是這樣的完全哪，連一點猜疑和嫉妬都混不進去。

公爵現在已有機會報答那些在患難中和他一起的忠心的朋友們；這些很有價值的人，雖曾忍耐的隨著他一同受苦，現在也都很高興的，安靜而榮盛的，回到他們以前合法的公爵的宮庭中去了。

佛龍耐的兩個紳士

在佛龍耐地方，住著兩個少年紳士，一名范倫聽，一名柏六天，他們兩人中間的友誼，由來已久。他們從小在一起求學，空下來的時候，總在一處做著同伴，除非柏六天要去拜訪他情人的時候；他的拜訪情人居麗亞的事情，就是造成他們兩人不和氣的最大障礙物了；因為范倫聽自己不是一個多情的人，他就十分不歡喜聽著他的朋友談到居麗亞的事情，因此范倫聽時常取笑著柏六天，用著調笑之詞取笑他的情慾，並且宣佈著不要再聽他這些無意識的幻想。他寧可（照他說）過他自由和快樂的生命，對於柏六天的煩惱慾望和恐惶生活不以為然。

有一天早晨，范倫聽來告訴柏六天，說他們要有小別了，因為范倫聽立刻要到米蘭去了。柏六天因為不願意離別他的朋友，就用許多辯論去阻止他，但是范倫聽說：「請停止勸阻罷，親愛的柏六天，我不願意像懶惰的人一般，將可愛的青春丟廢在家裏。株守家鄉的少年祇有庸陋的見識，倘使你自己的愛情不是獨獨的縛住在你所親愛的居麗亞身上，我就請你伴著我到各處去看看名山大川和各樣所不易見的境象；但是倘使你是一個多情人的呢，那麼你就繼續著你的愛罷！或者你的愛也會增益的。」

此時他們倆都互相表示著始終不變更他們的友誼。柏六天說道：「親愛的范倫聽，再會罷！當你在行程中見到了新奇的或有價值的東西，希望你時常想起我，就讓我與你共同鑒賞罷。」

於是范倫聽就在這天起程到米蘭去了；當范倫聽走了之後，柏六天就坐下來寫了一封信給居麗亞，叫丫頭陸茜塔交給她。

居麗亞的愛柏六天正像他愛她的情誼一樣的深刻，但是她是一個性情高尚的姑娘，所以她時常想著，決不可很容易地被佔上了她的閨秀身份；所以她裝著腔，不使她的真情顯露了出來，故意對於他的要求忤

怩地反對著。

所以當陸茜塔將信送給居麗亞的時候，她就不接受牠，並且譴責那丫頭不應該從柏六天處拿了這封信來，她立刻就令那個丫頭離開房間。但是她心裏非常的急著要看這信裏究竟寫些甚麼事情，因此她又把丫頭叫轉來了；當陸茜塔被喚回來的時候，她便說道：「現在幾點鐘了？」陸茜塔知道姑娘要看這封信比較知道幾點鐘還要著急，所以也不回答她的問題，就將她所拒絕的那封信送了給她。居麗亞很惱怒她的丫頭似乎真的曉得她要看這封信，所以就將信撕成幾塊，丟在地板上，仍就道她出去。當陸茜塔等著的時候，她就偏僂著身子，想將碎紙一塊一塊的收拾起來；但是居麗亞心裏不願地上的碎塊被她拾去，就假裝著怒氣說道：「去，滾滾出去，讓這些紙片留在地上好了，倘使你的手指碰到了牠，就要使我發怒了。」

居麗亞於是重新將一塊一塊的碎紙拾拼起來。她最先拼合著「情傷著的柏六天」的紙塊，她也憐惜著許多同樣的愛情字句，這種字句現在依舊被她拼好了，雖然這些紙張已經被她撕得分散了，她向著這幾行情書道，你們都受傷了，（「受傷」的意義是從「情傷著的柏六天」那裏得來的，）她向著這些情話說，她要將牠們放入她胸懷裏去，像放在牀上一般，直要等到牠們復原以後，她須向著每張散塊接吻當作陪罪。她這樣的說著，真像天真爛漫的小囚一般，直到她自己覺著總不能完全地拼成一塊了，於是她很煩惱地怪她自己辜負了這又甜蜜又多情的信了，因此她就寫了一封很多情的和很甜蜜的回信給柏六天，這種信她生平從來沒有寫過的。

柏六天接著了她親愛的回信，開心極了；他讀信的時候，他喊道：「真是親愛，真是情書，真是我的性命了！」他正讀到消魂之處，忽然被他的父親叱斷了。這老年的父親道：「什麼事情，什麼事情，你讀的是什麼信啊！」柏六天答道：「我的父親，這是我的朋友范倫聽在米蘭地方寄給我的信呀。」

他父親道：「將這信給我，讓我看看究竟是什麼新消息。」

柏六天很驚惶著說道：「父親，沒有甚麼新消息，不過寫著些如何他受著米蘭公爵的愛護，他天天加惠

著他；他如何想我同著他在一處，同他共享這些幸運。」

他父親問道：「那麼你對於他的希望有怎樣的感動著呢？」

柏六天說道：「這都是依你老人家的意思啊，並不是依友人意思的啊。」

這真巧了，因為柏六天的父親正同著他的朋友談著這樁事情；他的朋友正奇怪著問他父親，何以使他的兒子總在家中消磨光陰，至於別人家的兒子，都是送到外國去再求深造的；於是他說道：「有些去打仗找尋他們的好命運，有些去探險，有些到外國大學裏去讀書；他的朋友范倫聽也到米蘭朝廷裏去了。你的兒子也極合於這種事情，倘使令郎在成年的時候不出去遊歷遊歷，我以為這個也是不利的事情呢。」

柏六天的父親以為他朋友的勸告很對，所以他想起以前聽得柏六天說過，他也要到范倫聽那裏去，要與他住在一處，共同享受幸運等話，他老人家就立刻決定要送他的兒子到米蘭地方去了；他也不說為著什麼理由，突然決定了。但是這個怪癖的老年人，有一種習慣，在命令他的兒子的時候不許他兒子同他辯論道理的，他說道：「我的志願是同范倫聽一樣的。」這個時候老人看他的兒子似乎有些驚惶奇怪的神氣，他又說道：「你不要奇怪，我已經決定要你到米蘭朝廷中去了；我要怎麼辦就是怎麼辦。你明天就須動身起程，沒有原諒的地方；因為我已經決定要你去。」

柏六天知道難於抗命，所以他祇得恨著自己沒有把居麗亞來信的內容向父親真實地直說，以致發生與她慘別的後果了。

且說居麗亞已經知道就要與柏六天長別了，因此她也不再裝著假意的無情了；他們互相的悲傷著道別，誓山盟海地表示著永久相愛的。當時候柏六天於是就和居麗亞小姐互相交換訂婚戒指，各自允許將戒指永久保守著以示相愛之情；經過這樣的悲傷道別以後，柏六天立刻就上程到居在米蘭的朋友范倫聽那裏去了。

的確，范倫聽真的非常受著米蘭公爵的寵愛，正像柏六天假造給他父親所聽的情形一樣；並且他又另

外遇到了了一樁事情，這樁事情，就是柏六天夢想也想不到的了，這是因為范倫聽放棄了他素來自誇的思想，現在已經變做了像柏六天一樣的多情人了。

使范倫聽發生奇妙的變態心理的人，是薛爾飛姑娘，她是米蘭公爵的女兒，這位姑娘也非常愛著范倫聽，但是他們倆的愛情是瞞著公爵的，因為公爵對著范倫聽雖然十分慇懃相待，每天請他到宮裏來，但是公爵已有意要將他的女兒和一個名叫禪立吾的少年朝臣結婚。薛爾飛卻很輕視禪立吾，因為他沒有一些高尚的思想，也不能像范倫聽的品格一樣超羣。

禪立吾和范倫聽便成爲兩個逐鹿的人了，某日，這兩個逐鹿者，卻同時去拜訪薛爾飛，范倫聽便百般以言辭取笑禪立吾，這個時候，公爵忽然一路走進來了，告訴著范倫聽一個必定歡迎的消息，就是范倫聽的朋友柏六天來了。范倫聽說道：「照我的心裏看來，我就要在此地與他相見！」於是他在公爵之前，非常稱贊著柏六天的好處，繼續說道：「公爵，雖然我自己是一個蹉跎光陰的人，但是我的朋友對於他的前程很有作爲，他真才貌雙全，凡足以表彰文人美質的，他都已備而有之了。」

公爵道：「那末，照他這樣地有價值，我們便去歡迎他。薛爾飛，我對你說，禪立吾，我也對你說吧，因為范倫聽，我已不必同他說了。」他們正談著這些話的時候，柏六天忽然走進來，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這時，范倫聽就把柏六天介紹給薛爾飛，說道：「薛爾飛姑娘，請將敝友招待罷。」

當范倫聽和柏六天等拜訪告終之後，只留著他們兩人在一起了，范倫聽說：「你現在可以告訴我當你到此地來的時候一切的事情怎樣了？你的姑娘怎樣了？你的愛情已經增進到什麼地步了？」柏六天答道：「我講的事情會使你不快樂的，我知道你對於情話是不歡喜聽的。」

范倫聽答道：「不對呀，但是我的生命已經換了一個了。我因為侮辱了神聖的愛，我已經懺悔過了，因為愛神報復我輕視著牠，愛之神竟不肯加惠於我呢。柏六天先生，『愛』真是有力之神，現在已使我低聲下氣了，我承認沒有災難比牠再嚴厲些了，但是也惟『愛』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我現在除了閒談情話之外，就

不歡喜談別的閒話了。現在我竟會忘卻早膳，中飯，晚餐，倘使一談到了「愛」的名字上去。」

范倫聽爲愛情所變更的性情對於他的朋友柏六天認爲很佔優勢的。但是「朋友」這個名字，柏六天是再不能叫下去了，因爲他們談著愛的時候，愛的變遷已經侵入了柏六天的心房；但是當談話的時候柏六天再算是范倫聽的朋友，不過一經與薛爾飛會見之後，就立刻變成假的朋友了，沒有忠心的情人了；因爲柏六天見了薛爾飛，他所有愛居麗亞的愛情，都像夢一般的消逝了，他竟不能顧到老友的情誼，大有一種佔爲己有之惡思想；雖然，這是一種通常的事情，當人們在心裏變遷的時候，總是由好而變成壞了，但是柏六天在決定放棄居麗亞之前和決定做范倫聽的仇人之前，總有些疑惑不安的地方；但是最後他的情感卻戰勝了他的理智，終於使他毫無悔意的走上新的和無趣味的愛情之路了。

范倫聽將他全部份的戀愛史，很秘密地告訴給柏六天，說他和她的愛情，怎樣瞞住了公爵（就是她的父親），他並且對柏六天說，他們因爲企圖結婚，要得公爵的允許，是一定失望的，所以他已經勸薛爾飛要在今夜逃出王宮，同他一起到曼殊亞地方去；於是范倫聽又將一個繩梯，給柏六天看著，說是以此幫助薛爾飛在夜間從宮裏的一個窗裏逃出來。

柏六天聽了朋友的正確和詳細的祕密以後，就發生了一樁令人難於相信的事情，但是事實已經是如此，因此柏六天就決定把這件祕事去告訴給公爵聽了。

這個假慫恿的朋友，竟開始把此事告訴給公爵聽了，裝腔作勢的說得津津有味，又裝著腔向公爵說道，依了朋友的交情友誼說起來，我可以把這件不能告人的事情，隱瞞得不可向你來說，但是因爲公爵這樣的優待，必須忠於公爵，所以不得不告發，再不能爲人事的小節而隱瞞這樁事情了。他於是將一切詳情都講了出來，就是關於繩梯的話，也沒有失落一個字，說范倫聽想把繩子藏在一件長袍裏呢。

公爵以爲柏六天真是個誠實到不可思議的人了，不瞞著他朋友的祕密而竟公然將他們的一切事情都講了出來，就當面非常的稱贊他一番，並且答應決不使范倫聽知道這個消息從何得來的。公爵因此也要

用了幾個裝出來的方法，纔可以使范倫聽自己洩漏出這個秘密，打定了主意，公爵便在這天晚上等候著范倫聽的來，不久公爵果然看見范倫聽很急忙的跑到宮裏來了，公爵看著他在衣服之內似乎有一包東西，他想這個一定是繩梯了。

因此公爵就叫他站立著，說道：「你爲什麼跑得這樣快啊？」范倫聽答道：「求公爵原諒，外面因爲有一個信差立著，要我的信送給我的朋友，我現在就去將信遞給他。」現在范倫聽的扯謊當然是沒有效果，也像柏六天以前說給他父親的事情一樣。

「有沒有要緊的事情？」公爵說著。

范倫聽答道：「沒有什麼，不過是告訴我的父親我現在很好，在你的朝庭裏面是很快樂。」

公爵道：「那麼，沒有什麼事情啊，不妨在此同我一處等一會，因爲我想有些關於我很密切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商議哩。」於是告訴范倫聽一樁虛構出來的故事，似乎要洩漏他的秘密的先聲，公爵說范倫聽知道公爵要將他的女兒同禪立吾訂婚的事情，但是她始終倔強著不服從命令，所以公爵說道：「你也不要理會她，她是我的孩子，也不要怕我，以爲我是她的父親。現在我對你說罷，她可愛之處，我也實在的愛著。我想我在這樣的年老淒涼的光境裏，必須要她服侍。我現在已經決定想再娶一個妻子，那麼可將她（薛爾飛）使出去，不論那一個男子都可以娶她爲妻，讓她的賢淑做她嫁時的粧奩，但是對於我呢，他的美麗是不值半文錢的了。」

范倫聽很覺奇怪，不知道公爵所說的話是什麼目的，就問道：「公爵，你到底要我在這做此甚麼事情啊？」公爵道：「甚麼嗎？我想同一個窈窕多姿的和嬌羞可愛的少女結婚啊，並且要她勿嫌我年老多話呢。不過飄洒多情的態度，都與我少年時候的樣子差得多了；現在我請你做我的導師，教授我一切對於如何求婚的方法。」

范倫聽於是教導公爵一種少年最通行的比較更新式些的戀愛方式，這個法子就是當少年們向想著

女子乞憐的時候，他們就須贈些禮物給她們，時常去看看她們，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公爵對於這事，就不加思索地答道，女子已經拒絕他送給她的禮物了，因為她被她的父親嚴緊的管著，不准有個男子在白天與她會見的。

范倫聽說道：「那麼，你晚上去見她啊。」

這個裝腔的公爵，現在話已經談到他的目的上去了，說道：「但是在夜裏她的門緊緊的鎖著啊。」

范倫聽很不幸的說道，公爵就可以用了繩梯爬進她的寢室裏去，並且又說，他可以爲公爵設法應用的東西呢；最後他勸公爵將繩梯藏在像他身上穿著的袍子的下面。公爵說道：「請你將你穿的衣裳借給我。」他所以假裝著說這一段話的目的，是要使范倫聽脫去外衣，現出真相；所以公爵說話的時候，就去抓了范倫聽的大衣，將大衣翻了轉來，公爵就發現他的長袍裏面不祇是繩梯，並且也有薛爾飛的信，於是他將那個信折開來就讀，信裏面寫的包括著一切關於逃走的事情。公爵因此大大的怒罵范倫聽了，因為他如此的忘恩負義，竟以這樣的行爲來酬報公爵待他的厚意，竟然想誘逃他的女兒了。故此公爵將他永遠逐出米蘭的朝廷和城市；范倫聽就在當天晚上逼離米蘭，也不准和薛爾飛見一見面。

當柏六天在米蘭爲范倫聽傷感的時候，正是居麗亞在佛龍耐怨恨柏六天的遠別；居麗亞時時記念著他，所以最後她的情慾戰勝了束縛的禮教，她決意離開佛龍耐到米蘭去尋訪她的情人；因為她想在路上要平安些，她和她的女僕陸崗塔都穿了男人的衣服，假扮著男子模樣出發到米蘭地方去了，她們到米蘭的時候，恰巧是范倫聽受到柏六天的奸計陰謀而被驅逐的不多幾天以後。

居麗亞行抵米蘭正是日已向午，此時她就寄寓在一個小客棧裏面；當時因為她的完全的精神是注意在柏六天的身上，所以她就和旅館裏的主人和守門人接談著話，想藉此探聽著柏六天的消息。

旅館主人倒也很歡喜和這位美少年（照他看起來）接近著，從他的面貌上看起來，他們可以決定他是出於名門的，故此他和少年（居麗亞）談著的時候似乎很相熟；因為店主也是一個性情溫柔的人，所以

他看了居麗亞時常很悽慘愁悶的樣子，就很爲之納悶；他想使這個少年要快樂些，他就邀他去聽聽美妙的音樂，他說今晚有一個少年要來爲他的愛人奏著音樂取歡呢。

居麗亞的面貌上，所以看上去有這樣悲愁的模樣，都是因爲她此時還不知道柏六天對於她此次似乎冒昧的舉動，究竟以爲怎樣；因爲居麗亞自己明白他是愛她的，愛她的嫻淑窈窕，和性情高尚，因此居麗亞自己恐惶著，他或者會看輕她這種舉動的；這些事情，是時時使她面帶愁容和思想頻煩的主因。

她這時極歡喜地接受了店主的邀請，和他一塊兒去聽聽音樂，其實她暗地裏希望著能够因此而遇到她的愛人柏六天。

但是當她由店主領到奏樂的地方之後，不料就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化，與店主的初衷迥然不同；因爲在那個地方，她就看見了她的情人，就是薄倖的柏六天正爲著薛爾飛奏樂，使向薛爾飛說著許多愛慕的情話，這是使她非常心痛的。當時居麗亞從窗口裏聽得薛爾飛和柏六天談著話，聽得薛爾飛責備柏六天不應該拋棄了多情的姑娘，又不應該對他的老友范倫聽這樣的忘恩負義；說完了，薛爾飛就離開窗子，也不去聽他的音樂和情話了；因爲她對於被逐的范倫聽是一個很有忠心的女子，所以非常恨著她情人的朋友柏六天的卑鄙行爲。

雖然居麗亞對於所見所聞的事情完全失望，但是她依舊愛著荒唐的柏六天；此時剛巧她聽得柏六天的僕人去職了，她就請求著店主與看門人來計劃和幫助，使她得著做柏六天的侍者；但是柏六天並不曉得她就是居麗亞的假扮者，所以時常命她送信啊，送禮物啊，到她的敵人那邊去，他竟然將她在佛龍耐臨別時送給他的一隻戒指也叫她送到薛爾飛那邊去了。

當居麗亞將戒指送給薛爾飛的時候，她卻非常的歡喜，因爲薛爾飛絕對拒絕著柏六天的求婚；居麗亞（此時她被叫賽白丁侍者了）趁著這個機會就和薛爾飛談談柏六天最先愛居麗亞時候的情形，和丟棄居麗亞姑娘的情形。賽白丁更替自己說了許多好話，她說，她是認識居麗亞的；這當然應該認識的啊，因爲她

就是居麗亞的本身啊；她說居麗亞怎樣地愛她的主人柏六天，他怎樣地冷淡她，使她非常的悲愁，居麗亞再用很好的雙關語說道：「居麗亞的身材和我彷彿，面貌也和我相同，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完全像我。」居麗亞若穿著侍者的衣服，的確是像個美少年。因此薛爾飛就被她說得感動了，她非常憐惜被情人丟棄的姑娘了；當居麗亞將戒指給她的時候，薛爾飛就拒絕著說道：「他將這隻戒指送給我，我真非常的代他羞怯；我不肯受此的；因為我常聽他說，這隻戒指是居麗亞給他的。少年，我倒十分愛你；因我非常憐惜著那可憐的姑娘（侍者像居麗亞，所以薛爾飛就愛他了。）這裏有一隻錢袋，本來我要給我的愛人居麗亞的，現在我就送給你罷。」這種溫柔的話，從居麗亞的敵人嘴裏說出來，真使傷心的假裝著的姑娘歡喜不勝了。

卻說那被逐的范倫聽吧，他自己不知道究竟向著那一條路跑，因為他不情願回家去，像一個被逐和凌辱的人，當他離開米蘭不遠的深林中亂跑的時候（米蘭就是他分離他心房裏的愛人薛爾飛的地方，）忽然被強盜圍住，問他要錢。

范倫聽就告訴他們說：「我是遭遇困難的人，我是到被逐的地方去的，所以沒有錢，身上的衣服，就是我一身之富了。」

強盜聽說他是困危之人，又見著他的莊重態度和剛直行爲，他們就向他說：「倘使你肯同我們住在一起，做我們的領袖，或是隊長，我們情願服從你的命令；但你倘使拒絕此項請求，那麼就要將你處死。」

這個時候范倫聽也顧不得自己了，就答應著同他們在一塊兒生活，做他們的領袖，希望他們不要對於女人和可憐的行路人，有不法的行爲。

因此個儻的范倫聽，就變成了強盜黨的首領了，像我們在山歌上所讀到的魯濱漢一般的逍遙法外；在此種情形之下，范倫聽卻被薛爾飛找到了，並且在這個環境之中，各種事情又都遇到了。

薛爾飛因為要避免和禪立吾的婚姻，這婚姻是她父親所堅持著，逼迫在她的身上而不能加以反對的，所以最後她決定跟范倫聽到曼殊亞，她聽說這個地方是她的情人的避難之所；但是這是傳聞失實的，因為

范倫聽依舊和強盜們住在深林之中，他雖然頂著領袖的名義，但是不預聞他們的搶劫，他利用著他們給他的權力，他總是逼迫他們，對於搶劫的旅客，存些哀憐之心。

薛爾飛設法實行從他父親那裏逃走的時候，她就同著一個很慈悲的老人，名叫歐萊蒙，一路同她走著，做她的保護之人。她所走的路程必須要經過范倫聽和他強盜所居住的地方，因此有一個強盜將薛爾飛搶了下來，並且再要去捉歐萊蒙，卻被逃走了。

強盜搶了薛爾飛，看見她非常的驚惶，就令她不要驚嚇，他不過是帶她到那領袖那邊去罷了。所以叫她不要恐慌好了，因為他們的首領是個很慈悲的人，對於女人是格外有人道的，因此薛爾飛就稍稍安心了。此後，她只得像囚犯一般的被他們帶到強盜領袖那邊去，並沒有別的事情。「啊，范倫聽，」她喊著，「這種事情我都是爲著你所遭遇到啊！」

但是當強盜將要把薛爾飛捉到他的領袖的洞裏去的時候，他忽被柏六天阻止住了，那時柏六天仍舊由假扮著的居麗亞侍從著，因爲柏六天聽得薛爾飛逃走了，他就追蹤到這個樹林裏來。柏六天現在將她從強盜那裏奪了回來，在她尚沒有暇去道謝柏六天的時候，他又將情話來向薛爾飛說著，更使她重添新愁；當他很粗魯地逼著她要她允許和他結婚的時候，侍者（就是伶仃的居麗亞）立在旁邊非常的著急，恐怕薛爾飛因柏六天對她做了很有價值的事情，或者薛爾飛因一時的感激，就答應著他的求婚以爲酬報，但是此時他們都非常奇怪，范倫聽突然的現在他們的面前了，他因爲聽得衆強盜搶著了一個姑娘，所以他立刻就來想安慰她和釋放她。

柏六天正向著薛爾飛求婚而被他朋友捉到的時候，他就很難以爲情了，當時他立刻就覺得悔恨和羞愧，懇切的表示著歉意，因爲他陰謀著范倫聽的事情。但是范倫聽的性情是豪爽的，竟有超過稗官家所捏造事實的地方，他不但寬恕他，和恢復他們以前所有的友誼地位，並且他一時爲豪俠氣所衝動，竟說道：「我完全宥恕你了罷；就是我愛薛爾飛的深情，我也都送給了你罷。」居麗亞立在他主人之旁確像侍者一般，她聽

到這個驚人的貢獻以後，因她恐怕柏六天不能丟棄薛爾飛，她就暈眩過去了，於是他們都忙著去救甦她。此時薛爾飛也似乎非常的忿恨，因為范倫聽竟然這樣的將她交代給柏六天的緣故，雖然在她也不十分相信范倫聽會長久地隱忍著這種過份巴結的和過分豪爽的友誼行爲。當居麗亞從暈眩中醒過來的時候，她說道：「喔，我忘記了，我的主人吩咐我將這隻戒指交給薛爾飛的。」柏六天看著這隻戒指就是他送給居麗亞的時候，她也送回給他一隻戒指，這隻戒指就是他遣他的侍者送給薛爾飛的戒指。此時柏六天說道：「這是這麼著的呀，這是居麗亞的戒指啊！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侍者。」侍者居麗亞答道：「是居麗亞送給我的，並且也是居麗亞親自帶到此地來的。」

柏六天此時很出神的注視著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來，這個賽白丁侍者，就無疑是居麗亞本人；因為她表示著始終愛他，和她的愛如此深切的繫在他的身上，就使他愛她之心依舊爬進了他的心房，此時他重複愛他親密的愛人了，也就很歡喜的委卻了對於薛爾飛的要求，將此交回給范倫聽，他纔是應得薛爾飛的人哩。

柏六天和范倫聽大家表示著他們重新和好的快樂，也表示著各愛他們忠心姑娘的熱情。這個時候，他們很驚奇的發現著米蘭公爵和禪立吾也來追趕薛爾飛，禪立吾是第一個走過來的人，想來搶回薛爾飛，他說道：「薛爾飛是我的。」於此范倫聽對他神氣的說道：「禪立吾，你快些退後去罷，倘使你再說薛爾飛是你的，那你就討死了。她立在此地啊，你想帶她去嗎，祇可以碰她一碰而已！我祇可以讓你對著我們的愛透透氣。」禪立吾是個膽小的人，聽著這樣說，他就縮了回去，說道他也不以她爲意，若使爲了一個不肯愛他的女子去爭鬪，真是一個大傻子了。

公爵是一個很勇敢的人，他立刻很發怒的道：「你這樣的對待著她，真是卑鄙不堪，尤其是用了這種侮辱的手段丟棄她。」公爵就掉頭過來向范倫聽道：「我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我以爲你實在有應得王后愛的價值，你就娶薛爾飛罷，因爲你對於她倒十分配稱的。」范倫聽於是用著真情吻著公爵的手，他就用了十

分感謝的心意，領受了公爵將女兒給他的感情。當時他乘著快樂之時，他就請求這位仁慈的公爵，寬恕這些強盜，他們都是范倫聽在林中所聯絡的，他擔保他們重新聚在社會上之後，必定可以使社會得到許多好處，一定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因為他們大部份像范倫聽一般被逐的人，也有爲國事犯的，並非爲淫盜焚殺等不名譽的事情的犯人。對於這樁事情公爵也允許了；現在別的事情也沒有了，不過再有一些關於柏六天的事情，就是要這個奸僞無信的朋友，懺悔他爲情慾所惑而犯的罪，此時他們罰他講述他自己愛情的始末，和以前在公爵面前所說的壞話；這種難以爲情的，天良重醒的背誦，也足以當一種公正的責罰了；這些事情妥當以後，四個情人立刻都回到米蘭地方，在公爵之前行了很莊嚴華麗的婚禮，當時各人都都非常得意的宴敘著。

威尼斯商人

猶太人舍洛克，住在威尼斯地方。他是個重利盤剝者，曾以很高的利率借錢給信基督教的商人，因此他斂聚成一份很大的家產。舍洛克還是一個心腸極硬的人，他借出去的款子一到期，他便迫索得很緊，很嚴，以致許多良善的人們都不歡喜他，尤其是住在威尼斯的一個青年商人，叫安東尼，最爲憎恨；舍洛克呢，也同樣地痛恨安東尼，因爲安東尼常常將錢借給那些處於困苦中的人，而全不收取利息的，所以在這貪婪的猶太人和這慷慨的商人安東尼之間，就發生了一種深深的讎恨。每當安東尼在公所（或者交易所）中遇見舍洛克的時候，他常常要斥責他重利盤剝的事和殘忍的行爲，而舍洛克外表似乎很忍耐，其實他心中卻在想報復他。

安東尼眞是最和最和善的人了，境遇也極其好，並且樂善好施，始終不倦。眞的，他在所有生存於意大利的人中，要算是最足以表揚古羅馬高貴的精神的人了。他受一切朋友和熟人極大的愛戴；他的朋友中，最親密，最最接近的人是巴三堯。巴三堯是個高貴的威尼斯人，他有一份小小的遺產，但他家財雖少，生活卻很浪費，所以他幾乎把他的遺產，揮霍殆盡了，因爲家財不多的上等社會中的青年人，往往容易如此的。每在巴三堯需用金錢的時候，安東尼總是資助他的，彷彿他們兩個人是同一個心，共一份家產的。

有一天，巴三堯到安東尼的家裏來，告訴他要攀一門親事，藉以恢復他的家產，他想和一個非常愛他的姑娘結婚，這姑娘的父親新近去世，有一份很大的家產，她是唯一的承繼者，所以遺傳給她。他又說，她父親生前，他也常常去拜訪他們，其時他就以爲自己曾觀察出來，這位姑娘有時候也向他眉目傳情，似乎告訴他，他並非是個不被歡迎的求婚者。但是他沒有錢，可以供給自己，扮成一個配得上向這麼富有的姑娘求婚的人，他請求安東尼於從前已賜他過的恩惠之外，再賜一個恩惠，借他三千個德克（一二八四年創鑄於威尼斯

的古幣——譯者註）

其時安東尼手頭恰巧沒有錢可以借給他的朋友；但是希望不久就有他的幾隻船裝滿貨物回來，他便說，他願往舍洛克，那放債的富翁那邊去，以他那幾隻船做擔保。

於是安東尼和巴三堯一起來到舍洛克那邊，安東尼就請那猶太人借他三千個德克，利息他要多少，便多少，以他現在還航行海中的船裏所裝的貨物來償清。舍洛克聽到這話，心中便想道：「如果我能够有一次握住他的弱點，那我就報復我所忍受的宿怨了；他恨我們猶太民族，他借出金錢，而不取利息；他在許多商人之間，當面笑罵我，和我以義為利的交易，這種交易所得的錢，他呼之為利息。要是我饒恕他，那我們猶太人真該詛咒了。」安東尼見他默然地在那裏思量，並不作答，因為急於要錢的緣故，便又說道：「舍洛克，你聽到了嗎？你肯借這筆錢嗎？」那猶太人聽到這話，便回答說：「安東尼先生，在公所裏，你常常笑罵我的錢和我放款的事，並且罵了許多許多次啦，而我卻只聳聳肩，忍耐著，因為忍耐是我們猶太人全族的徽號；你又把我稱為不信上帝的人，殘忍的狗，唾我猶太式的長袍，用腳跟踢我，彷彿我是一隻惡狗似的。唔，現在你卻需要我的幫助了；你到我這裏來，向我說：『舍洛克，借些錢給我。』狗會有錢的嗎？要一隻惡狗借出三千個德克，這是可能的嗎？我將深深地鞠躬，回答說，好先生，你上星期三唾我，又有一次呼我為狗，為報答這些好禮貌，我將借錢給你嗎？」安東尼回答說：「我現在和以前一樣，歡喜那樣地再叫你，再唾你，並且再踢你。假使你肯借這筆錢的話，你不要把我當作朋友而借我，只是把我當作仇人而借我，那樣，如果我失約了，你就可以用更好的臉色來勒索罰款啦。」——「呀，看你，」舍洛克回答說，「你多麼暴怒啊！我很願和你做做朋友，願得到你的歡心。我願把你施於我身的種種羞辱忘掉。我願供給你的需要，我借你的錢，不取利息哪。」這表面很像和善親切的話，使安東尼十分詫異；這時，舍洛克仍舊佯為親善，說他的這種舉動，只為要討安東尼的歡喜，又說他肯借他三千個德克，不取利息；只要安東尼和他一同到律師那裏去，簽一張大家玩玩的借券，如果他到期還不出那筆錢時，他要罰一磅肉，並須隨舍洛克歡喜，從他身上任何部份割下來。

「很滿意。」安東尼說道，「我願簽這張借券，並且說一句猶太人倒很有和愛心的。」

巴三堯說安東尼不要爲他簽這樣的一張借券；但是安東尼依舊堅執著要簽，因爲在償款日期未到之前，他的船一定會戴著比這筆錢的價值要倍許多倍的貨物回來的。

舍洛克聽到他們辯論的話，便喊出來說：「啊，亞伯拉罕始祖啊，這班基督教徒是何等多疑哪！他們自己殘忍的行爲教他們懷疑別人的心思哩。巴三堯，我請你告訴我這件事情：假使他失期了，我從迫索他這個處罰中，將得到什麼利益呀？一磅從生人身上割下來的鮮肉，並沒有一磅羊肉或牛肉那樣值錢，那樣實用哩。我再說一句，我之所以貢獻這點友誼的，只爲要求他的歡心吧了；如果他要的，就這麼辦；否則，再會吧。」

巴三堯不管這猶太人滿口所說的一切善意，他總不歡喜他的朋友爲他的緣故，去冒這樣駭人的處罰的險。最後，安東尼終於不聽巴三堯的忠告，心中以爲這真的只是（如那猶太人所說的）大家玩玩的事，竟簽了這張借券。

巴三堯想娶的那個富有的女承繼者，住在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叫做貝爾芒的地方；她的名字是包雪霞；她的端莊淑麗，和她敏慧聰穎，真是絲毫不亞於我們在書中讀到的那個包雪霞——那個卡滔（羅馬的志士，紀元前九五——四六——譯者註）的女兒，布魯塔斯（羅馬政治家，紀元前八五——四二——譯者註）的妻子的包雪霞。

巴三堯既得到他的朋友安東尼冒著生命的危險借錢的親切的資助，便帶著一隊很華麗的隨從，出發往貝爾芒去，還有一個叫格拉香諾的陪著他。

巴三堯在他的求婚中，證實成功了，在一個最短的期限中，包雪霞已允許接受他做她的夫婿。

巴三堯向包雪霞直認他並沒有財產，而他高貴的出身和古舊的家世便是他足以自傲的一切；而她呢，只爲他的美好的性質而愛他的，加以自己又很有錢，不必去顧慮丈夫的財產，便以一種很端莊謙遜的態度，回答說，她恨不得自己能够比現在再嫵媚得一千倍，比現在再富有得十倍，那樣才更配得上他；後來，這位造

就得完全的包雪霞，又很可愛地貶抑自己，說她只是個無甚教養的女孩，既未受教育，又未經訓練，不過，幸而年紀未老，她還可以學習起來；又說她願把她溫柔的心託付與他，在一切事情中都聽他指導和管理；她還說道：「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現在都已成爲你和你的了。但是昨天，巴三堯呀，我還是這座華美的大廈的主婦，我自己的主宰，這些僕役們的主人，現在呢，這座大廈，這些僕役，以及我自己本人，都是你的了，我的主人喲；我把這一切連著這隻戒指給了你哪；」她說著，同時送給巴三堯一隻戒指。

這富有而高貴的包雪霞接受像他這樣沒有什麼財產的人的求婚，竟以這樣端莊賢淑的態度傾吐出來，巴三堯見了，非常感激而驚奇，竟致他連對這位如此尊敬他的親愛的姑娘的敬意和快樂，都說不出來，只藉斷斷續續的情話和感謝的言辭，表示其萬一的敬慕和恩愛；他接受那隻戒指時，就矢誓說他將永遠不和牠分離。

當包雪霞這麼端莊地答應做巴三堯順從的妻子的時候，格拉香諾和宜莉莎——包雪霞的伴女——是在旁侍候他們主人和主婦的；格拉香諾爲要使巴三堯和這慷慨的姑娘快樂起見，想求允許他也在同時結婚。

「我十分贊成，格拉香諾，」巴三堯說道，「只要你能找得到一個妻子。」

於是格拉香諾就說，他愛包雪霞姑娘的那位嬌媚的伴女宜莉莎，並且她曾允許做他的妻子，假使她的主人和巴三堯結婚的話。包雪霞就問宜莉莎這話是不是真的。宜莉莎回答說：「主人啊，這是真的，假使你允許的話。」包雪霞很願意地允許了，巴三堯很歡愉地說道：「這樣一來，我們的婚筵將因你們的喜事而格外光榮啦，格拉香諾。」

正在這時，這兩對情人的快樂不幸地被一個送信的人進來，受妨礙了。這送信者帶到一封從安東尼那裏來的信，其中藏著一個可怕消息。當巴三堯看這封信的時候，包雪霞見他臉色如此慘白，她心中便怕著這信是告訴他，他親愛的朋友的死耗；連忙問他是個什麼消息，使他這樣憂愁悲抑，他就說道：「哦，可愛的包雪

體啊，這是幾行從未寫在紙上過的不快樂的話啊；溫柔的姑娘喲，在我初次向你表示愛情的當兒，我就很坦白地告訴你，我所有的財產都在我身上的血管裏，但我當時應該告訴你，我比一無所有的更窮，因為我負債。於是巴三堯便告訴包雪霞我們在上文中敘述過的事，他向安東尼借錢，安東尼又向猶太人舍洛克轉借，以那張如到某一天不能償付借款，安東尼就得拿去割一磅肉的借券。後來，巴三堯又讀出安東尼的信上的話是：「可愛的巴三堯喲，我的海船完全失去了，我和那猶太人訂立的借券要得罰了，因為要償付這筆款項，我已活不成了，我願在臨死時，見你一面，不過，隨你自己高興吧，如果你對於我的交情不勸你來，那末不要讓我的信來勸駕吧。」「哦，我親愛的情人喲，」包雪霞說道，「趕快把一切事情辦好，快快去罷，在這親切的朋友因我的巴三堯的過處而失去一根頭髮之前，你就有足以償付比這多二十倍的錢去還債，因為你既是出這樣的珍重的代價買來的，那我也將把你愛得更珍重啦。」於是包雪霞說，在巴三堯動身之前，她就要和他結婚，這樣可以使他對於她的錢有合法的權利，並且就在他們結婚的那一天，格拉香諾也和宜莉莎結婚，巴三堯和格拉香諾呢，一結了婚，便極其急促地趕往威尼斯去，到了那邊，巴三堯見安東尼已在監獄裏了。

償付款項的日期已經過了，那猶太人不肯接受巴三堯給他的錢，而堅持著要一磅安東尼的肉。在威尼斯的公爵前面審判這件駭人的案子的日期已經指定了，巴三堯在恐懼的懸念中等著審判事件的到來。當包雪霞和她丈夫分別的時候，她歡快地向他說話，並且吩咐他回來時，帶他親愛的朋友一同來，然而她怕這在安東尼是很難做到的事，到她獨自一個兒在那裏的時候，她就開始思索和考慮，她能否用什麼方法，去幫助援救她親愛的巴三堯的朋友的生命。雖則當她願意尊重她的巴三堯時，她曾以溫順而合於婦道的端莊向他說過，她對於一切事情，都聽命於他無上的智慧的，然而現在卻被她尊敬的丈夫的友人生命的危急所驅使，她卻毫不懷疑她自己的能力了，所以由於她真實完全的判斷力的引導，立刻決定她自己往威尼斯去，替安東尼辯護。

包雪霞有個親戚，是做律師的；這人的名字是貝拉遼。她寫了一封信給他，將這案子告訴他，請問他的意見，並且請他將律師穿的衣服連同他的意見一起寫給她。送信的人回來時，便從貝拉遼那裏告訴她如何進行的方針和她的希望的佈置的必需的一切。

包雪霞把自己和她伴女宜莉莎都用男裝打扮起來，穿上律師的長袍，她把宜莉莎當作她的書記，帶著同去；她們立即出發，恰好在開審的那天趕到威尼斯。這案子正在威尼斯的公爵和元老院的元老們面前審問著，這時包雪霞就走進法庭，呈上一封貝拉遼給公爵的信，信中，這位博學的貝拉遼律師說，他原想親自來替安東尼出庭辯護的，只是他爲疾病所阻，他只好請求允許讓這位博學的青年博士巴薩沙（他用這個名字來叫包雪霞）來代替他。這請求公爵便允許下來，同時公爵的心中對於這位陌生的年青的辯護者的外貌頗爲奇怪，這陌生人是由她的律師穿的長袍和她長的假髮，打扮得是很不錯的。

現在，這件重要的案子開始審問了。包雪霞向她的周圍看了看，她看見那毫無憐恤心的猶太人，她又看見巴三堯，但是他卻不知道她假扮著的。巴三堯站在安東尼的旁邊，爲他朋友的困難和恐懼，形狀極爲痛苦。包雪霞所擔任的這件很難的事情的重要性，使溫柔的她鼓著勇氣，在執行她所擔負的責任之際，她膽大地進行著；最先她向舍洛克說話，她承認他在威尼斯的法律上，有罰那借券上寫明的一磅肉的權利，然後她說了些慈悲惻憐的好處的話，說得非常婉轉動人，除了這殘忍無情的舍洛克之外，誰聽了都要感動的；她說這好像從天上落到地下來的甘雨，慈悲惻憐怎樣地是一種雙全的祝福，對於施予的人是天福，對於領受的人也是天福，惻憐之心是上帝自己的一種美德，所以牠是怎樣地成爲比有冠之王更好的君王；在恩以濟威，情以濟法的比例之多少，怎樣地使人間權力也隨著這比例而接近上帝的天恩；她吩咐舍洛克記住，因爲我們大家都祈求著上帝的慈悲，那末同是祈求的人就該教他們怎樣去顯示慈悲，舍洛克卻只回答她，要那借券上所載明的處罰。「他不能夠償付款項嗎？」包雪霞問道。這時巴三堯便向那猶太人供獻這三千德克的付款，並且他要倍多少倍，他都付他；這個辦法，舍洛克卻拒絕，依舊堅持著要一磅安東尼的肉，巴三堯便懇

求這位博學的青年律師盡力將法律曲解一點，救救安東尼的性命。但是包雪霞卻莊嚴地回答，說法律一經立下來，永遠不得更動的。舍洛克一聽到包雪霞說法律不能更動的話，就彷彿是她在幫助他辯護了，所以他說道：「但尼爾（猶太的著名哲士——譯者註）再世來判決這案子啦，啊，聰明的青年律師啊，我是多麼尊敬你啊！真看你不出，你是多麼少年老成哪！」

這時包雪霞要舍洛克讓她看看那張借券；她把牠看了之後，就說道：「這張借券是要罰的了，藉著這張借券，這位猶太人可以很合法地要求一磅肉，被他從安東尼的心最近的地方剝下來。」於是她又向舍洛克說：「慈悲些吧！把錢拿取，叫我把這張借券撕掉了吧。」然而這殘忍的猶太人不願稍發慈悲，他說道：「以我的靈魂來矢誓，人們的三寸舌是沒有使我變心的能力的啦。」——「那末，安東尼，包雪霞說道，「你一定該預備你的胸膛領受尖刀了。」同時，舍洛克磨著一把長的尖刀，很急切地要去割下那一磅肉。一面包雪霞又向安東尼說道：「你有什麼話要說嗎？」安東尼以一種鎮靜從順的態度回答說，他沒有什麼話要多說，因為他心中早已預備死的了。於是他向巴三堯說：「巴三堯，把手給我！永別了！不要因我為你的緣故陷入這個大不幸中而悲傷。請將轉告於你可敬的妻子，告訴她我會怎樣地愛你！」巴三堯極其苦痛地說：「安東尼啊，我娶了一個和我自己生命一樣貴重的妻子；但是，一比起你的生命時，生命本身，我的妻子，和世間的一切，我都不足重了；我願失去一切，我願為救你而把一切犧牲給這個惡魔啊。」

這位仁慈的包雪霞聽到這話，心中雖不十分怨怒她丈夫對像安東尼這樣忠心的朋友，用這樣強烈的話來表示所負的友情，但是她卻不自禁地回答說：「如果你的妻子在這裏，聽到你這些話，她恐怕不會感謝你哩。」這時，歡喜學他主人的榜樣的格拉香諾，心中也想他一定得說一番像巴三堯所說的話，所以他就在宜莉莎能夠聽到的地方，說道：「我有一個妻子，我敢說我極其愛她的，假使她能夠到天上去求得改變了這惡狗似的猶太人殘忍的心腸的力量，我願她真的歸天去呢。」這時，宜莉莎穿著書記的衣服，坐在包雪霞旁邊在寫著。她聽了這話，便說道：「你在她背後，這樣願她歸天去是很好的，否則，在她面前，你的家庭就不能安

靜了。」

舍洛克現在已不耐煩地叫起來了：「我們浪費時間啦；我請求快宣告判決啊。」這時在法庭上的人，大家都在可怕的希望中，而每個人的心都充滿爲安東尼而起的悲傷。

包雪霞就問稱肉的天秤預備好沒有；她向那猶太人說道：「舍洛克，你一定要請個外科醫生到身邊來，否則恐他會流血致死呢。」舍洛克原是一心一意要安東尼流血致死的，他就說：「這在借券上並沒有寫明的呀。」包雪霞回答說：「這在借券上是沒有寫明的，但又怎麼辦呢？你如爲仁慈的緣故，請了一個來，於你也是好的啊。」對於這話，舍洛克所回答的祇是：「我找不出來，借券上並沒有說明啊。」「那末，」包雪霞回答說，「安東尼的一磅肉是你的了。這是法律所允許的，而法庭也判給你的。你可以從他的胸前割下這塊肉。這也是法律允許你，法庭判給你的。」於是舍洛克又喊起來了：「哦，聰明正直的律師啊！但尼爾再世來判決這案子啦。」這時他又磨磨他那把長的尖刀，對安東尼很急切地望著，他說道：「來，預備好！」

「且慢一下，猶太人，」包雪霞說道：「還有一點事呢。這張借券，並沒有給你他的一滴血。上面寫明的話是『一磅肉』。如果你在割下這磅肉的時候，流下了我們基督教徒的一滴血，你的土地和貨物，都須依法充公，歸給威尼斯市的官廳。」現在，要割下一磅肉而不流下一滴安東尼的血，這於舍洛克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借券上只載明一磅肉，未載明有血，包雪霞這個聰明的發見便救了安東尼的性命；大家都贊慕這青年律師驚人的聰明，這青年律師想出了這個策略，也很快樂，這元老院的四面，都起了歡呼之聲；而格拉香諾便以舍洛克曾說過的話，喊道：「哦，聰明正直的律師啊！看哪，猶太人，但尼爾再世來判決這案子呀！」

舍洛克見他殘忍的用心宣告失敗了，便帶著一種失望的神情，說他要拿錢了；巴三堯見安東尼出於意外地得救了，快樂得不可名狀，聽到他要錢的話，連忙叫道：「錢在這裏！」但是包雪霞阻止他道：「且慢點；不必急促；這猶太人除了割肉以外，什麼都不能有；所以，預備好，舍洛克，來割這磅肉呀；但你須記牢，不准滴下一滴血；也不准多割或少割，要正好一磅；要是你多割或少割一絲一毫，你便要受威尼斯法律的判決，拿去處死，

而你的一切財產都歸元老院。」把錢給我，讓我去吧。」舍洛克說道。「我把錢已預備好了。」巴三堯說道，「在這裏哪。」

舍洛克正走去拿錢，包雪霞又來阻止他，說道：「且慢，猶太人；我另外還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依照威尼斯的法律，你既意圖謀殺一個威尼斯市民的生命，你的財產就須充公，歸給元老院，而你的性命，也須受公爵來發落；所以，你跪下來，請求他寬宥你。」

於是公爵向舍洛克說道：「在你未請求我饒赦之前，我便饒恕你的性命，那你可知道我們基督教的精神之寬大了。你的財產的一半，改歸給安東尼，而其餘的一半歸給公家。」

這時，慷慨的安東尼就說，假使舍洛克肯簽一張約，到自己死後，將財產傳給他自己的女兒和女婿，那末安東尼就肯放棄他所得這一份財產；因為安東尼知道那猶太人有個獨養女，新近曾違拂父意，和一個年青的基督教徒結了婚，這年青的基督教徒，名字叫羅倫曹，是安東尼的一個朋友。這件婚事，本來使舍洛克極為憤怒的，當時他就把女兒的承繼權取消掉。

舍洛克贊同這個辦法；他既這樣失望了，不能報復，而且損失他的財產，所以他就說：「我現在病啦，讓我回家去吧；請把約跟著送來吧，我願簽字，將財產的一半傳給我女兒。」——「那末，你走吧，」公爵說道，「就簽來；如果你懺悔你自己的殘忍行為，而改信為基督教徒，那末公家也就恕你，不罰你其餘一半的財產。」公爵釋放了安東尼，也就宣告退庭。他還非常稱贊那青年律師聰明和機智，邀請他到他家裏去吃飯。包雪霞呢，她想先她丈夫而回到貝爾芒的，便回答說：「我極其感謝公爵的盛意，但是我一定要即刻回去。」公爵便說，他沒有閒空可以和我一同吃飯，頗覺悵悵。一面又回頭向安東尼說道：「報答這位先生啊；因為我心中以為你受他的恩典很大哩。」

公爵和元老們離開法庭了；這時巴三堯就向包雪霞說道：「最最可敬的先生，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安東尼，都全靠你先生大才，得以免去痛苦的刑罰，所以我請求你接受我們應付給那猶太人的三千個德克。」而

且我們對於你的感激真是十分至誠。」安東尼接著說，「一切之上，永遠感恩，永遠願爲你効勞啊。」

包雪霞不因他們的苦勸而接受那筆錢；但是在巴三堯仍舊強迫她接受一點酬報的當兒，她就說道：「把你的手套給我吧，我將爲你的緣故而永遠地戴牠。於是巴三堯便脫下他的手套，她看見了牠，所以那隻戒指戴在手指上。這慧點的女子要從他那裏得到這隻戒指，藉以到再看見巴三堯的時候，開個玩笑，所以她問他要他的手套，所以她看見那戒指的時候，她就說：「爲你的厚意，我要拿你這隻戒指。」巴三堯便非常爲難了，這位律師偏問他要這件他不能相離的唯一的東西，於是他心中十分慌張，回答說他不能夠把這個戒指送給他，因爲這隻戒指是愛妻的禮物，而且他曾矢誓過永遠不離開牠的；不但他願意送他一隻在威尼斯最最值得錢的戒指，他又可在廣告上去找出一隻來。包雪霞一聽這話，故意裝作不高興的樣子，便離開了法庭，同時還說：「承你賜教了，先生，教我怎樣地對付求乞的人。」

「親愛的巴三堯，」安東尼說道，「讓他拿這隻戒指去吧，讓我的友情和他爲我而出的偉大的力，和你妻子的不歡去抵消一下吧。」巴三堯見自己顯得這麼忘恩負義，頗覺慚愧，便順從了，就派格拉香諾帶了戒指追去給包雪霞；於是那書記官宜莉莎，她從前也曾給格拉香諾一隻戒指的，這時也問他討她的那隻戒指；而格拉香諾呢（和他的主人一樣地慷慨）把牠送給她。因此，這兩個女人到家時，一想到她們將怎樣地譴責她們的兩個丈夫，送去那兩隻戒指，並且還要矢口說他們當禮物送給別的女人，她們便不住地大笑了。

包雪霞回來時，心中十分快樂，這種快樂在每自覺做了一件好事之後，一定有的；她高興的心情使她對於看見的一切，都感覺快樂；天上的月亮，也彷彿從來沒有比今宵照得更皓潔的；而在這歡快的月亮躲在雲端裏的當兒，她看見一條光采，從她在貝爾芒的屋頂上照耀出來，也很使她高興的構成了一種幻想。她就對宜莉莎說道：「我們看見的那條光采，是在我們客廳中照耀著呢；那小小的蠟燭把牠的光芒射得多麼遠啊，而一件好的事跡在黑暗的世界中也和這燭光一樣照耀得很遠哪。」她聽到從她客廳中發出來的音樂聲，又說道：「我覺得這音樂比日間奏得好聽得許多哩。」

現在包雪霞和宜莉莎走進臥室，穿上她們自己的衣裳，等她們丈夫的回來。不一會，他們也帶著安東尼來了；巴三堯將他親愛的朋友安東尼介紹給包雪霞，包雪霞正在快樂的把她慶賀之辭和歡迎的話說完，他們便聽見宜莉莎和她的丈夫在房間裏的一角爭吵了。「爭吵起來了！」包雪霞說道。「什麼事情呀？」格拉香諾回答說，「夫人，只爲一隻細微的鍍金戒指。那是宜莉莎給我的，上面刻著像刀匠刻在小刀上的詩句的字：『愛我，莫離我。』」

「那詩句和戒指的價值有什麼表示呀？」宜莉莎說道，「我把牠給你時，你不是向我矢誓過的嗎？你矢誓直到死時爲止，都戴著的；現在你卻說把牠送給那個律師的書記啦。我知道你一定送給什麼女人了。」——「我用這隻手，」格拉香諾回答說，「把牠送一個青年男子的，一個男孩子，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孩子，並不比你高大；他是那位用聰明的辯護救了安東尼性命的律師的書記；這個喋喋不休的孩子向我討牠作一種報酬。我真要我的命都不能不送給他的啊。」包雪霞就說道：「格拉香諾，你真該罵啊，把你妻子的第一件禮物送給別人。我也有一隻戒指給我丈夫巴三堯的，我敢斷定他無論怎樣都不肯離開牠的。」格拉香諾爲要求原諒他的過失，所以就說道：「我的主人巴三堯，把他的戒指送給那個律師啦。因此，那律師的書記，他也曾費神記錄口供過的，就向我要戒指了。」

包雪霞一聽到這話，好像很怒似的，她斥責巴三堯把她的戒指送給別人，她又說，宜莉莎剛才說的話，她很相信，她也知道那隻戒指是給別的女人拿去了。巴三堯見大大地觸怒了他親愛的夫人，心中極其不快樂，他以十二分的懇切說道：「不是的，以我的榮譽來擔保，不是女人拿去的，只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博士拿去的；他拒絕我送他的三千個德克，而要討那隻戒指，這我不允許他，他就不高興地走開去。我能怎樣做呢？可愛的包雪霞啊。我當時見自己彷彿很忘恩負義，心裏很覺慚愧，所以我不得不把戒指追上去送給他。恕我吧，我的好太太；假使你當時也在場，我想你一定會請我把那戒指送給那位可敬的博士的。」

「噫！」安東尼說道，「我是這些口角的不幸的原因啊。」

包雪霞叫安東尼不要爲這事而悲傷，因爲他們雖然口角，但依舊很歡迎他的。後來安東尼說道：「我從前曾爲巴三堯的緣故，把我的身體借給他，要是沒有你丈夫給與他的戒指的人，我現在一定是死的了。現在我敢再訂約，以我的靈魂爲擔保，保證你的丈夫決不會對你有所不忠實的。」——「那末，你做他的保人吧。」包雪霞說道，「把這隻戒指給他，叫他保存牠，比前一隻要保存好些。」

巴三堯向那隻戒指注視時，他非常訝異地奇怪起來，他發見這便是他所送給別人的那一隻。於是包雪霞就告訴他，她怎樣去做那青年律師宜莉莎怎樣冒充她的書記。巴三堯聽得又驚奇，又快樂，話也說不出來，到這時才知道安東尼的性命的得救，全靠他妻子的高貴的勇氣和聰明得來的。

包雪霞又向安東尼說些歡迎的話，並且給他幾封信，這幾封信是偶然落到她手中的，信中有一張安東尼的船的貨賬，這些貨物以前以爲已失掉了，現在卻已平安地運進港來了。於是這富商的故事的悲慘的起頭，在這後來的出於望外的運道中都被人遺忘了。他們到這時才有閑空，談笑這滑稽的戒指的事情，和丈夫們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的話。格拉香諾還用一句詩，來做他歡欣的誓詞：

——在他活著的時候，他不怕別的事，
唯一地只怕守不住宜莉莎的戒指。

辛貝林

古羅馬皇帝奧古斯脫·體撒的時候，有一個國王治理著英國（當時還是叫不列顛呢。）這國王的名字是辛貝林。

他的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年紀還是很小的時候，辛貝林的第一个妻子便死了。這三個孩子最大的，叫尹摩珍，是在她父王宮庭裏撫養大的，但是，辛貝林的兩個兒子偶然間卻被人從他們的育嬰室裏偷出去，當時，最大的那個還只有三歲，最小的還是個嬰孩，並且辛貝林後來也從不能知道他們以後到底怎樣，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被誰偷去的。

辛貝林結了兩次婚：他續絃的妻子是個惡毒而多陰謀的女人，對於辛貝林前妻生的女兒尹摩珍，真是一個殘酷的后母。

這個王后雖然憎恨尹摩珍，但是她很願她和她前夫（因為她是寡婦再嫁的，也是結了兩次婚的）的兒子結婚，因為她希望這樣一來，在辛貝林死時，便可將不列顛的王冠，戴到她自己的兒子克羅頓頭上去；為的是她知道，如果國王的兩個兒子找不到，那末尹摩珍公主便是國王的承繼者。但是這個計劃卻被尹摩珍本人阻梗著，她竟不得她父親和王后的同意，連知道也沒有給他們知道，使自行結了婚。

波斯德呼麥（這是尹摩珍的丈夫的名字）是當代的最最好的學者，也是最最有為的紳士。他的父親為辛貝林而戰死，在他生下地後不久，他的母親又為悲痛她丈夫的死而相繼逝世。

辛貝林很憐惜這無父無母的孤兒，孤苦伶仃的情狀，便將波斯德呼麥（這個名字是辛貝林替他取的，因為他是他父親死後生下地的）（這個名字原文為 *Posthumus*，意為遺腹子，故云。——譯者註）收留在他宮庭中，加以撫養和教育。

尹摩珍和波斯德呼麥是同一個先生教授的，而且小時候又是一起玩耍的同伴，當他們在小孩的時候，他們就互相親愛了，他們的熱情，隨著年齡而俱長，到他們長大成人時，竟私下結了婚。

這位失望的王后不久便探知這個祕密，因為她時時刻刻偵察她那女兒行動的，於是她就將尹摩珍和波斯德呼麥兩人的婚姻告訴了國王。

當辛貝林一聽到她的女兒竟這麼辜負她高貴的身份，而和一個臣下結婚的時候，他的憤怒，真是無以復加了。他命令波斯德呼麥離開不列顛，把他從他的祖國放逐出去，永遠不得回來。

那王后作可憐尹摩珍所受的失去丈夫的悲傷，故意在波斯德呼麥未出發往羅馬去之前，替他們謀得一個私晤的機會。羅馬那地方，是指定給波斯德呼麥放逐中的居住地，她所顯示的表面上的好意，只是爲更易促成將來有益於她自己的兒子克羅頓的計劃，因為她的意思是想尹摩珍的丈夫去了之後，再來勸告尹摩珍，告訴她，他們的婚姻未得國王的同意，是不合法的。

尹摩珍和波斯德呼麥分別時，大家都極依戀不捨，感情很熱烈。尹摩珍把她母親遺給她的一隻金剛鑽的戒指，送給波斯德呼麥，他答應永遠不和這戒指分離。波斯德呼麥呢，戴一隻手鐲在他妻子手臂上，他請她要十分謹慎地保存牠，藉以表示他的愛情。於是他們話了一番海誓山盟，和此情永遠不渝的話，互相叮囑後分別了。

尹摩珍在她父王的宮庭中，成爲一個孤寂者，頹喪而可憐的公主了。波斯德呼麥呢，已經到了他放逐中的居留地羅馬了。

波斯德呼麥在羅馬交結了許多各國來的風流倜儻的青年，他們很隨便地談論著女人的事情，每個人都贊美各人自己國中的女子和他自己的情人。心中永遠存著自己親愛的姑娘的波斯德呼麥，堅決地說，他的妻子，美麗的尹摩珍，是世間最最有德性，聰明而又有恆心的女子。

這些紳士中，有一個叫亞基毛的，聽到一個不列顛的女子，被人稱頌得高出他們羅馬的女子之上，心裏

很激怒，便表示一種似乎懷疑這位大受稱贊的妻子的恆心，來激怒波斯德呼麥。後來，經過許多爭論，波斯德呼麥同意了亞基毛的一個提議，他（亞基毛）往不列顛去，設法去求那已婚了的尹摩珍的愛情。於是他們便賂了一個東道，如果亞基毛不能成功，這個惡計劃，他便得割出很多的錢；不過假使他竟能獲得尹摩珍的歡心，說服她把手鐲給他，那隻手鐲，波斯德呼麥曾經很懇切地請求她保存起來，表示他愛情的，那末，東道的結果，將是波斯德呼麥把尹摩珍和她丈夫分別時送他的戒指，送給亞基毛。波斯德呼麥對於尹摩珍的忠實的爱情，信任得非常深，所以他以為要去試驗她的實信，是不冒什麼險的。

亞基毛一到不列顛，就得到允許進去見尹摩珍，她把他當作丈夫的朋友，表示一種很有禮貌的歡迎；但是當他開口說愛慕她的話時，她就輕蔑地拒絕他，他不久便發見他這卑鄙的計劃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想贏得這次東道的心願，使亞基毛對波斯德呼麥施用詭計了。為求達到這個目的計，他就賄賂尹摩珍的侍女，藉她們的幫助，他就引進到尹摩珍的臥室中，藏匿於一隻大箱子裏。他關在那裏面躲著，直到尹摩珍進來休息，熟睡了之後，他才從箱子裏鑽出來，他極細心的，來考察那臥室中的東西，將他所看見的一切，都記錄下來，並且特別注意他在尹摩珍頸間看見的一顆痣，後來又輕輕地將她手臂上的那隻波斯德呼麥給她的手鐲脫下來，然後重新躲進那大箱子裏去。第二天他便極其迅速地出發往羅馬去，向波斯德呼麥誇口，說尹摩珍已把她的手鐲給他，並且又允許他在她臥室中過一夜。亞基毛便是這樣地說他的假話，他說：「她的臥室是掛著絲銀的帷帳的，上面繡著『克萊奧帕達遇見她的安多尼』時的故事，是一件最最壯麗精緻的手工。」

波斯德呼麥說道：「這是真的，但是這也許是你聽到別人講的，你自己沒有目觀過。」

「那末，那個煙囪呢？」亞基毛說道，「在房間的南部，火爐架上刻著的是神女出浴圖。那圖真好，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生動的圖過。」

「這也是說不定你從別人那裏聽來的，」波斯德呼麥說道：「因為說起這東西的人很多。」

亞基毛又正確地描述那間臥室的屋頂；然後加上說道：「我幾乎忘記她那個火爐的薪架了；那個架是兩個在眉語著的愛神的銀像製成的，每個神像都是獨腳站在那裏的。」後來他就拿出那隻手鐲，說道：「你認得這件飾物嗎？先生。她把這東西給我，她從她手臂上卸下來的，我現在都還好像看見她哩；她嫵媚嬌柔的舉動，比她的禮物要有價值多啦，不過，因此便使牠更可貴了。她把牠給我，還說她以前曾很珍貴牠的。」最後，他又描述他看見在她頸上的那顆痣。

波斯德呼麥本來以一種懷疑的痛苦，傾聽這一大篇狡猾的話，到這時，猝然大怒，極其狂烈地喊著，恨尹摩珍的話。他將那金剛鑽的戒指，交給亞基毛，這是他曾贊同過的，如果他從尹摩珍那裏得到那隻手鐲，他就把這戒指給他。

於是波斯德呼麥在憤妬的狂怒之中，寫了一封信給比散堯，這人是不列顛的一個紳士，也是尹摩珍的侍者，並且素來對於波斯德呼麥是很好的；他先告訴他，他所得到的他妻子不貞的證據，然後要求比散堯把尹摩珍帶到密福·海紋地方去，將她殺死。密福·海紋是威爾斯的一個海口。同時，他又寫了一封欺騙的信給尹摩珍，要她跟比散堯去，說是他發見自己不看見她，簡直不能再活下去了，所以，雖則他回到不列顛是要判死刑的，但他一定要到密福·海紋來，他請她到那個地方來和他相會。她呢，是個善良而不多疑的女子，而對於她丈夫的愛又超越一切之上，也極想見見他，想得比要自己的性命還要些，所以就忽忽地帶了比散堯離家而去，她在收到他的信那天晚上，便動身去了。

當他們的行程就將完結的時候，比散堯雖則忠於波斯德呼麥，但在這件狠惡的事情裏，卻不忠心爲他効勞了，他將他所接受的那忍酷的命令，向尹摩珍說了出來。

尹摩珍見不但不能和自己所愛而又愛自己的丈夫晤面，反而被他判定處死，心中真是分外地苦痛了。比散堯勸她安心一點，以堅忍的毅力，等待波斯德呼麥明白和悔恨冤枉她的時候到來。同時，因爲她在她的困厄之中，不願再回到她父王的宮庭中去，他就勸她將她自己用男裝打扮起來，旅行中可以穩妥些；這

個勸告，她同意了，並且她還想，這樣打扮起來，過海往羅馬去看她的丈夫，這位丈夫雖然待她那麼野蠻，但是她仍不能忘記愛他的心。

比散堯因爲不得不回到宮庭中去，所以把她的新裝整理好後，便離開她，讓她去找她不定的命運；但是他在未離開她之前，他給她一瓶興奮劑，他還說是王后給他的，是醫治一切疾病的神效藥品。

那王后爲比散堯和尹摩珍和波斯德呼麥要好，心中很恨他，就給他這瓶藥。這瓶藥，她以爲是含有毒質的，她會叫她的醫生給她一點毒藥，拿去用到畜生身上去（她假說是）試試藥力的，不過，那醫生知道她性情狠毒，不敢將真正的毒藥給她，只給她一種別的藥，這藥只能使人沉睡幾小時，而看去卻極其像死了似的，此外便沒有別的危害。這種藥便是比散堯以爲是興奮劑的，他送給尹摩珍，叫她如果在路上覺得自己病了，便吃了一點；於是他替她祈禱，祝福，願她一路平安，將來快樂地從受這冤枉的困苦中得救，方纔離開她。

老天很奇怪地領導著尹摩珍的行蹤，帶她向她的兩個在襪襪中便被人偷走的弟弟的居處。把他們偷走的人是貝拉烈，他原是辛貝林宮庭中的貴族，只爲被人向國王誣告他叛國，就被逐出宮庭，充軍在外，他爲報復計，便偷走辛貝林的兩個兒子，將他們在一座樹林中撫養成成人。他在那樹林中，匿居於一個山洞裏，他雖是爲報仇而把他們偷來，但不久卻很愛他們了，愛得很親切，彷彿是他自己的兒子一樣，很小心地教育他們；他們長大起來，成爲很美好的青年，他們王室的血統領導他們向那膽大勇敢的舉動走去；因爲他們是以打獵爲生的，所以他們是很活潑而堅忍，並且老是強迫他們的假父親，讓他們往戰場上去碰他們的運氣。

這真是尹摩珍的幸運，她竟來到這兩個青年居住的山洞裏，那時，她曾在一座大樹林中，迷了路的（她原想往密福·海紋去搭船赴羅馬的），而往密福·海紋去的路是要穿過這座大樹林的，她找不到可以買點食物充饑的地方，所以她走得疲乏，饑餓，差不多將要死的啦；因爲只穿上了一套男裝，是不能夠使一個嬌養慣了的青年女子，便會和男子一般，忍耐得住在荒涼的林中徬徨的疲乏的。她一見這個山洞，便走了進去，心中希望在洞裏找得到一個人，她可以向他求討一點食物。她見那山洞是空的，但是向四周一看，她就看見

有些冷的肉，那時她的饑餓已很緊迫，以致她也不等主人來邀請，便坐下來，動手吃了。「唉，」她對自己說道：「我現在知道了，人生是多麼厭倦的一回事哪！我多麼疲乏啊！我已兩夜天把堅硬地皮當做牀睡啦。幸而有我的決心幫助我，否則我一定病了哩。當比散堯在山頂指密福·海紋給我看，看去又好像是多麼近呀！」於是她又想起她的丈夫和他殘忍的命令，她便說：「波斯德呼麥，你才是個負心人啊！」

尹摩珍的兩個弟弟方纔是和號爲他們的父親的貝拉烈一同出去打獵的，恰在這時回到家裏來。貝拉烈給他們兩個名字：波里多和加特華，他們並不知道別的，只以爲貝拉烈是他們的父親；不過，這兩位王子的真名字卻是桂帝烈和愛維勒古。

貝拉烈第一個走進那山洞，一見尹摩珍，便止住他們，說道：「且不要進來，他在吃我們的食物，否則我還以爲他是個仙子呢。」

「什麼事呀？」那兩個青年問道。「天哪，」貝拉烈又說道，「山洞裏有一個天使，如果不是天使呢，那就一定是個絕世的美人了。」因爲尹摩珍穿著男裝，十分美麗。

她一聽到這些聲音，便從山洞裏向前走來，向他們說這些話：「好先生，請不要傷害我；在我未走進你們的山洞裏之前，我原想求討或買了我所吃下去的東西的，實在的，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偷，即使我看見地上有金子，我也不要偷的。這裏是我吃掉的肉的錢，我原想吃完之後，放在桌子上，替這塊肉的供給者禱告一番，然後離開的。」他們非常急切地拒絕她的錢。「我想你們和我生氣了吧，」這膽小的尹摩珍說道，「不過，先生，假使你們爲我所犯的過失，將我殺死，請你們知道，即使我不犯過失，我也該死的了。」

「你往什麼地方去呀？」貝拉烈問道，「你的名字又叫什麼呢？」

「我的名字是費地爾，」尹摩珍回答說，「我有一個親族，他要往意大利去，他在密福·海紋上船，我就爲了去找他，幾乎餓得快死了，現在便冒犯了你們。」

「美少年，」年老的貝拉烈說道，「請你不要以爲我們是粗鄙的人啊，也不要以我們所住的荒涼的

地方來測著我們的好啊。你碰得很巧，現在差不多要夜了。在你離開此地之前，你還該吃點更好的東西，請你留在這裏吃一些吧。孩子們，向他表示歡迎啊。」

這兩位溫柔的青年，她的弟弟，於是用許多親切和愛好的話，歡迎尹摩珍到他們山洞裏來，他們說他們願愛她（或者，就他們說的那樣是他）和兄弟一樣；他們便走進山洞裏去，在洞裏，（他們打獵時，打死了一隻鹿，）尹摩珍在幫助他們預備夜餐的當兒，便以她處理家務的才能，使他們很歡喜；因為雖則我們現在出身高貴的少女們都己沒有烹調的習慣了，不過在當時卻不如此。而尹摩珍又擅長這種有用的技能；正如她的弟弟所說的那樣，費地爾切菜根切得很有條理，而調製他們的羹湯，又彷彿裘娜（羅馬女神）——譯者註）生病時，費地爾是她的管理食事的人。而且，波里多向他弟弟說道，「他唱歌唱得多麼像天使哪。」他們又互相說，費地爾雖則微笑得很溫柔可愛，然而他可愛的臉上卻隱藏著一層很悲哀的態度，這樣一來，似乎悲痛和隱忍一起佔住了他的全身。

爲了她的這些溫和的美質（或者是爲他們間很近的親族關係的緣故吧，不過他們不知道就是了，）尹摩珍（或者爲這兩個男孩子叫她的那樣，費地爾吧）就成爲她兩個弟弟的寵愛者了。她呢，也一樣地很愛他們，她想要不是想著她親愛的波斯德呼麥，她就可以和這荒林中的青年，在這山洞中同生共死；她就很高興地答應和他們住在一處，直到她因爲要趕到密福·海紋而受的疲乏，得到相當的休息之後再走。

他們煮起來的鹿肉，都已吃盡了的時候，他們就再出去打獵，費地爾因爲身體不適，不能伴他們同去。無疑地，爲她丈夫殘酷的待遇而起的悲愁，和在林中徬徨所致的疲乏一樣，都是她身體不適的原因。於是他們向她告別，去打他們的獵了。他們一路都贊美這年青的費地爾樣子高貴，舉止大方。

尹摩珍一到獨自在那裏時，便想起比散堯給她的那瓶與奮劑，她便吃了些下去，不一會便沉沉地睡去，睡得和死去的一般。

當貝拉烈和她的弟弟打獵回來的時候，波里多先走進洞裏來，他以爲她睡去了，就將自己笨重的鞋子

脫下來，那樣子便可以輕輕地走路，不致擾醒她；真正的溫柔從這兩位出自王室的林中人心裏這樣地油然而起啊；但是不久他發見任何聲音都不能擾醒她，商議下來，以爲她是死的了，於是波里多以親愛如手足的悲傷，爲她哭泣，好像他們從小到長大，從來沒有分離過的一樣。

貝拉烈也主張把她帶到樹林裏，依照當時的習俗，來舉行葬禮，以莊嚴悲悼的哀歌和輓曲來追悼她。尹摩珍的兩個弟弟，於是把她搬到濃蔭的樹下，將她輕輕地放在草地上，他們向她已逝的靈魂唱著永息的輓歌，波里多還拿樹葉和花朵蓋在她身上，一面又說：「夏天沒有去之前，我總住在此地，費地爾啊，我每天來在你墳墓上散花啊，這慘白的櫻花，最像你的臉色；這青藍鐘形花，像你的脈管；這薔薇的葉子，和你的氣息一樣芬芳；這一切鮮花，我都要散在你的身上呀，冬天沒有鮮花可散在你可愛的屍身，我就用柔輓如毛皮的蘚苔來遮蓋。」

他們完竣了葬事之後，便很悲傷地離她而去。

尹摩珍獨自遺留在那裏，不多久，那安眠藥的藥力便過了，她醒啦，很容易地搖散他們散蓋她身上的花和葉子，她起來，以爲自己做了一個夢，她說道：「我還以爲自己是個守山洞的人，替可敬的人烹飪哩；我怎麼會到這裏來，滿身蓋著花朵呢？」她既不能夠找到回到那山洞中去的路，又看不見她的新同伴的蹤跡，她便斷定這一切完全是個夢，於是尹摩珍又重新向她困倦的長途出發，希望到最後能夠找出往密福·海紋去的路，到了那邊就可以趁船往意大利去；因爲她心中所想的一切仍舊是不離她丈夫波斯德呼麥，這人是她想扮著像一個書僮的樣子，要去找尋的。

但是，在這時很大的事情發生了，尹摩珍卻一點也不知道；因爲羅馬皇帝奧古斯脫·體撒和不列顛國王辛貝林之間，突然爆發一次戰爭，有一隊羅馬的兵已上岸來侵略不列顛，正向尹摩珍在旅行的林中前進。波斯德呼麥也和這一個軍隊同來。

波斯德呼麥雖則和羅馬的軍隊到不列顛來，不過他並不想在羅馬人這邊，去打他自己的國人；只是想

加入不列顛軍隊，來爲會把他放逐出去的國王勞勞的。

他依舊相信伊摩珍對他是不忠實的；她的死去，他固然是很歡喜的，而且又是他自己要她死的（比散堯會寫一信給他，說他已遵從他的命令做了，伊摩珍已死了。）不過，她已死的這件事，總沉重地佔住他的心，所以他就回到不列顛來，只願自己在戰場中被人殺死，或者被辛貝林因他敢從放逐中歸來，而拿去處死。伊摩珍尚未走到密福·海紋的地方，便陷入在羅馬軍隊的手中；她的外貌和舉止把她薦了出去，她就成爲羅馬的將軍盧浮斯的侍童。

現在辛貝林的軍隊也向前進來，與敵人交鋒了，當他們走進樹林的時候，波里多和加特華便加入國王的軍隊。這兩個青年雖則想不到自己要爲自己的父王而戰鬪，但是他們都很急切地要參預英勇的事情；年老的貝拉烈呢，也和他們同往戰場上去，他早已深悔他對辛貝林所做的事，把他的兒子偷走的事，而且他年青時，也是個戰士，所以他很歡喜加入軍隊，爲那會受他那麼傷害的國王而戰。

現在兩個軍隊間，一場大戰開始了，要是沒有波斯德呼麥，貝拉烈和辛貝林的兩個兒子的勇敢善戰，不列顛人就將潰敗，而辛貝林自己也會被敵殺死的啦。他們救了國王，保全了他的性命，並且把那天的命運，完全翻過來，竟致不列顛人得到勝利。

戰爭過了之後，波斯德呼麥依舊找不到他所尋求的死，就往辛貝林的官吏那邊去自首，願受他從放逐中回國來要受判決的死刑。

伊摩珍和她所服侍的主人，都已捉過來做俘虜，並且帶到辛貝林面前來，而她從前的仇人亞基毛，也帶到那裏，因爲他是羅馬軍隊中的軍官。當這些俘虜都帶到國王面前的時候，波斯德呼麥也帶來受他死刑的判決；就在這離奇湊巧的當兒，貝拉烈帶著波里多和加特華也到辛貝林的面前來，受他們以他們的勇敢爲國王勞勞的大功應得的獎賞。比比散堯呢，因爲是國王的近侍，也一樣地在場。

所以現在他們都站在國王的面前了（只是大家懷著各種不同的希望和恐懼）：波斯德呼麥和伊摩

珍同她的新主人羅馬的將軍，忠實的僕人比散堯，和那欺騙的朋友亞基毛，還有辛貝林從前失去的兩個兒子，和把他們偷走的人，貝拉烈。

第一個開口說話的是那羅馬的將軍，其餘的人都靜默地站在國王前面，不過他們的心都在跳得很急促而厲害。

波斯德呼麥雖則扮成一個農夫的樣子，可是尹摩珍看見他，就認得他；但她穿著男裝，他卻認不出她；又認得亞基毛，又看見他手上戴著的戒指，她看出來便是她自己的，然而她到如今尚未知道，他是她一切困苦の根源。

比散堯是認得尹摩珍的，因為把她用男孩子的裝束打扮起來的人便是他。「這是我的主婦，」他想到，「她既然還活著，那末就讓時間過去得好或壞吧。」貝拉烈也認得她，還輕輕地和加特華說，「這個男孩子是不是死而復生啦？」——「真是一模一樣呢，」加特華回答說，「還有比這個兩頰微紅的可愛的男孩子，更像那死了的費地爾嗎？」——「是同一個人，死而復活的啦，」波里多說，「靜些，靜些，」貝拉烈說，「假使他就是費地爾，我斷得定他會來和我們說話的。」——「但是我們看見他死的呀，」波里多又低聲地說，貝拉烈就回答說，「不要響。」

波斯德呼麥默然在等待他所歡迎的死刑的判決；並且他決定不向國王說明他曾在戰爭中救過他的性命，否則恐怕那樣一說，感動了辛貝林，寬恕他。

那羅馬將軍盧雪斯，他把尹摩珍拿來做他的侍僮，加以保護的人，第一個向國王說話（我們在上文已說過了。）他是個很有勇氣，而又高貴尊嚴的人，他向國王所說的話便是這樣：——

「我聽說你不要別人拿錢來贖俘虜，而要把他們處死的，我是個羅馬人，有一顆羅馬人的心，肯受死刑，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求。」於是他將尹摩珍帶到國王面前，說道，「這個男孩子是不列顛人，請讓他由人出錢來贖吧，他是我的侍僮，從來未有過一個主人，能够有像他這樣各方面都非常親切，盡責，勤懇，忠實而又周

到的侍僮的。雖則他服侍過一個羅馬人，但他並未做過什麼對不起不列顛的事。假使你不肯赦別人呢，那末就救救他吧。」

辛貝林向他女兒尹摩珍專心地注視。他不知道她是女扮男裝的，但好像是有那萬能的老天在他心裏說話似的，因為他說道：「我一定曾看見他過的，他的面貌於我好像很熟識。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要說，孩子，活著吧；但是我赦你的性命，你再向我要求什麼恩典吧，我願允許給你。噫，甚至我所有的最高貴的俘虜的性命，我也都肯。」

「我非常感激國王的恩典，」尹摩珍說道。

國王所說的允許給他一個恩典的話，實在便是他所賜恩的侍者的要求，不論所要求的是什麼，他都允許。他們大家都極留心地聽著這侍僮所要求的是什麼，於是盧雷斯向她說道：「我並不要我自己的性命，好孩子，不過我知道你想要我的便是我的性命。」——「不，不，啞啞！」尹摩珍回答說，「我現在有別的事要做呢，好主人啊，你的性命我不能要求。」

這男孩子似乎忘恩負義的情形使這羅馬將軍驚訝起來。

這時尹摩珍將眼睛盯在亞基毛身上，就請求這樣一個恩典：要亞基毛直供出他戴在手上的戒指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辛貝林允許她這個恩典，就以種種酷刑來恐嚇亞基毛，要他直爽的招認，他怎樣會得到他手指上戴著的那隻金剛鑽的戒指。

於是亞基毛完全承認以前一切的經過，是出於他卑鄙的行爲，詳情我們上文已說過了，並且和波斯德呼麥賭東道的事，以及他騙得使他相信的情形，從頭到底，和盤托出。

波斯德呼麥聽到他妻子的清白無辜的明證，他心中感到的苦痛真是難以言喻了。他即刻走向前去，向辛貝林招認，他叫比散堯去執行的那個對於公主的殘忍的處決；他又狂亂地呼號著：「哦！尹摩珍，我的王后，

我的生命，我的妻哦，尹摩珍，尹摩珍，尹摩珍喲！」

尹摩珍不能看見她所愛的丈夫處於這樣的困苦中，而不把自己真面目顯露出來的啦，這真使波斯德呼麥狂喜得話也說不出。這樣一來，他就從罪孽和悲痛的壓迫之下解釋出來，重新獲得他以前那麼虐待的嫻淑的妻子了。

辛貝林見他失去的女兒這樣奇怪地找回來，也快樂得無以復加了，便以慈父之愛，請她回到他宮庭中，恢復她原來的地位，不但救了她丈夫波斯德呼麥的性命，並且還答應承認他做女婿。

貝拉烈便趁這個快樂，和好的機會，也來招認了。他把波里多和加特華獻上國王，告訴他，他們便是他的兩個兒子，桂帝烈和愛維勒古。

辛貝林恕了年老的貝拉烈的宿怨；因為在這個大家都歡天喜地的時候，誰會想到處間的事呢？現在已發見他的女兒依然活著，失去的兒子又便是救他的青年，而他們的勇敢，他又在他們救他時目觀過的，這些真是出於意外的歡樂啊。

現在尹摩珍有閒暇來替她的新主人盧雪斯，那羅馬將軍，効勞了，這人的性命，她一請求，她父親立即允許。後來，薛盧雪斯的調停，羅馬和不列顛兩國講了和，雙方各不相侵，安靜了許多年。

辛貝林的那個惡毒的王后，見她的計劃不能實行，非常失望，加以被良心上的懺悔所感動，不久便得病而死。未死之前，又看見她那個愚笨的兒子克羅頓和人挑釁互毆，終於被人殺死。這許多事情太悲慘了，因為對於這個快樂的結果有相當的減損，所以只能約略說幾句，不再細講。這樣便已够了，應該受快樂的人都已快樂了；那奸狡哄騙的亞基毛，失去他那奸計最後的目的的人，同時也未加以相當的處罰，被逐到國外去。

李 爺 王

李爺是英國的國王，他有三個女兒；一個叫可媛兒，是亞爾巴納公爵的妻子；一個叫李開，是康威耳公爵的妻；一個叫可弟麗，是一個妙齡少女，因為羨慕她的嬌柔多姿，法國的國王，和白根兌的公爵，都是聯袂求婚者，他們爲著進行求婚的起見，都住在李爺的宮裏。

這個老國王的年紀，已在八十以上，因為他的年老衰弱，對於政事方面也就沒有趣味了，所以他決定不再在政治舞台上佔據地位了，想將此讓給年少有爲的人去擔任，因此他必須將此事交代明白，預備著死了，死期，他以爲不久就會降臨了，所以他就召他的三個女兒來，要聽聽她們自己口裏說著到底誰愛他最懇切，憑她們的話，他將他的國度讓給她們；依她們各個的情愛當爲應得多少的標準。

長女可媛兒說道，她的愛父親，是不能用言語來表示的，她的人愛國王，正像國王的視線裏愛著她一般，她愛父親有過於愛她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的地方，她用著許多言不應心的話，隨隨便便的裝著假面，其實她所說的話不過是幾句應時的閒話罷了，對於事實是毫無真愛的。國王卻很喜歡的聽著她口裏所說正確的情愛，他眞的以爲她是心口相符的，因此就依著她父親的情愛，拿國度的三分之一賜給了她與她的丈夫。於是又叫他的第二個女兒，問她要說些什麼。李開也裝著許多假話，說得天花亂墜，和她姊姊一般，但是她所說的話絲毫沒有真心，她所說愛父親之情，格外的比較她姊姊所說的，更加來得寬厚些，她以爲她姊姊所說的話，不足以言愛，所以再用著各樣喜歡的事情做著引證，拿來比較她愛她父親的情愛。

李爺暗地裏自己慶幸著自己，以爲他竟有如此可愛的女兒；但是，這不過他的心理作用罷了；所以他等李開很甜蜜的說完以後，他也不能少賜給她，於是也將國土的三分之一賜給了她和她的丈夫，像賜給可媛兒的一般大小。

於是他又問到最後小的女兒可弟麗了，他叫她是他的娛樂者，他問她要說些什麼話，依國王想，這也沒有什麼疑惑；她要說的，也無非是些悅耳的話，像她的姊姊一般，或者她的愛的表示，格外要比她的姊姊強著些，因為她是他所最寵愛的，待遇她也在她兩姊之上。但是可弟麗很恨她姊姊們的諂媚，她知道她們的話是口是心非的。她窺出她們的諂媚，不過想誘騙老國王的國度，如此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可以在他死時來管理他的一切，他們也沒有別的酬報，不過是這樣罷了，——所以她想愛國王，須依她的責任，也說得恰到好處。

當時國王十分發著怒，因他所寵愛的女兒，如此表示著忘恩負義，所以要她仔細忖度忖度她所說的話，並且要她彌補著她的話，否則就要損傷著她的命運了。

可弟麗於是告訴她的父親說，他是她的父親，給她養育之恩的，愛護她的，所以她報答他這些愛是最合理的，她是真服從他，和愛護他以及恭敬他。但是她卻不能假裝著架子說誇大的話，像她姊姊們一般的做法，或者允許他在世界之上，再也不去愛別的東西了。倘使如她們所說，一切的愛，都給了父親，那末她們爲何要有丈夫呢？倘使她們必須要結婚的，那麼她們以終身委託的丈夫，應當要她們一半的愛，和一半的看護與責任，所以她永久不願結婚，將她完全的愛，付給她的父親。

可弟麗愛她的父親的真情，其實比較她姊姊們的假愛，與裝出來的女兒腔，格外親密，更加懇切，她本想在不論在什麼時候可以向她父親如此說明，但是她一些沒有諂媚之氣，似乎真的有些欠禮了。但是在她姊姊們濫用著諂媚，這些諂媚之詞，她見著她們不過用以誘得這些豐厚的酬報，所以可弟麗所須做的最好的事情是眞愛與靜寞。這樣的主張，她就是要讓她的愛，跳出金錢主義範圍的嫌疑，表明著她的愛，並不是爲著要得到酬報而然的；故此她表示愛她父親的一切形式，不能像她們的外表動聽，不過真情和眞意比她姊姊們的勝得多了。

這些純粹的話，李翁說她是驕傲之辭，所以就激怒了這個專制帝王，——他在少年之時時常有鬱憤之氣，此刻他的龍鍾故態，又蓋沒了他的聖明之心了，他竟然不能分出真情與諂媚，也不能看出粉飾之詞和出

於真心的言語——所以他在盛怒和怨恨之下，立刻取消想保留給可弟麗的第三份國土，現在他不給她了，將牠平分給了可媛兒與李開和她們的丈夫了，就是亞爾巴納與康威耳的公爵；國王當時就召了他們來，他在諸朝臣之前，將他的王冕賜給了他們，並且授予了一切的權勢，賦稅，政府的行政權，自己只留下了一個國王的空名，一切的尊權職權，也都辭去了，此外國王自己，不過保存著一百個武士的侍從，自他的女兒們每月維持糧食，輪流著發給。

國王這樣憤昏地分派了他的國度，一些不依著公理，祇是任性辦事，使得滿朝大臣，都非常怪悶；當時卻沒有一個朝臣有勇氣去干預這個喜怒的國王，除了孔德伯爵替可弟麗說著許多好話以外，便沒有別的人來扶助公理。當時忍心的李爺卻以死刑威嚇孔德，令他不許多說；但是這位忠良的孔德，卻不因此而反抗的。他是始終服從著李爺，尊敬著他仍像國王一樣，愛他像父親一般，服從他如主人一般；他從不重視著自己的生命，當他爲李爺効勞，去反對敵人的時候，但是他也不因恐怕而失去勸諫之責，當李爺貪著安樂爲造事的主因的時候，但是這樣的行爲，並不是說，李爺此刻是他的仇人了，這個忠心的臣子，竟然忘了他的本旨了，但是他不過依著道理去反抗國王，使李爺有所得益罷了；此時因爲李爺像發癡似的，所以將孔德的行爲視爲不當了。在過去時期裏，他是李爺的忠心諫臣，所以他現在也請求李爺讓他來觀察一下（因爲他以前做過很有價值的事物的），讓孔德依舊貢獻一些忠告；他有理的勸告，是要國王收回壞極的命令；他肯以生命做著擔保，依他的判斷，李爺的小女兒愛國王之情，並非不深，也並非是她的默默無言，表示著無情。當真理屈服於諂媚之下，可貴的真情，就變成慘淡無色了；以致招致李爺之怒，所以孔德對於李爺怎樣辦呢，孔德的性命早已置之度外，預備著與他的職務相拚了；他決不爲著怕死，就放棄他的責任。

伯爵的忠正相諫，反而更激起了李爺的盛怒，他似乎像一個發狂的病人，去殺了一個替他醫病的醫生，反而歡迎著他所患的致死之病，他就驅逐了忠正的臣子，限制他在五日之內，準備離開本國，倘使他在第六日，國王所恨的人仍在英國境界之內發現，那末就要將他處死。當時孔德就向國王道別，並且說道，他的這種

表示，反使他受到驅逐，住往別處去；在他未走之前，他禱告上帝，將可弟麗在他保護之下，因為這個姑娘的思想是眞忠的，所說的話是有見識的；他也祇希望她的姊妹們所說的大話，句句能够與愛的事實相符；於是他就出發離開本國，依孔德說，他不過是到別國裏去施行他的故道而已。

法國國王和白根兌公爵，現在都被召來聽候李爺對於他的小女兒的處置了，國王要知道他們兩人是否對於可弟麗依舊堅持著求婚之心，她現在已經失去了她父親的歡心，她也沒有遺產，祇留著空身引以自薦；白根兌公爵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放棄爭奪，他不願娶她爲妻了；但是法國國王卻很明白她失歡於父親的眞相，這種過失，不過爲著言語遲鈍，與不能裝著假架子像她姊妹一般的諂媚所致的，因此法國國王愈加情願娶她爲妻，說道，她的德性遠於以國土作爲粧奩之上，當時就請可弟麗和她姊妹們與父親道別，雖然國王待她非常苛薄，於是她就和他去了，做著他的王后，也可以說是法國的王后，所站的地位比她的姊妹們要強得多哩；法國國王輕視著白根兌公爵，叫著他浮薄的公爵，因他愛少女之情，像流水一般的都流去了。

於是可弟麗含淚分別她的姊妹們，同時請求她們格外服侍父親好些，對於她們所說的話，也要好好的依著去做；他們卻悻悻的說著，用不到她預先這樣吩咐，她們也知道她們的責任；其實她們祇極力的滿足她們丈夫的願望，她們的丈夫（依他們荒唐的說著）將她們當作招財進寶的財神菩薩；可弟麗心事重重地離開了，因爲她知道她姊妹們的刁猾，她希望她父親將來的命運能比較她現在離開他的情形要勝著些。

可弟麗去家不遠的時候，她姊妹們惡狠的性情，也就暴露她們自己的眞相來了。就是在第一個月臨了之前，國王以前和她們訂好的約，第一個月在可媛兒處住著，就覺得她言行不能相符了。這個刁猾人已經得到了她父親一切的財物，他甚至將他的王冠都放棄了，這個壞東西，卻開始妬忌著國王留著的幾個武士了，這些武士是老人自己保存下來，想娛樂他的幻想，以爲他自己現在仍舊是個國王哩。她卻十分不喜歡看著國王，和他的一百個武士，不論什麼時候遇見了父親，總會裝出不樂的面貌，有時老父要和她講話，她就假裝生病或用別的方法來免除會見他，這個她很明白的估量這個老年人是一種無用的負擔了，他的侍從，是一

種不需要的浪費；此時不祇他自己懈怠著對於國王應有的責任，並且因為有了她的榜樣（恐怕如此）或者是她私下命令他的傭僕們，也故意的冷淡著他，不聽他的指揮，更加故意裝著，沒有聽得他所說的話一般。李爺此時也不能爲力，祇可看著女兒大變的行爲，也惟有盡力閉著眼睛以求不見，大凡普通的人，都不願意信著他們自己的錯誤與頑固所鑄成的錯事，竟然有如此結果的。

真的愛情，真的忠心，決不爲惡環境所改變，不像奸計和僞情可被好環境所感化。這件事情，可以很顯明的拿孔德伯爵來做個證明，他雖然被李爺騙逐了，當時的命令是倘使他再在英國之境內，他的性命，就委難保，但是他卻想盡千萬百計，等在那裏，候著他的國王，或者有用他的地方。諸位看著孔德用了何等的計策，被時勢所迫，也就改扮他的尊嚴；但是這個並非是卑鄙，盡其力之所能依著他的責任做去。他假扮了一個僕人，將一切的尊嚴身格丟在一邊不去管牠，這個好伯爵盡忠於國王，因他如此扮著，國王亦看不出他是孔德，卻喜歡著他的坦白無私，或者在他的問答之間，更加裝著蠢笨的樣子，他如此的裝著愚笨（與流利的諛諂情形完全不同，諛媚是伯爵所最痛恨的，因為他已經發現了他的女兒的諛媚完全與事實不符），於是生意成了，李爺就將孔德當爲自己的傭僕，賜名叫慨士，國王自己叫他的時候，萬萬想不到他就是他當年的寵臣，高尚和萬能的孔德伯爵。

慨士不久就找到機會，可在國王之前，盡其忠誠的愛護；有一個可媛兒的管家人，恰巧在這天拿著侮慢的行爲對待著李爺，又以凶惡的臉和言語對付著國王，這無疑的是他的女主人祕密指使好的，慨士卻看不過這種公然侮辱國王的行爲，他就不加思索的將此人立刻絆了一跤，將這沒規矩的人，塞在狗棚之內；因爲這次的親善行爲，就引起了李爺同他漸漸的親近起來了。

現在，不但孔德是李爺的朋友，他處於這種階級之中，惟其如此的裝著低微，纔得顯示他的情愛，裝著蠢夫或者是笑匠，使李爺歡樂著，這種娛樂，當李爺在宮中時都有過的，在當時，這些事情都是王帝與貴族們的一種習慣，公餘之後，將這種笑匠，引以爲娛樂，這個可憐的蠢夫，在李爺將王冕去棄之後，他就始終依戀著他，

因爲有他在其中打趣著，有時尙可引起他的一線興趣，雖然有的時候，他也不免要打趣他的主人如此的荒唐，將王冕放棄，將一切都給了他的女兒，在這個當兒，他用著有韻的話來譏諷著，這些女兒

要一時快樂，終歸於哭泣了，

他只得唱著悲愁之歌，

將這尊嚴的國王拉來捉野貓，

他只得在傻子們中四處跑。

這些諷刺的笑罵，和瑣碎的詩歌，再有相類的詩歌真多著，這個滑稽忠心的蠢夫，直從他的心裏排洩了出來。他就是在可媛兒的面前，也是這樣道著，這許多深痛的譏諷和笑罵，都是直刺到了她的心坎；他將國王比作傍籬之鳥，牠將這隻小鳥撫養著，直到他們長成以後，小鳥卻將牠咬去了；他又說道驢子或者也會知道的，馬車拉著馬走了，「倒行逆馳」——這就是說李爺的女兒，應該走在她父親之後，現在卻走到她們父親的前面來了；李爺現在已不像以前的李爺了，現在不過留著李爺的影子了；因爲他說了這些狂話，他已經受著一二次的恐嚇，要鞭打他。

李爺也漸漸的看出冷淡和苛刻的待遇來了，但是這個笨父親在他無價值的女兒那裏所忍受的痛苦還不祇這些了；她現在竟向國王明明白白的直說了，他堅持著一百個武士住在這裏，是非常不方便的；因爲這種組織是無用的，並且費用很大，他們祇在宮裏充滿了喧噪和狂妄，所以她請國王要減少人數，祇許留一個老年人侍候他，像他一樣的年紀，纔配做他的侍候者。

起初李爺不信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聽到的，他也不信他的女兒竟會說這些不仁慈的言語，他也不信曾經受過他的王冕的女兒，竟然要割棄他的侍從，不給他一些年老的面子。但是她始終堅持著無理的要求，因此老人非常的觸怒了，所以他說她是可惡的鴛鴦，說她是說謊的；這一百個武士都是品學兼優，態度尊嚴的，對於各種職務，都有特別的技能，從不喧噪和狂妄，並非像她所說的那般惡劣。因此他吩咐將馬

預備著，他想同他的武士等，到第二個女兒李開那裏去了；他就說了些負氣的話，說這真是鐵石心腸的魔鬼，他表示憎恨他的女兒，比恨著海怪還要厲害呢。他罵著可媛兒的話，真是聽了會令人寒心。他希望她永遠不要生個孩子，倘使生了兒子，這個孩子生著他要回報她這種諷刺和輕慢，使她受著像她待他一樣的苦楚。那時她也要嘗到生了孩子，是何等的傷心，痛恨的滋味了，比毒蛇的尖齒還要兇利。可媛兒的丈夫，當時他自己辯明著沒有參加這些苛刻的行爲，但也認爲李爺必定猜疑他的，李爺也不要聽完他講的話，祇是很發怒的吩咐著，快些將馬鞍裝好，就和從者要出發，住到次女李開處去了。當時李爺自己想著可弟麗的過失（倘使算她是一種過失）若與她的姊姊比較起來，是何等的微細，因此他就哭了；同時他又慚愧著，因爲這樣一個可媛兒竟會有權將他的英雄氣概壓倒，使他至於哭泣。

李開與丈夫，把他們的宮殿裝修得非常華麗與莊嚴，李爺遣著慨士，將一封信送給他的女兒，要她預備歡迎，他和他的侍從者即時可以到了。但是可媛兒似乎於事前相約的一般，她也在這個時候，送一封信給李開，控告著她父親性情的剛愎惡劣，勸她不要容納他所帶的大隊的侍從。這個信差與慨士同時到達那裏，互相遇到了。這個送信的人就是慨士的老仇人，他就是以前慨士將他絆跌一跤的人，因爲他是虐待李爺的啊。慨士很不喜歡看見他，並且猜疑著他這次來的原因。因此就開始罵他了，要向他挑戰，但是他卻不敢應戰，此時的慨士感於忠義之氣，就將那人痛打了一頓。這是惡作劇的人和帶惡信的人所應受的果報；但是這個消息卻傳到了李開與她的丈夫的耳朵裏去了，因此他們就吩咐將慨士上了械足的刑具，雖然他父親的使者，依理論這樣的人須受恭敬的待遇，所以當國王進城的時候，第一樣所見到的，就是他忠心的僕人處於這個侮辱的地位。

這些事情，不過是國王所希望得到他們接待的預兆而已；不好的事情正在後邊呢。當國王問起他的女兒和女婿的時候，他就聽到說，他們因爲一夜走乏了，所以不能接見國王；最後國王堅持著，繼而發著怒，定要見他們，他的女兒們纔出來接見他，但是那可惡的可媛兒也在他們隊裏，她將她自己的事情，告訴著他們，令

她妹妹反抗著國王，她們的父親！

這個景像，當時就使這個老人非常感動了，他又見著李開牽著她的手；他於是對可媛兒問道，是否她以再見白鬚的國王爲恥。當時李開勸國王仍就同可媛兒回去，和她平平穩穩的住著，將他一半的武士除了去，向她請求寬恕；因爲他老了，糊塗了，缺少判斷力了，須要比他聰明的人，來指導著他。李爺以爲這種事情，是何等逆於天理，倘使要他跪下去，向他的女兒求食求衣，他因此就反對這種不自然的依靠，他說，他決定不同她回去了，要同他的一百個武士住在李開那邊去；他又說，倘使李開未曾將他給她的半個國度的情份忘卻，或者她的眼睛不像她姊姊的那般兇惡，能够寬厚與和善的話，他又說，倘使一定要他同著可媛兒回去，將他的侍從削去一半，那末他寧可到法國去請求國王給他一些養老金，這個國王就是他的，小女兒嫁給他的時候，一些沒有枉益的人。

但是他希望在李開這裏得到比較在她姊姊之處，已經受過的待遇，要比較好些的思想，是一種錯誤。李開似乎想勝過她姊姊的不孝行爲，她就說五十個武士還覺得太多；二十五個已經够了。於是李爺傷心的嘆著氣向可媛兒說道，他願意同她回去了，因爲五十個尙是二十五個的一倍，可見可媛兒的孝愛之心，再比李開的要多著一倍哩。可媛兒於是又任意的卸去她自己的責任了，說道，國王要五十個或二十五個武士來有什麼用處啊？就是十個也沒有什麼用處啊！五個有什麼用處？就是要她的傭僕，或是她妹妹的傭僕來侍候，也有什麼用處啊？於是兩個惡劣的女兒似乎都在那裏鬪著虐待她們父親的方法，但是他以前這樣寬厚的待著她們，她們此時一些一些滅將下來，就滅到一個侍從都沒有了。一切的禮節，所以纔肯想去孝敬她們的父親，再因爲他以前是一個國王的緣故哩。（曾經治理國權的人，以這種一切的禮節待遇他，真是小極了，）雖然莊麗的衛隊並非是必要的，但是由國王而立刻變爲乞丐，由萬人所尊的首領，一變而爲無侍從的人；真是大變啊！女兒們這樣的拒絕他，真是忘恩負義，拒絕的條件，比較國王所忍心要求的條件更要多著，這些事情，真是刺透了國王的心坎；國王如此的受到虐待，只是自怨自艾，悔不該將國權放棄。因此他的神志也就昏

亂了。當他說著他不知如何辦法的時候，他說著誓必復仇的話，要抗拒這些天地間的悍婦，如此可以做個榜樣給她們看看，這些事情天地也會嚇怕的。

他無聊地徒然的恐嚇著她們，這些事情都非他薄弱的力量所能實行，此時天也快黑了，忽然雷電交加；但是她們依舊堅持著決定不容納他的侍從的進來，此時國王就命馬牽來，他寧可出去與狂風怒雷相衝，不願與這些忘恩負義不孝的女兒站在一個屋頂之下；她們都說道，這些不幸的事情都是這個固執的老人自己造成的，這樣才是公正的責罰哩，因此竟讓國王在這種情形之下受苦，她們在國王出去之後，就將門關上了。

當狂風怒號，雷雨交加的時候，這個年邁的老人，刻刻與風雨相肉搏，在他以為這倒不像他女兒的那般苛虐尖銳。走了幾里的路後，遇到一處稀稀的矮林；在黑暗之夜，荒蕪之上，國王暴露於狂風怒雷之下，荒草野林之中，與雷雨繼續的搏著；他懇求著風雨將地吹入海洋之中，或大浪充滿在地球之上，將忘恩負義人面獸心的人完全溺斃，不要示惠。此時老王一個侍從也沒有了，只有笨僕個人追隨左右，依舊緊緊的跟隨著國王，仍舊以極奇的話，替國王不幸的遭遇排遣尋樂，他說在這個風雨之夜中，游泳似乎沒有什麼趣味，最好國王還是跑進去請求女兒的寬恕——

腦筋簡單的他，

只有臨著風雨而長嘆！

須知命運是天定，

不管天下著雨：

他卻宣誓著，這樣的雷雨之夜，也足以寒悍婦之心腸。

這個曾做國王的人，如此悽慘孤伴，被忠心的傭僕找到了，僕人就是好伯爵孔德，他此時已經變為慨士了，他是始終的跟隨在國王之旁，雖然李爺不知道他是伯爵，伯爵道：「啊！主人，你在這裏呀！人們雖然歡喜清

夜，卻不戀著這樣風雨之夜，這可怕的風雨，將野獸都趕入他們所居的窩裏去了。人的天性自然也怪難受這些痛苦。」李爺就呵止了他，說道：「這些小苦倒也不覺著苦，那裏才有極大的痛苦哩。當心定之時，他的身體就要嬌怯起來了，但是他心中的怒氣，卻將他一切的念頭都驅開了，祇剩著一些痛心事。於是他又說著些不孝的事情，他的女兒們辜負親恩，好像因為手要給他吃，將手撕了去一般；因為父母差不多是孩子的手，是孩子的食物，以及孩子的一切。」

但是這個忠心耿耿的慨士，仍舊堅持著請求國王不要留在露天之下。最後，他勸國王到矮樹那邊的壞草棚裏去躲躲，慨士就先跑進去，但是立刻很恐懼的跑了出來，說著見了鬼了。但經詳細視察之後，這個鬼並非是別的東西，是個瘋狂的乞丐，他也是跑進來躲雨的，他像鬼那般的說著，就驚嚇了這個蠢人了，其中有個瘋人，他是真的瘋了，或者是假裝的，他極善於搶奪憐惜他人的慈悲之心，他在村中遊東遊西，他們自己叫著自己，可憐的托鉢，可憐的偷懶，說著「誰給東西你的可憐的托鉢？」拿著針，刺，釘，刺入他的臂膀，使他出血；這種可怕的行爲一半是由於行走的緣故，一半是由於瘋病的緣故，他門所以如此，僅用以感動和恐嚇著這些無知的村夫，賜給些賑濟與他們。這個人是如此的可憐；國王看著他處於如此困苦的環境之中，身上一些也沒有什麼，祇有一張毛毯圍在股間，遮蓋著他的赤身露體，國王就決定他是人家的父親，將他的一切都給了他的女兒，所以就使他變成這個模樣。國王想著此外決定沒有別的事情，可以使人們到這般田地，除非他有了可惡的女兒。

從他賊著的許多狂話上觀察，慨士就看出他的心神不定了，確實因他女兒的虐待有以使他發瘋了。此時這個曾嚴而有價值的伯爵，就想顯示些更加緊要些的事務，這個比較在此找尋著機會去做成的要好些。因為伯爵有了國王的幾個有勢力的臣子的幫助，他就天曙之時將國王遷移至杜佛堡地方去，那個地方伯爵的朋友和伯爵的勢力都是存留著的；他自己就立刻上船到法國去，很急忙的進了可弟麗的宮闈，用著悽愴之辭，陳明著她父親所處可憐的環境，並且躍躍欲活的敘述著她的姊妹們，毫無人道的行爲，於是這

孝順可愛的孩子就請求著國王，就是她的丈夫，允許她到英國去一次，並且要持著足以克服這些暴虐女兒和她們丈夫的勢力的實力，去將國王的王位，恢復給她父親，這個提議，她丈夫允許了，她於是立刻出發領了勇敢的軍隊，就在杜佛上岸。

李爺當時，候著一個機會，從伯爵命令侍候國王瘋病的衛隊那裏逃了出來，事後幸被可弟麗的從人尋到了，他正在靠近杜佛的田裏狂遊著，這個情形甚是可憐，他完全發癲了，高聲唱著歌，頭上戴了一隻他自己用草葶蘇以及各種野草，在田裏拾來編成的帽子。可弟麗雖然堅持著懇切地要見國王，但是此時有了醫生的忠告，她須暫時延擱會見之期，須等國王睡一會以後，讓醫生給他吃的藥得力以後，他就會恢復他安靜的態度。得到了良醫的診治，倘使他能夠將國王的病看得復原，可弟麗允許著報酬他金銀珠寶，因此李爺不久就恢復了原狀，得見他的小女兒了。

目觀他們父女相見的時候，真是一幕悲慘的景象，他於此時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重見他的愛女，悲的是羞於接受她的孝順，國王因為她一些小過失，就將她任意丟棄，此時的刺激與他未痊的病症，在他的心裏，忐忑不定的鬪著，就使他半昏迷的腦筋記不清楚，他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了，也不知道。這時溫柔地吻著他的，向他安慰的人是誰，他於是請求人們不要笑他，倘使他認錯這個女子以為是自己的女兒，可弟麗於是他就跪了下去，請求他孩子寬恕，此時這孝順的女子也立刻跪了下去，請老父寬恕她，且說著這些事情不應當使他跪下去的，因為這是她的責任，因為她是他的女兒，是他真真的女兒，可弟麗她就吻著他（依她說）將她姊姊們的一切苛待都由這一吻驅除了，她說，她們一定很羞愧，因她們使她們的好父親，長了這麼長的鬚鬚，暴露在怒雷暴雨之下，她仇人般的狂狗，雖然牠們曾經咬著過她的（她是這樣很有趣的講著，）也須站在她的怒火之旁，像這樣的夜間，消消國王的怒氣，於是她告訴她的父親，她從法國來的用意是幫助他的，國王又說要她忘記以前待她的苛刻，恕他老了，呆笨得很，沒有知道他自己所作的事情，又說，祇有她可以有不孝順他的理由，但是她的姊姊們，卻沒有這些原因去不孝他。可弟麗說，她也沒有可以不愛他的理由，不能比

她們較勝些。

現在暫且讓我們將這個國王放在這個盡職可愛的孩子之下，那裏有了藥的效力和安睡的幫助，她和醫生纔得將他煩惱和麻煩的神經，恢復了過來，這些事情都是他另外的女兒所鑄成的。現在讓我們再講關於兩個暴虐女兒的事情罷。

這兩個忘恩負義的妖魔，對於老年父親如是的虐待，但是也不能企望她們對於丈夫實行忠心一些。此時她們對於丈夫外表愛情與責任，已經也不能應付了，很明顯的表示著，她們此時的愛情，已經鍾於別個男子了。但是事真湊巧，她們兩姊妹所鍾愛的人，是同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依特忙，是已死葛魯西德伯爵的私生子，他用了奸計就居然成功，不讓他應受承繼的哥哥接位，他用盡了各種奸計，使他自已變成了公爵，這個惡人真配著做惡可媛兒和李開的愛人。正在這時候，忽然康威耳公爵李開的丈夫死了，李開就立刻宣佈她的意思，要與葛魯西德的伯爵結婚，這樣一來，就觸起了她姊姊的妬忌之心，她因為這個壞伯爵向她所說的愛，和他向李開所說的愛完全一樣，所以可媛兒就想法子，將她的妹妹用藥毒死，但是被她的丈夫（就是亞爾巴納的公爵）知道了，就將她下獄，因為這個事實，她對於伯爵的劣跡公爵也知道，此時可媛兒因為失望於愛和怒，不久就斷送了她自己的性命。這個也是上天的公判，降在這些惡女兒的身上。

一切人的目光多歡喜看她們的應得之死的公正判斷，但是同一隻眼睛看到了這個不可思議的變幻，他們的喜歡就消滅了；在同一個力量之下，這個可愛的有德性的小女兒，也遭遇了悽慘的不幸。他們以為她的一身佳跡，似乎足以得到好的結果；但是這是一個可惡的事實，天下善人與慈悲的人，總不能都得善果的。可媛兒和李開所遣出去的軍隊，都是在壞伯爵葛魯西德的指揮之下，他們竟然得勝了，可弟麗被惡伯爵用了手術，將她因死在監獄之中，因為他不願再有人立於他和王位之上了。如此也算是上帝讓她顯示了一個孝順應盡的責任而犧牲的佳例，給世人觀看以後，也就將她帶回原處，恢復了她的本相。在這個女兒死去以後，李爺也不久就死去了。

在李爺未死之前，孔德伯爵依舊跟著他的主人，從在他兇暴女兒虐待他的時候起，直到現在悲傷零落的時候止，告訴國王，一向跟從他的人就是他，更名著慨士；但是李爺在憂鬱成癲的腦筋中，以爲這個如何辦得到，怎麼慨士與孔德是一個人啊；因此孔德想，在此時候，也用不著一定要分辯這個真相去麻煩他；但是在李爺去世之後，這個忠心的孔德因爲年紀大了，加以過於悲傷著主人的困苦遭遇，也不久跟著國王長眼永逝了。

上帝施在壞伯爵西德的身上的判斷是，使他的陰謀完全暴露，被他的哥哥（就是真的伯爵）在戰爭之中殺死；至於可媛兒的丈夫亞爾巴納公爵，對於可弟麗的死是不知道的，並且以前也沒有助著他的妻子苛虐她的父親，所以在李爺死去以後，他就升做了英國的國王，這些也不必多述了；因爲祇有李爺和他三個女兒的事情，是有關於我們的故事。

麥克俾斯

當溫厚的鈍坎王做蘇格蘭的國王的時候，有一個紳士（或者說是貴族吧）名叫麥克俾斯，這個麥克俾斯是國王的近親，因為在戰爭時，英勇有謀，在朝廷上頗受重視；他最近還打敗一隊人數多得可怕，而又受挪威軍隊幫助的叛軍，這便是他英勇有謀的事跡的一個近例。

兩個蘇格蘭的將軍，麥克俾斯和彭戈從這一次的大戰的凱旋聲中回來，他們的歸途是橫過一個荒涼的灌木林中的，就在這荒林中，他們被三個奇怪的東西阻住去路。這三個奇怪的東西，像是女人，不過她們卻有鬍子，而她們那起皺紋的皮膚和粗陋的衣服，使她們看去不像是世間的人物。麥克俾斯首先向她們說話，其時她們彷彿被他冒犯了似的，各人都將她自己有裂縫的指頭，放在她們有皮無肉的嘴唇上，表示一種靜默的記號；她們中的第一個以格侖米的貴士的稱呼，向麥克俾斯致敬禮。這位軍官見自己被這樣一個東西知道了，不覺大吃一驚；但是當第二個上來，向他致敬的時候，給他一個他自己都未曾想到過的銜頭，加陶的貴士，又更加驚異了；可是第三個又向他說：「萬歲！將來的國王！」這一種預言的賀辭使他驚奇得很，他明知道國王的幾個兒子活著時，他是不能希望承繼王位的。後來，她們回頭向著彭戈，以一種謎語，說他「不及麥克俾斯英武而又偉大！沒有那麼快樂，但又更快樂些！」並且預言說，雖則他自己永不會統治國家，不過他的兒子們在他死後將為蘇格蘭的國王。然後她們變成一陣風不見了；因此，這兩個軍官便知道她們是巫女了。

正當他們站在那裏想著這件怪異的事情的時候，從國王那裏來的送信的人到了，國王授權於這送信的人，將加陶的貴士這個榮銜賜給麥克俾斯。這一件事情竟這樣神奇地符合那巫女們的預言，真使麥克俾斯驚異得很了。他站在那裏，全被驚異所包圍了，連回答這信使的話都說不出來啦；就在這一剎那間，野心便在他心上昇起了，這野心便是希望第三個巫女所說的預言也能同樣地現實，他將來有一天能夠做蘇格蘭

的國王。

他轉過身去，向彭戈說道：「巫女對我曾允許過的事情，竟這樣奇怪地應驗了，你希望你的兒子們將來做國王嗎？」那個希望，彭戈回答說：「也許煽動你窺視王位啦，但是這些幽冥的未來事常常在小事情中，告訴我們一點真實的話，而在結果重要的時候，卻把我們賣掉了。」

然而這三個巫女的惡狠的暗示已深深地沈到麥克俾斯的心窠中，不讓他去注意善良的彭戈的警告了。從這時候起，他把所有的思念都注意在怎樣才謀得到蘇格蘭的王位這件事上去。

麥克俾斯有個妻子，他將那三個巫女的預言和牠一部份已應驗的事告訴了她。她呢，是個很壞的，有野心的婦人，所以，她和她的丈夫將來既然是極有希望，她便不顧什麼手段了。她儘向麥克俾斯不自願的目的催促，他呢，一想到行刺國王，良心上總是覺得不安，但是仍不放棄行刺國王爲實現這媚人的預言，以冀在必要時用的一種手段的思想的準備。

國王時常屈駕去拜訪他重要的貴族，以寬厚之辭向他們致意的，這時，國王恰好到麥克俾斯家裏來，隨身的扈從是他的兩個兒子馬爾康和陶乃班，和一大隊貴士，更足以表示對麥克俾斯勝利歸來的隆寵。

麥克俾斯的城堡，是處於很愉快的地方的，四周的空氣十分新鮮，頗合衛生，這一點可以於那些燕子所築的窠巢上看出來，燕子們在那城堡所有的小壁和扶壁上，以及牠可以做巢的地方，都做下了窠；因爲凡是鳥兒來生育而常來的地方，空氣總是很好的。國王一進城堡，心中便很歡喜這地方，而於這位受寵的主婦麥克俾斯夫人的服侍和敬意也極歡喜。這位夫人有一種以微笑來遮掩叵測之心的本領，能裝出看去好像一朵無邪的鮮花，而其實她卻是花下的一條毒蛇。

國王行程勞頓，很早地便上牀去睡。在他那莊嚴華麗的臥室中，有兩個臥室僕人（當時的習俗是如此）睡在他旁邊。他對於他所受的款待，異常歡喜，所以未睡之前，他曾送些贈品給他主要的官員，此外，他還另外送一隻金鋼鑽的戒子給麥克俾斯夫人，並以他的最親切的主婦的稱呼稱她。

現在是半夜了，世界已有一半都像死去一般的啦，而惡夢卻擾亂人們的安睡，只有狠心的刺客是在外面。這便是麥克俾斯夫人醒來行刺國王的時候。要不是她怕她的丈夫的本性中，人類仁慈的成份還太多，不會去設計行刺，她就不願自己去擔任這件於她們女子，非常可怕的工作。她知道他野心勃勃的，但同時又猶豫不決，而且尚未預備犯這樣大不韙的罪惡，這種罪惡普通都是隨著過分的野心而來的。她會得到他的允許行刺，但是她仍懷疑他的決心；她還恐怕他的天性（比她自己的較為仁慈）中的和善之情會插進來，消毀他的目的。所以她就親手拿著尖刀，走到國王牀前，事先她會把他的臥室僕人強灌了些酒，所以他們都已醉得酣睡著，疏忽了他們的職責了。鈍坎王已旅行得很困倦，睡得很熟，當她向他急切地看著時，在他睡著的當兒，他臉上有一種東西，很像她自己的父親，她見了，便沒有勇氣下手了。

她回去和她丈夫商量，他的決心這時早已搖動起來了。他想有些很強有力的理由，足以制止這件事。第一，他不單是一個臣民，並且還是國王很近的親族；那天他自己又是主人，款待國王的人，依照接待客人的禮法來說，把門關好，防備刺客，自己也連小刀都不帶在身邊，都是做主人應盡的責任。後來他又想，鈍坎王平日又是一個多麼公正而又仁慈的國王，又多麼愛好他的貴族，而於他尤其是寵愛；又想這樣好的國王真是老天特別保護的，他們的臣民們一定要加倍來報他們的仇的。此外，麥克俾斯因有國王的恩寵，在各色人等的心目中，地位都很高崇，這許多光榮怎樣可以被一件這樣卑污的行刺所污損毀壞呢？

在這些內心的衝突之中，麥克俾斯夫人察覺她丈夫傾向於較好的一方面去，並且決定不再進行謀刺的事情了。但是她是一個心中的惡主意不容易擺脫開去的女人，便動手在他的耳邊，灌進許多話，這些話便將她自己的性情的一部份輸入他的心裏，逐條舉出些理由，說明他為什麼對於自己已擔任了的事不能澈底做而要害怕；這件事情做起來又怎樣地容易；又怎樣地迅速地就會成功；一個短短的晚間的行動，怎樣地能使他們以後半生的歲月，來享受蘇格蘭國王的幸福！於是她便對於他的改變主張加以輕視，責他反覆無常，懦怯多疑；而且又宣稱她也曾哺過乳，知道去愛吃她奶的嬰兒原是很溫柔的事情，但是，如果她會像他

矢誓行刺那樣堅決地矢誓過，即使嬰孩對著她的臉在微笑，她也會把他從懷中摔出去，將他摔得腦漿迸出的。後來她又加上說，把這件事情的罪誘之於酒醉了的兩個僕人身上去，又怎樣地可行。所以她以她的長舌之力改變了他的決心，竟使他重新再鼓起勇氣來做這件流血的事情。

於是，他將尖刀拿在手中，在黑暗中輕輕地偷進鈍坎王睡著的房中；在他走去的時候，他看見空中另外有一把尖刀，刀柄向著他，刀口和刀尖頭上有些血跡；但是他試去握住牠的當兒，卻又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了，這祇是從他自己狂熱和受刺激的腦海中和他現在要做的事情裏出來的幻覺而已。

他擺脫了這了恐怖，走進國王的房裏，向國王急急地猛戳一刀。他正行刺好的時候，睡在那房中的兩個僕人裏，有一個忽然在夢裏大笑起來，而另外那個呢，也在夢中叫了一聲「刺客。」這一聲驚醒了他們兩人；但是他們嚇昏了幾句，其中一個說道：「上帝保佑我們！」另外那人便說：「亞們。」（耶穌教中新禱完結時的一個字，意為心願如此——譯者註）他們便又睡去啦。站在那裏聽著他們的麥克俾斯呢，在那傢伙說「上帝保佑我們」的時候，也很想試說一句「亞們」的，然而他雖極其需要一個祝福，可是「亞們」這兩個字卻哽在他的咽喉中，他說不出來。

他又覺得自己聽到一個聲音，那聲音叫道：「不要再睡啦！麥克俾斯刺死睡眠了，那無辜的睡眠，養生必要的睡眠。」那聲音仍舊向全座房子的人叫著：「不要再睡啦，格倫米已刺死睡眠，所以加陶將不能再睡，麥克俾斯也將不能再睡。」

麥克俾斯帶著這樣可怕的幻想，回到他的在傾聽的妻子跟前來，她還以為他沒有實行他的目的，這件事情總被他耽誤了。他進來時，這樣地昏亂，她便責備他沒有堅毅之力，又叫他洗去染在手上的血漬，同時她拿了他的尖刀，想去用血染在那兩個僕人的臉上，使這件事情似乎是他們的罪過。

早晨來了，而這件不能隱藏的謀殺案的發見也隨早晨而俱至。雖然麥克俾斯和他的妻子表示極大的悲傷哀痛，提出許多強有力的證據來誣告那兩個僕人（因為尖刀是他們身上搜出來的，他們臉上又染有

血漬，)然而大家依然都疑麥克俾斯，使他做這件事情的誘因，比疑心這樣可憐而蠢笨的僕人做牠的誘因，要相信得許多。鈍坎王的兩個兒子都逃走了。長子馬爾康逃到英格蘭去避難；次子陶乃班逃往愛爾蘭去。應該來承繼王位的兩個王子，既這樣地放棄這個王位，麥克俾斯就以最近的嗣者的資格，加冕爲王了，於是那三個巫女的預言一個個地都應驗了。

麥克俾斯和他的妻子雖則高居王位，但始終忘不了那巫女們的預言，那預言說麥克俾斯自己雖做個王，而他的兒子卻不能做，將來繼他而爲國王的反而是彭戈的兒子。他們一想到這預言，和他們雙手染上血漬，犯了這樣的大不韙的罪惡，祇是把彭戈的後裔提到王位上來，因此心中耿耿不安，於是他們決定將彭戈和他的兒子們置之死地，想避免那巫女們的預言實現，而她們的預言關於他們自己的一部份卻已經明白地應驗了。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預備一次盛大的宴會，邀請一切主要的貴士來赴宴；在這些貴族中，彭戈和他的兒子弗利安斯也被邀請，並且對他們特別地表示敬重。那天晚上彭戈在到宮裏來的路上，就被麥克俾斯所指派的刺客所圍攻，刺客便將彭戈殺死；但是在混鬧的當兒，弗利安斯逃走了。從這個弗利安斯以後，接著傳下一系連續的許多國王，承繼蘇格蘭的王位，直到蘇格蘭的哲姆士第六，而兼英格蘭的哲姆士第一，方才完結，英格蘭和蘇格蘭也就在這位哲姆士手上合併起來的。

晚宴的時候，儀容舉止都極高雅溫和的王后，執著主婦之禮，以一種從容端淑而又鄭重周到的態度去撫慰到場的一切人們。麥克俾斯則很隨便地和貴士貴族們閒談著，還說如果彭戈他的好朋友，也已到的話，他國中所有的可敬的人都在他家裏了，其實他的責難彭戈不到，不如去悲傷他的不幸來得對些。正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那被他謀殺的彭戈的幽靈，走進房間來，坐在麥克俾斯要去坐的椅子上。麥克俾斯雖然是個很膽大的人，但是一個人和鬼去面對面，又怎能不顫慄呢，所以他一見到幽靈，他的兩頰便因恐懼而變成慘白，向那幽靈呆呆地注視著，站在那裏一點丈夫氣概都沒有。他的王后和那些貴族都看不見有什麼，都只覺

得他在注視（他們以為如此）著一把空椅，他們就以爲這是一陣昏迷，於是她走近他去，低聲和他耳語，說這和他去謀殺鈍坎王那晚看見空中有尖刀一樣是個幻想。但是麥克俾斯依舊看著那個幽靈，對於他們所說的一切話全不注意，同時他向那鬼說了些昏迷而頗有意味的話，因此王后怕這可怕的祕密敗露出來，便很急促地將賓客遣散，藉口說麥克俾斯這種情形是他常常犯的病症。

這種可怕的幻想，麥克俾斯是難免的。他的王后和他都會受過可怕的惡夢的蹂躪的痛苦，而弗利安斯的逃走使他們擔覺得不亞於彭戈的死。現在他們以為弗利安斯是將來承繼王位的彭戈後裔的始祖。他們心中懷著這些卑劣的心思，沒有安靜的時候了，於是麥克俾斯決定再去尋找那三個巫女，要從她們那裏知道一些最壞的結果。

他在一個灌木林中的山洞裏找到了她們，她們呢，預知他要來的，正在預備她們可怕的巫術，用這種巫術，她們可召請陰間的鬼怪來，告訴她們未來的事的。她們巫術的成分是蟾蜍、蝙蝠、毒蛇、壁虎的眼睛，狗的舌頭，蠍的腿，夜鷹的翅膀，龍的鱗甲，狼的牙齒，女巫的木乃伊（以香料保存永久的死尸——譯者註），傘形的毒草的草根（這東西須在黑暗之中掘出來才有效力），山羊的膽，猶太人的肝，水松的枝條，死的小孩的手指：這許多東西都拿來放在一把大壺或大鍋中去煮，一到牠煮得太熱的時候，便用狗頭猴的血去澆冷牠，她們再用一隻吃過自己的小豬的牝豬的血澆到這些東西裏去，又用從絞死刺客的絞架上刮下來的血洒到火焰中去。用這種巫術，她們就能強迫陰間的鬼怪說出未來之事。

她們便問麥克俾斯說他的疑慮還是由她們來解答，還是由她們的主人來解答，她們的主人便是鬼。他所見的這些可怕的禮儀，他一點也不怕，所以就大膽地回答說：「他們在那裏呢？讓我看看他們吧。」她們就把鬼召來，鬼也是三個。第一個鬼出現了，見他頭上是武裝的人的裝束，他向麥克俾斯直呼其名，吩咐他留心。費夫貴士、麥克俾斯、謝他，因為麥克俾斯對於費夫貴士、馬達夫已經有妬忌之心，上存在了。

第二個鬼出現了，像一個血淋淋的小孩，也向麥克俾斯直呼其名，吩咐他不要恐懼，只須譏笑人的沒有

膽量，因為凡是女人所生產的人，沒有一個會有傷害他的力量；並且忠告他流血，膽大而心。那末你就活著吧，馬達夫。」國王這樣叫道：「我何必怕你呢？不過我要把事情弄得加倍的穩固可靠些，你不准活著的，那樣我就可以使寒心的恐懼睡下，就是在雷聲隆隆中也都可安靜的睡著。」

那個鬼退下去之後，第三個鬼就出現，他的形狀是一個戴著王冠的小孩，手中拿著一棵樹。他直呼麥克俾斯的名字，勸他抵抗謀叛的人，說不到白難地方的森林到鄧息能山來反抗他，他是不會被人克服的。麥克俾斯叫道：「多麼可愛的預示啊！好哪！誰能搖動森林，將牠從生根的地方搬開去呢？我知道我將活到人們平常的壽限，而不致於遭橫禍致死。但是我的心怔忡著要知道一件事。假使你的本領能夠說出這許多話，那末請你告訴我，彭戈的後裔是否將來要統治我這個國家的。」這時，那個鬼便沉到地下，一陣樂聲隨之而起，有八個影子，都像國王般的樣子，從麥克俾斯面前走過，最後一個是彭戈，他還帶著一面鏡子，鏡中顯示出更多的人形，彭戈自己全身血淋淋，向著麥克俾斯慘笑，並且向這些人形指指，由此麥克俾斯便知道這些人形，便是彭戈的後裔，他們都將繼他而為蘇格蘭國王，三個巫女呢，奏了些幽揚的音樂，跳跳舞，表示歡迎麥克俾斯的意思，然後也消滅了。從此以後，麥克俾斯心中充滿了血淋淋的，可怕的東西。

麥克俾斯走出巫女們的山洞後，第一件聽到的事情就是費夫的貴士馬達夫，已逃往英格蘭去，加入那先王的長子馬爾康所組織的軍隊中，想來驅逐麥克俾斯，將正嗣馬爾康扶上王位。麥克俾斯心中大怒，就往馬達夫的城堡中去，將那貴士留在家中的妻子兒女殺死，並將屠殺延及和馬達夫稍稍有親戚關係的人身上去。

這些諸如此類的行爲，使他手下的貴族都生了異心。能够逃走的人，都逃去聯合馬爾康和馬達夫，他們現在已帶著一枝很精銳的兵，漸漸逼近來了，這枝精兵是他們在英格蘭招募起來的，其餘的貴族也都暗地裏希望他們軍隊成功，不過他們怕著麥克俾斯不能積極活動吧了。他的新募的兵呢，只是慢慢地向前進去，每一個人都恨他們這個暴君；沒有一個人愛戴他或者尊敬他；但是所有的人都懷疑他；於是他開始羨妬那

個被他謀死的鈍坎王的情狀了。鈍坎王現在安睡於他的坟墓中，奸謀險計對他已施其極，干戈，毒藥，內亂外患都不再來擾他了。

在這些事情進行的當兒，他惡事中唯一的同謀者的王后死了。本來他有時候還可從王后心上，找到一點短暫的休息，免去一點他們兩人夜夢中所受到的恐怖，可是她現在死了，據人猜測起來，她大概是自殺的，因為不能忍受罪惡的懺悔和公衆的仇恨。這事一發生，他就成爲孤零零一個人了，沒有一個人愛他或照料他，也沒有一個可以受當他惡毒的主張信託的朋友。

他變成不要生存的自己了，很願快死，但是馬爾康的軍隊日益逼近，激起他心中往日英勇的餘焰，他就決定死於（和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戎裝之下。」此外，那巫女們虛空的允諾，又使他心中充滿不可靠的自信心，他記得那三個鬼說過的話，凡是女人生的人沒有一個能够傷害他，不到白難地方的森林到鄧息能山來時，他是不会被別人克服的，而白難地方的森林會到鄧息能山來的事，他以爲是不可能的。他關在自己的城堡中，他的城堡是有堅不可入的力量，足以輕視圍攻。就在這裏，他愠怒地等待著馬爾康的到來。有一天，一個信使來到他跟前，臉色慘白，嚇得顫抖，連要報告所見的情形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因為他後來斷定地說，他站在山上守望的時候，他向白難那面注視著，他心中想來，那邊的森林開始在移動了！麥克俾斯叫道：「撒謊的傢伙，賤人！如果你說謊，你得活活地吊在近旁的樹上，讓你餓死。要是你的話是真的，那我也就不管你怎樣了。」因為麥克俾斯現在已開始失去他的決心，對那三個鬼的雙關的預言懷疑起來了。他是不到白難的森林搬到鄧息能山的時候，是不怕的；而現在森林在移動啦！他說道：「無論怎樣，如果他所說的話是真實的，那末讓我們武裝起來，出去應戰吧。在這裏，已飛不出，也留不住了，我對於陽光也已有些厭倦了，願我的生命快些完結。」他說罷這些話，便突然向那剛到城下的圍攻者攻擊過去。

使那信使以爲是森林在動的奇怪現象，是很容易解決的。當來圍攻的軍隊經過白難的森林時，馬爾康正和有智謀的軍官一樣，命令他的兵士，砍下每一枝大樹枝，各人捧在自己前面，藉以掩藏他的軍隊真實的

人數。兵士們捧著大樹枝向前進行的情形，在遙遠處看去，卻有使那信使的大大驚異的現象。而那鬼的話也就這樣地實現了，只是和麥克俾斯所領悟的意思不同而已。他信任心的一貫主義就此去掉啦。

現在一場激烈的小戰爭開始了。幫助麥克俾斯的人數很少，這些人，麥克俾斯稱之為他的朋友，其實呢，他們都懷恨這暴君，而傾向於馬爾康和馬達夫那邊的。麥克俾斯雖則勢力薄弱，可仍極其激烈地，勇敢地戰著，把來打他的都打得落花流水，直到最後，他來到馬達夫在戰鬪著的地方。他一見馬達夫，又記起那鬼忠告他最要迴避馬達夫的話，於是就想回身過去，但是馬達夫卻在戰場中找遍了他啦，連忙過來擋住他的去路，接著便開始了一陣惡戰。馬達夫盡情的痛責他，殺死他的妻子兒女，麥克俾斯的靈魂已够給這一家人的血判罪了，他卻仍舊要想迴避戰鬪，不過馬達夫依然要促他交鋒，叫他暴君，殺人者，地獄裏的狗，卑鄙的東西。

這時，麥克俾斯又記起鬼的話來了。婦人人生的人怎能傷害他呢！他向馬達夫自信地微笑著，說：「你要白費力量的，馬達夫，你可以像用劍去壓迫空氣般地容易，使我易於攻擊。不過我卻身具魔術，凡是婦人的人，都不能傷害我。」

「快對你的魔術失望吧！」馬達夫說道，「讓你所供奉的說謊的鬼告訴你，馬達夫不是婦人人生的，不是和普通人出世那樣地生下來的，而是從他母親身內未到時候硬取下來的。」

麥克俾斯覺得撐持他自信心的最後的一支台柱已去了，便顫慄著說道：「告訴我這些話的人可詛咒啊！以後永遠不要再讓人相信巫女和騙人的鬼怪所說的雙關的話哪！他們都用些雙關的話來欺騙我們，他們將他們的允諾的意義說得很玄奧，而用文字的異義來使我們失望。我不願和你交戰。」

「那末，你活著吧，」馬達夫輕蔑地說，「我們要拿你去示衆，好像人們呈列鬼怪的那樣。再用一塊油漆過的木板，上面寫著：『人們在這裏可以看見暴君！』」

麥克俾斯在失望之中，又恢復他的勇氣了，便說道：「決不，我不願活著，在年青的馬爾康面前去俯地長

跪，也不願受騙人的詛咒所騙。雖則白難的森林已到鄧息能山來了，雖則你不是婦人生的，現在來打我了，然而我還要盡我最後的力。」他說著這些瘋狂的話，便向馬達夫猛撲過去。馬達夫經過一番劇戰之後，終於把麥克俾斯克服住，斬下他的首級，送到那年青的合法的國王馬爾康前面去，作為一種禮品。馬爾康這時便自取了他的政府。這個政府，他曾被那篡位者用奸謀剝奪過去許多許多時候了，後來他在貴族們和人民的歡呼聲中，登了溫和的鈍坎王的王位。

善有善果

白德萊是陸雪龍的伯爵，他新近因為他的父親死了，纔得到伯爵的爵位與財產。法國國王聽得他的死耗以後，他就立刻召他的兒子，到巴黎宮裏來，以友誼的關係，很有意要提拔年少的白德萊，賜以特別的恩惠與保衛。

白德萊的母親是已寡的伯爵夫人，現在，白德萊是和母親同住在一起，那時法國老臣賴發就來領他到國王那邊去了。法國國王是個專制的君主，凡召入朝中的人，對於國王命令，不論貴顯官員，都不敢不服從的。所以伯爵夫人，雖然與她親愛的兒子暫別，似乎又死了第二個丈夫一般，她丈夫的死，實在使她非常的悲愁，但是她卻不敢耽誤他一天，因此祇不過吩咐了幾句離別的話。賴發就是來帶他去的人，安慰著伯爵夫人，因為他丈夫新近死去了，她的兒子又突然的要離開她了，所以他用著朝臣諂媚式的樣子，說道，國王是一個很好的君王，她可以在他的恩典之下，再得一個丈夫，他可以做她兒子的父親；這個意思，就是國王會庇護著白德萊的。他又告訴伯爵夫人，國王生著一種愁悶不堪的病，醫生說，這個病是不能治了。聽得了國王有病，夫人就表示極憂傷的樣子，說道，她希望海倫那的父親活著（海倫那是一個年少的姑娘，她現在也和夫人在一處）因為夫人想著非他不足以治王上的病了。於是她略將海倫那的歷史說與賴發聽了，說道，她是名醫那來特的獨養女兒，他死的時候，他將他的女兒託她保護，所以自他死後，她就將海倫那收在她的保管之下。夫人很贊她的嫻淑性情，高尚品格，又說她承繼著父親有價值的德性。夫人說的時候，海倫那很悲愁傷心的隱泣著，這個夫人可以反證她對於她父親的死，顯見十分的悲傷了。

自白德萊此時就與他母親道別，伯爵夫人於分別的時候懷著淚，為她親愛的兒子祝福著；吩咐他須聽從賴發的指教，說道：「大臣寬厚一些，勸勸他，因為他是一個沒有閱歷的朝臣。」

白德萊最後的話，是向著海倫那說的，但是他們所說的，不過是一種通俗儀禮的話，希望她快樂些；他最後和她說道：「安慰著我的母親，你的主婦，格外的敬重她些。」海倫那的深愛白德萊非一日矣，她很傷心地只知泣，她的流淚，其實不是爲著乃父而是爲著白德萊的別離，海倫那雖然愛她的父親，但此時對意中人的愛，卻勝過父母親的愛。愛的唯一目的，此時將失去了，她幻想中祇有白德萊的肖像，至於她父母的俊與容貌，她早已忘記了。

海倫那久已傾心愛著白德萊了，雖然她時常想到他是陸雪龍伯爵的後裔，她是出身低微，她的祖上是沒有聲望，但他的祖上卻都是貴族，所以她眼光中看著身份高尚的白德萊不過是她的主人，是她親愛的主人；因此不敢有什麼奢望，不過活著做他的傭人，死也做他的奴僕，似乎有相差著很遠的距離在他的高貴與她的低微之中，因此她就說：「這個真似乎是一樣的事情了，我愛著一個特別光亮的星，想和他結婚，白德萊好比一顆星，多麼高高的在天空之上呢。」

白德萊的離別，就使她雙眼流淚，芳心增苦；因爲她愛他，雖然沒有希望，但是她每小時看著他，已經很可以安慰她的心了。海倫那坐著，看著他烏黑的眼睛，伶俐的眉毛，捲而光滑的頭髮，直等她似乎在她的心版上，描著他的肖像，這顆心記滿了他可愛的而貌上各樣的東西。

當海倫那父親死的時候，家產一些沒有傳給她，祇有幾張罕世而極有功效的藥方，這種醫方，從學術的研究和長時間經驗，他纔得集爲良方，幾乎是一種百發百中的良藥，在諸藥之中，有一種藥可以斷定是適合於這種病症，這種病是賴發所說的使國王致於衰頹的；當海倫那聞到了國王的病痛，雖然她此時依舊是如此的微弱，如此的沒有希望，她腦海裏卻幻想著一個心願，她想自己到巴黎去，擔任醫治國王的責任。雖然海倫那是有這良方的人，這是一個不是容易的事情，即使她真的去診治了國王，就是醫生，也未必能够信任這個不學無術的少女，因爲這種病，國王以爲醫生也以爲不可救治的了。這個海倫那想進行著的，倘使她真的被允許去試一試的，那麼她信任她的藥似乎比較信她父親的學術還要格外來得可靠，雖然他在世之時，真

是有名的良醫；這是因為她十分的信任著，這個良藥是上天的幸運之神留下來當作她的遺產。這個必定可以增進她的命運，或者因此可以貴為伯爵之妻哩。

白德萊去了不久，有個管家的來告訴伯爵夫人，說著他聽得海倫那自言自語的在那裏說，他似乎懂得她說的是愛著白德萊幾句的話，她想跟他到巴黎去。夫人感謝著管家的，使命他去通知海倫那，說她要和她說話。夫人聽到了海倫那的話，就引起夫人記起她自己以前的日子；這些日子，或者就是夫人起初愛白德萊父親時候的日子；因此她自言自語道：「就是我在青年時代的時候，也是如此。愛情是好像屬於在青春時代的玫瑰花樹上底芒刺一般；雖然在年輕時我們想這些並不是過失。」當夫人正在默想年輕時對於愛的錯誤的當兒，海倫那進來了，她向她說道：「海倫那，你知道我是你的母親。」海倫那答道：「你是我的主婦。」夫人又說道：「你是我的女兒，我說我是你的母親，為何你對於我的話，這樣恐懼，面色都灰白了啊！」海倫那的面色真的非常驚惶，思想非常錯亂，恐怕夫人疑心著她的愛，她依舊答道：「太太，請你寬恕我，你不是我的母親；陸雪龍伯爵也不是我的哥哥，我也不是你的女兒。」夫人道：「但是你必定是我的媳婦；我恐怕，這個是你心裏以為母親和女兒擾亂了你的心思了。你愛我的兒子嗎？」「好太太寬恕我吧，」驚惶的海倫那說著。夫人又重問道：「你愛我的兒子嗎？」「你愛他不愛他，太太。」海倫那說著。夫人答道：「不要拿遁飾之詞來答覆我。來，將你的愛情講給我聽，因為你的愛已經完全暴露了。」海倫那就跪了下去，將她的愛說了出來，又羞又懼的請求著她主婦寬恕她，用話來說明他們的地位貴賤不相配的意思，她承認白德萊並不知道她是愛著他的，海倫那又把她的單相思，自認身世低微的愛慕之念，比作可憐印度人的崇拜日神，一樣的沒有希望，那知日神卻認為那崇拜者，不過是一個仰慕者而已。夫人又問她，她是否近來有意想到巴黎去。海倫那就將所聽得國王有病的事，她心裏所做的事都講了出來。夫人道：「這個就是你想到了巴黎去的動機，是不是？老實說出來。」海倫那很真實的答道：「主人啊，令郎使我這樣想著的，否則巴黎藥物和國王都使著我心神不定。」夫人聽了這個完全的口供，不說贊成，也不責備，但是她卻很正直的問著，藥對於國王究竟有無功效。夫

人本也知道，這個藥是在那來特所有的藥物之中，所最稱道其高價的，他曾經把這種藥，施諸他垂死在牀的女兒過；她同時回想到那個可怕的時候，她也曾允許著關心這個少女，此時她的命運，與國王的生命，似乎須依著這個計謀爲轉移了（這個計謀雖然是一個可愛的少女意思中所提起的，夫人也不知道什麼，不過以爲要國王的病能够復原，和那來特的女兒造成將來貴顯的基礎，這個是一樁聽天由命，不知結果如何的事情，）但是因此她竟很寬厚的允許著海倫那自己去獨斷獨行，她很仁慈的替她設備了重金，和相當的侍僕，海倫那就帶著夫人恩賜的一切，和她的厚望，一起出發到巴黎去了。

海倫那到了巴黎，得到她的朋友老朝臣賴發的幫助，她纔得朝見了國王。但是她依舊有許多困難的地方，因爲國王是不能很容易的實行將年輕醫生所貢獻的藥去試服，但是她告訴他，她是那來特的女兒（那來氏大名國王是知道的，）她將貴重的藥獻給了他，像寶貴的庫一般，其中包括她父親的經驗，和學術的精華，她很勇敢的願意以生命爲質，倘使國王在兩天之內不能完全恢復健康。最後，國王允許著試服，假使她成功了，他允許她在全法國境內，任擇一個丈夫（王太子不在其內，）選擇丈夫的酬報，正合了海倫那所要求的報酬，倘使她治好了國王的疾病。

海倫那並不是自暴自棄的人，她自信，她父親所製的藥，確是其效如神的。所以國王服藥後，不到兩天，國王的健康就全部恢復了，因此國王因欲實行前約，就召集了朝內青年貴族，以便任那位美麗醫生擇丈夫以作酬報；於是國王請海倫那在未婚的貴族少年中選擇她的丈夫。海倫那對於選擇一層，卻不加扭怩，因爲羣貴之中陸雪龍伯爵也參與被選的份子，於是她轉向白德萊說道：「就是這個人吧，我不敢說，主人我就選擇你，但是當我有生之時，我將我與我的責任，都放在你的指揮勢力之下。」「如何，那麼，」國王說道，「年輕的白德萊，你就娶了她吧，她是你的妻子了。」白德萊卻不加躊躇地宣佈說，他是不贊成國王以自荐的海倫那作爲賜禮，他說，她是窮困醫生的女兒，依食於他父親的門下，現在她是依靠他母親生活的人。海倫那聽著許多拒絕她與譏諷她的話，她向國王說道：「你的恩典是寬厚的，大王，我很喜歡。其餘的事情就隨他去罷。」但

是國王卻不願讓他的命令這樣輕易的過去；因為貴族賜婚的權力，也是法國國王特權中之一種；所以他命令在這天，白德萊須與海倫那成婚。但是這種強迫白德萊結婚事，對於可憐的姑娘是沒有希望，她雖然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得到這個貴族丈夫，似乎是幸事，其實是一段慘事，他丈夫的愛情，是不能像在國王的恩賜之下的隆盛。

海倫那不久就成婚了，她於是依她丈夫的要求，就代他請求國王，離開朝廷；當她代向國王呈請准許離宮以後，白德萊就告訴她，說他是沒有準備這個突然的婚姻，這個婚事使他非常心神不定，所以要她不必怪異他必有的行爲，倘使海倫那不奇怪的話，她必十分愁悶，他要想脫離的用意她是很明白的。他吩咐她回到家裏去，到他母親那裏去。當她聽得這個無情的吩咐，她答道：「先生，對於這個吩咐，我是再沒有什麼說的了，但是我是你的最服從的傭人，我情願永久謹守著我應受之份，因為我的薄命不能與我的佳運相配。」但是這些溫順謙讓之辭，完全不能感動這個可惡的白德萊去哀憐他柔順的妻子，在離別之時，連普通的道辭，都沒有，一句話向她說著。

命她回到伯爵夫人那裏去，海倫那只得就回去了。她對於旅行的目的已經告成了，她已經救了國王的性命，她也同她心愛的人陸雪龍伯爵結婚了，但是她回到她婆婆那裏去，卻處於一個被棄的女子的環境之中，跑進家門的時候，就接到了白德萊寄來的信，這封信真使她心碎了。

伯爵夫人是極力的歡迎她，接待她似乎是她的兒子自己選擇的一樣看待，像高貴的女子一般，她說著安慰她的話，因為白德萊何以會這樣大意的於新婚之時，將她單獨的送了回來。但是寬厚的接待，終不能使憂悶的海倫那快樂，她說道：「太太，我的丈夫去了，永久去了。」她於是將白德萊寄來的信讀出來：「你能够獲得我手指上所戴的一隻不可脫離的戒指，那末你才可以配呼我爲丈夫，但是，事屬難能，祇得作書以拒之。」

海倫那說道：「句內的措辭，多麼令人讀之生懼！」伯爵夫人就勸她忍耐些，說道，白德萊已經去了，她就

是她的孩子，她應任主人之職，她比粗魯的白德萊做陪伴，真要遠勝二十倍了，因此她時常叫著她主婦。但是夫人施的禮敬，慇懃，仁慈與諳嫻，用以去安慰她媳婦的憂愁，終歸於無效。

海倫那依舊的秋水注視在信上，看到信上的句子，悲憤交集地喊著道：「我既無妻，我亦無戀於法國。」夫人問道，是否這些話也是在信上的？「是的，太太。」祇有這幾個字，是海倫那所能嗚咽回答的。

次晨海倫那失蹤了。於她走後她留下一封信，吩咐著僕人轉交給夫人，說明突然離家的理由：在信裏告訴夫人說，她十分憂愁不安，因為趕出了白德萊的本鄉與他的家庭，因為她要彌補她的罪孽，所以到聖傑克廟裏去進香了，最後請求夫人告訴她的兒子，說他的妻子，他所深恨的妻子，已經永遠離他的家庭了。

白德萊自與巴黎離別後，便投入佛羅倫斯擔任一個武官，他經過了幾次勇猛殺敵的戰爭，聲名因以大噪。這個時候，白德萊忽奉老母來諭，示內備述海倫那業已出走，不致再有舉擾等情的佳音報告，於是白德萊就拼擋旋里。當斯時也，海倫那蓋已微服，向佛羅倫斯進香去了。佛羅倫斯為一般向聖傑克進香者，所必經之名城，海倫那進城以後，她聽說有個好客的寡婦住在這裏，她慣常在她家裏，款待著無力的進香者，這些去禮拜神像的香客，她都給以住所與招待。所以海倫那就跑到這個好婦人這裏來，寡婦也恭敬地歡迎著她，邀她去，看名城古跡，又說倘使她要去看公爵軍隊，她也可以帶她去看看。寡婦說道：「你可以看見一個你的同鄉，名陸，雪龍伯爵，他在公爵戰爭之中，建了很有價值的事業。」海倫那不要那第二個邀請，當她聽得了白德萊也是在幕裏的人。她伴著她的女主人，再去重看她的丈夫的面，這真是一樁憂愁悲慘的事情。「他不是一個美麗的少年麼？」寡婦說著。「我也很喜他。」海倫那很誠懇的答著。她們一路走去，那健談的寡婦，所談之事，都是關於白德萊的，她又把白德萊的婚事，告訴了海倫那，他如何的遺棄了可憐的妻子，如何他到公爵的軍隊裏來逃避，海倫那忍耐地靜聽著關於她自己厄運的敘述，這段事情說完以後，而白德萊的歷史還沒有說完的時候，於是寡婦又另外講著一樁事情，每一個字都直沈到了海倫那的心房裏，因為這個故事就是白德萊愛上了寡婦的女兒了。

雖然他不愛著國王逼成的婚事，這個似乎他並非不知道愛情，因為他住在軍隊裏，他卻愛上了譚亞娜了，她就是寡婦的女兒，是個美麗溫柔的少女，寡婦也就是海倫那的女主人。他在每天夜裏奏著各種音樂，唱著贊美譚亞娜嬌麗的歌曲，他每天到她的窗下來，求她的愛，他向她所要求的一切，是要她允許等一家人都睡熟了以後，私進她的房間，但是譚亞娜終不被誘惑，也不允他不正當的請求，也不去鼓勵她求婚的心思，因為她早已知道他是已結婚的人，因為譚亞娜是在賢淑母親的管訓之下的，寡婦雖然現在是境况蕭索，她卻是好出身，她是客匹樓貴族的後裔。

這個好婦人把一切都講於海倫那聽的，無非是稱贊她女兒穩重的德性。海倫那說，這種事情完全因她的管教好，她的忠告好，才得這樣的結果；寡婦又說，白德萊特別的懇求譚亞娜今晚與他相會，因為他次朝就要離佛羅倫斯去了。雖然海倫那聽到白德萊愛著寡婦的女兒，非常憂悶，但是從這個故事裏面，心熱的海倫那卻想到了一個計策（以前的惡結果並沒有減少她的勇氣），想和她的荒謬丈夫，恢復原有的和好。她於是告訴寡婦，她就是海倫那，是白德萊所遺棄的妻子，所以她就請求寬厚的女主人與她女兒接受白德萊的相會，要她們允許她改裝了譚亞娜的模樣，欺騙著她的丈夫；她告訴她們，她所以要祕密的會見她的丈夫的緣故，是想從他那裏得到戒指過來，他說這隻戒指，倘使能够被她佔有，那麼他承認她是他的妻子了。

寡婦與她的女兒所以肯幫助她，一半是為憐惜這個被遺棄的妻子，一半為利慾所鼓動，因為海倫那允以厚報，先給了一隻錢袋作為將來酬報的證據。當日海倫那就把她死亡的消息，通知了白德萊，希望他聽了她死的消息，便可以自由的舉行第二次的選擇了，如此他會和假裝的譚亞娜訂婚約了。倘使她能够到戒指與婚約，她可以沒有懷疑，造成些將來的佳運了。

這天晚上天黑暗以後，白德萊特准到譚亞娜的臥房裏去，其時海倫那早已等著去接待他了。一種諂媚的怨辭與多情的談話，都向海倫那說著，是甜蜜和寶貴之聲，雖然她知道，這些話他都是向著譚亞娜說的；白德萊喜歡極了，愛她極了，誓必為伊丈夫，矢志離他；他希望這或許是愛情的先兆，當他知道這就是他自己的

妻子，此時被輕視的海倫那，也對他談得親暱了。

白德萊從來沒有知道海倫那是這樣的一個靈敏的姑娘，否則他也決不如此輕視她了；每天的見她，真看輕了她的美麗了；面孔，我們時常見的或慣見的，必定會失去一種像第一次看見的嬌豔與清秀；至於她的慧質，這是不能這樣判斷的，但是他是這樣判斷的，因為她始終把尊敬心混合了愛他的心，就使她時常在他之前，靜悄悄的不肯做聲；但是現在因為她將來的命運，她的妙計的結果，似乎都賴於晚間的相會，所以必須要在白德萊的心上，造成親密的印痕。她就用盡了智力，使他快樂；她溫雅活潑的談話，柔情密意的婀娜態度，如此的迷惑了白德萊，所以白德萊就發著誓，他務必娶之為妻，於是海倫那就要求他指上的戒指，做他愛的紀念，因此他就給了她，因為要回給這個戒指，她就另外給他一個戒指，這個戒指關係十分重大，因為這個就是國王給她的禮物。在晨光未亮之前，她就送了白德萊出去；他也就立刻出發到他母親的家中了。

海倫那依舊邀請寡婦與譚亞娜同她到巴黎去，因為她們尚須幫助她完成她的計謀，當她們到巴黎的時候，她發覺國王已經去拜陸雪龍伯爵夫人了，於是海倫那迅速地盡力趕上國王。

國王此時身體極強健，感恩她治愈的深情，時時在他的心上，所以他見了伯爵夫人，就提起海倫那，稱她是可貴的珠寶，被她蠢笨的兒子失落了；但是他見著伯爵夫人深切的憂悶，她的確常常悲傷著海倫那的死，他說道：「我的好夫人，我一切都寬恕了，一切都不追究既往了。」但是好性情的賴發此時也在那裏，他忍不住可愛的海倫那竟如此輕易的被人輕忽了過去，就說道：「我必須要說一句，年輕的主人（指白德萊）十分的侮辱著他自己與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職位的威嚴，但是他自己，真的完全弄錯了，因為他失寵了他的妻子了，其實她的美麗，個個人都以為驚奇，她的談話，隻隻耳朵以為悅耳。」

「她的深情密意，個個人喜歡去奉承她，」國王道，「稱道過去的錯誤，足以令記憶的東西可貴了。好——叫他到此地來罷；」這個意思就是要白德萊過來，他此時卻自己就跑到國王面前來了；他表示著深切的憂愁，因為他是苛待了海倫那，國王因為他死父與可愛的母親，就饒恕了他，恢復了他本來面目的恩典。但

是國王和悅的面色，立刻改變了，因為他看見白德萊指上戴著他給與海倫那的戒指，國王記得海倫那曾經懇求上天和一切神明作證，她永久不離她的戒指，除非因為大事情遭遇到了她，她將此送還國王，國王問白德萊因何得到這個戒指的時候，他說了一段假情節，說是一個女人在窗裏丟給他的，他否認，自與海倫那分離以後，曾經看見過她，國王知道他不喜歡妻子，懷疑他作弄著她了，他吩咐衛兵將白德萊子以拘留，他說道：「我眞是在悽慘的思想之中了，因為我怕海倫那眞的已經慘死了。」正在這個時候，譚亞娜與她的母親進來了，把一張狀紙呈給國王，請他逼著白德萊娶譚亞娜，他已經向她誓訂婚約了。白德萊恐怕國王發怒，不認曾經立過這種婚約，於是譚亞娜拿出戒指來，這是海倫那套在她手上的，用以證明她的話，她說她也給他一個戒指，他也戴上手了，在交換戒指之時，他誓必娶她爲妻。聽了這些話，國王吩咐衛兵，也將她拘留起來，因為她敘述戒指的經過與白德萊所說的不同，國王懷疑的心十分堅定，他說道，倘使不承認如何得到海倫那的戒指的事情，他們兩個都要受死刑。譚亞娜請求國王，准她的母親去把賣珠寶的叫來，這個事情國王允許了，於是寡婦跑了出去，立刻領了海倫那回來了。

伯爵夫人，她靜寞地憂愁地看著她的兒子的危險，並且她驚惶著這些懷疑，就是他作弄他妻子的事情，或者是眞的，現在看見她的愛過於已出的海倫那依舊活著，她眞是喜不能支了，國王也喜得難信，她便是海倫那了，說道：「我看見的是不是眞的白德萊的妻子？」海倫那以爲她尙未爲正式妻子，說道：「不是，我的好國王，你看見的不過是他妻子的影子，不過是個虛名，沒有實在。」白德萊喊道：「都是的，請寬恕。」海倫那說道：「主人呀，當我喬裝著這個可愛女子的時候，我覺得你是異常的和善，你看，這是你的信。」用著很歡喜的音調讀與他聽，這些字她以前是悲傷的背誦著的，「當你能够從我的指上得到這個戒指。」——「現在是這樣了，你將戒指給我了，情願做我的丈夫麼，我得勝了。」白德萊答道：「倘使你能够說明，你就是那天晚上同我說話的姑娘，我就永遠親愛你，永久的愛你。」這個並非是難事情，因為寡婦與譚亞娜和海倫那可以證明這樁事實，國王非常喜歡著譚亞娜，因為她援助這個可愛的女子，同時也爲了她替他做過的有價值的事。

情，所以他也許她一個貴族丈夫海倫那的歷史，給著他一個暗示，這個是國王在可愛的女子們身上，最合式的酬報，當她們如此的完成了可頌的事務。

如是，海倫那最後覺到她父親的遺產是上天的幸運之神賜給她的；因為她現在是德萊的愛妻了，慈祥主婦的媳婦了，她已是陸雪龍的公爵夫人了。

潑婦的馴服

潑婦加德林，是巴布底太的長女，巴布底太是泊杜亞地方的富紳。她是個性情倔強，難以制禦的，她的脾氣又心急如烈火一樣，是個動輒高聲罵街的姑娘。因此在泊杜亞地方，大家都知她是潑婦加德林。要想有上流紳士去向這位姑娘求婚，彷彿是不會有的事，實在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有許多很卓絕溫雅的人來向她的溫和的妹妹碧安嘉來求婚，巴布底太卻要先把長女訂定之後，他們纔可以自由來向碧安嘉求婚，這樣的去拒絕他們，巴布底太就很被人責難了。

然而這不易有的事卻發生了，有一個紳士，名字叫比德魯巧，到泊杜亞來，目的想找一個妻子，他不爲所聽到的加德林性情惡劣的傳言而減少他的勇氣，他一聽到她很富有而又美麗，便決定要去娶這著名的潑婦，並且要將她馴服得成爲一個溫和柔順的妻子。實在的，沒有一個人能像比德魯巧一樣，配去從事這件極其困難的工作，因爲他的性情和加德林一樣地倔強，而他又是個很機警的，天性極快樂的滑稽家，且又非常聰穎而明於判斷，所以他深知怎樣假裝怒色和強暴的神情，其實他心中卻很平靜，對於自己的佯裝，他自己也都會笑起來，因爲他的本性原是放蕩不羈，安樂閒逸慣的；他成爲加德林的丈夫後，只爲嬉戲的緣故，或者說得更適當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來對付這狂暴的加德林，使用他卓絕的識別力，假裝出強暴的神情。

於是比德魯巧去向潑婦加德林求婚了，第一步，他先向她的父親巴布底太，請求允許他向她「溫順的女兒」加德林求婚，比德魯巧把她稱爲「溫順的女兒」，並且狡猾地說，他一聽到羞怯謙和，舉止柔順，便從凡羅那裏來求她的愛情的。她的父親雖則極願她早些出嫁，但不得不承認，說加德林不配稱爲這樣的人，而這句話立刻就明顯出來，因爲其時她的音樂教師突然衝進來，訴怨他的學生，這位溫順的加德林，藉口說他

對她的彈琴練習，故意吹毛求疵，使用她的六絃琴，打破他的頭；比德魯巧一聽到這事情，他就說：「這倒是一個勇敢的女子哩。我比以前更愛她了，我真渴望和她談談天啊。」他爲催促這老年紳士快些回答，所以又說：「我的事情很忙，巴布底太先生，我不能每天來求婚，你是知道我父親的，他已死了，將他的一切土地和財產都遺給我，請你告訴我吧，如果我求你女兒的婚姻，你將嫁些什麼裝奩給她。」巴布底太覺得他的態度有些不類求愛的人的樣子，但他很願意讓加德林嫁出去，就回答說他願給她兩萬克郎做嫁奩，將來他死後，再給她他遺產的一半；於是這奇怪的求婚者就同意下來，而巴布底太便去把她的求婚者的話，告知他潑悍的女兒，又叫她進來，到比德魯巧跟前傾聽他求婚的話。

同時比德魯巧自己心中決定他該實行的求婚方式；他說：「她進來時，我要用點精神去向她求婚。如果她罵我，那末我就告訴她，說她唱得和夜鶯一般的宛轉可愛；如果她向我鬚眉蹙額，我就說她看去好像新承露沐的玫瑰一般清秀；如果她一句話都不說，我就稱贊她極有口才；如果她叫我走開，我要彷彿她叫我和她在一起耽擱一星期也似的向她道謝。」現在威嚴的加德林進來了，比德魯巧便先向她說道：「好呀，阿加，因爲我聽說這是你的名字。」加德林不高興這簡單的問候，就輕蔑地說：「向我說話的人都叫我加德林的。」「你說謊哩，」求婚者回答說，「因爲你是叫做樸素的阿加，美麗的阿加，而且有時還叫做潑婦阿加呢；不過阿加呀，你真是天下最可愛的阿加啊，所以我一聽到各城市都在贊美你的溫順，便來向你求婚。」他們做出了一次奇怪的求婚，她以高聲暴語向他顯示，她是怎樣地配得起她所得到的潑婦之名，同時他卻依舊贊她美麗可愛而有禮貌的話，直到後來，他聽到她父親來了（心中想儘快地把這求婚的事結束）便說：「可愛的加德林啊，讓我們且把閒話擱在一邊吧，因爲你的父親已允許你做我的妻子，而你的嫁奩也已說定，不論你肯不肯，我總要娶你的。」

這時巴布底太走進來了，比德魯巧便告訴他說他的女兒很和善地接待他，又說她已允許下星期日和

他結婚，這話加德林即刻否認，說她倒願意星期日看見他拿去絞死，並且斥責她父親，願像比德魯巧這麼狂

暴的人向她來求婚。比德魯巧請她父親不要關心她的怒語，因為他們約好，她在他面前要有好像不甘心的樣子，但是他們兩人獨自在一起時，他就覺得她很歡喜，很可愛；他又向她說：「請把你的手給我吧。」（西洋風俗，請女子把手給人，即爲請她允許那人的求婚的表示——譯者註）阿加：我就要往威尼斯去替你買華美的衣服，到結婚時可以穿。父親請你預備筵席，去請參加婚禮的客人吧。我一定會帶了結婚戒指，精美的艷裝和華麗的衣服來，那樣我的加德林便可艷麗得很了。阿加：請吻我吧，因為我們星期日就要結婚啦。」

星期日那天，參加婚禮的來賓到齊了，但是他們等了許久，比德魯巧還未來，加德林懊惱得哭了，她以爲比德魯巧不過是和她開玩笑的。然而，最後他終於來了，但他並沒有帶來允許加德林過的新娘衣，他自己也不扮得像個新郎一般，身上穿著奇怪而紊亂的服裝，彷彿他要拿這件莊嚴鄭重的事情開玩笑似的。還有他的僕人，和他們所騎的馬呢，也都同樣地打扮得卑劣而又奇異的樣子。

別人勸比德魯巧換去他的衣服，比德魯巧不聽，他說加德林是要嫁給他的，並非嫁給他的衣服的；他們見和他辯論也無濟於事，大家就都往教堂裏去，他呢，依然是瘋瘋癲癲地行動著，因為當牧師問他，加德林是否該嫁他做妻子的時候，他就高聲地矢誓說：「她該的。」矢誓的聲音非常之大，使得大家都驚訝，而牧師甚至連手中的聖經都脫下地去。牧師正俯身下去，想拾起牠的時候，這瘋狂的新郎向牧師重重地打了一掌，以致牧師和他的聖經又跌倒地下去了。在他們舉行婚禮的時候中，他總是這樣頓足矢誓，高聲喧鬧，弄得情性倔強的加德林也都嚇得顫抖起來。婚禮舉行後，他們還未離開教堂時，他吩咐說拿酒來，高聲向來賓祝飲，把杯底剩下的浸在酒中的東西，向教堂司事的臉上摔了過去，而這奇怪的舉動，並沒有什麼理由，只說是那司事的事的鬚子長得太稀少，太饑餓，彷彿在他喝酒的時候，問他討那東西吃。世間再也沒有像這樣的瘋狂的婚禮了；但是比德魯巧能够裝得這樣狂妄，因爲要更容易實行他馴服他悍潑的妻子的計劃啊。

巴布底原來早已預備下很豐盛的婚禮的；但是他們從教堂中回來的時候，比德魯巧一把捏住加德林，宣稱說他要立刻把他的妻子帶到家裏去。他的岳父婉言勸告，激怒了的加德林忿恨地大罵，但都不能使

他改變他的目的。他說丈夫有權力，可以任意處置妻子的，於是便將加德林忽忽帶走，他的樣子看去非常膽大而堅決，以致沒有人敢想去阻止他。

比德魯巧將他的妻子騎在一隻殘疾而羸弱不堪的馬上，這匹馬是他故意選出來給她騎的，他自己和他的僕人呢，也沒有什麼好馬騎；他們向前走去，經過些高低不平而又泥濘的路，而且甚至加德林騎的馬蹶下去，他卻還向這可憐而疲勞的畜生大發雷霆，肆意辱罵，這匹馬呢，在他的重負之下，幾乎爬都爬不動了。比德魯巧的樣子好像是人類中最易怒的人。

在旅途中，除了比德魯巧對他的僕人和馬匹所施的狂暴的怒罵之外，加德林簡直沒有聽到過別的話。後來，經過一個困憊的旅行之後，他們終於到比德魯巧家裏啦。比德魯巧很和善地歡迎她到她的新家庭裏來，但是他決定那天晚上她不准休息，也不能吃什麼東西。餐桌佈置好了，晚餐不久也就送上來；但是比德魯巧卻故意裝作對於每一碟菜，都吹毛求疵，把肉摔到地板上，吩咐僕人將牠拿走；而且他說他這一切舉動，都是因為愛加德林的緣故，因為她是不會吃烹調得不好的東西的。後來加德林疲乏而饑餓地到房裏去休息的時候，他便來向那張牀去吹毛求疵了，把枕頭，被褥摔在房中的四處，這樣一來，她就只好坐在一張椅子上，在椅子上她如偶而有點瞌睡去了，即刻就會被她丈夫高聲擾醒，他又在盛怒大罵僕人們把他妻子的新牀佈置得不好。

第二天比德魯巧照著同樣的法子做去，依舊和加德林說些溫柔善的話，但是一到她想吃東西時，他依舊要向帶到她面前來的一切食物，故意吹毛求疵，將早飯也和前一天的晚餐一般地摔到地板上；加德林呢，這個高傲的加德林呢，沒有法子，只好請求僕人暗中拿一點點食物給她；但是他們都已由比德魯巧吩咐過的，所以都回答說，他們不敢給她，無論什麼東西，而不讓他們的主人知道的。「唉！」她說道，「難道他娶我來挨餓的嗎？乞丐到我父親家的門前，我們都給些東西他們吃哩。但是我從來不知道乞食是怎麼一回事的，我現在竟在挨著餓，沒有東西吃，頭眩著而不能睡，只以挨罵來使我醒著不睡，以咆哮來當食物來餵我，而

最使我煩悶的，是他以對於完全的愛情，爲他這種舉動的藉口，假裝著我如吃了或睡了，我便要死也似的。」加德林的獨語說到此地，被比德魯巧闖進來，打斷了他本不想要她完全挨餓的，所以帶了一小塊肉給她，他還向她說：「我親愛的阿加的起居飲食如何呀？哪，我的愛啊，你看我多麼勤力啊，我親自替你烹餅吃的肉哩。我相信這種親切之心一定會得到感謝的。怎麼呀，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那末你不歡喜這肉吧，而我所忍受了的一切痛苦，也都無所爲的啦。」於是他就吩咐僕人將那碟肉拿走。加德林肚中極度的饑餓，這時已減少她的自傲心，所以她心中雖然很憤怒，而口中卻說：「我請你讓牠擺在這裏吧。」但是這並不是比德魯巧要使她做到的一切，他便回答說：「最最細微的効勞，也都要報以感謝的，那末在你沒有去碰到這塊肉之前，我的効勞，也該得到感謝的報答。」加德林聽到這話，便勉強地說了一句：「我謝謝你，先生。」現在他方才允許她吃一頓很菲薄的飯，一面又說道：「這也許於你溫柔的心有很大的好處的，阿加，快些吃吧！現在，我甜蜜的愛人啊，我們要回到你父親家裏去，盡情打扮起來吧，把絲外衣，絲帽子，金戒指，縐領，肩巾，扇子，以及雙套頭的華服，都穿戴起來吧。」爲使她相信他真的要給她這許多華美的服裝起見，他叫一個成衣匠和一個賣零星首飾的人進來，這兩個人帶進來那些他替她定製的服飾。這時，她還沒有吃得一半飽，他便又將她的盤碟拿去，給僕人端開，一面卻說：「怎的，你已吃好了嗎？」那賣零星首飾的人送上一個帽子，說道：「這裏是你老爺預定的帽子。」比德魯巧一聽到這句話，便又重新大怒了，他說那帽子是用粥碗當模型來做成的，又說牠簡直不比蛤蜊殼或者胡桃殼大些。要那人將牠拿去弄得大些。加德林忙說道：「我願要這頂帽子，因爲一切婉淑的女人都戴這種樣子的帽子的。」「到你婉淑的時候呢？」比德魯巧說道：「你也一定有這樣的一個，不到那時，卻不能有。」加德林剛纔吃下去的肉，稍稍恢復了她消沉下去的脾氣了，於是她說道：「呀，先生，我相信我有講話的自由吧，我要講講我所要講的啦！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小嬰兒呀，比你更大的人都曾忍耐著聽我說我的心願；假使你不能忍耐，你還是把耳朵塞起來好些。」比德魯巧不願聽這些忿怒的話，因爲他很幸運地想到一個比和她去爭論要更好的處置他妻子的方法，所以他的回答就是這樣：

「哎，你說得很對；這是一頂很簡陋的帽子啊，我愛你不歡喜牠呢。」——「愛我不愛我，我都不管，」加德林說，「我歡喜這頂帽子，而且我一定愛這頂帽子，別的我都不要。」——「你說你要看看你的長衣嗎？」比德魯巧依舊假裝著懂錯她的話，故意這樣說。於是那成衣匠走上前來，呈上他替她預定的華麗的衣服。比德魯巧的意思原想她不准有帽子，也不准有衣服的，所以又盡力去向那件衣服吹毛求疵了。「啊，天呀，」他說道，「這是什麼貨色呀！怎麼，你把這東西叫做袖子嗎？這簡直好像一個古式的砲，上面刻著些蘋菓餡的小饅頭哩。」那成衣匠說道：「你叫我照目前時行的樣子做的啊。」加德林也說她從來沒有看見過比這件樣子更好的長衣服。這樣於比德魯巧也就够了，他私下吩咐把這兩個人的貨價付給他們，並且向他們道歉，剛才加於他們身上的那種待遇，後來他又裝著兇暴的樣子，用狂暴的話把成衣匠和賣雜貨的人趕出房去；然後回頭來和加德林說：「好了，來，我的阿加啊，我們現在穿的衣服雖則很卑陋，我們就穿著到你父親家裏去吧。」於是他吩咐備馬，又斷言說他們中午時要趕到巴布底太家裏的，因為那時還是早上七點鐘。但是他講這話的時候並不是早晨，實在是正午的時候了，所以加德林冒險著說話了，不過說得很謙和的，因為她已被他暴烈的態度所克制住啦。她說：「我敢向你保證，先生，現在已經兩點鐘啦，我們沒有到那邊，便已是晚餐的時候了。」然而比德魯巧的意思是她應該完全服從，甚至他所說的一切，她都該贊同的，他然後再帶她回到她父親家去；因此，在他出發以前，他彷彿是天王一般，連太陽都由他作主，時間也由他吩咐似的，他就說他歡喜是什麼時候，便一定是什麼時候。「因為，」他說道，「無論我說什麼，我做什麼，你依然在反對。我今天不去啦，當我去時，我說是什麼時候，便一定是什麼時候的。」又有一天，加德林又不得不去學習她新近發見的服從的事情了。比德魯巧不等到將她倔強的傲性消磨到完全的從順中，甚至連反對這一類的字都不敢去想。到之後，他總不讓她回到她父親家裏去。甚而至於他們已經在往她父親家去的路上時，她都還險些兒被逼回來，原因只是正午時他堅決地說月亮在天上照耀很光明，而她偶然暗示說那是太陽。「老實說，」他說道，「在我往你父親家裏去以前，那是由我自己的，這一定是月亮，或者星星，或者我歡喜叫牠什麼，便什麼。」說罷，他

就裝出要回去的樣子；但是加德林已不再是從前那個潑婦加德林，現在已是一個順從的妻子了，她就說道：「讓我們向前去吧，我求你，現在我們已走了這許多路啦，這一定是太陽，或者月亮，或者你歡喜說是什麼，便是什麼，並且如果你歡喜叫牠燈心燭，那末我也就矢誓說我也以爲一定是燈心燭。」這話他要證明一下，所以又說一句：「我說，這是月亮。」——「我知道了，這是月亮。」加德林這樣回答道。「你說謊，這是老天保佑的太陽。」比德魯巧說。「那末，這就是老天保佑的太陽了。」加德林這樣回答道。「不過，這太陽一到你說牠不是太陽時，便不是太陽了。你要叫牠什麼名字，牠便是什麼名字，而且對於加德林，也就是什麼名字。」到這時，他才允許她繼續向前進行她的旅途；但是他再要試一試這種和順屈服的脾氣是否持久不變的，他在路上碰見了一個老年紳士，便把他當作一個年青的女子一般，向他說道：「早呀，溫和的奶奶。」並且又問加德林，她以前看見過比這更好看的溫雅的女人沒有，同時還贊美著那老年紳士臉頰上的紅暈和白嫩，又將他的一雙眼睛比作兩顆明亮的星星。他再向那老年紳士說道：「美麗而可愛的女人啊，我再向你說一次日安哪。」回頭又向他妻子說：「可愛的阿加，爲她的美麗的緣故，你去擁抱她一下吧。」這個現在已全然被克服了的加德林，即刻依從她丈夫的意思，而以同樣的話向那老年紳士說道：「年輕嬌嫩的姑娘喲，你美麗，嬌柔而又可愛，你往什麼地方去呀？你府上住在什麼地方呢？有一個這樣美好的女子的父母又多麼幸福哪！」——「怎的，怎的，阿加喲。」比德魯巧說道，「我希望你不要瘋狂哩。這是個男子啊，年老而皮已起皺，消瘦而又衰弱，並不是像你所說他那樣的姑娘兒啊。」加德林一聽到這話，便說：「請原諒我，老先生；太陽照眩了我的眼睛，以致我看見的一切東西都好像綠色的啦。現在我已看出來你是個可敬的長者，我希望你肯原諒我，剛才不幸的大錯。」——「就原諒她吧，良善的老先生。」比德魯巧說道，「請你告訴我們，你往那一條上去。如果你和我們同路的話，我們很歡喜和你做伴。」那老年紳士回答道：「好先生，還有你，這位滑稽的奶奶，和你奇怪的相見，真使我驚異得很哩。我的名字是文生蕭，我正去看我的一個兒子，他住在泊杜亞。」於是比德魯巧便知道這老年紳士就是劉生蕭的父親，劉生蕭就是將要和巴布底太的次女碧安嘉結婚的人，比德魯

巧告訴這老年紳士的兒子將要締結的富有的婚姻，使這老人非常快樂，他們大家就一起很愉快地向前行，直到後來，他們便到巴布底家裏，在那地方有許多許多人聚集著，在慶碧安嘉和劉生蕭的婚禮，因為巴布底太將加德林出嫁之後，也很願意地允許了碧安嘉的婚事。

當他們走進去時，巴布底太歡迎他們參加這婚宴，而那邊另外也有一對新婚夫婦。

劉生蕭，碧安嘉的丈夫，和另外一個新結婚的男子何坦，都不能自禁地來鬧玩笑，而這些玩笑都彷彿暗指比德魯巧的妻子的悍潑性情，這兩個新郎，對於他們自己所擇到的姑娘溫和的性情，都極其歡喜，一面在笑比德魯巧不幸選擇到加德林。比德魯巧並不注意他們所說的玩笑，直到後來，奶奶們吃完午餐，都休息去了，這時，他見巴布底太也加入來取笑他啦！因為，當比德魯巧堅決地說他的妻子可以證明，比他們的妻子都更服從些的時候，加德林的父親說道：「現在真是不幸得很，比德魯巧賢婿啊，我恐怕你娶到世間最潑悍的女人了哩。」「嗯，」比德魯巧說道：「我說不是如此，因此，為證明我說話的真實計，且讓我們每個人都叫自己的妻子來，我們大家賭個東道，誰的妻子最服從，誰的妻子當到得最早，那末就可以贏得我們的東道。」那兩個新郎一聽這話，便欣然同意，因為他們十分相信，他們溫和的妻子一定會證明比那個強傲頑的加德林來得服從些，所以他們就建議說賭二十個克郎，但比德魯巧很歡快地說，他賭賽獵鷹或者獵狗，願出這些錢，要賭賽他的妻子，卻要倍了二十倍。劉生蕭和何坦將東道的賭品增加到一百個克郎，劉生蕭第一個差僕人去叫他的妻子碧安嘉到他跟前來，但是僕回來，說：「先生，主婦叫我傳話說她很忙，不能來。」——「怎麼？」比德魯巧說道：「她說她很忙，不能來嗎？做妻子的人可以這樣回答的嗎？」於是大家都取笑他了，並且說如果加德林給他的回答不比這個更壞，那就已很好啦。現在輪到何坦去叫他的妻子來了，他便對僕人說：「去，請求我的妻子到這裏來。」「呵呵！請求她！」比德魯巧說道：「那末，她一定要來啦。」——「我恐怕，先生，」何坦回答道：「你的妻子請求都請求不來呢。但是不一會這位很有禮貌的丈夫有些愕然了。當那僕人回來時，他的妻子沒有回來，他便向僕人說：「怎樣啦！我的妻子在那裏呀？」——「先生，」僕人

回答說：「主婦說你手頭有很好的玩笑在玩，所以她不肯來。她叫你去哩。」——「更壞啦，更壞啦！」比德魯巧這樣說，後來他差僕人去了，他說：「喂，往你主婦那裏去，告訴她我命令她到我跟前來。」大家一聽這話，正想她是不會服從這個命令的，巴布底太這時大大地驚異，喊道：「天啊，加德林來了！」她走進來，向比德魯巧柔和地說：「你叫我到這裏來，先生，有什麼吩咐？」——「你妹妹和何坦紹的妻子在什麼地方？」他問道。加德林回答說：「她們坐在客廳裏的火爐旁在閒談。」——「去，帶她們來！」比德魯巧說。加德林不回答，走了開去，照她丈夫的命令去做。「這真是件怪事啦！」劉生肅說道：「如果你們談論怪事的話，這實在是怪事哩。」何坦紹說：「我真奇怪這事情所預示的一切啊！」——「牠所預示的是結婚，平和，愛情，寧靜的生活，丈夫的最高權。」比德魯巧接著說：「總之，一切都甜蜜可愛，幸福快樂。」加德林的父親對於他的女兒的改過，非常歡喜，他說道：「現在，幸運到你眼前啦，比德魯巧賢婿喲！東道你賭贏了，並且我願另外再加兩萬克郎，作她的嫁奩，譬如她是另外一個女兒，因為她現在改變得和從前絕不相同啦。」——「並且，」比德魯巧說道：「我比賭贏了東道更好啦，更顯示出她新造成的美德和服從性了。」這時加德林帶著另外那兩個女人正走進來，他接著說：「看她來了，還帶著你們兩位剛愎的妻子，像服從她婦德的勸誘的囚犯一樣。加德林，你的帽子於你已不配了，把這虛華而不實用的東西丟掉，丟到腳底下去。」加德林即刻拿下她的帽子，丟在地上。「天哪！何坦紹的妻子說，我給你們帶到這裏來看這樣悖理的玩笑，真是我從來沒有受過的氣哩！」而碧安嘉也說道：「呸，你所說的順從的責任，是多麼蠢的事哪！」碧安嘉的丈夫一聽到這話，便向她說：「我願你的責任也和這一樣蠢哩。你對於責任的高見，可愛的碧安嘉，從吃飯時到現在，已費去我一百個克郎了哩。」——「你更笨啦，」碧安嘉說道：「因為要強迫我的責任。」——「加德林，」比德魯巧說道：「我責成你告訴這兩個頑悍的女人，她們對於她們的丈夫所負的責任。」——「使在場的人們都很驚異的是，這改造過的潑婦竟極其妮妮地稱贊婦人服從的責任，好像她在對於服從比德魯巧的意志的事，已確實無疑地證實得很慣的一般。於是加德林在泊杜亞地方又出了一次名，不以潑婦加德林見著，而以泊杜亞地方最順從的妻子加德林，爲人稱道了。」

一幕錯誤百出的喜劇

西來邱與埃非色兩國互相失和了，因此埃非色定了一條苛暴的法律，假定西來邱的商人在埃非色被發現了，他就要被處死刑，除非他能够付一千馬克的贖命金。

歐勤是西來邱的老商人，卻在埃非色的街上被發覺了，於是他就被拘至公罰之處來審問，問著他情願付重的罰款呢，還是接受死刑。

他沒有錢付罰款，所以公爵在他宣佈他的死刑以前，要他將一身的歷史講述出來，說明爲何他冒險著到埃非色城裏來，犯了一個西來邱商人所應受的死刑。

他說，他並不怕死，因爲愁悶已經使他的生活乏味了，但是沒有再比較沉悶些的事情，施在他的身上，像命他敘述他的不幸的命運一般。他於是就開始敘述他自己一身的經過，如下：

「我是生長在西來邱，以商爲業，娶妻後，頗得同居之樂，嗣以迫於事業，乃有爲期六月前赴巴匹白內之行，但以商務不克卽了，不得不暫作寓公，因卽令妻來居，相隔不久，余妻卽生育二子，所怪者，二子之面目體格，全然相同，一時不易令人辨別。

「當余妻生育雙胎孩子的時候，與余等同寓居於旅舍中的一位可憐婦人，亦生一雙胎，彼此面貌，亦相同，一如余二子之相同然。此等小孩之父母，異常貧窮，因此我就買著這兩個孩子，將他們撫領大了，服侍我的孩子。

「我的兒子是很文雅的孩子，但是我的妻子並不十分以爲榮耀，她每天要想回到家鄉去，我雖然答應了她，但是我卻很不願意，所以祇得在不隨心願的時間裏，我們上了船，駛行沒有一海里的時候，就起了極大的風浪，水手見著沒有機會去救船了，都很擁擠的到小船上，救他們自己的生命，把我們獨獨的離在船上，

這隻船我們每分鐘以爲將被怒潮所衝破了。

「我的妻子不停的哭著，美麗的孩子們可憐的訴怨著，他們是不知道怕的，照樣啼哭著，因爲他們見母親哭了，這個景象使我滿心的替他們擔憂，雖然我自己是不怕死的；那時候，我完全的思想是專心設法替他們求安全。於是我將我的幼子，縛在留剩下來的桅桿的梢上，這是操航海業的人防禦風浪的方法；另一旁的梢上我縛住另外兩個孩子在另一根桅桿之上。她如是的留心著兩個大的孩子，我保護著兩個小的孩子，我們反而都散落了，因爲這隻船在一塊巨石之上，突然衝破，衝裂得成爲散塊了；但是我們附住在這個細長的桅桿上被牠支撐住在水面之上，那個地方，我因爲留心了兩個孩子，就不能去幫忙我的妻子，她同著另外兩個孩子立刻就離開了我；但是，當我的目力尙能及到的時候，見他們被一隻捉魚船撈了起來，這船是從科倫斯來的（依我想，）此時見著他們已經很平安了，我就沒有別的可以留心了，祇有與狂浪打擊，保存我親愛的兒子與小僕人了。最後輪到我們被一隻船撈了起來，船上的水手們，知道是我，非常和善的歡迎著我，幫助我，使我們很平安的在西來邱上了岸；但是自從這個悽慘的時候以後，我就永久不知道我的妻子和大兒子遭遇得怎樣了。

「我的小兒子，現在是我僅存的兒子了，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問起他的母親和哥哥，時常請求著我，他要帶了他的侍者（就是僕人，）僕人也失了他的哥哥，出去尋訪他們；最後我很不願意的答應了他，因爲雖然我很懇切的希望要聽得我的妻子和大兒子的消息，但是我送我的小兒子去尋找他們，我又拚著失落我的小兒子了。現在已經是七年了，自從我離開了我的兒子，五年的光陰，我都費在周遊各國去找尋我曾經遠涉希臘經過埃非色的岸，但是我很不願意停歇在任何一个地方，在我未尋得這個行蹤不定的人以前；但是今天完結了我一生的歷史了，我想我的死是非常愉快的，倘使我可以確知我的妻子與兒子現在都活著。」

現在不幸的商人講完了他不幸的敘述；這個公爵，可憐著這個不幸的父親因爲愛他失落的兒子，致使

他自己冒著極大的危險，所以說道，倘使這個事情是不違背法律的，他一定很隨意的寬放他了，但是這個法律和他的誓約與威信，不允許他變更，但是當作判他立刻的死刑，像法律上的明文所嚴格規定的，公爵給他這天的時候去試試，或者他能够借到銀錢來付這個罰金。

這展限日，歐勤並不以為是極大的恩典，因為在埃非色地方，他不認識任何人士，所以他以為似乎很少有一些的機會，有個陌生人會借給他一千馬克去付罰金；於是對於救濟方面，他是絕望，也沒有幫助，所以他在公爵那裏退了出來，依舊等在管押的監獄之中。

歐勤以為在埃非色是完全不認識人的，但是正在他將要失去生命的危險的時候，經過細細的偵察以後，他就想去找尋他的小兒子了，這個小兒子和大兒子其實都住在埃非色的城裏哩。

歐勤的兩個兒子，除出面部身材完全相同以外，他們的名字也是相同，兩個都是叫作歐天百力，兩個雙胞胎的僕人，也都叫作特露面。歐勤的小兒子，也就是老人到埃非色來找尋小兒子的，正巧也在這天，像歐勤一般的同著他的僕人特露面到了埃非色，他因為是西來邱的商人，所以也曾遭遇著同他父親一樣的危險，但是他很倣倣的遇到了一位朋友，告訴了西來邱商人必有的危險的事情，勸告他還是假冒著巴匹自內的商人；對於這個意思，歐天百力就贊同著依法辦理，但是他非常的悲愁，因為聽見了有一個他的同鄉，遇到了這種危險，但是他想不到這老商人就是他自己的父親。

歐勤的長子（他須叫作老大，以備與他的弟弟老二為別，）住在埃非色已經有二十年了。因為他是個富人，所以極有力量可以替他父親付清贖命金；但是長子歐天百力完全不知道他的父親，因為當他同著他的母親被漁夫在海中撈起來的時候，他的年紀很輕，所以他祇曉得他是這樣保存下來的，但是不能記得他的父親或母親的事情；這個漁夫，就是救歐天百力與他的母親和僕人的人，他想將兩個帶走的孩子賣出去（不幸的婦人真是傷心極了。）

歐天百力（大的一個）和特露面都被賣給孟納風公爵了，他是一個有名的戰士，是埃非色公爵的叔

父當他去探望公爵（他的姪子）的時候，他也帶著這些孩子們同去的。

埃非色公爵也很喜歡年輕的歐天百力，他長大的時候，公爵就使他在他的軍隊裏做一個軍官，在軍隊裏，在戰爭時，他顯示著他是一個極勇敢的人，他曾經救了公爵的性命，因為他報酬他的功績，就使他和羅特麗結婚了，她也是埃非色的富女。當他的父親到那裏的時候，他正和她居住著（僕人特露面依舊服侍著他）。卻說老二別了他的朋友，這個朋友就是忠告他，叫他說從巴匹白內地方來的人，此時老二就給了幾個錢與他的僕人特露面，命僕人把錢先帶到客寓裏去，因為他想要在客寓內吃飯，同時他說，他要散散步，看看城市，觀察觀察人民的風情習慣。

特露面是一個快樂人，當歐天百力氣悶憂愁的時候，他慣常自己裝著奇形怪狀的滑稽以取悅，所以他允許特露面言論自由，遠非通常的主僕所可及的。

當老二遣特露面出去，他立著想找尋他的母親與哥哥的寂寞無聊的遊蹤了，他對於他們的行蹤，沒有一處地方，可以探聽得一些消息，所以他自己很悽然的向自己說著：「我真像一滴海洋裏的水，這滴水因為去尋牠一滴同伴的水，也就落在大海之中了，所以我真是十分的不快樂，因為尋一個哥哥，竟將我自己也失落了。」

當他正在這樣默念著無聊的旅行時，特露面（依他這樣想）回來了。歐天百力奇怪著他回來得如此快，他就問他銀錢放在什麼地方了，其實現在此特露面並非是那特露面了，而是孿生弟兄與老大住在一處的特露面，這個特露面就是他向他說的人，這兩個特露面與兩個歐天百力依舊十分相像，正如歐特說過的在他們幼稚的時候一般，所以這也不算奇怪，歐天百力想著這是他的僕人回來了，因此問他為何回來得這樣快，特露面答道：「主母遣我來請你去吃飯的，嫩雞，燻豬肉，肉都要冷了，倘使你不回家去。」歐天百力說道：「這個戲謔是不合時的，到底你將錢放在那裏了？」特露面依舊答著他的主母命他領歐天百力去吃飯。「什麼主母？」歐天百力說著。「什麼是你崇拜的妻子啊，先生？」特露面答著。歐天百力是沒有妻子的，所

以十分和特露面發起怒來了，說道：「因為我有時和你閒談得太熟了，你就擅敢和我取笑，任意到如此的地步了。現在我是不在嬉戲玩笑的時候了；錢在那裏，我們都是此地的旅客，你怎敢將你的責任如此任性的行事？」特露面聽著他的主人，因為他認為他是主人啊，講到他們是旅客，他便猜想著歐天百力是和他鬧笑話了，他也很滑稽的答道：「先生，我請你坐了吃的時候，諧謔罷。我沒有別的責任，祇有來領你回家去，同我的主母和她的妹妹去吃飯。」現在歐天百力不能再忍耐了，就打著特露面，特露面就逃回去了，告訴他的主母，說他反對回家來吃飯，他說他沒有妻子的。

雅特麗就是老大的妻子，她卻非常發怒，因為聽著她的丈夫說，他是沒有妻子的；她是十分有妬忌心的人，她說她丈夫的意思所以這樣，必定愛上了別的女子，愛得比她深了，所以她就非常發怒，說著妬忌兇戾的話，責備著她的丈夫；她的妹妹綠茜雅和她住在一處，現在勸著她不要毫無證據的猜疑著，但是卻係無效。

老二跑到了客寓裏，見著特露面拿著錢很平靜的等在那邊，他見了他自己的特露面，就責罵他任意的開玩笑，當雅特麗來的時候，她見他也毫不猜疑是她的丈夫了，她開始責備著他，因為他見她非常的冷淡（他是必然如此的，因他以前從沒有見過這樣發怒的女子）於是她責問著他在未婚以前，他是何等的愛她，現在他卻又愛了別的女子來代替她了，她道：「我的丈夫，現在這樣了，爲了什麼事情，我失了你的愛啊。」這個奇怪的歐天百力說道：「好太太，你爲何向著我伸訴呢？」這是完全沒有用處，雖然他告訴她，他不是她的丈夫，說道，他在埃非色祇有兩個鐘點的時候，她堅持著要他一同回到家裏去。歐天百力最後因爲不能避免，就和她到他老大的家裏去，同雅特麗和她的妹妹吃飯，一個叫他丈夫，一個叫他姊夫，因爲一切都是奇怪，他必定是在夢裏和她結婚的，否則他現在依舊夢著未醒呢。特露面也跟了他們去的，也是非常奇怪的，因爲一個烹調的女子，是他哥哥的妻子，她纏繞著他，因爲他是她的丈夫。

當老二正和他哥哥的妻子吃著飯，他的哥哥（真的丈夫）同著僕人特露面回來吃飯了；但是僕人不肯開門，因爲主婦吩咐著不准有人進來的，當他們重行敲門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是歐天百力與特露面，女僕

就笑著他們，說道：歐天百力正同著主婦吃飯，特露而也在廚房裏呢。所以他們雖然幾乎將門敲破，他們依舊不准跑進去，最後歐天百力非常發怒的走開了，只是奇怪著，聽了男人同他的妻子在吃飯。

老二吃完了飯，他如此的被糾擾著，因為女子依舊叫他丈夫，又聽得特露面也是被烹調的女子纏繞著，他們就假裝著有一些事情要離開她，他們立刻離開了這所房屋，雖然他十分喜歡著她的妹妹綠茜雅，但是他很不喜歡著那有妬忌性的雅特麗，就是特露面也不滿意他在廚房裏的妻子，所以主僕兩人，只是想從他們新夫人那裏，快些逃走。

老二走出房子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冶金匠，他又像雅特麗一般的誤會他，以為他是老大，所以金匠給他一條金鏈，叫著他的名字；老二就拒絕接受金鏈，他說著這金鏈並不屬於他的，金匠答道，是他自己定的，所以就將金鏈放到他的手裏，這樣那個冶金匠，就走開了。此時歐天百力吩咐僕人特露面將他的東西，都送上船去，不願再逗留在這個地方了，因為他在這個地方，所見所聞無非是些離奇古怪的事情，弄得他如墮五里霧中。

這個金匠將金鏈給錯了人以後，因他欠了一筆款子，他立刻也就被捉住了；但是結著婚的歐天百力哥哥，剛巧到這個地方來，金匠對於他，他就想著他是他給他金鏈的人了，所以當他見了歐天百力，就問他要付與金鏈的錢，這個價目與他因欠被逮的數目相彷彿，歐天百力卻否認已接到了金鏈，金匠卻堅持著說幾分鐘以前他是給他的，他們爭辯了許久，兩人都以為自己是不錯的；因為歐天百力知道金匠並無金鏈給他，但是因為兩兄弟是如此的相像，所以金匠也決定他曾經將金鏈給在他的手裏，直等到官員將金匠下獄，因他欠了債，同時金匠請求官員也捉拿歐天百力，因為金鏈價值的緣故；所以在他們辯論的結果，歐天百力與商人兩個人都下獄了。

當歐天百力一路向獄中去的時候，他遇到了他弟弟的僕人，老二的特露面，於是誤會著以為是他自己的僕人了，他就吩咐他，到他的妻子雅特麗那邊去，告訴她送些錢來，他現在已經被捕了。特露面奇怪他的主

人，將他遣回到所拒絕的奇怪的屋子裏去，從那個地方，他剛剛很急急的要離開，但是他不敢不服從，雖然他此刻是來告訴他的主人，船快要開發了的事情；因為看見歐天百力並沒有諧謔的態度，所以他就去了，他自己心中十分的怨恨著，他又必須回到雅特麗的屋子裏去了，他說道：「那個地方，兌姍傑稱作我丈夫，但是我必須要去的，因為僕人必須服從主人的命令啊。」

雅特麗給他些錢，於是特露而回來了，他卻遇到了老二，老二依舊奇怪著所遇到的怪事；因為他的哥哥是埃菲色很著名的人物，所以他在路上所遇到的，沒有一個人不與他招呼，有許多還他錢，說是他們欠他的，有的請他到他們家裏去，有的感謝著他的恩惠，他們說，恩惠是他施在他們身上的，一切都誤會著他是他的哥哥，又有一個成衣匠，給他看些他所買的綢緞，堅持著要量尺寸替他做衣服。

歐天百力想他一定到了巫覡怪異的國中來了，特露而卻完全沒有解釋了他主人的幻迷思想，因為他問他如何能從把他下獄的官吏那裏得到自由了，於是給他一袋的金子，這是雅特麗送來替他償債的。特露面說些關於逮捕下獄的事情，又加上他從雅特麗處拿錢來的事情，這些事情，將歐天百力完全的迷惑了，因說道：「特露面這個人一定發癡了，我們都是在幻景之中了；」他的混亂思想使他非常的驚惶，他喊道：「那個天神能够將我們救出這個奇怪的地方！」

現在另外又有一個怪客見到了，她是一個女子，她也叫著他歐天百力，告訴他，他曾經同她在這天吃飯的，問他要一條金鏈，這是他允許給她的。歐天百力此時不能再忍耐了，叫她是巫女，否認著他曾經允許過給她金鏈的事情，與同她一處吃飯的事情，在這幾分鐘以前，也從沒有見過她的面貌。這個女子堅持著說，他實在同她吃過飯的，允許著給她金鏈的，歐天百力依舊是否認著，她又說道，她已經給著他一隻很有價值的戒指，倘使他不給她金鏈，堅持著要他將戒指還給她。對於這一節，歐天百力卻更變成十分的猖狂了，又叫著她巫巫，術術，否認她一切的事情與她的戒指，這樣地跑走了，讓她驚奇著他的言語，與發怒的面貌，因為她以為沒有別的可以確定些了，他是和她吃過飯的，她也曾經給他一隻戒指的，因為他允許著送她一條金鏈，但是

這個姑娘遇到了同別人所遇到的一樣的誤會了，因為她當作他是老大了；這個都是已婚的歐天百力造成了一切的事情，使她糾纏著老二。

當已婚的歐天百力被拒進入他的屋子以後，（這些在屋裏的人，以為他早已在裏面了，）他就很發怒的走開了，深信著這是他妻子妬忌的惡作劇中的一種方法，這個惡作劇她是其中的主使，她記得她時常聽說他去拜望女朋友，他要報她將他關在他屋子外面的仇恨，他決定就和這個女子去吃飯，她接待他得非常週到，因為他的妻子非常的反抗他，歐天百力就允許給她一條金鏈，這條金鏈他早想送給他自己的妻子；這條鏈就是金匠誤會著，已經給了他的弟弟，這個女子，因為歡喜得一條富麗的金鏈，她就給了已婚的歐天百力一隻戒指；這隻戒指，依她猜想（將他的弟弟當作他了，）他拒絕了，並且他說他不認識她，又如此怒氣的將她離開了，她想他一定是失去知覺了；她因此決定去告訴雅特麗，說她的丈夫發狂了。但是正常她將此事告知雅特麗的時候，他來了，由監獄的人看守著（他允許他回家取錢償債，）因為這個錢袋，雅特麗由特露面帶去的，特露面已經交給了另外的一個歐天百力了。

雅特麗很相信這個女子的話，說她的丈夫發癡是真的，當歐天百力責備著她，因為她將他關在他的屋子外，於是她就想起，如何他在吃飯的時候抗辯著他不是她的丈夫，他從不住在埃非色的，迨至這天的事情，她一些不疑惑，他一定發癡了，所以她付清了看守人的錢，脫了他的罪，就吩咐僕人用繩縛住她的丈夫，將他關在黑暗的房間裏，請醫生來治他的癡病；歐天百力對於這種誣蔑，不禁大叫起來，因為這些事情都是他與弟弟完全相同，致使他這樣的。但是他的發怒，更使他們信任他發癡了；特露面因亦被累，他們也將他縛了起來，也將他帶至他主人處居住。

當雅特麗將她丈夫禁錮以後不久，一個僕人來告訴她，歐天百力與特露面一定解脫了縛住的繩了，他們已在馬路上自由自在的走了。雅特麗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奔出去，率領人衆再把她的丈夫扭回來，她的妹妹也和她一路跑去。當他們跑到他們鄰近的一個寺院的門口，他們就窺見歐天百力與特露面，依他們是這

樣的想著，又被雙胞胎的兄弟所欺惑了。

老二依舊爲相像的面貌所迷惑，金匠給他的金鏈，是套在他的頸上，金匠責備著他，因他否認著有這個金鏈，又反對著清付這項款子，歐天百力申說道，金匠在朝晨隨便的給了他這條金鏈，從那個時候起，他就沒有再見過金匠。

現在雅特麗走來了，當他是一個神志不清的丈夫，是一個逃監的人，她所率領的一班人衆們，都以高壓手段對付歐天百力和特露面，但是他們就逃進了寺院去了，此時歐天百力懇求著女方丈給他在她的屋裏躲藏躲藏。

此時有一個女方丈跑出來盤問他紛擾的原因了。女方丈是個嚴肅的女子，她對於所見的事情判斷是非常聰明的，所以她不肯拒絕那請求保護的人；於是她很嚴正的問這個妻子，因爲這個妻子，她說她的丈夫發癡了。女方丈說道：「你的丈夫突然的發癡是爲著什麼緣故？是否他在航程上身體受病了？」雅特麗答道：「他發癡的原因，並非如此。」「或者，」女方丈又說著，「他將他的愛情專注在另一個女子的身上，比較在妻子的身上更勝著些，所以將他變成這般地步了。」雅特麗說，她是常常想到他愛上的女子，這就是他時常不在家的原因了。但是這個事情，並不是他愛上了別的女子，祇因他妻子的煩擾妬忌性情，有以使歐天百力離開了家庭；（這是女方丈從雅特麗的兇暴行爲上猜想著的）爲問明真相，她又說道：「那麼你應該懲戒他。」

「爲何不勸，我是這樣勸他的，」雅特麗答著。女方丈說道：「是啊，但是，或者勸得不够。」她要使女方丈相信，已經把這樁事情說得够了，所以她答道：「這是我們的老生常談了；在牀上也是勸他，勸得他甚之無暇睡眠，在飯桌上，也是勸他，勸得他甚之無暇舉箸。當我們兩人都是單身在一起的時候，我不說別樣；在人多的時候，我常常給以暗示，但是我雖然說得舌疲唇焦，他只當我的話是卑鄙惡劣，他仍一味迷戀於心愛的女子。」

女方丈從妬忌的雅特麗言辭中得到了她完全自承的口供，說道：「這個就是你丈夫所以發癡的原因。妬忌女子陰毒的吵鬧，格外比瘋狗的牙齒要死毒，他的清睡被你的漫罵阻止著，他的腦筋自然是脆弱，可以

無疑了，他吃的肉，加上你的呵叱來調著味；不安靜的肉自然是不容易消化，這個都是使他患著病的緣故。你說他的樂事都被你的喧吵擾得不安了；他如是的禁止著享受夫婦的幸福與娛樂，還有什麼可以引起他的興趣，除了沉悶的悲傷與煩惱的失望啊！結果，於是由於你的妬忌性情造成了你丈夫的發癡。」

綠茜雅本來想替她姊姊辯護，要說她的勸解丈夫，是很溫柔的；因此她對她姊姊說道：「你爲何聽著這些話也不加回答？」但是女方丈使她如此清楚的看到她自己的錯處，所以她祇答道：「她已經指點給我應該自己譴責的事情了。」

雅特麗雖然慚愧自己的行爲，依舊堅持著要她的丈夫和好；但是女方丈雖然不願接受人們進她的房屋，卻又不願交出這個不快樂的人，給那妬忌的妻子保管，因爲女方丈已決定了好的法子，去恢復他的病，於是她又退到房內，吩咐將門關起，不接受他們。

正在這個多事的日子（在這天裏面爲著雙胞胎互相的十分相像的緣故，遇到許多錯誤的事情，）老歐勤的恩惠，倘使他不能付款子，他是要被判處死的。歐勤死刑的刑場，是靠近這所寺院，他到刑場上的時候，正是女方丈退入寺院內的當兒，卻說那位公爵，是親身前來監刑的，他說道，如有爲犯人付繳罰款者，則犯人可得救。

雅特麗對於這件悲痛的事，停止了不談，便一路的喊了出來，請求公爵主持公道，因爲那個女方丈不准她把瘋狂的丈夫領回醫治。正說著的時候，她的正式的丈夫，和僕人特露而，已經解脫了繩索，也到公爵面前來請求主持公道了。她的丈夫訴苦地說道，他的妻子購稱他神經病，將他禁錮了起來，又說著他如何斷去綁縛，如何乘著看守人們不備逃走出來。雅特麗見著她的丈夫，卻非常奇怪，以爲他是在寺院之中。

歐勤見了他的兒子，就斷定這個兒子，就是去尋找母親與哥哥的兒子；他以爲這個兒子，毫無異議的可以替他贖罪了，所以他就向歐天百力情說著，並且非常歡喜的希望著，現在他一定可以被釋了。但是他的兒子完全否認著他是他的父親，歐勤卻十分驚奇了，因爲在海浪裏分開以後，歐天百力從小沒有見過他的父

親，歐勤懇求他的兒子承認終歸無效；就想著這一定是因為他的憂愁與焦悶，使他的面容，很奇怪的變遷了，所以他的兒子不知道他了，否則他一定是羞於認他狼狽的父親。正在煩惱之中，女方丈與另一個歐天百力與特露而跑出來了，這奇怪著的雅特麗看見兩個丈夫和兩個特露面站在她的面前。

現在這些離奇層出的事情，都辨清楚了。公爵見了兩個歐天百力與兩個特露面彼此的相像，一至於此，他就猜到這個以真似假的神祕，因為他尚記著歐勤在早晨講給他聽的故事，他說道，這些人一定是歐勤的兩個兒子與他們雙胞胎的僕人了。

但是現在更有出於意外的快樂事情，來補充歐勤的歷史；在早上他說著這個故事是悲傷的，但在宣判死刑之後，在太陽落山之前，卻變成了快樂的結果了，因為這個可敬的女方丈，自述身世，說她是歐勤離散已久的妻子，便是兩個歐天百力的母親。

當漁夫們帶了大的歐天百力與特露而逃走以後，她就進了尼菴，因為她的聰明與好德的行為，使她最後就變成了這寺院中的女方丈，此時她卻為著不幸的客人盡著她好客的職務，並不知道所保護的人，就是她自己的兒子。

快樂的慶賀，與親密的相會，使久別重逢的母子們歡欣無已。一時竟忘卻了歐勤尚處於被判處死的一件事。半晌，老大就付錢為父贖命，但是公爵卻自願地寬恕了歐勤，不肯接收金錢，於是公爵同著女方丈，與她新尋到的丈夫與孩子們一齊走進寺院，去聽這一家人非常快樂的閒談，聽他們講著不幸中的幸事。

特露面的快樂我們也不可就此忘卻；他們也有慶祝與快樂的相會，大家快樂地稱贊著他各人的美貌，因為他們都很喜歡的在他的兄弟身上，看著他們自己（像在鏡子裏）的身材和面貌。

雅特麗受了婆婆的勸告，得益不淺，此後她也不蓄著不正當的懷疑，或者和丈夫妬忌了。

老二也娶了美麗的綠茜雅，他是他嫂子的妹妹；良善的歐勤和他的妻子與兒子，在埃非色住了許多的年數，但是那種糾纏煩惱的事情，並不完全造成將來錯誤的種種原因，但是有的時候，使他們回想到過去的

事情，可笑的錯誤或者也有遇到的，一個歐天百力與一個特露而被認錯了當是另外的一個這樣也許會造成許多愉快與錯誤百出的喜劇。

計中計

昔日維也納有一位治理的公爵，性情是非常溫和寬厚，他對於百姓們的藐視法律，必予忍耐，也不加責罰；其中有條特殊的法律，這條法律的因何存在，幾已不能復憶，這條特殊法律，在公爵的治理下，從來也沒有實行過一次。這條法律規定男子與人通奸，須處死刑；但是因為公爵的寬厚這條法律，大家就不介意了，於是一個神聖的婚姻制度竟遭蹂躪了，但是維也納的少女們的父母，天天在公爵之前喊怨，都說他們的女兒被人誘騙了，同鰥夫住在一處作伴了。

公爵見了民間惡風漸長，非常愁悶；他突然的想將他以前的寬縱態度，變為應有的森嚴態度，但是必定為人民（他們現在都很愛他的）懷疑專制君王了，所以他決定暫行去國避之，另派他人為之全權辦理國務，而於這條禁止情人私奔的法律，須依法實施，為此他可以不用招非常的民怨了。

有名愛哥兒其人者，以正真嚴峻譽為維也納之聖人，因得選為公爵的全權代理國務之適當人物。所以公爵就把此項計劃告其元老埃散內氏，埃散內因說道：「維也納城中，足以當此重任者，惟愛哥兒一人而已。」此時公爵託故旅行波蘭，乃離開維也納而去，國務即由愛哥兒代署，但是公爵的去國其實的假的，因他私下偷回了維也納，隱為僧侶，有意要看看所謂聖人的行。

愛哥兒拜命授職的時候，有一個少年名蓋洛弟者卻引誘了一個少女；在這個新的代理國政者的命令之下，這個犯法的案子，不得不使蓋洛弟下獄，依照廢弛已久的老法律，愛哥兒因即判決蓋洛弟斬首之刑。爲了寬恕年輕的蓋洛弟，許多法子都想盡了，就是元老埃散內也替說情了。他說道：「天啊，我所想救的那個少年，有個頗負盛譽的父親，看他的面子，我請求你饒了這個年輕犯法的人罷。」但是愛哥兒答道：「我們決不可將法律當作表面的文章，必須設著去約束狠心的人，及至成功習慣以後，就不以爲害了，當作牠是好吃的。」

食品了，不當牠是恐怕了。先生，他是必須死的。」

魯西夏是蓋洛弟的朋友，便到監獄裏去拜望他，蓋洛弟向他說道：「魯西夏，我請求你替我做這樁好事罷。快些到我姊姊伊三白那裏去，她今天將到聖克雷尼庵裏去了，告訴她我環境的危險，請求她，向那嚴厲的執政者說情說情，請她親身到愛哥兒那裏去。我對於這樁事情以為很有希望的，因為她有談話流利的才能，並且她亦善於勸說；此外，益以緘默無言，悲愁悱惻的態度，更是容易感動男性了。」

依蓋洛弟說，伊三白就是他的姊姊啊，他的姊姊從今天起，將在尼庵裏學習為僧尼的事情了，這也是她的一個心願，經過學習新出家的事情以後，就正式受戒為尼姑了。當她聽到魯西夏叫喊的時候，她正問著老尼姑，關於寺院裏的規則，魯西夏就走進了教堂，說道：「這個地方真靜悄啊！」伊三白道：「誰在說話？」老尼姑答道：「這是男子的聲音啊，親愛的伊三白，你去問問有些什麼事情了，你可以去，我不可以去。當你受戒以後，你也不能和男子談話，除非和女當家當面談談，倘使你要說話，就不能露面，倘使你要露面，就不能談話。」伊三白說道：「那麼尼姑有沒有另外的特別權利？」老尼姑答道：「這種特權還不够廣麼？」伊三白道：「是啊，的確是這樣，我這樣說，並非要求特別權利，祇想對於尼姑，聖克雷的信士的規則，格外要嚴緊的管束。」此時，她們又聽到魯西夏的聲音了，老尼說道：「他又叫喊了，我請你去答應他吧。」伊三白於是到那裏去了，她恭恭敬敬，說道：「善哉，善哉！叫喊的是誰？」於是魯西夏很恭敬的走近她，說道：「萬福，小姐，倘使你是這樣的一個人，慈祥之色現在你的兩頰，表明你是不會作刁的，能否請你將我帶至伊三白那邊去？她是這裏新出家的人，是不幸蓋洛弟的好姊姊。」伊三白說道：「弟弟有了什麼事情了？讓我問問，因為我是他的姊姊。」他答道：「寬厚慈祥的姑娘，你的弟弟令我轉告與你，他在監獄裏了。」「禍要累及於我了，為什麼事情啊？」伊三白問著。魯西夏於是告訴了她，蓋洛弟的所以下獄是因為拐誘了一個年輕姑娘，她歎道：「唉，恐怕這就是我的表妹居利太了。」居利太與伊三白並沒有親戚的關係，只是她為著要紀念在校時候的友誼起見，所以就互相稱呼著表姊妹；伊三白知道居利太愛著蓋洛弟，恐怕她因愛而致使他犯了這樣的違法行為。魯西

夏道：「就是她。」伊三白答道：「那麼讓我的弟弟和她結婚好了。」魯西夏答道：「蓋洛弟很希望娶居利太，但是執政者已經判決他死刑，因為他犯了法；他道：「除非有你溫和柔順的請求去轉化愛哥兒的心腸，（那麼才有活著的希望。）這些話是我在你和你弟弟之間通訊的責任。」伊三白道：「唉！我的能力多麼微弱，哪能够使他有益呢！我不信我會有力量去感動愛哥兒的。」魯西夏道：「懷疑是我儕作事的戕賊，因為我們怕於從事，時常會使我們應勝之事，歸於失敗，請你快到愛哥兒那裏去罷！姑娘們的懇求，跪拜哭泣，男子會像上帝一樣的賜給仁慈。」伊三白道：「我就盡我力去做罷，我要告明了老尼姑以後，我就到愛哥兒那邊去，請你轉告我的弟弟：晚上我就來告訴他事情的結果。」

伊三白很匆忙地到了宮裏，跑在愛哥兒的面前，說道：「陛下，我是一個可憐的具稟人，倘使陛下開恩，且聽我細說。」愛哥兒道：「你說，你的請求是什麼？」她於是為她弟弟的生命作著非常誠懇，悱惻動人的辯詞，但是愛哥兒說道：「姑娘，沒有挽回了你的弟弟已經判決了他非死不可的。」伊三白說道：「真是正直無私，但是法律太苛刻了，我祇有一個弟弟啊——願上天保存你的威嚴！」她於是想離開了，但是陪伊三白回去的魯西夏說道：「不要這樣的放棄了啊！再回轉去，懇求著他，跪在他的面前，牽住他的長衣，你去靜竄了，倘使你決意想壟斷他，你決不可拿馴順的話來說他。」於是伊三白又跪著請求開恩，愛哥兒說道：「他已經判決了，這是太遲了。」「太遲了！」伊三白說著：「為什麼，不我說句話，也能够叫他回來呢。老爺你信任我，大人物不拘泥於禮制，不念念於王冕，不深求於執政者的寶劍，不需要大將的軍杖，也不需要法官的法衣，大人物只要能够及到慈悲的一半，那就真好了。」愛哥兒說道：「請你去罷。」但是伊三白依舊懇求著，她又道：「倘使我的弟弟是你，你變作了他，你也會像他一般的煩悶，但是他處於你的地位，他決不會這樣嚴厲，我恨不得我有你的勢力，你就做了伊三白，倘使如此，事情會這樣麼？不，倘使我有勢力，我就願意告訴你，審判是應該如何做法的，犯人的情形是怎樣的。」愛哥兒道：「這樣也够了，好小姐！這是法律使然的，並非是我定你弟弟的罪啊。若使他是我的親戚，兄弟，或者是我的兒子，也要這樣待遇的。他明日必須死的。」「明天嗎？」伊三白說

著：「啊，這真是快啊！饒了他罷，饒了他罷，他真想不到要死的。就是我們廚房裏殺鴨禽，也要選個時季；是否我們服務上帝的禮敬之心，反不及供奉我們粗俗的自己麼？好，好，老爺，你自己去想，沒有一個人犯了同我弟弟一樣的罪而死的，雖然很多人已經犯了。這樣的判決，算你是第一個這樣判斷的人，他是第一個這樣枉死的人。你自己心裏也想想，老爺，你也去問問自己的心，牠曉得同我弟弟所犯一樣的罪嗎？倘使牠承認這是像他一樣情有可原的罪，那麼不要讓牠起來反對我弟弟的性命！」她最後的一句話比以前的話格外感動了愛哥兒，因為伊三白美麗的容貌，早已在他的心裏起了可惡的憐愛之念，並且他心裏也以愛情作非非想了，一如蓋洛弟之罪相同；他心中的衝突，使他從伊三白那裏走去了；但是她又叫他回來，說道：「我寬宏的大老爺，回轉來罷！我將怎樣賄賂你呢，我寬宏的大老爺，回轉來罷！」「怎樣，賄賂我麼？」愛哥兒聽了要想賄賂的話，大吃一驚的問著。「是啊，」伊三白說著，「這種禮物就是天公自己早已賦給你了，並不是金庫，也不是寶石，牠們的價值，祇有人們的幻想，給牠們定價值，這種賄賂是賦與真心的禱告者，在日昇以前他須起來祈禱上帝，——這種禱告者須爲完美無瑕的生靈，須爲齋戒的女子，她的心須清高神聖。」愛哥兒道：「好，明天到我這裏說吧。」因為她得到她弟弟的暫時緩刑，因為這個允許，她須再來聽候消息，因此她就懷著很快樂的希望走了，以爲她最後勸服了他的嚴厲性情了；當她跑走的時候，她說道：「天啊，守著你的和平天啊，守著你的信用！」這些話，當愛哥兒聽到以後，他心裏自己說道：「心願如此，我願意在你懷裏寄生，在你賢德裏偷生。」於是他覺得他自己存心不良，便說道：「這是什麼意思啊？這是什麼意思啊？是否我愛她啊？因此我想再聽她的說話，又饑饉的注視著她的眼睛；我在做什麼夢啊？人類中最狡猾的仇人，來戲弄聖人，引誘聖人上鉤了。從沒有淫亂的婦女能够激動我的天性，偏是這個有德的女子降伏了我了。就是直等到現在的時候，當人們自尋著愛的煩惱，我依舊笑著和奇怪著他們哩。」

愛哥兒心裏犯了互想衝突的罪痕，在夜間所受的痛苦，比較他已經很苛刻地判斷的犯人還要苦；因為獄中蓋洛弟反而有著好公爵的探望，公爵喬裝得像僧侶一般，指導少年天的門路，教著悔罪和祝福的話。但

是愛哥兒卻十分覺得心神不寧的痛苦；他忽而想用無罪而嚴正的方法來引誘伊三白，忽而又感著悔恨，恐怖獲罪，雖然這些事情，現在不過是一種意思。但是最後這個惡念竟然實行了；他想著許以賄賂，決以重大的賄賂去引誘這個少婦，以爲她決不能拒絕的，就是以她親愛的弟弟的生命作爲禮物，亦所不惜了。

早上伊三白來了，愛哥兒祇要她一人到他面前去；到了以後對她說道，倘使她允許將身子許給他，能够蹈居利太所施於蓋洛弟的同一韻事，那麼就赦了她弟弟的性命；他道：「因爲我愛你，伊三白。」伊三白說道：「我的弟弟也是這樣的愛居利太，但是你說，他必須要死的。」愛哥兒道：「但是蓋洛弟會不死的了，倘使你允許晚上與我私會，像居利太離開了父親，在晚上到蓋洛弟那邊去幽會一般。」伊三白聽了他的話，卻非常的奇怪了，他竟來引誘她犯同樣的罪過，爲了這種罪過，他定下她弟弟的死罪，因此說道：「我替我可憐的弟弟出力，更甚於爲我自己出力；這就是，倘使我自己處於死刑之下，銳利的鞭子打在我身上的傷痕上，我會將牠當作我穿著衣服，像到我久所盼望的牀上去死一般，我寧可爲此凌辱而死，決不失節。」於是她又向他說道，她希望他說的話，是試驗她的貞節的。但是他道：「信任我，以我的尊嚴爲證，我所說的話，都是我的真意。」伊三白聽到了他用尊嚴兩字表示這種不尊嚴的意思，怒髮衝冠地說道：「啊！一點兒的尊嚴與榮譽，都不可置信了；真是惡毒到極點的意思。我須宣佈你的罪狀，愛哥兒，看著罷！快些批准，饒恕我的弟弟，否則，我將高聲向全世界宣佈你是怎樣的一等人啊！」愛哥兒道：「誰來相信你啊，伊三白？我的清白無玷的聲名，我一身的嚴肅，我所駁斥你的話，都會使你的控告沒有價值，救回你的弟弟，須稱合我的心願，否則，他明日必死。至於你一方面，你說，你有什么能力，我的假話會制勝你的真事情。明天來答復我罷。」

「我向誰去喊冤，我這樣去告人，誰能够相信我！」當她跑向她弟弟禁錮的監獄去的時候，伊三白自己說著。當她進去的時候，她的弟弟正與公爵很貼切的談著話，公爵喬裝著僧侶，也去拜望過居利太，將這兩個犯罪的情人認清他們過失的真意；愛鬱的居利太帶著眼淚，很真實的懊悔著，承認著她須比蓋洛弟格外要有罪，因爲是她情願允許他這種羞辱的請求。

當伊三白走進蓋洛弟禁錮的房間，她說道：「這裏真是靜悄，森嚴，真是好伴侶！」喬裝的公爵說道：「那邊是誰請進來，我們真心的很歡迎。」伊三白說道：「我的事情是要和蓋洛弟說一兩句話。」於是公爵就讓他們兩人在一處，他就囑令獄丁，指示一處可以聽得見他們倆談話的地方。

「且問，姊姊，好消息怎樣了？」蓋洛弟說著。伊三白告訴他明天預備死好了。蓋洛弟說：「沒有法子麼？」伊三白說道：「弟弟，有是有一個方法，但是這種救法，倘使你同意的話，就會將你的尊嚴完全剝奪，會使你像露著身體一般的羞慚。」蓋洛弟道：「讓我明白其中的理由吧。」

他姊姊答道：「啊，我怕著你呢，我真是嚇得顫慄了，否則，你一定會想偷生，繼續於這無價值的六七載光陰，比較你情願留此不朽之名於永久，你敢死嗎？死的意思已很顯明的，可憐的皮蟲，在我們腳下踏死，像巨人的死一般，牠也覺得痛苦的。」「你爲什麼這樣羞辱我？」蓋洛弟道：「你想我的主意是否是出之於藻飾的柔情，倘使我必死，會像新娘一樣遭遇黑暗，我可把死懷抱在臂裏。」「我的弟弟說正話了，」伊三白說著。「父親的坟墓裏發出激昂之聲了，是的，你必須死了，但是，你料到這種事情麼，這個外表似聖人的執政，倘使我將身子允許給他，他纔賜你生活，唉，是否我的生命，願意坦白無私不介意的爲著救你而捐棄？」「多謝你，親愛的姊姊，」蓋洛弟說著。「預備明天死罷，」伊三白答著。蓋洛弟道：「死真是可怕的東西。」姊姊答道：「羞辱的生命真是可恨啊，」但是死的思想制勝了。蓋洛弟堅決的性情與恐怖，這些罪過祇有他們死的知道，在他心裏攻擊，他喊道：「親愛的姊姊，讓我活著罷！你爲救你弟弟犯的罪，上天決不深問其事實的，這也是一種德行哩。」伊三白說道：「咄，你這個沒有信仰的膽小鬼，你這個不要臉的賤骨頭，是否你要保存生命，叫你姊姊去受辱？唉！唉！弟弟，我想，倘使你意中有這樣的一個尊貴的心，你有否二十個頭呈到二十個斷頭台上去斬，在你姊姊忍受恥辱以前，你必須預備著二十個頭去受斬。」「不要這樣，聽著我罷，姊姊，」蓋洛弟說著，但是他說的一切話，只知道替他自己的弱點辯護，希望依著他賢姊的屈節，得以偷生。這些話卻被公爵進來打斷了，他道：「蓋洛弟，你和你姊姊之間的事情，我都聽著了。愛哥兒永不會有意思去染污她的，他所說

的，不過想試試她的貞操。她有真心的貞節，她這樣的與彼拒絕，這是他十分喜歡接受的。至於他寬恕你，你是沒有希望了，所以你還是將你的時候做著禱告罷，預備死罷。」於是蓋洛弟悔恨著他自己的孱弱，說道：「我請求姊姊的寬宥！我已經不戀生了，我願喪身了。」於是蓋洛弟爲了他的罪過悲羞交集，痛心之至，只得走了。

公爵此時與伊三白祇剩著兩人了，公爵褒獎著她有德性的決心，說道：「造物使你美麗，也使你具有德性。」伊三白道：「賢明的公爵何以會給愛哥兒欺騙到這種地步呢，倘使公爵回了國，我務必以愛哥兒的卑政檢舉之。」伊三白尚沒有知道，就是現在她已經在發洩她所受的虛驚了。公爵答道：「這個辦法是不錯的，但是照現在的事實講，愛哥兒必定會撤消你的控告，所以你還是聽我的忠告。我想你的確是一個受著委屈的女子，做著很有爲的事情，想從苛法裏去救回你的弟弟，而並沒使你可貴的人格受污，這事情一定會使公爵十分快樂，倘使他偶然回國注意到這些事情。」

伊三白道，他如有命令，不論何事，她都有膽量精神去做，計劃得一些不錯，公爵道：「貞節是有勇敢性的，始終不可懷著恐懼。」他於是又問她，她曾否聽到過馬玲娜的事情，她是飛特立的姊姊，就是溺死在大海裏的勇士。伊三白道：「我也聽到過這個女子的好名譽。」公爵道：「這個女子就是愛哥兒的妻子，但是她的出嫁粧奩是放在船上的甲板之上的，在這隻船上她的哥哥死了，要曉得，這是多麼十分的不幸事情，遭到了這溫順的女子身上！因爲她除了失落她勇敢和著名的哥哥之外，除了可愛的哥哥之外，除了損失她的資產之外，她竟失戀於她的丈夫了，丈夫就是這個似乎善良的愛哥兒，他在這可敬女子身上，假裝著發現了幾樁不貞節的事情（雖是這真真的原因，是在於她失落了她的粧奩），竟將她去棄於淚泊之中，她從不得到他一些慰藉，以上她的淚痕，他的橫暴，他的殘忍，就是以各種的理由，熄滅她的愛，造成像潮流的障礙物，使他格外的猖獗，但是馬玲娜用著她初愛時的愛情，依舊愛著她的暴虐丈夫。」於是公爵越發宣佈著他的計謀，就是命伊三白儘管到愛哥兒那裏去，似乎要允許他，依著他的希望於晚間和他幽會去，這樣她可以得到他已經

允許的赦罪同時叫馬玲娜去代替伊三白和愛哥兒在晚間的黑暗中幽會「溫柔的女子」喬裝的僧侶說著，「勿要怕做這樁事情，愛哥兒是她的丈夫，這樣可使他們言歸於好，並非是罪惡。」伊三白贊成了這個計謀，就依他的吩咐去做了；他也跑到馬玲娜那裏去，通知此項意思。他預先依舊喬裝著這個樣子，去拜訪那不幸的女子，給以宗教的規勸和友誼的慰藉，在那個時候，他親自告訴她這個不幸的事情；此時她看他是一個神聖的人，因此就允許接受他的指使，擔任這樁事情。

當伊三白會過愛哥兒回來的時候，就到馬玲娜的家中，這是公爵指定約會她的地方，他道：「碰得正巧，在執政那裏得到什麼好消息了麼？」伊三白就將她所處置的事情，講述了一遍，她道：「愛哥兒有一個花園，四圍都是磚頭，在花園的西角上是一個葡萄庭，在這葡萄庭那裏是一扇門。」於是她將愛哥兒給她的兩個鑰匙給公爵和馬玲娜看了，她又道：「這大的鑰匙是開葡萄庭的門，那個小的是開小門的，這是從葡萄庭通到花園裏去的門，我允許著在夜靜更深時候去會他在那個地方，我是得到了他擔保吾弟弟生命的活，他屢次的耳語和慇懃地指示給我這條路，我已經很確定和認準了這個地方。」公爵道：「你們倆之間，有無其他的紀念品，以備馬玲娜應行注意的呢？」伊三白道：「沒有別的，祇須在晚上去會他好了，我告訴他我的時候很急促，我故意使他想著我是同著傭僕一處來的，並且裝著傭僕祇和我去的理由，是為著弟弟的事情，（不為幽會的事情。）」公爵稱贊著她謹慎的處置，伊三白又回頭向馬玲娜說道：「不要多和愛哥兒說話，當你離開他的時候，祇須很溫順，很低聲的向他說道：『現在你須記著吾的弟弟！』」

馬玲娜在這天晚上，由伊三白領到指定的地方了。伊三白喜歡極了，她想這個計策，可使雙方有益，既可保留了她弟弟的性命，又可保留了她自己貞節。但是單單得到她弟弟的性命保全，公爵尚不以為滿足，所以他於這天晚上再到監獄裏去，他這樣的一去，於蓋洛弟真真的大有所益，否則蓋洛弟在這天晚上將被斬首了，因為在公爵走進監獄以後，暴虐的執政者下來了一個命令，吩咐著蓋洛弟務必斬首，將他的頭在次晨五點鐘以前送去，但是公爵令管監獄的人從緩執行斬首之刑，另外把一個在當天早上死於監獄裏的頭送

給他，去欺騙愛哥兒。公爵現在因欲令守獄者信任與贊成起見，所以公爵就將公爵親手寫的一封信給管監獄的人看了，上面有公爵封的印，這個管監獄的人一看之後，決定這個僧侶，在去位的公爵那裏得到秘密的命命了，他所以纔肯允許赦蓋洛弟的生命，就斬了死人的頭帶去給愛哥兒交差了事。

於是公爵用他自己的名義，寫了封信給愛哥兒，說著因為有特別的意外之事遭遇了，所以使他中止旅行，他於次晨須回維也納來了，請愛哥兒在城門迎接，愛哥兒的代理權，也就可以在城門口卸脫，公爵並且也公開地命令著，倘使人民有要伸冤的，他們須將狀紙在路上於他剛進城的時候呈上。

在朝晨很早的時候，伊三白到獄中來了，正在那裏等候著的公爵，因為要守秘密的關係，他想最好告訴她，蓋洛弟已被斬首了，所以當伊三白詢問著愛哥兒有否赦她弟弟的命，他答道：「愛哥兒已經斷送了蓋洛弟的性命了，他的頭斬去了，已經送到執政者那邊去了。」這個悲傷極的姊姊哭道：「啊呀，可憐的弟弟呀，薄命的姊姊呀，萬惡的世界呀，惡狠的愛哥兒呀！」這個喬裝的僧侶吩咐她暫且安心些，當她稍微安靜了些以後，他通知她公爵將要回來的事情，教著她如何進行控訴愛哥兒；他吩咐她不要怕，倘使控訴的程序一時不能准訴，他教授了伊三白一番以後，就跑到馬玲娜那裏去，教她應該如何應付的計策。

於是公爵去了僧侶的衣服，穿上他本來的貴族袍子，處於歌舞快樂忠信的人民之中，他們都聚集著歡迎他的回國，在歡呼之中，他進了維也納，在這裏他遇到了愛哥兒，就在規定的方式之中，免除了他的權力。此時卻來了一個伊三白，像告狀喊冤的模樣喊道：「主張公道，可貴的公爵！我是蓋洛弟的姊姊，他因為引誘了年輕的姑娘，已被宣告斬首。我請求愛哥兒饒赦我的弟弟，這也用不到告訴堂上我如何懇求和跪拜的情形，他如何擯斥著我，我如何答復著他；因為這個太沉長了。這個可惡的結果，現在我真很悲傷，又很羞慚於呈說愛哥兒決不肯赦我的弟弟，除非要我允許接受他的可惡的愛情；我自己反覆思付了一回，我自己一時為著做姊姊的憐憫心所動的緣故，就制勝了我的貞節，我就允許了他的要求。但是及至次早的時候，愛哥兒失了約，送著牌票，我弟弟的頭已被斬去了。」

公爵裝著不信她的事情。於是愛哥兒說道：「她為著她弟弟死去的悲愁，致使她神經錯亂了。但是她弟弟的死，是法律所不能免的。此時又有一個人來控告了，這就是馬玲娜。馬玲娜道：『高貴的大王，真像上天發出光明了，可以將真心敗露於胸懷了，真意出之於至誠，至誠出之於德性，我是這個人的妻子，王上，並且，伊三白的話都是假的，因為她說的這天晚上她和愛哥兒住在一處，其實我在這晚上和他在花園房間裏過夜的。因為這是完全是真的事實，讓我得此伸冤罷，否則永遠留一個無情的裂痕。』於是伊三白又伸訴著向路德惠僧侶所說的話。路德惠就是公爵喬裝時假說的名字。伊三白與馬玲娜都說她們怎樣地服從著他的指教。公爵有意想在維也納當眾表白伊三白的無辜，但是愛哥兒想著這樣的一個起因，她們倆的言詞又是不同，所以很希望著她們的訴辭互相矛盾，俾使他能够自脫於伊三白的控訴。他說道：『故意裝著無罪被誣的神色；一直至現在，我依舊笑著這些事情，但是，我已忍無可忍了，我看出這些可憐困惑的女子，那不過是為著些大人物們的工具，他們使她們這樣的。』讓我把此案探究一下。」公爵道：「唉，我很願意你責罰她們。完全依著你的心意，我的埃散內，同著愛哥兒，幫他一些忙吧，去審問這椿違法的事情；這僧侶須要到案，因為他是指使她們的人。他來時，你可以用似乎最適當的刑罰去懲罰他。我此時須暫時要離開你們了，但是愛哥兒你也不必移動了，務必等到你的誣讒辯明以後。」於是公爵跑去了，留著愛哥兒，他是願意做本案的代理法官，做他自己案子的公正人。但是公爵不在的時候，祇是將貴族袍子脫了去，穿上僧侶的服裝；這樣一假裝以後，又復自己到愛哥兒與埃散內這裏來了；這好性兒的老埃散內以為愛哥兒被誣了，向喬裝的僧侶說道：「來來，先生，你會否指使這些女子誣告愛哥兒？」他答道：「公爵在那裏，須他來聽我說話。」埃散內道：「我們可以代替公爵，我們可以聽你的呈訴，正直些講來。」「祇少要勇敢些，」僧侶駁斥著說：「於是他責備著公爵，將伊三白所控告的案子委任在他的手中，很流利的說著他所目覩的，許多腐敗的案情，至於他，依他說，是一個維也納的旁觀者，因為說了這些反對政府的話，埃散內就以酷刑恐嚇著他，恫以下獄。於是一切的人都十分的驚奇著，愛哥兒也極頂的錯亂了，這個假設的僧侶將喬裝的衣服脫了去，他們見著他就是公爵自己啊。」

公爵以最適當的報酬，加在這個高貴的告狀人的身上，她爲著她仇人懇求生命的保存，就將蓋洛弟從監獄裏召了出來，在那個地方，公爵使他的生命懷疑著，此時纔將這悲苦的弟弟引給了她，他向伊三白說道：「將你的手給我握握吧，伊三白因爲你的可愛，我就救了蓋洛弟，說你的身子將要變成我的了，至於他，也是我的弟弟。」在這個時候，愛哥兒覺得他自己已平穩了，公爵窺見他的眼睛有些快樂了，說道：「愛哥兒，此後好生愛著你的妻子，爲了她的人格，你纔得饒赦，我也賀著你，馬玲娜愛著她罷，愛哥兒，我已相信著她，也深悉她的德性了。」愛哥兒如今記得，當他自己有薄權的時候，他的心是何等的硬，此時纔覺得慈悲是甜蜜的哩。

公爵令蓋洛弟迎娶居利太，公爵自己也接受了伊三白，她的德性與高尚的行爲，已制勝了君王的情懷了。伊三白尙未受戒，可以自由結婚，同時因爲公爵喬裝著僧侶的樣子，這個很俠義的事情，替她辦事，因此使她非常感恩地和快樂地接受了他向她的求婚，當她變成了公爵夫人以後，就造成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影響到這城中的少女的改革，從此時起，沒有一個女子再犯像居利太一般的罪了，她是自新的蓋洛弟的自悔的妻子。這個慈悲仁厚的公爵，很久的和著可愛的伊三白治理著國度，公爵真是一個在丈夫之中最得意的人，又是在公爵之中最快樂的人了。

第十二夜；或作「你將如何」

守白丁和他的姊姊維可來，是美色嶺的一個少年和一個淑女，他們兩個是孿生（這個事情說也奇怪）自從他們出世以後，長得非常相像，不過在衣服上分別著不同罷了，如把他們分了開來，那就不易分辨他們了。他們的誕辰是同一時間的，也在同一個時候遭到了致死的危險。因為他們在依累利海岸地方航海的時，他們遭到了船沉之難，他們登的船在風浪之中衝裂在大石上了，船上很少的同伴得到逃生。祇有船上的船主和幾個水手是被救在小船上，才能够上岸，維可來也很平穩的上岸了，但這個可憐的姑娘，不以為自己得到出險為喜，反而十分悲傷著他弟弟的失落；但是船主安慰著她，對她說，他見她的弟弟過了當船衝破的時候，他自己縛在一根很大的桅桿上，見他浮起在海浪之上，以後因距離漸遠，目力難及，才沒法子再看見他。維可來因此稍為安慰了些，因為她對於這個敘述，很懷著希望，此時她想到如何在異國之中處置她自己，離家又是如此的遙遠；於是她問船主，他是否知道些依累利地方的情形。船主答道：「娘娘，我很曉著，因為我出世了不到三點鐘，就遊歷過這塊地方。」維可來問道：「誰治理這地方的？」船主告訴她說，依累利是由郭新諾治理的，他是個天性很高尚有如神聖一般的公爵。

維可來說，她自己也曾聽得她父親說及郭新諾的，那個時候，郭新諾還沒有結婚呢。船主道：「他到現在還沒有娶哩，最近也是這樣呀，因為約有一月之前，我從這裏出去，聽得人家談起（就是你也知道的，大人們所作的事情，人民們總喜歡喋喋的空談。）郭新諾向美麗的可麗妃求愛。她是一個嫻淑的姑娘，伯爵的女兒，伯爵已在十二個月以前死去了，以可麗妃託她的哥哥撫育，但哥哥也不久就死了；據說因為她愛著她親愛的哥哥，她已經擯絕一切色相與男朋友的訪問。」維可來也因為弟弟的失落，遭著相同的悲痛，這個女子，也正是痛悼她哥哥的死亡，所以很希望和這個女子住在一處。她問船主能否將她介紹與可麗妃，她表示

願意去服務這位姑娘，但是他答道，這是很難成的事情，因為可麗妃姑娘，自哥哥死後，不准閒人進她的屋宇，就是公爵都不能進去哩。於是在維可來心裏，又想著了別的計謀，這個計謀就是想穿男子的衣服，去做書僮，去服務郭新諾公爵。這是一個少女喬裝男子的怪思想，但是維可來處於伶仃無助的情境中，她又是年輕又是美麗超羣，身處異國，需要求他人的原諒和幫助哩。

她既看出船主的大方舉止，並且看出他為她的幸福設想，頗示友誼的關切之情，於是她就將計謀告訴他，所以船主就很贊成幫助她了。維可來就給錢，請他代辦合式的衣服，樣子顏色須像他的哥哥守白平常所穿著的一樣，當她穿上了她男子的衣服，她認為很像她的哥哥了；因此奇異的錯誤就此鑄成了，因為他們兩人都被錯認了。這個在後文再表明，守白同時也被救了。

維可來的好朋友，就是船主，當他裝著這個美麗的姑娘成爲一個少年之後，他既與朝中可有關係，就將她帶至郭新諾的面前，改名西蘭里。他又告訴她聽這個久求而不得的婚事，她拒絕著他的渴慕，又輕視著他的爲人，以致可麗妃不允許他走到她家裏去了；他因爲愛這個待他是如此冷淡姑娘的緣故，這個高尚的郭新諾，竟然廢棄了一切野外遊戲與一切男人所應習之事了，這些事情，他本來是非常喜歡的，但此時他的光陰，卻非常的無聊了。他天天聽著柔情的音樂，溫柔的歌調，和哀情的悲愁之曲，他又冷淡著一班聰明博學的貴人，這班人他以前是樂於結伴的，此時他終日和小西蘭里談話，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一般端莊朝臣，以爲西蘭里不合於作爲他們高尚大公爵的伴侶。

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年輕的姑娘做年輕的公爵的親密之人；因此維可來非常引以爲憂，因爲郭新諾對她的一切都是爲著愛可麗妃忍耐的事情，因此她立刻知道爲了愛他，竟受到痛苦了；所最奇怪的，就是可麗妃竟如此的輕忽著至尊的主人，她想倘使沒有深切的愛慕之心，沒有一個人能够佩服他，她因此冒險著，很溫柔的去點醒他，因爲這個真是可憐，他愛慕著一個女子，女子卻不明瞭他可貴的性情；她因此說道：「我的主人，倘使有個女子愛著你，像你愛著可麗妃一般（或者有一個人，是這樣的道理）如果你不能愛她，她知道

道了，她將怎樣呢？」但是他不能信女子的愛，會像他這樣的深切。他道：「沒有一個女子的心，大得足以容納這許多的愛，所以不能以女子的愛情，去比較他的愛。可麗妃此時維可來雖然十分欽佩公爵的主意，她不能以為這也未見得的確的，因為她心中也充滿著像郭新諾心中一般的愛。」她道：「但是我是曉得的，我的主人。」郭新諾道：「你懂得些什麼？」維可來答道：「我很曉得，女子如何愛著男子，她們的真心正像我們一般。我父親有個女兒，愛著一個男子，或者就是我，倘使我是一個女子，必定愛著你主上。」郭新諾道：「她的歷史是怎樣呢？」維可來答道：「這是潔白無痕的東西，主上，她永不講述她的愛，祇是深藏著不洩，像花蕊中的蟲，慢慢地食著牠紅暈的花顏。她憔悴的胸懷，她帶著新愁與舊恨，坐著像『忍耐之神』一般，默默無言，笑著像『憂鬱之神』一般，悲愁淒慘。」公爵問著是否這個姑娘為情而死的，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維可來以支吾之辭答之；或者她是虛構著這段故事，用以表明她秘密的愛情和沉痛的悲愁，這些都是她為著郭新諾所隱忍著的。

當他們說著的時候，有個男子跑進來，他是公爵差來到可麗妃那邊去的，他說道：「我的主上，請你的示，我不能得到姑娘的允許，但是由她的侍婢，她傳與你這個答覆：從此在七年以內，連她自己也不能看見她自己的本質了；她將以淚洗著她的臥室，因為她很悲愁的記念著她死的哥哥。」公爵聽到了這樣，喊道：「啊，她這樣的一個美人兒，有心為著一個死的哥哥，將愛情之債，盡付東流，她是如何的多情啊，倘使愛神之箭射入她的芳心！」他於是向著維可來說道：「你是知道的，我已經將我的秘密都講給你聽了，好孩子，所以你到可麗妃家裏去吧。不要被她拒絕接見，立在她的門口，你講給她聽，你的腳應黏住在那裏，直等到她肯聽你的話為止。」維可來說道：「那麼倘使我能够和她說話了，主人，怎樣辦法呢？」郭新諾答道：「啊，那麼你將我的愛慕之情，講給她聽，仔仔細細的將我的熱忱深懷和她談談。你就表現著我的悲苦之情好了；與面貌兇惡的人比較，她會格外優待你的。」

維可來於是跑了去；但是她不十分喜歡擔任這個諂媚求寵的事情，因為去向一個女子求婚，使她變成她想和他結婚的男子的妻子，但是既任其事，她卻盡心竭力的去完成這樁事情。可麗妃立刻聽到有個少年

在她的門口了。堅持著要准許他進來。會她傭僕道：「我告訴他你在生病。他說他曉得你病了。所以來和你說話。我告訴他，你正在熟睡。他似乎也早已知道了。他說，所以他必須要和你說話。姑娘，吩咐怎樣去向他說。因爲他似乎峻拒著一切的拒絕，要和你說話，你准許他否？」可麗妃奇怪著要見見這個獨斷的信差究竟是誰，願意許他進來，將布放下，遮住了她的面孔。她道：「她將再一見郭新諾的信差，這是無疑地。他是從公爵那邊來的，一定是受他的諄囑了。維可來進去了，裝上最誠正的神氣，盡她的力量假裝著，學著大人物們的書僮最伶俐的官話。她向遮著面布的姑娘道：「最神聖輝煌，美麗絕羣，佳美無匹的美人，我請你告訴我，你是否貴府的姑娘？因爲我愁著將我的話耗費在別個身上，更加因爲這是編纂得非常精緻的，我是很刻苦地學著的。」可麗妃道：「先生，你是從何處來的？」維可來答道：「在我所學之外，我尚能再說幾句，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我份內的事情。」可麗妃道：「你是否是戲中的小丑？」維可來道：「不，但是其實我的本相並不像我裝著的傀儡一般；——這個意思就是她本爲女子，假扮著她自己像個男子。她又問，是否可麗妃是這所屋的姑娘？」可麗妃道：「她是的，於是維可來格外貼貼切切的看著她的相競者的面貌，看她的一件事，比較轉言她主人的訊息還要來得急切，說道：「好太太，讓我看看你的面貌。」她這樣勇敢的請求，可麗妃卻聽從了她。這個絕世無雙的美女，她是公爵郭新諾久慕而不可得的，初見之下，她竟然懷了愛慕這個假裝的書僮，溫順的西蘭里的意思了。」

當維可來問著要看她的面貌時，可麗妃道：「你主人有否佣金給你，你來和我的面孔做生意？」此時她卻忘了決定七年之久，將面孔遮蓋起來的心願了，她將她的面布揭了去，說道：「但是我願意將所遮的布揭去，顯示著我的面貌，此時不是很好的揭去了麼？」維可來道：「真個長得美麗，兩頰長得暈紅雪白，上天這樣巧的造就著世界之上，你真算是一個暴虐的女子，倘使你將你的美質，空埋荒丘，也不留一個模型在世上。」可麗妃答道：「先生，我決不如此的暴虐。世界可以將我的美麗留下名單。若列第一項，有兩個不深不淺的嘴唇；另一項有兩隻眼皮包圍著的明亮的眼睛；一個頭頸；一個下巴；以及其他。你是否被遣來稱贊我的啊？」維

可來說道：「我要看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太驕傲了，但是又太美麗了。我的主人愛著你，這樣的情愛祇可以這樣酬報，雖然你被戴著美麗的皇后的皇冕，郭新諾愛著你，崇拜你，為你流淚，他是大聲呻吟著，激烈地嘆著。」可麗妃道：「你的主人，很知道我的性情。我不能夠愛他；雖然我全不疑心，他是很潔白無玷；我知道他很高貴，並且身份很高，真是活潑的清白少年。衆聲都稱贊他學問幽深，舉止合體，性情豪俠；但是我不能愛他，他諒必早已自己明白了。」維可來道：「倘使我愛你像我的主人一般，我必定要在你的門口結一個柳樹小舍，叫著你的名字，寫著相思的怨詩，在深夜裏唱著，你的名字須在山谷裏喊著，我要叫牠的回聲，空中的喋喋之聲，叫喊著『可麗妃』，你決不能獨靜於天地之間，你必須要憐惜我啊。」可麗妃道：「你能得到優待，你的家世是怎樣？」維可來答道：「家世高於我的幸運，但是我的身份是很高的。我是個君子啊。」

可麗妃於是令維可來回去，對她說道：「回到你的主人那裏去，告訴他，我不能愛他，讓他不要再遣人來了，除非或者你再到這裏來告訴我，他如何接受這些話。」於是維可來向她道著別，稱著她美麗的暴虐者。當她去了以後，可麗妃反覆地背誦著這些話：「家世高於我的幸運，但是我的身份是很高的。我是君子。」她於是很高的說道：「我誓必他真能如此的，他的言語，他的面貌，他的四肢，動作和精神，明明白白表示著，他是一個君子。」於是她很希望西蘭里是公爵，她既覺得他竟深墜於她的愛情之中，她自己又責備著她自己突然的愛慕。但是這些輕薄的責罰，人們用以自責其過的，是沒有深根的；這個高貴的姑娘，立刻忘卻了她自己與這個似乎的書僮之謂的貴賤之分了，就是女子外表最重的虛僞形式，她也不忌諱了，她決意向著年輕美麗的西蘭里去求愛，於是立刻在她之後，遣一個僕人追了上去，帶了一隻金剛鑽戒指，假裝著說是他遺留著給她的，是郭新諾所送的禮物。她希望藉這樣的取巧，可以將戒指的禮物送給西蘭里，因為她須將她的計策稍為微露著；郭新諾並無指戒贈她；維可來於是回想著可麗妃的視察和舉止都是表示著傾慕之情了，她立刻猜到她主人的情人愛上了她了，她道：「唉！這可憐的姑娘真是愛得如夢了。我知道假裝的壞處了，因為牠已經使可麗妃為著我，真實的呻吟嘆氣，像我為著郭新諾一般了。」

維可來回到了郭新諾的宮闈，告知了主人這個撮合的壞結果，重說了些可麗妃的吩咐，希望公爵不要去煩擾她了，但是公爵依舊堅持著，希望著溫柔的西蘭里能够及時勸著她賜些哀憐之心，所以他吩咐他（指維可來）須於次日再去。同時，他想消遣這些無聊的時候，他吩咐她唱隻她喜歡唱的歌，他說道：「我的好西蘭里，昨夜我聽到了這隻歌，牠十分能够解除我的愁懷，西蘭里，你須知道，這是極有古道之風而樸素不膩的歌。當紡紗女和編織的人坐在白日之下，年輕的姑娘拿著梭子織著布的時候，他們唱這隻歌。雖然只是粗魯，他確愛聽，因為敘述往昔的愛情是何等的天真爛漫。」

歌

死神來而復去兮，

我可葬在悽慘的扁柏中：

尙存的一息飄然去，

甘爲美麗而刻薄的姑娘以自終。

噫，預備著吧！將我的壽衣，遍佈著水松，

我之死兮，誰感慟。

沒有一朵花兒是香的了，

會生在我的黑棺上：

沒有一個朋友會來弔，

弔我骨已將見棄的苦屍。

我那可憐而真心的愛人，卽有萬千愁思慨嘆，

決難覓到我墳墓的所在，痛哭灑淚！

維可來按著節，毫不苟且的唱著這個古調，牠如此深刻地描寫情人不得報償的悲傷，她復將歌中的意

思在面部上表現著當時的情景。她悲愁的面貌，已被郭新諾窺透了，因此他向她說道：「依我一身的經歷看起來，雖然你的年紀很輕，你早已有過愛你的情人了；對麼，孩子。」維可來答道：「倘使得你的准許，倒是有些的。」郭新諾道：「那種女子，多少年紀了？」維可來道：「像你的年紀一樣，同著你的面貌一樣，主人呀。」這個竟使公爵笑起來了，聽著他可愛年輕的書僮愛著一個比自己還大的女子，面貌不美的，但是維可來暗地裏是指郭新諾，並非是女子像他那個模樣。

當維可來第二次見可麗妃的時候，她覺得登堂入室並不難的，僕人們發見他們的姑娘喜歡和這個美麗的年輕的信差談話，所以當維可來到的時候，門早已開得直了，公爵的書僮在可麗妃的房間裏，受到非常恭敬的款待；當維可來告訴可麗妃再來的緣故，是爲他主人來說情的，這位姑娘就說道：「我請你不要再到他了；但是你倘使擔任另外一個的求婚，當可聽你的求婚，較勝於天上的音樂哩。」這個真是柔情樸實的話，但是可麗妃又更進一層的訴述她的心跡，公然的承認著她的愛。當她見著維可來面上有煩惱不愉之色，的時候，她說道：「啊，你的輕視譏笑之色，和你發著怒的嘴唇看上去是何等的美麗！西蘭里，看春花怒放了，依我閨秀的氣概，貞節，真心，我實在愛你，也顧不得你的驕傲了，我實無以藏瞞我的思慕之情了。」但是姑娘的求愛，全歸無效，維可來很急的從她那裏躲開了，嚇得她不敢再來替郭新諾傳述愛情了；她對答可麗妃親熱的請求是一個「絕對不愛其他婦女」的宣言。

當維可來離開這個女子不久之後，更有令她一示膽色的事情遭到了。有一個人，也是可麗妃所拒絕的求婚者，知道了可麗妃怎樣優待著公爵的使者，因此就向他（指維可來）挑戰，要和他決戰。那麼可憐的維可來如何辦法呢？她雖然外表裝著男子的模樣，卻祇有女子的真性情，她自己佩的劍還怕看見呢。

當她見她可怕的敵人向她一些一些的跑近，拔著他的劍，此時她就想承認她是個女子。但她的恐怕，與說出她的祕密羞恥的事情，卻立刻解除了，因爲有個陌生人經過這裏，他卻跑近他們，似乎那人久已認識她的，又似乎是她的好朋友，他向她的敵人說道：「倘使這個少年侵犯你，那麼我就自任其咎，倘使你犯了他，那

麼我爲他來抵抗你。」在維可來尙未得暇道謝他的保衛與詢問他所以來干預這回事情的理由以前，在她的新朋友和敵人接觸的當兒，他的勇氣卻對於他沒有用了；因爲此時檢察官恰巧來了，奉著公爵的命令來捕拿陌生人去，這是因爲他幾年前犯著的罪，此時應受審問了，他向維可來道：「就是來尋你的啊！」他於是問她要回一隻錢袋，說道：「此時我須要問到我的錢袋了，這個真比較我自己遭到的還要難受哩，你立在這裏發呆，但是必須要寬心些。」他的話當真的驚住了維可來，她宣佈著她實在不認識他，又沒有接到他的錢袋；但是因爲他此時授她佳惠，她就送他一筆小款子，這個款子差不多已經是盡她所有了。此時這個陌生人就說著刻薄的話，責備著她忘恩負義，沒有良心。他道：「這個少年，就是你看見在此站著的，是我在他極危險的時候，救他的性命的，爲了我我纔到依累利來遭到這個危險。」但是官員卻不十分留意去聽著這個犯人的訴冤，他們確很急的催他走，說道：「關我們什麼事！」當他被拘而去的時候，他就把守白丁三個字去叫維可來，盡力責罵著這個假定的守白丁，因爲她不認她是她的朋友。當維可來聽到叫他自己是守白丁，雖然這個陌生人很急切的被帶走了，因此她不能細問他一個明白，她已猜出這個似乎的怪異發生在她身上了，必定是錯認了她的哥哥了；她於是開始很貼切的希望著，她哥哥正像他所說的，已經被他所救了。事情確然是這樣的。這個陌生人，他的名字叫做安東尼，是一個航海的船主。他曾將守白丁救至船上，守白丁疲乏得幾乎力盡了，他依著桅桿，杓在海中，這個桅桿就是他在風浪裏將自己身子縛著的。安東尼爲了守白丁，就蓄了一個念頭，他決定跟了守白丁天南地北的走去；當少年表示著好奇心，要探望探望郭新諾的朝廷，安東尼就同他到依累利地方去，要比較離開他好些，雖然安東尼料想著，倘使人家知道他逗留在依累利，他的生命必定非常的危險，因爲他在海戰的時候，曾經非常危險的傷害著公爵的姪子。這是犯法的，因此他被禁爲犯人

了。
安東尼與守白丁是一起上岸的，在安東尼遇到維可來的前幾個鐘頭，他曾將錢袋交給了守白丁，願意他自由施用，倘使他見了東西，要買就買好了；當守白丁出去看察城市的風景的時候，當時他告訴他，他等候

著在客寓裏，但是守白丁不在約定的時候回來，因此安東尼冒險出去尋找他了，當時維可來穿著同樣的衣服，面貌又如此的像著哥哥，安東尼因此就抽著劍（依他想）爲他所救起的少年抵禦，當守白丁（依他的猜想）不肯認他，又否認著他的錢袋，這可無疑了，他當然要咒罵著他忘恩負義。

維可來當安東尼去了以後，恐怕再邀她爭鬪，立刻盡力地逃回家去。她走了不久，她的仇敵以爲她又回轉來了；但是這個人正是她的哥哥守白丁來了，他剛巧跑到這個地方來，他說道：「喂先生，是否我又碰到你了啊！這就是送給你的東西了！」說著就將他打了一拳。守白丁並不是膽小的人，也就更厲害的還他一拳，將劍抽了出來。

此時一個女子來阻止了這個決鬪了，因爲可麗妃從屋裏跑了出來，她也錯認了守白丁是西蘭里，請他到她的家裏去，表示著非常愁悶，因他遇到了這粗暴的攻擊。雖然守白丁非常驚奇著這女子的以禮相待，又驚奇著這個莫明其妙的仇人，他倒很願意到她家去。此時可麗妃非常喜歡覺得西蘭里（依她這樣想著）變成很懂得她的愛慕之情的人了，因爲雖然他們兄妹倆的面貌相同，卻沒有輕視和怒色發見在他（指守白丁）的面部之上，當她訴著怨，將她的愛他之情，敘述給西蘭里聽的時候。

守白丁也不完全拒絕這個女子濫施在他身上的愛情了。他似乎對於這層意思非常合意，雖然他奇怪著如何會這樣的遇到的，他因此更想著可麗妃一定是神經錯亂著的；但是又見她是高大房屋的主婦，吩咐她的家事，似乎管理得她的家庭非常清楚。並且她突然的愛她，她顯著她很充足的理由，因此他就確實的贊成著她的求婚。但是可麗妃覺得西蘭里如此的好性兒，又恐怕他會變心，所以提議，她原是有牧師在家裏的，他們倆須立刻結婚。守白丁也同意了這個提議；但是當結婚禮過了以後，他須在一個很短的時光，離開這女子，因他有意想去告訴他的朋友安東尼，他所遇到的好運道。維可來是同著郭新諾，她的主人的，當安東尼見了維可來，他依舊當她是守白丁，他告訴公爵，他如何在海中的危險裏救著這個少年，他將一切寬待著守白丁的事情說完了以後，最後怨著說道，三個月以來，日日夜夜，這個忘恩負義的少年是同他一處住著的。但

是此時可麗妃從她房中跑了出來，公爵也沒空暇去留意安尼東的敘述了，他說道：「女伯爵出來了，天仙到人間走來了！但是你，粗人，你的話都有些癡的。三個月這個少年是服侍著我的。」他於是吩咐將安尼東帶開去，但是郭新諾的天仙然的女伯爵，立刻告訴公爵去譴責西蘭里的理由，也像安尼東所說她的忘恩負義一般，因為他能夠聽到可麗妃所說的一切話，都偏愛於西蘭里，當他覺得他的書僮佔據了可麗妃寵幸的優勝地位了，他就用著一切的恐嚇的手段嚇他，作為他相當的報復，當他要離開的時候，他叫維可來跟著他，說道：「來，孩子，同我一處去。我的思想早已料到這回的惡作劇。」雖然似乎因為他妬忌的怒氣，他將要把維可來立刻處死，但是她的愛，卻不再使她示弱了，她很願受死，使她的主人能夠安靜些。但是可麗妃不願將她的丈夫失落，她說道：「我的西蘭里，到那裏去啊！——維可來答道：「跟著他走，我比愛我的生命還愛。」可麗妃無論如何，阻止著他們的走，很高興的喊著西蘭里是她的丈夫，就去請牧師來證明，他宣佈道，不到兩個鐘頭，這姑娘可麗妃和這少年纔結婚。維可來卻宣佈並未和可麗妃結婚，但已完全無用了，因為這姑娘和牧師的證明竟使郭新諾相信著他的書僮捨去了他，較他性命還要重貴的寶貝去了。但是想著這也無可挽回了，他就向他的辜情的情人，和這個虛飾的人道別了，她的丈夫，他是叫維可來，警告著她永勿再來見他了，當時（對於他們似乎是）一樁怪事情發生了，因為另外一個西蘭里進來了，他像他的妻子一般的向可麗妃說著話。這一個新的西蘭里就是守白丁，是可麗妃的真丈夫，但是他們的奇怪稍微的減少了一些，當他們見著他們兩個人，同一樣的面孔，同一樣的聲音，同一樣的舉止，這兩個人，哥哥妹妹的互相詢問起來了，因為維可來不能深信她的哥哥依舊活著，守白丁一時竟得不到要領，如何溺死的妹妹，會變成了少年男子了。但是維可來立刻承認她是真的維可來，他的妹妹，是這樣假裝著的。

當一切錯誤完全明白清楚以後，這個錯誤是由於這個雙胞胎的兄妹，絕頂的相像所造成的，他們都笑著可麗妃，因為這樣有趣的弄錯了，她竟然錯愛了一個女子了，可麗妃對於她的變幻事情，卻不以為不喜，雖然發現著她和哥哥結婚，代替著妹妹了。

可麗妃這樣的結了婚，郭新諾的希望從此永久的絕望了，此時有了他另外的希望心，將他沒有結果的愛似乎完全消滅了，他一切的思想已專灌在他的寵臣，年輕的西蘭里的身上去了，她已經變成了可愛的姑娘了啊。他非常注意的看著維可來，他回想著西蘭里何以會如此的美麗，他默然想著，她穿著女子的衣服，真是非常的美麗嬌柔；他於是又回想著她何以時常說著她愛他，這個，他當時祇以為是忠心書僮的一種責任表示；但是此刻纔知道其中尚有更鑿到他的心裏去了，他此時也無暇再思及往事了，他決定娶維可來為妻子了；他和她說道（他依舊不能改口的叫著她西蘭里或僮子）：「孩子，你會一千次的向我說道，你永不愛著女子像愛我一般，因為你忠心的服侍著我，我如此的在你柔懷深情之下，你如此長久的叫著我主人，此時你變成你的主人的主婦了。」

郭新諾已移注他的心，向著維可來了，這樣的深情是可麗妃非常薄情的拒絕著的，此時她請他們進她房屋，她提議著請好牧師的相助，牧師已經在早上主持過守白丁與她的婚事了，使他們在這天所剩的一部份時候裏，也完成郭新諾與維可來的婚事。這樣一來，雙生兄妹在同一天都得以結婚了；風浪與船破，將他們分離，真是含著造就他們高貴與非常的幸運。維可來是郭新諾的妻子，他是依累利的公爵，守白丁是富貴女伯爵的丈夫，她就是可麗妃姑娘。

雅典的一位豪客

帝夢是雅典的顯宦，他有了公侯的富貴，因此就漫無節制的任性佈施衆生了。他的鉅量而有止境的財產，決不會像流水一般地耗費得太快的，但是他只是把他的財產，源源不絕地向上中下三等的人民中間揮霍著，反而覺得耗費得快了。不祇平民門沾得他的好處，就是大人先生們也不以為羞辱的，溷跡於他的食客與從客之中。他的桌子，常有著逸樂的食客的光臨，他的家門時常為著雅典往來的人們開著不閉。他兼有了極大的財產與寬宏大量的性情，就在他的庇蔭之下，誘服了一般的人心；各項不同性情的人與不同志趣的人都傾心著替帝夢服務，一般善猜人意的諂媚者，他們的面孔能够反照著他們東家的性情，像照在鏡子裏一般。至於那性情磊落不羈的和剛強不屈的大儒學者，他們輕視著人身的虛形，淡漠處置著世俗之事，但是他們卻不反對著帝夢的寬宏態度與樂施的精神，但是他們（違反著他們的本性）都沾潤著他仁厚的款待，倘使他們偶然得到帝夢一點頭或是一稱呼，他們回去就身價十倍了。

倘使一個詩人編成了著作，需要褒獎介紹於世，那麼他就沒有別的方法，祇有把著作獻給帝夢，除去從東家那裏得到金錢和每月吃他的，住他的以外，至於這個詩，可以不必問，還是要賣錢的。倘使一個畫家有張圖想出售，他祇有將畫拿給帝夢，假裝著請教他對於該圖的意趣，品定牠的妙處，其實沒有別的事情，祇想勸這個性情慷慨的東家收買那幅畫罷了。倘使珠寶商有一切貴重的寶石，或布帛商有珍貴的料作，因為他們的昂貴的東西都要來交付給他，因此帝夢的家好比是開著的貨物隨到隨銷的市場，他們可以在任何價值，將他們的貨物，或在他的家裏珠寶售出，這個好好的東家，會另外再酬謝他們，似乎他們替他做了極有禮的事情了，竟然讓他挑選這等貴重的貨物。所以在他的家擁擠著所買的東西，其實一些沒有用處，祇是很不自由的佔據著地位，和虛張著外表的奢華；至於他的本身還是很不自由的被這些無意識的探望者包圍著，如

虛偽的詩人，畫家，詐騙的商人，名士，美女，貧困的求寵者，他們始終的佔據著他的前廳，談論著他們可厭的諂媚，和他耳語，諂媚式的供奉著他像上帝一般，尊崇著他的騎馬的馬踏鐙，他們倘使稍微得到了他的一些允許或者好處，又似乎得了仙氣一般。

有幾個出身高貴的少年，也天天依靠著他，他們（他們自己的資產不夠應他們的浪費）會因負債而被債主控之下獄，帝夢替他們贖回；這些浪子從此就纏住他老人家了，爲表示同情起見，他們雖然不能趕上他的富足，但是極容易摹仿著他的浪費與奢侈的用途，耗費著不是他們自己的錢，其中有一個自食的名叫飯底甜的一個人，因了不合理而積欠的債務，也請帝夢替他付清，其債款的數目約有五個德倫。

但是在這般烏合之衆的中間，在這一羣的賓客中間，沒有一個是很漂亮的送禮物之人，這也是這些人們的僥倖，倘使帝夢想著要隻狗或是馬，或是一樣很賤價的裝飾品了，那麼這就是他們的本份禮物了。如其這樣東西受著他如此的稱贊了，不論是什麼東西，那麼在次日的朝晨，贈送的人必定就將東西送去了，自己稱揚著所送之物，以便帝夢接受這些東西和伸謝這些無價值的禮物；但是這隻狗，或馬，或者不論是什麼，決不會失落帝夢的厚謝，他決不會自收這些禮物的，或者他竟以廿隻狗或馬的價格來報答這些贈與。當然這個禮物的價值，是高貴於他們的了。至於這些假裝贈與的人，都已非常明白這一個調調兒了，他們的假禮物，不過是引誘出他多數的錢來，得到很大很快的利息。用著這樣的方法，魯錫慈新近送給帝夢四隻乳白的馬，裝著銀的馬具，這個狡猾的客人早已注意著帝夢以前談過馬的事情的；另有一個客人魯坎勒也同樣的用著虛偽的方法，送給他輕薄的禮物，一雙灰色的獵狗，狗的形態與敏捷，是帝夢所久慕的，這個大方的東家，對於這些禮物一些不懷疑著這些贈送者的不正當的地方，於是都收下了。贈送的人當然得到很富足的酬報，金剛鑽或珠寶，比他們虛偽的和謀利的禮品的價值，差不多超出三十倍。

有的時候，這般人更加直接的去做這些事情了，雖然是一種極粗魯和顯見的做作，但是這個易受欺罔的帝夢依舊盲著目看不出來，他們假裝著稱賞和傾慕著帝夢所有的東西，他所買的東西，或是新近買的東西，

西，用著這個方法，他們好從輓心腸的東家那裏驅獲所稱贊著的東西，送給他們當爲禮物，因爲世界上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可以做得了，只要化上一些價錢很少的錢，或是很顯明的諂媚著一下，就可以得到酬報。這樣就有一個人得了一隻帝夢自己騎的栗色的快馬，因爲他老人家時常喜歡說著，這是一隻很好的畜生，跑得很快；帝夢知道，沒有人會正確的稱贊著他所不想要的東西的，所以他送給了他。因爲以自己的性情去權量著他的朋友的性情，他是如此的喜歡遺贈，他能夠將國度去供給著這些僞朋友，始終無倦容的。

不但帝夢的財產，都去供給這班可惡的諂媚人，他並且也做著很高尚和很有價值的事情，當他的僕人，有一次愛上了一個有錢的雅典少女，但是他沒有希望去得到她，因爲以財產和等級來比較，女子遠出於他之上了，因此帝夢卻賜給他的傭僕三個德倫（錢名），使他的財產可與她的妝奩相等，這是女子的父親所要求著誰欲爲她的丈夫的條件。但是大部份的光棍和寄人籬下的人都操縱著他的財產，壞朋友，他卻不知道他們是這樣的，但是，因爲他們羣集著圍住了他，他想他們是必定愛他的；又因爲他們笑著和諂媚著他，他自以爲他的行爲是聰明與慈善，當他在這些諂媚的和虛僞的朋友之中宴會，他們真的要將他吃下去了，盡量用著他的財產，飲著大量的貴重的酒，舉著酒杯祝賀他的壽考富貴，這真是要使他的資財致於乾涸了，他卻看不出朋友和諂媚者的分別，但是對於他的易欺的眼睛（很驕傲的看起來），他似乎覺得這是一種可貴的慰藉，因爲有如此的異姓兄弟，能夠通用著各個人的財產（雖然這是他用著自己的財產去付一切的浪費之賬啊），他卻很喜歡的參加著這種景象，依他看起來，這種宴會真是快樂和友愛的盛會。

但是他如此的越出了仁慈的真義，像白路德（是財神），濫施恩惠，祇任著他的意思行事，他如此的繼續行事，全不留意也不停止，如此無意識的耗費金錢，既想不到他如何能夠支持下去，又不停止恣情縱慾的行爲；他的這並不是無底的財產，勢必漸形耗盡於浪費之下了，浪費是無底的啊，但是有誰去講給他聽，他的諂媚者麼？他們掩住了他的眼睛，才有益處哩。但是他有個誠實的家僕佛來飛，說著陳述他的家况給他聽，很懇切的在他面前陳說，求告著他，請求著他，但是終於無效，另外又有幾位，他以非傭僕所應有的態度，帶著淚

請求他仔細著他的事務。帝夢依舊置之不理，他卻和他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因為談論到由富轉入貧困是十分逆耳的事情，相信處於這樣的環境，是非常違意的事情，環境竟然會如此，是一樁非常懷疑的事情，他實在難信事情會有這樣真變故。這個忠僕當帝夢的大屋子給食客擠滿了，地板上滴滿了狼藉的美酒，每間房屋裏點著輝煌的燈火，喧揚著音樂之聲和宴會之聲，他時常獨在靜僻的地方，痛哭著，他眼睛裏流出的淚，還比酒桶裏流出來耗費的洒還快，看著他主人癡狂濫施的恩惠，再想想財產化盡以後，氣勢將歸於盡了，這等氣勢是本來頌揚著的；此時頌揚之事因宴會而得，亦因宴會而失了，像被冬日的寒雲一遮以後，飛蠅盡行消滅了。

但是現在時候到了，帝夢已不能再對於這忠心管家人的陳述漠然不聞了，金錢是一定要用的；當他爲了這個主意，吩咐佛來飛去出賣他的地產的時候，佛來飛就告訴他，他早已沒有善果地企圖勸解他幾次了，他大部份的地產早已有賣去的，有喪失權利的，他目前所有的產業，已不能相抵一半的欠債了。對於這個陳述，他倒非常的驚惶起來了，帝夢很著急的答道：「我的地產是從雅典直延長到拉西弟蒙的啊。」佛來飛道：「我的主人，世界不過是一個世界，也有個界限哩；是否在一息之間，都是你的了，如何很快的都去了啊！」帝夢安慰著自己道，他並沒有倒行逆施的惡事，倘使他曾將他的財產無意識的耗費了，（那麼就可怕了，）他的錢並沒有助長他的邪惡，不過他扶濟著他的朋友罷了；他吩咐好心腸的家僕（他正哭泣著，）儘管安心些，他保險著他主人決不至於缺少資財的，他有著這許多高尚的朋友哩；這個迷惑的施主只有藉以自慰罷了，他也別無他法，祇有遣著人去貸借，預備著在他的困厄之中，借用著每個人的財產（這些人都會沾染著他的恩惠，）像用他自己的一樣自由。他於是喜形於色，似乎深信其必有善果，立即分頭遣發使者到魯錫慈，魯坎勒，徐榜尼各位先生那邊去借貸。這些人，在過去的時候，他都曾濫給著禮物，漫無節制，至於飯底甜，最近係由帝夢爲之付債，救之出獄的人。現在飯底甜因乃父去世，已有鉅大財產，足可報答帝夢的好處了；帝夢請求飯底甜償還以前代他付去的五個德倫，這些貴人每一個差不多都欠他五十德倫的債務，他自然

無疑了他們因為感激他的恩惠的緣故就會供給他的需要了（倘使他有需於此）即使其數為五十個德倫的五百倍，他們也應當供給他的呀！

魯坎勒是第一個被請求援助的人。這個卑鄙的貴人，通宵夢著銀的盆子和帽子，所以當帝夢的傭僕去通知他的時候，他的貪鄙之心想著他的夢一定應驗了，帝夢來送他這樣的禮物了；但是當他明白了帝夢要想借錢的真相，他卑鄙與輕浮的友誼就現出牠的本相了，他就說著許多辯論，他向著僕人說道，他早已預料他的主人有此失敗，他好幾次來吃飯向他說及此事，他來吃夜飯又勸他用得省些，但是他對於他的勸告，分毫不取，也不以為他的警告為然；這是的確確的事情，他在帝夢的宴會之中是一個常到的人（依他說，）他是有極深的意思來接受他的好處的；其實他始終沒有這樣的來意，他說他不特好好的勸告他，並且又糾正帝夢的行爲，實在是一種卑鄙，無價值的謊話而已，於是他酌量著賄賂，令來僕回到他主人那裏去告訴他，魯坎勒不在家裏，沒有尋到。

那個到魯坎勒家中去的使者，徒勞往返，一些也沒有成效。這個說謊貴人的財產，那知就是因帝夢而得來的肥肉，帝夢所賜給他的一切禮物，幾乎要使他食而不化，把肚子都要裝得爆裂了。他覺得風勢已轉，那些恩惠的泉源，忽然枯乾停流了。起先魯坎勒卻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件事情呢，但是既經證實以後，他就假裝著十分的懊惱，因為他手中無力去補助帝夢，因為他很不幸的（這是卑鄙的謊話）在前天買了大批的貨物，致使他目前手中無錢，他自己罵著自己是畜生，竟然不能竭他的力量幫助如此好的朋友；他說著這是他生平最痛苦的事情，因為不能夠承歡於這個可敬的君子。

誰能稱著和他同碟蘸食的任何人就是朋友呢？有這本質的人，就是諂媚者。回想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帝夢差不多是魯錫慈的父親，用著他的錢財纔得使他不倒帳；帝夢的錢也曾替他付過傭僕的工資，替他付苦工的工資，苦工出著血汗，為他造著精美的房屋，精美的房屋是他必須用以裝腔擺架的；但是，唉！但是人們顯示著忘恩負義的時候，那就變成鬼怪了！這個魯錫慈此時竟反對借錢給帝夢，這個數目依帝夢賜給他的而

論，那麼比慈悲人給著乞丐的還少哩。

徐榜尼和每一個這些貪得的鄙夫，都由帝夢輪流請求到了，他們都是回報著同樣的遁辭或是直接的拒絕；就是他替他贖著罪的飯底甜，現在很富有的飯底甜也反對著補助他五個德倫的借款，這個款子以前帝夢真不算借給他，祇是在他的煩悶的時候，很寬宏地送給他的呢。

此時帝夢因貧困而被棄的情形，好比當豐富之時，被奉承的情形相同。同一個舌頭，牠曾經喊著高調的諂媚，贊揚他如此的寬宏，慷慨，和大量，此時他卻不以為羞的批評著慷慨是荒唐，大量是奢侈了，雖然奢侈，慷慨牠自己並未顯示呆蠢，祇因此正實的選擇著如此無價的人，做牠的目的物吧了。此時帝夢王宮式的大廈被丟棄了，門庭冷落，變成了被譴責的和可惡的地方了，不過是一個行路者經過的地方了，不像往昔的地方了，彼時，每個過客必須停著去食他的酒，沾他的青眼；此時，替代這般擁擠，宴會，和狂叫的客人，祇有一班不耐煩的和亂吵的債權人，放重利的人，勒索的人，他們兇狠和嚴厲地勒索著他們的要償之物，控訴的契約，利息，抵押品，鐵心腸的人既不肯接受他的否認，又不肯延長時期，因此帝夢的房屋竟一時變成了他的監獄，這是他所不能避免的，既不能進，又不能出，一個要付五十個德倫，另一個帶著五千克龍的借票（所借數目之多），倘使他以血的點數來計算，他身上的血也不够一滴一滴的去償付欠債哩。

他在這個凋零和不可藥救的情形之中（似乎是這樣的），衆人的眼睛都被落日重放光明的情形，弄得眼花撩亂起來了，施主又宣佈著新宴會了，在宴會之中他請著他熟識的客人，貴族，婦女，都是雅典地方神氣活現的士女，魯錫慈，魯坎勒，飯底甜，徐榜尼諸人，以及其餘的人們都來與會了。誰於此時在這些搖尾乞憐者之中，是最煩悶的，當他們發覺（依他們想）帝夢施主的貧困是假的，不過裝著試試他們的相愛之心，他們想著他們當時極應看出他的巧計，利用小錢去贏他老人家的感激，但是，誰是更加快樂地找到了這個恩賜的泉源，依舊是旺盛和流通，這個泉源他們想，已經變成枯竭了。

他們來的時候都裝著腔，陳說著，表示著深切的悲愁和慚愧，當老人家請他們的時候，他們適然很不幸

的缺乏著現成的東西承歡如此可貴的朋友，但是帝夢請求他們不要將這些小事情介於心懷，因為他早已完全忘情於懷了。至於這些卑鄙的諂諛清客，雖然他們當他窮困的時候，曾經拒絕著借錢給他，但是他們對於財產的恢復重放光明，卻不拒絕他們的光臨，因為燕子不願跟從著夏季，像好性情的人能夠如此的情願跟著富貴人的好運道，牠也不願離開冬季，像這些畏避著第一、二次顛覆的景象，這班附著夏季的鳥就是這班人。但是此時在音樂聲之中，氣騰騰的盛筵開始上菜了；當食客們有些驚奇著這個破產的帝夢從何處得到這些錢來供給這樣奢侈的宴會，有些人懷疑著他們所見的東西是否是真的，實在不相信兩目所見是真的了；看著記號為證，盆碟都是空的。帝夢的目的發現了盆碟置著代替他們所希望吃的奇珍異味，遠道帶來的珍饈，帝夢在往昔寬宏地恣口腹的樣子都鋪張著，此時在這些盆碟的蓋下所發見的，十分合著帝夢的貧困別的東西一些沒有，祇有一些煙和不冷不熱的水，真是於合這些祇求口福的朋友的酒席，他們的心都是不冷不熱和滑溜得像水一般，這個水帝夢用以歡迎著他驚奇的客人，吩咐著他們說：「開開來啊，狗，快舐罷！」在他們未明奇怪以前，他就將水灑在他們的面，灑够了以後，將碟子向他們丟去，此時他們都擁擠著向外逃，男人，女人，亂得不成樣子，要緊拿了帽子向外奔，帝夢又追趕著他們，依舊罵著他們是什麼東西：「工狐媚的寄生蟲，戴著道德假面具的惡人，萬然可親的狐狸，馴順的忍耐著，財主人的走狗，酒肉朋友，趨炎的蒼蠅。」他們擁擠著避他，離開屋子比較走進來時還要情願；在很急的時候，有幾人失落了長衣和帽子，有些失落了珠寶，都願意著從如此癡狂人的面前逃去，以便避免這個假筵席的笑柄。

這是末次的宴會，這是帝夢從來未曾有過的，在這次宴後，他就離開了雅典和社會上的人們；這樣以後，他就隱入深林，不願再見萬惡的城市，和萬惡的衆生，希望著這可惡的城牆，沉沒下去，將房屋壓他們的主人，希望一切的災難，降臨在他們身上，侵害著他們，如戰爭，暴虐，病苦，都來束縛住牠的居民，求著公正之神，傾滅一切的雅典人，不論他年齡老少，高與低；他這樣的希望著以後，自己就到樹林中去了，在那個地方，他說，他須去找尋著野獸，牠們比較人類和善得多哩。他將他自己脫得一絲不掛，因為他不願再留著人的模樣，掘著洞

住在裏面，如此冷僻的住著，像野獸一般，食著野物之根，飲著野水，摒棄著他的同類，寧可和野獸結隊，似乎比較和人類結伴要來得有益和親愛。

這是一種何等的慘變，從大施主大富翁，施主人中之最樂者一變而為赤露著身的帝夢，歷世者的帝夢。啊！他的諂諛者在那裏了？他的侍從和僕役又在何處了？這些蕭瑟的氣象，噪鬧的執役者能否做他掌管房間的僕人，將衣服給他穿，使他暖？這些不動的樹，棲著未死的鷹，能否變成年輕和靈敏的侍者，替他跳來跳去的作事情，當他吩咐著牠們？這個寒溪，在冬日結著冰時，能否供給著他水湯，和酒漿，當他生著了食傷的病，住於野處的動物能否來舐著他的手，諂諛媚著他？

有一天，他在這裏掘著植物根的時候（這是他最可憐的食料），他的鏟觸到了些重的東西，這個可以證明是金子，這或者是守財奴在亂世的時候埋藏在此地的一大堆的黃金，他（指守財奴）想著出獄以後，再到這裏來取回，但是在他來到的時候，他忽然的死了，也不合他人知道這個深藏的地方；牠這樣的藏著，既沒有好處，又沒有壞處，在泥洞之內（土是金子的出身之處），似乎在那時起從沒有出來現過色相，直到帝夢的鏟偶然觸到了牠，再將牠出土重現光明。

此處是一堆的金銀寶庫，倘使帝夢仍心故舊，那麼他又足夠再收買他的朋友和諂媚者了；但是帝夢深恨著虛偽的世界，金子現入他的眼睛裏，以為有毒的了，所以他決將金子重藏於地中，但是在這個時候，他為著金錢的緣故，想到無窮的災殃，降臨到了人類，如何牠的財勢在人類之中引起了盜劫，橫虐，無道，賄賂，暴動，謀殺，他很高興的幻想著（這是他對於人類懷著的深恨）在這堆金子之上，（這是他掘著發現的），必定為會降災於人類之間。此時有幾個兵士經此樹林，走近了荒洞，這個軍隊明明白白的可以看出是雅典的愛西白梯將軍的一部份的軍隊，他因為懷恨的緣故，來攻擊雅典的元老（雅典的人一向出名是辜情負義的人民，時常嫌惡著他們的官長和好友），此時軍隊向著他們往昔抵禦著戰勝的軍隊進行，要和他們開戰；帝夢很歡迎他們這樣，就將金子賜與他們的將軍分給他的兵士，他別的事情也不請求，祇希望他戰勝的軍隊

將雅典削爲平地，燒盡牠殺戮牠殺盡牠的居民，不要饒恕老年的人爲了他們的白鬚（他說）因爲他們是盤剝重利的人，也不要放過年輕的小丑，爲了他們無知的俏皮（他說）因爲這些孩子，倘使活著，長大起來都是奸賊；他須對於所見的，所聽的，硬著他的心腸做去，因爲這種景象和悲聲會觸動他的憐憫之心的；也不要讓女子，孩子，母親的哭喊躲藏過這個全城普遍的屠殺，須要震懾著他們在他的戰勝之下，當戰勝之後，他請求著上天也須加害於他自己，這個克服者：帝夢這樣地恨著雅典，恨著雅典人民，恨著一切的人類。

當他處於這個孤零的情形之中，對於人生觀的殘酷有過於人類的地方，有一天，他十分驚奇的發現著一個人立在他的洞口。這個人就是佛來飛（忠誠的家僕）他因爲對主人的熱愛與摯情，使他尋出他可憐的住處，有意來服侍他；他初見他的主人，這個以前尊貴的帝夢，處於這樣卑鄙不堪的情形之中，像他出身時的赤身露體，像野獸一般的處於野獸之中，看著倒像他自己的悲愁零落的情形，和淒慘衰敗的境地相同，這一個就非常感動了僕人，使他立著默然無語，被驚惶和深情所呆住了。最後他聽了他的敘述，他們兩人都如此的墜寒著眼淚，帝夢見了他很煩惱，又使他知道來的是誰了，在他窮困之中他竟然來服侍他（他對於人類的觀察卻是如此的相反）因爲他的形態與格式是個人形，他又猜疑著他是奸賊了，他又爲著欺騙者流淚了；但是這個好的僕人，用著許多證據證明他的真情，使他明白他所以戀他的主人，祇爲著愛忱與熱情，並無其他的原因，這樣才使帝夢相信，世界之上，尚包含著一個忠心的人；但是因爲他有著人的樣子，他看著他的面部，不能無可憎之處，他也不能聽著人說話，沒有憎惡之處，於是這個無伴的忠心人被逼離開了，因爲他是一個人，更因爲他有著異於常人的溫柔和哀憐之心，而有著可惡的人樣和外表的態度。

但是許多的拜望者，除了一個可憐的家僕來訪之外，都來分散著帝夢的靜僻野蠻的清靜了。因爲現在天日到了，忘恩負義的雅典人都很貼切的懊悔著對待帝夢的苛刻了。因爲愛西白梯，像發癡的野豬一般，猖獗在他們的城牆之下了，很激烈的圍攻著他們，使雅典恐怖於塵霧之中。因此他們對於帝夢往昔的剛勇，和陸軍的戰術等等的重復現在他們的忘恩負義的心中了，帝夢在往時是他們的將軍，勇敢的人，有經驗

的兵士他在全雅典人之中單獨能够抵禦著圍攻的軍隊，當時的情形像此時恐嚇著他們的情形一樣，那時他曾趕回了愛西白梯的進攻。

在這個緊急的情勢中，他們在全體元老之中選擇了幾個委員來侍候著帝夢的命令。在他們的困厄之中，他們卻跑到他這裏來了，當帝夢在貧困之時，他們都忽略著他，輕慢著他；此時似乎他們倒想揷估他的恩典了，他們想從他們的苛刻和忍心的待遇中，去求得他的開恩。但是他們以前對他都是忘恩負義的啊。

現在他們很貼切的懇求著他，含著淚請求著他回去拯救那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是他們以前忘恩負義地將他驅逐了出來的；此時他們卻授給他財產，權勢，尊嚴，想彌補過去的苛刻，又授給他公衆的尊榮，和衆人的親愛之心；他們的身體，生命，財產，都可以由他處置，倘使他肯回去救他們。但是赤露著的帝夢，厭惡人類了，帝夢已不是像以前一樣的帝夢了，好扶窮濟危的人了，也非勇敢之花，在戰爭裏替他們抵禦敵人的人了，去做著他們太平的裝璜品了。倘使愛西白梯去殺他的鄉人，帝夢也不去關心了。倘使他搶掠雅典，或者殺戮他的老人和嬰孩，帝夢反而非常的快樂。所以他如此的說著，告訴他們說，倘使猖獗的營寨裏的刀，加在雅典的咽喉之間，他是極贊同的。

這個就算是他給與哭著，和失望著的元老的答復了；祇有當他們將離開他的時候，他吩咐他們轉言給他們的鄉人，告訴著他們，安慰著他們的悲愁與煩急，若欲阻止兇惡的愛西白梯的暴厲的結果，尚有一法可以躲避，這是他所願意告知他們的，因為他依舊愛護著他的鄉人，所以在他未死以前，尚須有以示惠。這些話卻又稍微的喚起了元老們的精神了，他們希望著愛著他們的城市之情，又恢復過來了。帝夢於是告訴著他們，他有棵樹，這是生在洞的附近，這棵樹他須於最短的期間以內，將牠砍下，他請著他以前在雅典的一切的朋友，高級的或是低級的，不論他是什麼等級的，倘使他們想避免痛苦，那麼在樹砍下以前，都可以來嘗嘗他的樹的味道；這個意思就是，他們必須來將他們自己吊在這一樹上，如此可以逃避這回的痛苦了。

這次他施於人類之中的恩典，是在他寬厚的宏恩之中的最後一次，這也是鄉人們末一次的見他了；因

爲不久有個可憐的兵士，經過海濱的沙灘，那處的沙灘距離帝夢所住的地方並不遙遠，他尋到了一個海灘上的墳墓，上面有墓誌銘，這就是厭惡人類的帝夢的墳墓，銘曰：「生恨衆生，死求厲疫，以毀滅一切餘孽！」

不論他是暴死，或因缺乏生趣，憎惡人類，致使帝夢結果了他的性命的，這是不能深明了。但是人們都爲墓誌的確與死亡相符，死著的心願像他生著一般，是一個厭惡人類的人，有些人虛擬著所以選擇於海濱之中作爲他的埋葬的地方，因爲這個地方渺茫的海水，可以永久憑弔著他的荒丘，似乎譏笑著人類的，易於泯滅的，輕浮的偽善，與假裝的零涕。

露迷欲和主麗特

佛龍耐地方，有兩個有財有勢的大族，一族名凱必樓，一族名莫太克。兩族之間，向來懷著舊恨，這種仇恨是如此的達於極點，如此的深刻在他們兩族之間，致使他們這種相仇心竟延及於極點，很遠的戚屬，更及於兩方面的侍從者和僕役，所以莫太克族的僕人不能遇到凱必樓族的僕人，凱必樓族的僕人也不能會到莫太克族的僕人，即使有的時候偶然的相遇了，也會引起兇惡的相罵和流血的事情，時常因為偶然的相遇，引起了極大的吵鬧，因為這些吵鬧的事情，致使快樂清靜的佛龍耐的街道時常擾亂著了。

凱必樓的族長設著一個盛大的晚宴，請著許多美麗的女子和高貴的客人，佛龍耐所有的才子佳人都出席了，凡來與會的人，除莫太克族人外，都被歡迎的，在這個宴會裏，綠瘦蘭的愛人，名露迷欲，也參與這次盛會。他是莫太克族的長子呢。雖然莫太克族人參加是很有危險性的，但是露迷欲的朋友，名彭服利，卻勸著這個少年公子去赴這個盛會，令他套著假面具，如此必定可以會見他的綠瘦蘭，見她以後，可以再將她和佛龍耐選出的美人去比一下，如此就會使他想著（依他說）他的意中人乃一鴉耳。露迷欲由此信著彭服利的話，無論如何，因為他太愛著綠瘦蘭了，只得接受勸告而去了。因為露迷欲是一個忠實情深的情人，竟為著情，致使他廢寢忘食，避著人羣獨處，相思綠瘦蘭，那知她卻藐視著他，她從不以非常淡薄的情愛酬答著他的深情。

彭服利有意想醫治他朋友的相思病，所以指點各項的女子和伴侶給他看著。在這個宴會之中，年輕的露迷欲和彭服利及他們的朋友，都是喬裝著去了。凱必樓族長向他們道著歡迎之辭，告訴他們，這些女子的足趾，沒有雞眼病累的，都要和他們跳舞了。這個老年人的性情，也是非常和諧與滑稽的，他說道，他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戴過假面具的，在美人的耳邊說著情話。當時他們未與跳舞之會，露迷欲卻突然的被一個在那

邊跳舞的絕世美女所鼓動了，她似乎對於他像燃著火炬發著光一般，在夜間更顯耀得嬌美了，好像寶貴的珠寶穿戴在黑人的身上；美麗的用處太大了，太可貴了！真像雪裏的鴿子，周圍著烏鴉（他這樣說著），她如此的豐盛和美麗，又是品貌雙全，她的確是超乎她的同伴之上。當他這樣的稱贊著，卻被凱必樓的姪子，名狄白耳聽著了，他聽出他的聲音是露迷欲了。狄白耳是一個易怒而性急的人，再不能忍著異族人戴著假面具來與會，說他（指露迷欲）嘲笑和諷刺著他們的儀式。他就十分發怒和生氣了，要將年輕的露迷欲打死，但是他叔父，不願讓他打人，也不願失禮於他的客人，因為露迷欲的品行深如君子，佛龍耐人士，都盛道他是有德有為的少年。狄白耳既被強制著忍耐他的意旨，也就自己節制著他自己了，但是誓必在將來，讓這個卑鄙的莫太克人受不邀而入的報復。

跳舞既開始以後，露迷欲守著美女站立的地方；他幸有喬裝著的假面具遮著，他似乎可以行動自由些，他大膽的在很溫柔大方的態度之中牽著她的手，叫牠是神聖，倘使他污瀆的碰了牠了，那麼他是一個含愧的香客，因為想贖罪的緣故，他就吻著牠。「好香客，」美女答道，「你的盛情客氣得太謙恭斯文了；神聖有著這個手，香客可以碰碰，但是不要吻牠。」露迷欲道：「神聖有否嘴唇的，香客也有沒有啊？」美女道：「嘴不過用以禱告的。」露迷欲說道：「那麼，我親愛的神聖，聽我禱告，請將玉手賜給我吧，否則我失望了。」在這許多暗射的言語和愛情的意象之中，他們互相的親愛起來了，當時美女被喚到她的母親那裏去了。露迷欲問著誰是她的母親，他發現這個美麗無比，為之顛倒得狠的女子，就是小主麗特，她是凱必樓族長的女兒，也是唯一の後嗣，也是莫太克的大仇敵；露迷欲忽於無意之中，將他的心，委託給他的敵人了。這個雖然煩惱了他的心房，卻不能因此阻止了他的情愛。當主麗特發覺與之談話的男人是露迷欲，是莫太克人，主麗特的芳心頻動了，這都是露迷欲遠爾鍾情，有以使然耳；她似乎既生了偉大的情愛，她須去愛著她的仇人，她的情愛，也必有所寄託了。至於她家庭中的思想，必定要引她為深恨的。

夜深了，露迷欲和他的同伴就回家去了；但是他的同伴，卻與露迷欲失散了，因為他的心早已放下了，他

已不能離開這所房屋了，因此他就跳過了果園的矮牆，那堵矮牆是在主麗特所住的房子之後的。他在果園內等了不久，正是思慕著新愛人的出神當兒，主麗特在窗口發現了，她的美麗，似乎像春天將起來的日光，非常燦爛；月光照著果園，帶著羞暈之色，露迷欲看了這個燦爛明媚的日光以後，月光似乎變成了沉鬱和慘淡了。她將纖纖玉手，撐住了她的臉兒，依著窗前，他恨不得身為手套，得以親澤她的花顏。她此時獨自的思想著，深沉地嘆了一口氣，就悄然說道：「可憐的我啊！」露迷欲聽了她的話，大為魂消，借此很溫柔的說道，但是她沒有聽到，「美麗的天仙，再說啊，你在我的上面，如此的現著，真像天上的愛之神，愛之神人們都瞻仰著她啊。」她因為沒有聽到他的話，此時夜深之色觸起了她滿懷的深情，她就叫著她情人的名字（她以為他不在這裏），「露迷欲，露迷欲！」她喊著，「露迷欲你在何處啊？為著我的緣故，你須拒絕著你的父親，丟棄了你的英名，倘使你不能如此，祇為著我矢願相從的愛人，那麼我將不能再為凱必樓的族人了。」露迷欲這樣一激以後，本想很喜悅的開口了，但是他想再聽聽她的怨情，因此依舊不開口；所以姑娘依舊繼續著自言自語（依她想）的情辭，責著露迷欲怎樣會成露迷欲的，既是露迷欲，又怎樣是莫太克的族人呢。她希望他叫作別的名字，或者他能够將此可惡的名字丟棄，因為這個名字完全與他的本性不同，他須將她自己的一切取去。聽了這些情辭以後，露迷欲不能再忍了，就搭著談話了，似乎她的話單獨地向他說著的，其實這個並不是幻想的，確是向著他說的話，他叫她稱他情人，她願意稱呼怎樣的名字，就稱怎樣。倘使她不喜歡稱呼這個名字，他就不願再名露迷欲好了。

主麗特聽著園裏有了男子的聲音，她就奇怪起來了，她早先不知道是誰，因為她乘著深夜和黑暗之中，將她胸懷的祕密，顛顛倒倒的洩漏了出來了；但是他再說的時候，雖然她的耳朵不會醉於這千言萬語的柔情密詞，但是確實的引起了情人的聽聞，她立刻想到，他一定是露迷欲少年了，她於是勸告他爬果園的危險，因為倘使她的家人找到了他在那裏，必定會將他處死，因為他是莫太克啊。「天啊，」露迷欲嘆著，「你眼裏的危險更比他們二十柄劍上的危險要多。你是否親愛地視著我，姑娘，我決定毅然反抗著他們的仇恨，我的

生命寧可送於他們的舊恨之下，得不到你的愛情，不願延長我可恨的生命。」——主麗特說道：「你怎樣會到這個地方來的？誰領導你的？」——「愛之神領導我的。」露迷欲答著：「雖然我並非領港者，但是倘使你遠離著我，就是茫茫大海的對岸，我也會冒著險作此經營。」因為她回想到了她把愛露迷欲的深情洩漏了，主麗特的面孔就羞得紅暈了，但是黑夜中沒有給露迷欲看到她。她如今很願意再說她的話，但是萬萬不能了：她本想嚴守形式，離開她立著的情人，這是慎重的姑娘的習慣使然的，她們務須先加白眼於她的情人，遠遠的站著，假裝著羞澀，或是冷淡，其實非常愛著他哩，這也是所以使她們的情人知道，她們也不是可以輕佔易惹的，容易制勝的，因為難於求得可以增加他們的目的物的價值。但是在她的情形之中已無暇拒絕，或偽裝延長時期，以及各種做作的禮節，用以遲延或耽擱求婚之事了。露迷欲已經聽到她親自說著她的情懷，當時她夢想不到他正近著她哩。所以她用著忠實坦白的情愛，承認了他聽到的話，處於這個迥異尋常的地位，這種偽裝的行爲，也可以不必用了。她稱他爲莫太克的美少年（愛可以將酸澀的名稱變成甜蜜），請求他原諒她的輕佻和無價值的心懷，但是他必須原諒她這個過失（倘使這是一個過失），就是她於無意之中，在夜間將她的情懷洩露了出來的過失。她又道，雖然她對於他的貞節是不足，倘使將她與她們女性比測起來，那麼她真的貞節比較虛偽的貞節，溫柔與假裝的奸刁要強的多哩。

露迷欲請著上天作證，他思想之中，決無虛偽的隱情奉承這樣可敬的姑娘，她就止住了他，請他不要立誓，因為她雖然極愛他，卻不喜歡於晚間訂婚約，因為這樣的訂婚，是太輕躁，太鹵莽，太急促了。但是他敦促她，在這夜交換相愛的誓言，她說道，在他請求以前，她早已將她的一切，都給了他了，她的意思就是，當他聽得她的自供時候，已經足以表示她的情愛了；但是她此時將彼時之所許之情作廢，因為她必須再重申愛之情，她的宏恩，寬若海面，她的情愛，深若海底。正在談話之際，她被看護喚去了，她（指看護）是和她同睡的，以爲此時她須睡了，將近天亮了，但是在匆忙回去的時候，她向露迷欲說了三四句話，她話的意思就是，倘使他的愛是真情的，真有意與她結婚的，那麼她當於次日遣人送信給他，她願意跟他爲丈夫，週遊世界。當他們正在

說這一點的時候，主麗特又被她的看護叫喚了，她跑了進去，又跑了出來，又跑進去了，好像女孩兒家愛著的鳥，再想牠在她的手上跳舞一回，又將牠用絲線拖了回來，露迷欲不願離開她啊，並不像她妬忌地要離開啊。但是他們終於分別了，互相祝著這夜大家甜甜蜜蜜的安睡。

分離之時，天已發光了，露迷欲心中充滿了情人的思想，和這可慶的佳會，情人祝著他的安睡，他卻轉向著一座寺院走去了，去尋訪一個羅馬教中的僧人陸倫士，就算回家了。此時僧人早已起來做禮拜了，他見著年輕的露迷欲來得如此早，他絕對的猜想了他晚間沒有安睡，一定為著愛情的煩惱使他醒著。他很對的指出了露迷欲為著愛，所以沒有睡的理由。但是他猜錯他的愛人了，因為他想著他一定為著愛綠瘦蘭以致使他沒有睡，但是當露迷欲說明他新愛了主麗特的話，並且還要請求僧人幫著他們在這天結婚，這個神聖的人，就舉起了他的眼睛和手，表示非常的奇怪，認為露迷欲突然地情變了，因為僧人也暗知露迷欲愛綠瘦蘭的事情，僧人並且也知道綠瘦蘭待露迷欲的情薄，因此使露迷欲自怨自艾的事情，所以僧人說道，青年人的愛，並非真的存在心中，祇在他們的眼中。露迷欲答道，他自己也時常責著自己，因為他愛上了綠瘦蘭，她卻不能愛他，但是和主麗特互相的能够親愛著，所以他又十分的爱主麗特了；僧人對於他的理由亦以為然，他想借著主麗特與露迷欲的婚姻，極可藉以修好他們兩族間的舊恨；這樁事情沒有人更加能比僧人擔憂些了，他是兩族之中的朋友，時常居中調停，彌補他們的舊恨，但是終歸於無效；現在他一半是為了露迷欲的談吐生風所動，一半是為著他自己愛著年輕的露迷欲的關係，所以對於他的要求，他未加拒絕，這老人就允許著替他們撮合婚姻的月老了。

此時露迷欲與主麗特真的幸福了，好僧人請求上帝含笑祝福著他們的婚禮，主麗特已經從她的使者處獲得佳音了。要知道，這個使者，就是因了他們倆在那天晚上約定以後，才由主麗特派遣去的，以示主麗特並未喪約呀；現在主麗特一早就趕到僧人的寺院裏去了。他們倆的手，在神聖的婚儀下，互相連繫著了，就在寺院裏舉行婚禮了。這一對璧人的結合，就使他們兩族間的宿仇，深深地埋入地中去了。

婚儀完竣之後，主麗特很急忙的回了家去，在家裏她又很難忍地候著夜的來臨，因為露迷欲允許在夜裏到園裏相會的，就是到他們前晚相會的地方，她等得無聊的時候，好像不能忍耐的孩子，等著明天的大宴一般，可將所得到的新裝，在次晨穿起來一樣。

在同日的中午，露迷欲的朋友彭服利與繆九旭兩個人，走過佛龍耐的街，卻遇到了一羣凱必樓人，那個暴躁的狄白耳領著他們在頭上走了。狄白耳當凱必樓族長宴會的時候，就想和露迷欲爭鬪的人，他見了繆九旭，就辱罵他和露迷欲爲伍，與莫太克爲伍。繆九旭像狄白耳一般，也是十分暴烈的青年，負氣的人，也很兇惡的回罵著他，雖然彭服利調解著，他們卻依舊開始著他們的相罵，剛剛在這個時候，露迷欲也經過了，這個兇惡的狄白耳就放下了繆九旭，和露迷欲相罵起來了，罵著他下賤的光棍。露迷欲雖然極願避免和狄白耳爭吵，因為他是主麗特的同宗，又是十分爲主麗特所愛著的人，並且這個年輕的莫太克，從未參與過種族的相爭，因為他的天性是聰明是溫柔，又因為他愛著這個凱必樓的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是他妻子的族名，這個真是使他此時減少怨恨和怒氣的神符，勝於做著惹起他的怒氣的導線，所以他想與他理論，他就稱著他親愛的名稱「慷慨的凱必樓」他雖然是個莫太克人，喊著這個名稱卻似乎有所隱樂；（因為他愛著主麗特，她是主麗特族人，）但是狄白耳恨著一切莫太克像恨著地獄一般，他不聽什麼理由，抽著他的兇器要鬪，但是繆九旭沒有知道露迷欲祕密的原因，和所以要和狄白耳和平，因為他看著他隱忍，受辱，示弱，屈服不耐煩起來了，他就用了輕視的話激怒了狄白耳和造事的人去相爭，於是狄白耳和繆九旭爭鬪起來了，直到繆九旭倒了，受了他極重的致命傷，而露迷欲和彭服利卻無法企圖分解他們的爭鬪。

繆九旭既死之後，露迷欲已不能再忍了，也就回罵著他下賤的光棍，以報復狄白耳以前的責罵，他們也鬪爭了，直到狄白耳被露迷欲刺死。在午時的時候，這個死爭的事情發生在佛龍耐街的上，這個新聞傳出了，立刻就引起一羣居民到這塊地方來了；在人羣之中，凱必樓與莫太克帶了妻子，也在場了，不久侯爵也到了，他和被殺的繆九旭是親戚，侯爵本來很太平的市政，卻時常被莫太克和凱必樓的爭吵所擾亂了，所以

他決意來施行嚴法，找拿犯人。彭服利是個眼見的證人，所以侯爵令他講述此事的起端了。他就依令說著與事實相近而不累及露迷欲的真情，說著可以原諒他朋友轉入漩渦的一部份事情。

凱必樓夫人，因為狄白耳死了，非常悲傷，極欲報仇雪恨，所以勸諫侯爵對於謀刺者須給以正直的判斷，不要去聽彭服利的陳辭，因為他是露迷欲的朋友，也是莫太克的族人，所說的話是私而不公的，她如此抗辯著她的女婿，但是現在她尚未知道她是她的女婿，主麗特的丈夫哩。在另一方面，莫太克夫人，也為著她兒子的生命加以復辯，以公正而論，露迷欲之所為，不值得負狄白耳抵償生命之責，他（指狄白耳）的生命是為法律所不恕，因為他已殺了繆九旭了。侯爵卻不被這些女子的任情亂叫所煽動，謹慎地考察其事實以後，就宣佈他的判決，判露迷欲逐出佛龍耐境界的罪命。

這真是對於主麗特一個難堪的消息了，她纔不過是幾個鐘頭的新娘，既有此諭旨，似乎她與他變成永久的離婚了。當消息初至時，她先怒反抗露迷欲，因為他殺了她的堂兄；她稱著他是美麗的專制王，深仇的天仙，劫掠的鴿子，仁慈羊的外形狼的天性，毒蛇的心懷，藏在花顏之下，以及一切互相矛盾的名稱，但是在她心中的愛與恨之爭鬪下，結果愛得到勝利了，她因為露迷欲殺了她的堂兄，而愁痛而流著的眼淚，現在變快樂的淚了，因為她的丈夫依舊活著，否則他也會被狄白耳所殺的（倘使他不殺狄白耳）。繼而拚合了露迷欲被逐的悲愁，重新又哭起來了，這句露迷欲被逐的話，她聽著了比較殺死了許多的狄白耳，還要悲傷，還要可怕啊。

露迷欲在爭鬪以後，躲避在僧人的禪房裏，在那裏他聆悉了侯爵的判決，這個判決他聽了以後，比較要他死還驚惶。對於他似乎除出了佛龍耐的城牆之外，再無世界了，不見著主麗特，他決不能生存的，祇有主麗特居住之處是有天的，此外的地方都是多罪之處，痛苦之處，地獄啊。僧人用了哲學的方式，勸慰著他的憂愁，但是這個癡情的少年，一些也不聽，祇像癡人一般的拉著他的頭髮，在地上始終亂滾亂滾，依他說，在地上測量著他的坟墓哩。在這個無可奈何的情境中，他被一個從他愛人那裏遣來的使者激醒了，這樣一來，他的精

神稍微恢復了些；於是僧人趁著勢勸告他所表現著的不大方的弱點。他既殺了狄白耳，但是，是否他要將他自己也殺死，也殺死他親愛的姑娘，她的生死依著他的生命為轉移呢？他說道，一個人的高尚形式不過是一個蠟的形像，當用得到勇氣的地方，那麼就使牠穩固。而今法律已經寬恕著他，侯爵祇判他驅逐之罪，以代他應得的死刑。他殺了狄白耳，但是狄白耳也可殺死他的。這是天道的循環。主麗特是活著的人（這是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她已變成了他親愛的妻子了；這時，他真是多麼的快樂啊！一切的祝辭，都是僧人指點著他應有的因果，使露迷欲自認為一個品行不端的蕩子。於是僧人叮嚀他注意著，為此失望而死，是死得卑鄙的。當露迷欲稍為安靜些了，他就勸他須在今夜去和主麗特秘密道別，他從此就向著曼殊亞一路出發，寄居該處，等到僧人找到了機會，再宣佈著他的婚姻，如此他們兩族之間，可以得到很快樂的重行和好；那時他可以無疑，侯爵必被感動而赦他了，屆時他歸來的快樂，可以廿倍於他去時候的憂愁了。此時露迷欲深信僧人的聰明勸告，於是從了他的命令去會他的妻子，想與她同住一宵，等到破曉以後，就獨自上道向曼殊亞來，在那個地方好僧人允許著時常送信給他，告訴他家中的事情。

露迷欲得到了主麗特的特許，從果園內，進入她的閨房了，要知道那所菓園，就是他們倆互訴深情的地方啊。卻說露迷欲進了閨房，就在當晚和愛妻同居了一宵，這一宵真是柔情纏綿之夜，但是這一宵的快樂和他們兩方面的歡情，都被慘別的景象與過去的禍事所消滅了。這無情的天，亮得似乎太快了，當主麗特聽到了靈鵲的晨鳴，她會自己騙著自己以為這是夜鶯的叫聲了，這種聲音（就是靈鵲的晨鳴之聲）她聽了似乎是個鬱不揚的悲愁之聲；東方的一線慘淡之光，指點著這些情人分離之時，露迷欲和愛妻的分別，真是心腸盡碎，他只得允許她，等他一到曼殊亞，他便時時刻刻的寫信寄給她，當他走出了她的臥房，站在下面，她的心是多麼的難過，她的眼簾裏，好像現著一個在墳墓之中的死屍，露迷欲的心中也是這樣的恍惚；但是他此時不得不急於離開她了，因為倘使在天明以後，他依舊在佛龍耐中，那麼必死無疑了。

此時正是一對薄命的情人慘劇開始之時了。露迷欲去了不多日子，凱必樓就替主麗特擇選良配，替她

選的丈夫是巴黎伯爵，他夢想不到她已經結婚了，他是個膽壯之人，高尚的君子，論理未始不是主麗特的良配，倘使她沒有與露迷欲見過的話。

這個受著恐嚇的主麗特對於她父親的提議，實處於愁急煩惱之中。她辯著年齡尚輕，不合於婚嫁，加以狄白耳新死，致使她的精神過於衰弱，使她不能以歡樂的容貌去迎合她的丈夫，並且這是何等不體面的事，凱必樓大族婚宴可以擇選在新喪以後，她用著各種的理由反抗著這樁婚事，其實最真的理由，是因為她已經結婚了。但是凱必樓卻不聽著她的辯護之辭，他卻以堅決的態度，囑她先事預備，因為下星期四她須歸巴黎了；他既替她找了這樣富的，溫雅的，高尚的丈夫，就是佛龍耐最驕傲的女子，也應該接受了，他不能忍著她這個假裝羞怯以外的舉止，（依他虛擬著她的反對之情，）她應該避免一切對於她好運道的障礙。

在此千鈞一髮之時，她便去請求可愛的僧人了，那個僧人時常是她煩急時的顧問，他問她是否能夠擔任這種非常的救治方法，她答著在她親愛的丈夫活著的時候，她和巴黎結婚，寧可度荒攷生活；於是他教她回到家中，裝著歡樂的樣子，允許和巴黎結婚，依照著她父親的命令行事，在下一天晚上，就是結婚的前夕，她得遵守著僧人給她的辦法，把一瓶安眠藥吃下去，藥的功効是這樣的，服了二十四個鐘頭以後，她會變成冷了，無生命了；當新郎於晨間來娶她的時候，他就發覺她像死了一般；她於是可由人擡走（這是城中的習慣，）放在不蓋的棺車裏面，葬於一族的窀穸之中，倘使她能夠去除婦女膽怯的通病，允許這個可怕的嘗試，在吞服液質四十二小時以後（這是藥的一定的効力，）她決定就會醒過來了，像做著夢醒來一般；在她未醒之前，他就讓她的丈夫（指露迷欲）知道他們的目的，他必定於晚間來的，從此領她到曼殊亞地方去。由愛神的指使，又恐怖著和巴黎結婚，竟使年輕的主麗特鼓著勇氣去嘗試這可怕的冒險了，她拿了僧人的藥瓶，允許著去思量他的指教。

從寺院裏回去，她在路上遇到了少年的巴黎伯爵，她溫柔地假裝著允許為他的新娘。這樣一來，凱必樓夫婦異常的喜歡了。這個似乎使著老年人獲得了少年的生氣一般；當時因為她拒絕著伯爵，因此主麗特卻

十分爲凱必樓所恨（幾乎失歡），此時又是他的親愛者了，現在她允許服從父母之命了。屋裏一切的熱鬧都是爲了將近的婚禮。這嚴重盛大的婚事，在佛龍耐是從未見著過的。

在星期三的晚上，主麗特服完了這個藥。她此時心裏又懷著許多的疑慮，懷疑著僧人，或者因爲他要避除歸咎他的使她和露迷欲結婚的事情，所以給她這個毒藥；但是又因爲信著他是個聖明之人，因此她吃藥了。但是她須於露迷欲爲她而來之前醒過來纔好；不論恐佈著這個地方與否，窳窳裏滿埋著凱必樓族的人的骨頭，那個地方狄白耳血肉模糊潰爛著他的死衣，都不足使她放棄煩惱；她又想著，以前所聽到的故事，這些故事是述及一切的鬼常到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他們出生的地方。但是因爲了愛露迷欲和恨巴黎的思，想復興起來的緣故，她決意不顧死活的吞了藥料，就失去了知覺。

當少年巴黎早上帶了音樂來催醒新娘的時候，她臥房裏已陳現著慘淡的景象，一個斷氣的屍首，代替著活潑的主麗特了。她的死，對於他的心是何等的失望！合家人等是何等的混亂！可憐的巴黎悲傷著新娘；他在他們互相牽手之前，卻宣告脫離了，這是可憎的屍首作弄著他啊。聽了老年的凱必樓夫婦的悲傷之聲，更加增添了憐惜之心，他們祇有一個孩子，祇有她能够承歡著他們和安慰著他們，暴虐的死之神將她從他們眼光之中捉了過去，正當保護她的雙親，想看著她的高陞（依他們這樣想著），處於很有希望和富有的婚事之中。此時一切本爲喜事所用的設備，都變成了喪事所需的材料了。婚宴變成了喪宴，歡樂的悠揚之詩，變成了悲慘喪弔之詞，精緻的裝飾品，都變成了悽慘的采白，鮮花將用以散佈在新娘的走廊的，現在卻用以遮蓋屍身了。此時須有教士爲她落葬，以代教士爲她舉行結婚之禮；她此時須擡到教堂之中去了，不祝著人生的興趣，祇憑弔著死身的慘淡。

壞消息，總是比較好的消息傳播得快，在使者送到信以前，此時已將主麗特悲愁的事情傳到了曼殊亞地方的露迷欲耳中去了，使者是僧人遣使著的，來告訴他這些事情，不過是開玩笑的葬禮，並非事實，祇是死的僞影，他親愛的姑娘躺在墓中，不過是暫時的罷了，希望著露迷欲在什麼時候，可以來解除她悲慘遭遇的

痛苦消息來到之前，露迷欲正像平常時候一樣的快乐著。他在晚上做了一個夢，他自己死了（真是一個奇夢，這也是使死人一個機會去想想）他的妻子卻來找到他死了，和他嘴唇上接著吻，他就醒過來了，變成了皇帝了！此時佛龍耐的使者到了（這個使者並非僧人所遺著的使者）他想著信中一定是證實他在夢中的預兆的好消息了。但是與他歡樂的幻想相反的事情卻發現了，就是他的妻子真的死了，她卻不能被他的任何方法的接吻所救活了，他就預備著馬，因為他決定在這晚趕到佛龍耐地方去，到墓上去看他的妻子。大概神魂顛倒的人，最易感到無謂的事上去，他於此時想到了一月新近走過的藥材店，設在曼殊亞地方，那個有些像饑餓得很的乞丐，把店裝璜得腐敗不堪，都是些空箱子，放著骯髒的砂石，再有許多不堪入口的東西。那個人兒在那個時候喊著（或者他自己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煩惱生命，竟會遭遇到如此不堪的結局）「沒有人要買毒藥，這種藥在曼殊亞城中出售，是犯死刑的，但是這兒可憐的賤人，倒有著可以買給他。」他叫的聲音，直達到了他的心中，他探問了賣藥人，他假裝著懷疑的樣子，露迷欲將錢給了他，這個可憐人卻不能拒絕他，將毒藥給了他，這個藥，他告訴他，倘使他吞了，即使他有敵甘人之力的，也會立刻使他致死。

他拿了藥就出發到佛龍耐去了，去會攻中的愛妻去了，他的意思，就是當他看够了她，就要吞下毒藥，葬在她的旁邊。他在半夜裏進了佛龍耐，尋到了教會中所連著的一塊地，在其中建有凱必樓的舊址。他預備著燈光，鐵鏡，以及扭轉的鐵器，準備進行掘開坟墓，當時他卻被一種聲音禁止住了，叫著他下流的莫太克人，令他停止犯法的行為。這是年輕的巴黎伯爵，他也在這個想不到的時候，在這天夜裏，也到主麗特的坟上來了，散著鮮花和悲慟著她的坟墓，倘使她不死，她一定是他的新娘了。他不知道露迷欲與死者到底有什麼關係，祇知道他是莫太克人，或者（依他想）是一個與凱必樓勢不兩立的仇人，他推想他一定是晚間來污辱她死身的，所以他發著怒吩咐他停止，因為這是佛龍耐的法律所規定的，倘使露迷欲再在城中發現，須受死刑，因此他就要將他捉住。露迷欲逼迫釋放，並且以狄白耳不幸遭遇警告他，他也被葬在那邊哩，請他不要觸他的怒，致使他又拔著刀再殺一個人，使他的手又多犯一次的罪，逼著去殺他。但是伯爵諷著他，反抗他的警告，當

他像犯人一般的攔住他，這個露迷欲就抵抗著了，因此他們爭鬪起來了，結果巴黎戰死。當時露迷欲用燈光一照，看他所殺的人，真是巴黎他（露迷欲已經在路上聽說）將與主麗特結婚了，他於是就將手扛著死少年，但是不幸的人遇到了一個伴侶了，他說道，須將他埋在戰勝的玫瑰裏，他的意思就是將巴黎葬在主麗特的玫瑰裏，葬在爲他所掘開的玫瑰裏去；他的妻子正躺著在那裏，死之神似乎無法去變換她的美麗的容貌和姿色；或者死之神是多情的，瘦魔承他歡，守著在那裏，因爲她依舊是美麗，有生氣，像睡著的一般，似乎服了麻木的藥一般；靠近有狄白耳葬著，他穿了血肉模糊的死衣，露迷欲見了，就請求他饒恕死屍，爲了主麗特的緣故，叫他一聲「小舅」，說道，他要替他做友誼的事情了，將他的仇人刺死了。（這個意思就是露迷欲自己也要自盡了。）此時露迷欲與他的妻子相持著最後的一吻，吻著她的嘴唇；此時此地，露迷欲要搖去他一身薄命的煩惱了，將他賣藥人給他的藥吞下去了，牠的效力確是致死的，真的有效，不像主麗特所服的假藥，而她所服的假藥，其中效力此時將近消滅了，她將醒來怨著露迷欲來非其時，來得太早了。

時候已經到了，正是僧人允許她醒回來的時候到了；僧人既已知道遣人送至曼殊亞去的信，不幸爲其所延攔了，並未送給露迷欲而露迷欲已於此時來了，預備了斧頭燈籠來開掘她的玫瑰；但是他非常奇怪的發現墓旁已有燈光，並且看見附近有兩把染有血漬的刀，而露迷欲和巴黎都氣息毫無的躺在墓旁了。

在他猜度這回事情，何以這樣意外事因而致死亡之前，主麗特的遊魂醒過來了，她見了僧了，她就記起了所在的地方了，因爲她既在此地，她就問起露迷欲的消息，但是，在那個時候僧人聽到了一種吵鬧的聲音，所以他就吩咐她離開她死的地方，和睡得不自然的地方，因爲他們的意思，實不能反抗著與他們理論的人，聲既近，他就逃走了，但是當時主麗特見了她的情人，手旁一隻杯子，她猜到這是毒藥，是結果他性命的東西，倘使有剩下來的，她情願吞著毒藥的渣滓，她吻著他依舊暖和的嘴唇，露迷欲舐著剩留的毒質；此時又聽到人聲更近了，她很快的拔出匕首（這是她所佩著的），將她自己刺死，死在她真情人的身旁。

此時更夫跑到這裏來了。巴黎的一個書僮，見著他主人和露迷欲的開戰，就出去報告了，這個事情宣揚

到了人民的耳朵裏去，他們就在佛龍耐街上亂跑亂叫，一個巴黎！一個露迷欲！一個主麗特！當時的謠詠尚未完全傳到，難明真相的時候，莫太克和凱必樓卻被喧攘嘩鬧的高聲，擾得只可起牀，一同與王太子問擾亂的原因。此時僧人已被更夫擒捉了，因他是從塚地過來的，戰慄著，哀泣著，大有可疑之點。人山人海的看客，聚集在凱必樓的墓地之上，太子於是就令僧人將這樁奇怪而突然遭遇的慘事，據實陳述。

此時僧人在莫太克與凱必樓面前，將他們孩子的相愛經過的事情照實陳說，他贊助他們的婚姻，希望他們兩族從深仇之中，重復聯合的話都說了；死在那邊的露迷欲，怎樣會成主麗特的丈夫；死在那邊的主麗特，怎樣會成露迷欲忠心的妻子；在他設法將他們的婚禮宣佈之前，另一個爲主麗特的訂婚計劃怎樣會出現了，人們怎樣都以爲她死了；他在同時怎樣寫信給露迷欲，令他來帶她去，在她的藥力未完以前，使者怎樣誤送了信，沒有遞到露迷欲，其餘的事，僧人不知道了，也不知道他自己有將如何了。他從死的地方來救主麗特，他就發現了巴黎和露迷欲都已慘死了。其餘的一段情節由書僮補述，因爲他目覩巴黎與露迷欲的鬪爭，同時又有一個傭僕，他是和露迷欲一處從佛龍耐來的，這個情人（指露迷欲）曾有一封信給了傭僕，命他轉交給他的父親說著致死的原因，承認著和主麗特結婚的事情，請求他父母的寬宥，承認他從可憐的賣藥人那裏買服了毒藥，又說著到坟墓的來意，是想求死，葬在主麗特之身旁。這一段情節反證僧人的話都是真的。一切的情形和合起來，都可以洗淨嫌疑僧人的涉於複雜的謀刺，此時的結果比較他未預料的結果還要好著些，但是這種計策也過於刁黠了。

於是太子對著這些老人們，就是莫太克與凱必樓，大發雷霆，爲著他們的殘忍的無理的結仇，這個正是上天藉著慘事示以天災，也是借著他們的愛子，懲罰著他們無理的相仇相恨。此時深仇的敵手，已非仇人了，願意將往昔之深仇闊恨同葬於他們愛子的坟墓之中；凱必樓族長請求莫太克族長給他握手，稱爲弟兄，似乎承認互相連和，使小凱必樓與莫太克結爲夫婦；說到莫太克可以得到寡婦得享之定產，（作爲重修和好的紀念品，）莫太克也說他更宜還以厚報，他將爲主麗特塑一個純金的像，使佛龍耐的人，永久記著她的名

字，至於真誠忠心的主麗特的像的價值的貴重與物品的精緻，在佛龍耐地方將無出其右者。凱必樓答著，他也要爲露迷欲同樣的塑一個像。如此的辦的，都盡力的張羅著相敬之情；這些可憐的家長，對於這種事情發覺得太晚了，此時他們往時的相仇相恨，別的結果一些沒有，祇有消滅了他們的孩子（作爲他們相仇相恨可憐的犧牲），使他們的仇恨和妬忌消滅無蹤。

丹麥的太子——漢樓氏

仇乞路是丹麥的王后，因為漢樓國王突然去世，就成寡婦。她在丈夫去世未滿兩月的時光，她就和國王的弟弟葛樂天結婚了，這個結婚，在當時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注意，因為這種是輕率的，無情的，並且是惡劣的，因為葛樂天這個人完全不能像著她本來的人格和性情，他的外表既鄙惡，性情又卑鄙，因此人民的心裏，不能不起一種疑心，想著他暗地裏謀刺了他的哥哥了，哥哥就是前任的國王，這是他的意欲和他的寡婦結婚，又想昇佔丹麥的王位，因此他將幼主漢樓擯斥，漢樓是先王的兒子，他是應繼王位的承繼者。

受到王后不可理喻因而刺激的人，沒有一個能够比較小太子感受得更加深刻的了，他的敬愛先父像敬著神明一般，他是一個極願體面的人，並且也是一個出類拔萃守本份的人，所以對於母親無價值的行為，心中非常悶鬱，故此，他既處於悲傷他的死父與恥辱著他母親結婚的情境之間，太子就被深愁悲慘所籠罩住了，使他失去了一切的歡心與歡顏，通常他以書取樂的，捨之而去了，適合青年的太子式的遊戲，也不喜歡去玩了，他對於世界也發生厭厭了，他以為世界似乎是野草蔓生的花園。

一切可愛的嬌花，都憔悴得無光了，祇留著野草任意蔓生，但是他並且非為著令他擯棄了王位，擯棄了他應承繼的王位，致使他的精神悒鬱，雖然年輕的，高尚的太子已經受到了陰傷和屈辱，但是所以令他如此悲傷，剝奪了他的活潑的精神的原因，都是因為他的母親表示著忘情於他父親的態度，忘情於他如此的父親，忘情於她如此親愛的溫柔的丈夫，他也曾如此的表示著，她是他親愛和服從的妻子，她也曾依依不捨的戀愛著他，現在祇是二個月的光陰，或者二個月還沒有到，她竟然重婚了，和他的叔父結婚了，和她親丈夫的弟弟結婚了，依事實而論，這是不合宜的，也是不合禮的婚嫁，同著近親結婚，選擇著他作為分佔她的王位與同牀席的人，這些事情都是令他格外喪神的原因，而使這可敬的太子蒙蔽著憂愁，十倍於失去國度的痛苦。

仇乞路與國王設法使他歡樂，終於無效；他依舊在朝中穿著深黑的衣服，悲哀他的死父，這種衣服他總不肯脫去，就是在他母親行結婚禮的日子，他也是如此的裝束，也不能使他在這個羞辱的日子中參加任何的歡宴和熱鬧。

使他最煩惱的事情，是他父親致死的可疑之點。他父親致死的原因，葛樂天曾經宣佈過，他父親是由於毒蛇刺了致死的，但是太子猜著，毒蛇就是葛樂天呢；說得清楚些，國王就是他謀刺的，刺他父親的毒蛇，現在居然坐上王位了。

他認為準確的猜度是怎樣地離遠，他由此推及他的母親，是如何謀刺的一人，如今不論她自認謀刺與否，這是已經如此了，依舊是疑點，但是這些疑點，始終使著他心神不安。

現在有一種謠言達到了小漢樓的耳朵裏來了，說有個十分像先王的鬼，守衛的兵士都見到了，在深夜裏發現在講臺之上，二三天來，相繼出現著。當這個鬼出現的時候，從頭至腳一體穿著甲冑，這是大家都知道，是先王所常穿的服裝，一般目觀的人（漢樓的心腹人何勒血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都異口同聲地證明著看見出現時候與情形，出現的時光近於午夜，他的形容是悽慘，悲愁之色甚於發怒之色，他的鬚是花白的，是黑白參雜的，像他們在他生時所見的差不多，他們問他，他不答話，但是有一次他們看他抬起了頭，向著自己說話，似乎像著要開口說話，但是在那個時候，雄雞叫了，他很急忙的退縮下去了，消滅得看不見了。

小太子對於他們的傳述非常的奇怪，這是如此的相合相同，不能使他不信，結果他想他們見到的鬼一定是他的父親了，他決定和兵士們同著守夜，他必須要找著機會去窺察一下，因為他自已想，牠如此的出現決非無因的，這個鬼一定有著要通知的事情，雖然牠那時不開口，或者要向他說話，於是他很不耐煩的等著夜快些來。

天夜了，他和何勒血及衛士馬西來站在鬼魅慣走著的講臺上，這天晚上氣候非常的寒冷，陰氣陣陣，於是同伴間談著夜冷的事情，何勒血忽然宣佈鬼來了，他們的談話便因此打斷了。

漢樓見到了他父親的魂靈，卻十分的奇怪和恐怕起來了。他最先就喊著，求仙人和天使保護著他們，因為他不知道，這個鬼究竟是好是歹，來意是好還是惡；但是他漸次的定了一定神，鼓起了勇氣，加以他的父親（似乎牠對於他）如此可憐地的看著他，似乎要和他說話一般，處處顯著他生時一般的動作。於是漢樓不禁向他說著，呼著漢樓王上啊，父親呀！懇求他說出他為何離開坟墓的理由，坟墓是把他收藏得很好的啊，何以重來地上和月光之下，請求他告訴他們其中的理由，或者他們可以使牠的靈魂太平，鬼卻以手招著漢樓，要他和牠一同到靜僻無人的地方去，那個地方他們須獨獨的留著，何勒血和馬西來都勸著太子勿要跟牠去，因為他們恐怕這個是惡鬼，他會領他到鄰近的海裏去，或者到可怕的山崖上去，並且會變了可怕的幻像，攫奪太子，使他服從牠的指揮。但是他們的勸告與懇求終不能變更漢樓的決心，他對於生命的得失，毫不顧及，他說他的靈魂，鬼又將對之奈何，牠自己也是永存不消滅的東西啊。於是他就像猛獅一般的離了他們衝了出去，他們用盡生平之力去捉住他，他卻依舊跟著鬼，不知向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已經是兩人了，鬼也就開口了，告訴著他，他就是漢樓的魂靈，他的父親，他是被人謀死的，他說此次被刺的情形，他是被他自己的弟弟葛樂天刺死的，他就是漢樓（指小漢樓）的叔父，就是漢樓早已疑心的刺客，所以行刺的主因，是因為他想承繼他的牀席和王位。當他睡於花園裏的時候，他那奸謀的弟弟，就溜了進來，將毒禽草的汁灑入了他的耳朵，這個藥對於人的生命的反抗性，是非常猛烈的，像水銀一般快的流入了血脈，牠會將鮮血薰乾，牠也會散佈在他週身的皮上。他入睡以後，就被他的弟弟將他的王位割去，將他的王后佔去，將他的生命謀刺。他令小漢樓立著誓，倘使他依舊存留著父子之愛，他必須替他復仇，鬼向著他的兒子悲愁悽慘著，因為他的母親這樣不能守節，因為她和她前夫的愛情已經可以證實是虛偽了，她已經和他的謀刺者結婚了，但是他訓令著兒子，無論如何他替他報仇，反抗那惡劣的叔父，但是不要激烈的加害於他的母親，令她聽天之命好了，令她受天良發現的刺激好了。漢樓就允許去考慮他的一切命令，於是鬼就消滅了。

現在祇留著漢樓一人了，他就懷著神聖不可侵犯的決心，將他腦中的一切思想，一切知識或觀察，都立刻忘去了，他的腦海之中別的都沒有了，祇存著鬼告訴他的話，以及要替鬼應做的事了。漢樓與鬼談的話，都不告訴別的人，祇洩漏給他的至友何勒血聽著，他又禁止著何勒血與馬西來勿將他們當夜所見到的事情洩漏出來。

鬼出現的那種可怕的景象，因漢樓身體的積弱和精神衰弱，所以幾乎使他心神恍惚，神志糊塗了。但是他恐怕著他昏迷的病纏綿不愈，必定會引起他們對於他的注意，將他叔父的衛隊來防守著他，倘使他被疑心到他在想法子反抗叔父（指葛樂天）了。或者他猜疑漢樓的確知道他父親的致死之情，比他的叔父自己承認的還明白些。因為漢樓如此的想著，所以他就很奇怪的決定，從此就假裝著似乎真的發癡了，他以為如此可以減少被猜疑的地方，並且他的叔父也必定以為他不能有非常的謀劃了。這樣一來，漢樓的處心積慮，可以遮蔽在裝腔的偽癡病之下了。

從此漢樓就假裝著狂放的行爲了，把他的服裝，他的說話，他的舉動，都絕頂的裝著像個癡人的怪模樣。如此國王王后都被欺騙了，他們想不到他為著憂愁父親的死，竟足以造成他的癡癲的原因。因為他們沒有知道鬼出現的事實，所以他們決意想著他的病源是由於愛情，他們自以為已經找出了他的致病之由了。

在漢樓未曾墜入這樣悲慘境遇以前，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敘述過的了，他也曾經愛著過一個嫺淑的姑娘，名可肥麗，她是卜弄尼的女兒，卜弄尼是國王的高等顧問。漢樓曾經和她通過情書，贈過戒指，也向著她表示過溫順的愛，又用著恭敬的至情屢次懇求著她的愛，她也曾守著他的誓和私約。但是他因新遭慘變，以致與伊稍疎，從此時起，他偽裝癡癲的計謀，他就假裝著待她不仁，故意裝出一種粗魯的樣子。但是可愛的姑娘非但不責著他的負情，反而自己勸著自己，這個情形別的關係都沒有，祇因他是神思恍惚，致使如此的辜情，其實本沒有真真的不仁，因為神思恍惚，所以使他今日之愛情不及於往昔了。她比較他往昔的才力和絕頂的顯悟心，已可以看出，這是深愁極痛使他如此的，好比清亮的鐘聲，牠本有絕好聲調，但是牠聲音雜亂的

時候，或是亂擊了以後，祇發著聒耳和不和之聲罷了。

雖然漢樓心懷叵測，爲父除仇，對於婚事無心向往，但是他對於可肥麗所有的纏綿排側之情，未免爲之所動，一霎那間，卽憶及彼之所施於伊者，似過於有背天理，悖乎人情了，因此他就寫信給她，充滿著許多驚人的野話，與濫施愛情之詞，這些語氣，正適合他癡癡的情狀，但是在語氣之中夾雜著深情密意，這是隱射他仍愛那位可敬的女子，他寧可由她懷疑著星光是火光，太陽是轉動，真理是荒謬，但是千萬不要懷疑著他的愛，以及諸如此類的過份之辭。可肥麗接了書信，就老老實實地去給她的父親看，老人家也想著須將此事告知國王與王后，因此從此時起，他們猜想著漢樓癡癡的主因一定是因愛情作祟，王后亦希望其如此，以爲可肥麗的麗質一定造成了他有趣的癡狂了，因此王后也希望可肥麗的德性，能恢復他的常態，使他們兩人賴以歡樂如常。

但是漢樓的病更有甚於她的猜測，或者更有甚於她能够被治療的地方。他以前所見著的父親陰魂，依舊糾纏在他的幻想之中，令他報復神祕的刺客，時時催促著他，等著他的成功。每延遲一點鐘去報仇，似乎是有罪於他的，似乎是違背了他父親的命了。但是如何行刺呢，在衛士森列的之下，真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有機會，王后又必定在那裏（王后就是漢樓的母親），普通她總是同著國王相處一地，這又是箝制他行刺的障礙，但是這種意思，他又不能放棄。此外更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因爲國王是他母親的丈夫，因此更使他充滿了頹傷的挫氣，實在摧殘了他的意思。通常將平民謀死，已經是一樁令人畏懼和驚怕的事情了，何況對於這個天性溫柔的漢樓呢。因此這樁慘的事情和被鬼久迫的命，他的思想，猶豫難決了，使他的主意搖動起來了。這種意思本來是使他急於進行的，如今，他又不得不有所懷疑了，到底他所見到的鬼，是否確是他的父親，或者必不是這個鬼（指他父親的陰魂），這個鬼或者聽到了有這回事情，故意來取巧承歡於他，牠僞裝著他父親的樣子，祇在他的神經衰弱和心境悽慘之中取巧，驅使他去做殘忍行刺的動作，鬼必定是一種幻景。於是他決意必須再有比較幻景或鬼怪可靠的憑據來證明。

當他心神不決之際，來了一班伶人，就是往昔漢樓藉以取樂的，他最喜歡聽著其中一隻慘痛的調子，敘述百力母死的情形，百力母是特羅亞的國王，描寫他憂愁著他的王后希求百的一段故事。漢樓歡迎著這班伶人的老友，他依舊記著以前這種調子，是何等的使人歡喜，此時又請伶人重復演奏了；戲劇是栩栩欲活的表演著，表演慘刺屈弱國王的情形，用縱火的方法，擾亂他全城的百姓，王后因憂成癡，在她以前帶王冕的地方，赤著足在宮裏東西亂跑，拿了破布裹著她的頭，她一些也不穿著什麼，祇有獅毯圍在她的身上，急急的圍著，那個地方她本來是慣穿著貴重的袍子的；這些情境不但使看的人流淚，他們以為看到了真的事實了，因為伶人們表演得精彩，就是伶人們自己也演得聲碎淚流了，此情此景，就使漢樓想入非非了。這種伶人，祇不過演著假的劇情，已能引起觀劇者如此的同情，替從未見過的人哭著，為已經死了幾百年的希求百哭著。因此他想著，他對於招難之事是何等的愚笨啊，他有了真的原因和端緒，一個真的國王並且是親愛的父親被刺了，雖然招難之事有些發覺，此時他對於報仇之事，卻似乎已經朦朧於慘暗和遲鈍的忘情之中了！當他這樣的默想著伶人劇情，和這對於看客的感動的好戲，他又記著刺客的榜樣，見著在戲臺上的刺客，刺客不過是戲幕裏的扮相，當時相像情形的寫照，卻已如此的感動了。在這個劇情上，他承認著他也犯上了這種罪，因為他也想去刺他的叔父，因此他決定去利用這班伶人，在他叔父面前，表演著像行刺他父親的事情，他須仔細的觀察他，感情對於他的感動力是如何，在他的舉止上可以集中的確定著他，是否他是謀刺的人。因為這樁事情，他就吩咐伶人預備開演，並且邀請了國王與王后來看這幕戲劇了。

戲劇的劇情是一個刺客謀刺維也納的公爵，公爵的名字叫作郭瑞和，他的妻子名白天太。這幕戲劇所表演的，是一個公爵的近親，名魯須納者，因財起意，就怎樣地把公爵毒死在花園裏，事隔未久，那個行刺者，就怎樣地攫取公爵的愛妻。

在這個劇情的表演之中，國王，他並未知道這是捉弄他的計謀，同著他的王后和他滿朝的文武官員，都也到場觀劇，而漢樓卻很近的靠他坐著，觀察他的氣色。這戲劇的開場白是郭瑞和與他妻子的談話，在談話

之中，女子說著許多情愛的誓言，誓不再嫁第二個丈夫了，倘使她不能與郭瑞和相處一地；她願受咒罵，倘使她再僱了第二個丈夫，她又說決定沒有女子是這樣的（情願再嫁男人），除非這般惡女子謀刺了她們第一個丈夫。此時漢樓窺著國王（他的叔父）國王面色變更了，對於他與王后這個表演像嗜著了苦草一般，當劇情表演到魯須納把郭瑞和毒死睡在園中的時候，國王看到這樣，就引起了極強的回憶力，想著他當年以卑鄙的行爲加在前任國王的身上（就是他哥哥的身上），以致毒斃於花園之中，因此這些表演非常的刺激這霸王的良心，所以他不能坐待戲劇的終場，祇吩咐立刻將他臥房點燈，假裝著或者一部份是爲著突然的刺激致病了，他立刻離開戲場去了。國王去了，戲也停止了。此時漢樓窺出鬼之所言，十足可信，並非幻像，他在喜悅之下，好像一個人突然的將懷疑不決的事情解決了，他就向何勒血說道，他將取信於鬼了。但是在他的考慮如何決定復仇以前，旁人告訴著他，他的叔父是他父親的刺客，他卻於此時被王后（他的母親）召至她的密室裏去私議了。

王后的去召漢樓，是爲了國王的意旨，以便教訓她的兒子，就把漢樓近來所使他們倆不愉快的行爲訓斥著；此時因爲國王要知道這個談話的經過，但是因爲他想著母親的私下報告，必定會隱藏著漢樓一部份的說話，這些話對於國王的聽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那位王府的高等顧問卜弄尼氏，不得不應召而至，奉命立於王后密室的屏風之後，務使不爲旁人所見，而反能够聽到一切經過的事情。這個巧計是最適合於卜弄尼的脾胃了，他是一個心裏不正，手段卑鄙的人，尤其喜歡著要在簡接的刁猾之中得知這樁事情。

漢樓既被召見母親，她就婉轉地開始譴責他的動作與行爲了，她告訴他，他激怒著他的父親了（意思就是指國王，他的叔父），因爲她已經和他結婚，所以她稱他是漢樓的父親。漢樓聽到父親的稱呼，濫把父親的名稱，加在一個光棍頭上，當然十分憤怒了，他的確是他真父親的刺客，於是用著尖銳的話回答她道：「母親，你更加違背著我的父親。」王后說著，這是無謂的回答，「這纔是所問的話的最好的答覆哩。」漢樓說著。王后問他是否忘了他所對話的人是誰了。漢樓答道：「唉！我希望著我能夠忘記。你是王后，你的丈夫的弟弟。」

的妻子，你是我的母親；我希望你不是真的你。」王后道：「那麼，倘使你一些不敬重我，那麼我就照著你所說的話做去。」她於是就想去請國王或者卜弄尼來。但是漢樓卻不讓她走，此時他以爲她祇有一人在此，他想法試著或者他能够將他的話，使她從惡的思想改正，因此便將她的手腕捏住，很緊的抓往著，使她生下她，恐怕他急切的動作，恐怕他的癡癲，她想他必將對她要惡作劇了，因此她就喊起來了；同時有一種聲音在屏風背後發出來了：「救救，救救，救救王后！」這個聲音漢樓聽得了，他確定國王是躲藏在那裏了，他就拔著劍在發出聲音的那塊地方殺去，好像他殺著一隻在那邊跑著的老鼠一般，直到聲音靜了，他纔斷定那人死了。但是當他將身體拖出，這卻不是國王，是卜弄尼，是多管閒事的顧問，他是立在屏風之後的人。「啊，嚇死我！」王后喊著，「你做了這樣鹵莽殘忍的事情了！」漢樓答道：「母親，殘忍的事情麼，但是再沒有你做的那般惡劣哩，殺了國王和他的弟弟結婚的啊！」漢樓的舉動，已是一發難收了，他此時意欲和他母親說明，他依舊要繼續的這樣做下去。雖然父母的過失，兒子們必須柔意對待，但是兒子也可以自由說話，就是對著母親用尖銳的話來指摘，也是可以的，所謂尖銳祇爲著她的好處，使她從惡的方面轉過頭來，並非故意爭吵。此時這個好德的太子，將動人之辭，說著王后醜極的過失，她如何忘記先王（他的父親）在極短的時期之中和他的弟弟結婚，和可惡的刺客結婚。這樣一來，可使女子們的誓言，够懷疑了，她也曾向著她第一個丈夫說過那些誓言。一切的好德之言，都是假裝著的僞情，結婚的證書，比賭鬼的誓言還沒有價值，宗教的儀式，當作了傀儡，也不過一句虛話。他說她如此醜行，上天都爲之羞慚了，他也爲之悒鬱而病了。他就將兩張肖像給她看，一張是先王的（她的第一個丈夫），另一張是現在的丈夫（她的第二個丈夫），他要她看出他們相異的地方，要她看出他父親的眉宇之間，怎樣慈悲清秀，像上帝般的氣概；他的髮髮像著愛普洛（希臘文神），額角像著狄祕塔（希臘火神），眼睛像著馬斯（希臘武神），態度像著繆官內（希臘商神），氣宇萬千，有如處於凌霄的高山的頂上。（這是喻其態度之軒昂磊落）他說這樣一個人，本來就是她的丈夫啊，於是他又將她取以代替先王的（指他的叔叔）肖像給她看，看上去是多麼萎靡頹敗，因爲他傷害著他健全的哥哥。於是王后非

常羞慚，他如此的使她回首窺察著她本來面目的心懷，這種心地，她此時自覺其卑鄙不堪。他問她，是否她依舊要繼續和此人住著，做刺死她第一個丈夫的妻子，他用了賊的手段，將王位搶得，當他正在說的時候，他父親的靈魂，像著他生時一般，和他以前所見的神情一般，跑進房間來了。漢樓嚇問著他要怎樣，他說他來重行證明他允許爲他報仇的事情，這個事情漢樓似乎已經忘去了；鬼吩咐他和他的母親說明來由，因爲她的憂愁和恐怖將她置死了。於是鬼消滅了，別人都看不見，祇有漢樓看見了，既不能使他的母親看見，他站立的地方，又不能陳述著怎樣的光景，他的母親此時看他和空氣談話，非常害怕；她以爲他是心神不定了。漢樓請求她不要如此的安慰她刁惡的心神，認爲他是發癡，她有過失，纔使他的父親顯神，他於是請她按他平穩的脈息，足見他並不像癡人的脈。他泣著請求她，要她承認已往的事情，請她除去這個王帝當作伴侶，不要再做他的妻子了；倘使她必定要做他的母親，那麼必須記念著他父親的遺訓，所以他就請求她的寬恕，做他的兒子。此時她也允許著考慮他的指教，於是談話完了。

此時漢樓縱有空暇想著那個在他急忙之中不幸而殺去的人；當他仔細看去，才知是卜弄尼，就是可肥麗姑娘的父親，是愛人的父親，他拖開了屍身，於是他的神魂稍微安靜了些，他爲此事而哭了。

卜弄尼的慘遭非命，使國王藉詞令漢樓出國了。其實他十分想要弄死他，因爲他是非常危險的；但是他又怕愛護漢樓的人民們，及犯過的王后非常愛著太子（她的兒子），所以刁猾的國王，假意裝著爲漢樓謀安全起見，他卻並不提及卜弄尼的死，令他上船駛英國去，簡派朝臣兩名護送至英國朝廷。當時英國是在丹麥的管理之下，納貢於丹麥的，他僞裝著用了特別的理由請求著他們，要他們當漢樓上英國海岸的時候，將他置死。漢樓卻猜著一定有惡計在裏面，所以在夜間，祕密地取得了御書，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刪去，將監護他的朝臣的名字補入，將他們處以死刑。不久這隻船卻被海賊攻打了，於是海戰開始了；在戰爭的時候，漢樓意欲顯示他的勇敢，獨自拿著劍上了敵人的船；至於他自己的船，在膽怯的態度之中，竟然駛開去了，將他留著去與命運奮鬥，兩個朝臣卻向著英國安然駛去了。這些信中的名字漢樓已經掉換了，反使他們受應該遭

遇的困厄

海盜們有了太子在手，卻表示著溫和的態度；他們深知所捕為俘虜的是怎樣一個人，希望著太子在朝中以德報德，酬報著他們相待之情，因此他們就放漢樓在丹麥附近的海口了。在那個地方，漢樓就寫信給國王，告知他奇怪的遭遇，所以他又在本國了，又說著在次日他必定來朝見陛下。但是當他到家以後，就有一個淒慘的景象，侵入了他的眼簾。

這就是年輕美麗的可肥麗姑娘的葬禮光臨了。自從她的可憐的父親死去之後，這妙齡的姑娘的神志從未回轉過來。他（指她父親）的突遭慘死，竟由愛著的太子所殺死了，這椿事情是怎樣的打擊了溫柔年輕的姑娘呢，所以使她在很短的時期裏面完全的發癡了，她將所有的花，散給了朝中的女子們，她們都是為著她父親的葬禮而來的，她唱著愛情和死亡的歌，有時候這些歌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她似乎對於她的遭遇，完全沒有知曉。有一棵柳樹斜生在清溪之邊，柳條在溪流中飄洗著。在這種池溪之中，一日，當她沒有被看守著的時候，她拿了她自己做著的花圈，花圈裏裝著雛菊，荊麻，花草，她爬上了柳樹，將花圈套在她的極枝之上，樹枝斷了，美麗的姑娘，花圈都墜落了，她採集的一切都落至水中去了，在水上衣服稍微支持了她的一息，那個時候，她唱著淒慘悲痛的古調，好像不知道她所處的煩苦，又似乎她是這樣的一個生靈，合於自然的環境。經過不久的時候，她的外衣，透過了水的重量，水就將她拖出宛轉的歌聲，達到恍惚和悲慘的死境。這是嬌豔可愛的姑娘的葬禮，由她哥哥羅衣脫祭著，國王，王后，和滿朝的文武都列席的，適當漢樓來到的時候。他不知道這個是何意思，所以也立在旁邊，不願擾斷這個嚴重的禮節。他見著鮮花散上她的坟上，像是少女死葬的禮節，這些花都由王后自己散著；當她散播的時候，她說道：「親愛的親愛！這些花我想裝飾著你的新牀，親愛的姑娘，我不想竟然散在你的荒塚了。你本是我的漢樓的妻子。」當他又聽到她的哥哥將紫羅蘭從坟中撤去；他（指漢樓）見到他跳入坟墓，形態極為悲切，吩咐著將山土堆在他身上，因為他必須同她共葬。此時漢樓愛伊之情，重復激起了，他實在不忍看一個哥哥竟表示著如此的悲哀，因為他想，他愛可肥麗之情，祇少

也要勝過四萬個哥哥的手足之情。於是他跑了出來，也跳入羅衣脫所跳入的地方，悲愁癡狂之情，卻更甚於他的舉動。羅衣脫知道他是漢樓，他是他父親與妹妹致死的導線，就像仇敵一般扼住了他的喉嚨，直至侍從的人將他們分開了方休。漢樓於葬禮以後，自認操之過急，跳入攻中的時候，其形狀似與羅衣脫挑戰了；但是他說著，他不願見他人爲可肥麗的死，超出於漢樓，慟悼可肥麗之上。這個時候，這兩個高尚少年似乎重行和好了。

但是羅衣脫爲父親與妹妹的悲愁忿怒消去以後，國王卻設計謀害漢樓了。他託名爲他們謀和平及重好的緣故，暗地裏激起羅衣脫和漢樓挑戰了，他要他們作友誼的劍擊比賽，這個要求漢樓卻接受了，就選著日子比賽了。在比賽的時候，全朝的臣子都在場，至於羅衣脫，由國王的指教，預備一把有毒的劍，在這個比賽上，朝臣們賭著極大的東道，因爲他們都是長於劍術的人。漢樓選擇了一柄劍，卻完全猜不到另有惡計，也不仔細的查察著對方的劍。羅衣脫越出擊劍的規則，用著有頭和有毒的劍，代替著圓頭和鈍的劍。最先羅衣脫祇和漢樓鬪著玩，故意讓他佔到些優勢，這虛偽的國王，獎許漢樓必定戰勝了，就爲漢樓祝福著，舉杯賀其成功。於是國王就故意於他的結果，賭著極大的輸贏；但是等了一會，羅衣脫戰得性起來，極力用著毒劍向漢樓猛刺，去刺他的要害。這樣一來，漢樓也大怒了，但是他尚未曉得他們的奸計，在爭鬪之中，他也交換著他無情的兇器，刺著羅衣脫的要害，同時也用了羅衣脫的劍，還刺羅衣脫，羅衣脫卻因此自罹於奸術之中。正在這個時候，王后驚喊起了，她中毒了，她疏忽地誤服了國王預備給漢樓吃的毒藥了，國王預備在漢樓猛力比賽以後，他必須索取飲料，所以國王先沖入了毒藥，使漢樓飲了無所逃避，萬一羅衣脫戰死的話。但是這隻碗他忘了警告王后，這隻碗裏的毒藥，她誤飲了，立刻死了，她最後一口氣喊著毒死了。漢樓猜著必有奸謀了，令人將門關起，他要搜查。此時羅衣脫告訴他不必再搜查了，因爲他就是奸謀者，他覺得他的生命將爲漢樓刺傷送終，所以他承認著設的奸計，要犧牲漢樓；他又把用的一把有毒的刀，告訴漢樓，又對漢樓說，他也祇能再活不到半個鐘頭的時候了，因爲沒有藥可以救治他的毒了；求著漢樓的寬恕，於是他死了，最後他咒著國王是惡

作劇的設計者。當漢樓見了他的劍頭近著他，並且再有毒藥留在劍上，他就突然的轉向著可惡的叔父，將劍頭刺入他的心窩，完成了他的心願，這是他爲著他父親的陰魂而進行的。如此，他的使命也算成功了，他的行刺，是報復那刺客的仇恨。此時漢樓覺著自己的氣快斷了，生命與世界要分離了，就轉向他親熱的盟友何勒血道，他是這個致命的慘劇的旁觀者；漢樓帶著將絕的氣，請求何勒血活著的時候，須將他的歷史宣佈給全世界（因爲當時何勒血表示著動作，似乎他將要自殺了，跟從太子同死），何勒血既聽了漢樓的囑託，他就允許著，願做一個忠實報告，以便以當事人的地位宣之於世。如此的說完以後，漢樓的忠孝心破碎了；於是何勒血和旁邊的人都含淚祝頌著寬仁的太子的陰魂，得到仙人們的保護。因爲漢樓是一個可愛的寬厚的太子，非常被貴族們，和高尚性情的人們所愛慕著；倘使他活著，無疑地是一個丹麥的純正而赤膽忠心的國王的。

伍守樂將軍

白貝希是威尼斯地方有錢的議員，他的女兒鄧德母，是一個美麗而溫柔的姑娘。當時求婚者，戶限爲穿，無非是仰慕她的德行，她的厚望；但是她對於本國同種同族的一般求婚者，都不能引起她的垂青。因爲高尚的女子注意於男子的心地，更甚於注意到男子的外貌，並且她有一種特色，就是寧可被人羨慕，而不被人家仿倣，所以她揀選了一個摩洛哥人做著她愛情的目的物，他是一個黑種人，也是她的父親所寵愛的人，她的父親常常召他到家中去的。

她的挑選摩洛哥人爲情人，是不可予以非議的。因爲伍守樂除面色黝黑以外，這個高尚的摩洛哥人已用不到什麼別的東西來引薦他得到這個高貴的女子的愛情了。他是一個兵士，是一個勇敢的人，而以血戰土耳其人，建立奇功，擢升爲威尼斯大將，頗爲國人所敬。

他以前是一個旅行家，所以鄧德母（這是婦女的常態）很喜歡聽他講述他的冒險歷史，要他源源本本從頭至尾地講著，例如他所經過的戰鬪，圍攻，會戰，以及他在陸地上，海洋上所遇到的危險；當他跑進陣線，或者向著炮口襲擊的時候，他怎樣地逃命；在被俘的時候，怎樣地身爲囚犯，賣作奴隸；在那種情景之下，怎樣地自卑身價，在間不容髮的當兒，他怎樣地又逃走了；他一切的敘述，參加了他在外國所見到的奇怪東西的記述，例如荒僻的曠郊，奇特的山洞，石頭和蟲入雲霄的高山，野蠻國家，吃人的野人，頭生在肩膀以下的非洲土人，諸如此類，形形色色的旅行故事，十分引起了鄧德母的注意。倘使有的時候，她因爲有了家事被人叫去了，那麼她就極急忙的料理好了，立刻就回來，用著聽不厭的耳朵，貼切地聽著伍守樂的談話。他有一次趁著相當的機會，並且引起了她的請求，他情願將他一身完全的歷史講給她聽，她以前所聽到的不過是枝節罷了；對於這個請求，他允許了，並且因此而引起了她許多的眼淚，當他講起了他少年時候所受到的災難。

當他把自己的歷史講完以後，她卻爲著他的痛苦，發了許多的嘆息；她發著一個很巧妙的誓，以爲這些多是過去的怪事，過去的可憐，非常可憐；她希望（她說著）她沒有聽到過有這樣的一回事情，但是她希望上天替她造成功這樣的一個人才；此時她謝著他（因爲他講故事給她聽），又告訴他道，倘使他有朋友愛她，他祇須告訴他如你講述他的故事，這個已經足以求得她的愛情了。對於這個暗示，她並非表示放任不羈，毫無貞節，這個暗示的確含著一種誘人的妙處和撒嬌的地方，這樣的言辭，伍守樂別的多無可如何，祇有領會著她的意思，因此很顯明地敘述著他的愛，趁著這個最可貴的機會，他竟然得到了大方的姑娘鄧德母的允許，祕密和他結婚了。

伍守樂的神采既不能希望白貝希承認他是女婿，又不能以財產去使白貝希承認他是女婿。他隨他的女兒的便，由她去自由；但是他希望她必須依著威尼斯的貴族婦女的舉動，以爲取捨，希望她在短時間之內選擇有議員階級的人或者是後補議員，做她的丈夫；但是這個希望心，他是失望了；因爲鄧德母愛上了伍守樂，雖然他黑，她竟將她的心靈和命運，甘服於他的剛毅性情和藝能之下了；如今因爲她既已如此傾心於一個男子，她就選擇他做丈夫了，他的黑色，人們都以爲可厭的黑色，但是這個獨具灼見的姑娘，以爲這些議論必須加以極頂的反對，她尊重黑色高出於尊重一切威尼斯的白皮膚和潔白的面貌，而向她求婚的貴族。他們的結婚，雖然是私下進行的，如今也不能久久的保守祕密了，風聲吹到了老人白貝希的耳中去了。因此他就出席元老院的重要會議，好像是個控告伍守樂的原告，他說伍守樂用了邪術和蠱惑的手段，引誘愛女和他結婚，既未得到父親的允許，並且也有違禮教。

正在會議的時候，威尼斯政府急需伍守樂的服務了。因爲消息傳來，說著土耳其人預備著強有力的艦隊，正向撒勒斯島進行，想從威尼斯人的手中奪回被威尼斯人佔居的優美兵站，對於這樁猝起的禍變，政府卻特別注意到伍守樂了，以爲唯有他一人足以防禦撒勒斯去反抗土耳其的軍隊。所以伍守樂此時即被召至議院，像一個候選的人，立在他們的面前，因爲他將任國家的重任了。同時他又像一個罪人，因爲他違反了

法律，依威尼斯的法律，須羅以大罪啊。

年老的白貝希頗具相當的年紀和議員的身份，在這個鄭重的會議裏，十分能够引起人們的忍耐靜聽，但是這位發怒的父親，怒火中燒，以穿插附會之辭作爲控告的證據。當伍守樂被召申辯之時，他不過很簡單的敘述著他愛情的進行步驟，但他不善辭令，像我們以上所敘述的，祇是直敘著他求婚的歷史，不過他的言語是說得非常莊重明白（這是真情的明證），所以充任審判長的公爵，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講述故事的確也能够博得他的女兒哩。伍守樂在求婚時所用的邪術和符咒，很顯明的可以見到，不過是男子對於愛情的手段純正吧了；他所專用的蠱惑手段，也不過是講述溫柔的故事，取悅姑娘的聽聞而已。

伍守樂的敘述，即由鄧德母姑娘予以證明，認爲父親須負生命與教育的義務，逼他對於她的丈夫，須特別允許較高的尊敬，更須像她的母親供獻給他（指白貝希）的尊敬，高出伊父之上。

這個老的議員，既不能堅持他的訴訟，就叫著摩洛哥人到他那裏，表示著抱歉之辭，並且因爲這是必要的舉動，他就將他的女兒賜給了他。他的女兒，倘使他不能够把她攀住（他告訴他），那麼他必定以全力使她離開他；他又說著，他心中尙稱愉快，因爲他幸而沒有另外的孩子，因爲照鄧德母這種行爲，會使他變成專制的人了，並且因爲她的違背禮制，真會令他使障礙的東西，累在他們（指兒子）的身上。

困難既過之後，那慣於陸軍困苦艱鉅的伍守樂對於行軍，真是家常便飯，因此，他就擔任指揮撒勒斯地方戰爭的事務。鄧德母寧願尊重她丈夫的意志（雖然這是含著危險），急急地答應了他的出征，在他們任意消磨無謂的快樂光陰以前，這種無謂的快樂，一般的新婚夫婦總是這樣消磨著的。

伍守樂和他的夫人上了撒勒斯的岸，沒有過著多少時候，他們就得到了消息，傳說土耳其的艦隊被大風浪所吹散了，所以這個島很平安的沒有即刻攻打的恐懼了。但是伍守樂所承當著的另外一個戰爭，卻於此時開始了；這些敵人，非常殘忍的激發起來反抗著他清白的夫人，在這個事情上可以證明他們的天性，比較異方人或異教的人格外來得死毒。

在將軍的朋友之中，除了慨西之外，沒有一人能够得到伍守樂的信任。慨西是一個年輕的兵士，他是佛羅倫斯地方的人，生性非常瀟灑風流，談著滑稽的話，有取悅女子的性情；他既美麗又長於口才，他這樣的一個人，確然是能够引起別人的妬忌（至於伍守樂也是有幾分這樣的）；那些人也娶著年輕的美麗的妻子；但是伍守樂卻一些沒有妬忌心，因為他是高尚，也不疑心到別人會有這樣不正當的行爲。他雇用了慨西，專爲伍守樂辦理對於鄧德母愛情的事，在他求愛的過程之中，慨西也曾替他做過媒介的人；因為伍守樂恐怕他自己沒有那種使女子歡樂的溫柔情話，因此他既見朋友有這種性情，他就時常委派慨西（他是這樣稱著的）替他去求婚；這種清白的誠實，是這個勇敢者伍守樂的賢德，並且也是他的瑕疵。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倘使那溫順的姑娘，轉而也愛著慨西，信任著慨西（但是這種對付有德的妻子的方法，頗有離奇欠妥之處。）他們伉儷的婚姻對於慨西也沒有意見不合之處，他時常到他們的家裏去，他的喋喋之談，也並不使暴躁的伍守樂不開心。因為依這種性情（指慨西的性情）考察起來，使得他們的憂愁忽而變成喜歡，這種性情似乎挽救著他們過甚的淒清氣象；因此鄧德母與慨西時常在一處談笑著，好像那天當他替他的朋友求婚的時候的神情一般。

伍守樂新近把慨西升爲陸軍中尉之職，這是一個親信的地位，並且是貼身將軍的人。但是這個舉動卻觸怒了殷國，他是一個老官僚，他認爲自己的資格，比慨西爲老，他時常取笑慨西，不過是合於作女子伴侶的人罷了，不過是一個不知道戰術高深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排列軍隊去打仗，他的才幹，並不比一個普通的女子爲高啊。殷國恨著慨西，或許爲著不相當的猜忌之心的緣故，因猜忌心，他毫無根據的反對著伍守樂，這個猜疑就是說摩洛哥人太愛殷國的妻子愛彌麗了。他爲了這毫無根據事端，殷國懷了可怖的報仇計劃，他用很普通的搗亂方法，想一網打盡慨西，伍守樂和鄧德母。

殷國是非常狡猾的，他曾一度研究著人類的性情，他明白一切能够打激著人心的苦痛的事情，（這種痛苦是遠出於肉體的痛苦）妬忌的痛苦是最淒慘的，也是最有極強的刺激性。倘使他能够使伍守樂對於

慨西妬忌，他以為這是最好報仇雪恨的方法。至於這個計劃的結果，必定會把慨西及伍守樂兩人結果性命的；這種事情他卻壓根兒也不管了。

將軍和他的夫人到撒勒斯地方的時候，剛巧就得到敵人的艦隊被衝散的消息，因此島上就造成了一個放假宴樂的日子。每個人都縱情著宴會和作樂，酒是如此豐滿的酌著，杯子一道一道的舉著，慶祝黑人伍守樂和他的可愛的夫人鄧德母。

這天晚上，慨西受命宣佈戒嚴，伍守樂令他防止兵士過份的飲酒，不能有毆打爭鬧，及驚嚇居民之事發生，也不能令新開到的軍隊，引起居民的厭惡。這天晚上，殷國就實行他設備很完全的惡作劇了。對於將軍假裝著忠心親愛，他引誘慨西狂飲幾瓶酒，（官長在防衛守望之時，飲酒即獲厥罪。）慨西起初拒絕著他，但是他也不能過拒殷國偽裝的慇懃，就一杯一杯的飲起來了，（但是殷國依舊強勸著，唱著慶祝歌鼓勵著他，）慨西口口聲聲的贊著鄧德母夫人，他因此更飲著一杯一杯的酒，慶祝著，贊著她是最超羣的女子；直等到最後來，這個仇敵（指酒瓶）放在他的嘴裏，盜去了他的神志（其意即吃醉了；）其後爲了些致怒的原因，這些原因，是被無賴的狡徒所造成的，狡徒就是殷國所指使著的，因此就拔劍相爭了，當時賢官與太譚調停爭鬪了，他卻在這個毆擊之中被傷了。這樁事情，於是傳遍出去了，殷國是造成這個惡作劇的事物的，他卻第一個去散佈這個驚人消息，壘堡裏的鐘響起來了（似乎將這個微細的酒醉相爭之事，當作遇到了極大的兵變的驚惶一般。）這個警鐘聲卻驚醒了伍守樂，他便很急忙地穿了衣服，就到出事的地方來，向慨西問明鬧事的原因。此時慨西清醒了，酒力有些解去了，但是他很難以為情去答覆他；此時殷國偽裝著不願意告發慨西，但是似乎又被伍守樂逼著說出這事完全的真相，故此就將完全的事情敘述了出來，（卻將他自己一部的事情，隱瞞了過去，這個慨西也難於記憶了，）在他這樣的敘述又想減輕慨西的罪名，其實他將此事弄得格外比以前還厲害。結果，因為伍守樂是個嚴守軍律的人，不得不依法解去慨西的陸軍中尉之職。

這樣一來，敦國的第一步巧計，完全成功了；他如今已在暗中顛覆了他深恨的對敵了，並且也將他削去

了職位；但是對於這個煩擾夜間的餘多的時候，他再有極大的用處哩。

慨西因爲這個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的清醒了，如今他對著他似乎的朋友殷國悲傷著，因爲他真是蠢貨，將他自己變得像個畜牲，此時他無能爲力了，他如何再可以向將軍要求這個職位？他想告訴他，他是一個醉漢。他自己輕棄著自己。殷國卻僞裝著無足輕重的模樣，說道：就是他，或者是不論那一個活著的人，逢場作戲，飲酒是總有的；但是照此時的情形，祇有善處逆境吧了；將軍的夫人如今就是將軍了，她和伍守樂能够做著不論什麼事情，所以他最好去請求鄧德母夫人，替他在她丈夫之前去想想法子，因爲她是常常慈悲的，對於這種慈善之事，她必定肯替他擔任的，在將軍的恩惠之下，依舊會使慨西重登職位；如此，他們愛情的印痕，更比以前深刻了。殷國的好忠告，是否是含著惡意，且待後文分解。

慨西就依著殷國的忠告做去，去請求鄧德母夫人，因爲她對於誠懇的請求，極容易賜以允許的；因此她允許替慨西向她丈夫做請求者，她寧可爲了去辦，拚此一命。她就立刻用著很熱心的態度，所以伍守樂雖然非常怒慨西，卻不能把她拒絕。當伍守樂說著暫緩的話，說著即刻免犯人太快的話，她卻不肯退去，始終堅持著須要在次夜或在後天早晨舉行，或者最遲在大後天的早晨。於是她形容慨西怎樣的懊悔和可憐，他這樣的罪，不應該受這樣的懲罰。當伍守樂依舊不肯允許時，她說道：「丈夫啊！我爲什麼要替慨西喋喋辯呢？因爲他會爲著你，時常替你辯護，我要輕視著你的地方，我求你的這椿事情，不過是椿小事情哩。」伍守樂一些不能拒絕這樣的辯護人了，祇請求鄧德母給他些時間，允許用厚意去對待慨西。

真是湊巧，當伍守樂和殷國走進鄧德母房內的時候，慨西也剛巧求罷了她替他代求的事情，正向對面的門跑出去了；於是殷國完全裝著腔，很低聲的說道，好像自己對自己說的一樣：「我不喜歡這種事情。」伍守樂不十分注意著他的話，真的他立刻同他的夫人談起話來了，不記著這個事情；但是以後，他卻記起這回事情來了。當鄧德母走開了以後，殷國裝著好像似乎要使他自己的思想明白的樣子，故意問著伍守樂，慨西當伍守樂向那人求婚之時，慨西是否知道他的愛情，（愛他夫人之情。）對於這個問題，將軍答著，他是知道

的，並且又說，當求婚之時，慨西時常在他們兩人之間往來的，殷國聽了，故意眉頭顰蹙，似乎對於可怕的事情，有所覺悟的模樣，特意喊道：「真的嗎？」這樣一說，使得伍守樂就注意到他們進來時殷國所說的話，和所見的慨西與鄧德母的事情了；於是他就想，其中一定有道理了；因為他以為殷國是一個正直的人，富於感情而很誠實的，那裏知道對於伍守樂的奸計，卻似乎是真情了，因此他有著滿懷的心緒，不能說出口來；於是伍守樂請求著殷國道：「是否卑鄙的思想會侵入我的心房，因為心房是王宮一般的，萬不會讓污穢的東西侵入。」於是殷國繼續說道，倘使伍守樂因為觀察不明，以致煩惱，這真是可憐了；又說倘使伍守樂知道了他的意思，會使他不安靜，人們的好名譽，不能被輕微的疑心所消滅；當伍守樂的好奇心，既被暗示的話和零星的話所激動，而致到了煩惱的地步了；殷國似乎對於伍守樂的心情安靜，非常關心著，勸他要當心妬忌，用著這個巧計，激起了伍守樂的疑心，他又用忠告，假裝著勸他勿生疑心呢。伍守樂說道：「我知道我的妻子是美麗，喜歡交友，宴會，好諧談，唱歌，遊戲，跳舞；但是何處是德行，是否這些性情就是德行。在我相信她不貞潔以前，我必須先要找到證據。」於是殷國似乎快樂的神氣，因為伍守樂遲疑於相信他妻子的劣點，因此坦然的宣佈著沒有證據，當慨西未走的時候，不過請求伍守樂偵察她的行爲；但是不要妬忌，也不要太鎮靜，因為他（殷國）知道意大利女子的性情，比較伍守樂所知道的要多些，因為女子是他的同鄉；他又說威尼斯地方的妻子們，往往做著不瞞天地的把戲，卻不敢將此把戲給她們的丈夫知道。於是他又很狡猾的指摘著鄧德母以與伍守樂結婚的事情，去欺騙她的父親，婚姻如此的祕密舉行，致使可憐的父親想著這樁事情，是妖術有以致成的，伍守樂如今大大的被這個議論所感動了，這個議論他就這樣的證實牠，因為她既能欺騙她的父親，那麼她為何不欺騙她的丈夫？

殷國因為他感動了他，請求他的寬宥，但是伍守樂裝著泰然的樣子，其實他聽了殷國的說話，心中卻非常的憂悶，但他依舊請殷國講下去，於是殷國說了許多謝罪的話，似乎他不願發攻擊慨西的事情，他說慨西是他的朋友，他於是又說到主題了，他提起鄧德母怎樣在她的同風土的和同種色的人中，反對許多相當

的求婚者，反而嫁給了他一個摩洛哥人，這個就表示她的反常，又足見她有頑固的性情；當她的判斷力恢復了以後，當然她必定要比較伍守樂那個形俊態俏，面貌清秀的年輕意大利少年，她的同鄉了。他最後規勸伍守樂延長與慨西講和的時間，同時注意著鄧德母爲他代表的慇懃之情，因爲在這裏面，可以看出許多的事情來。這個狡猾的惡人，如此惡毒的施著計策，將這個寬宏大量無辜的女子竟然施入煩惱，使她的良善，做成羅網，將她自己陷落；他先使慨西求她調解，繼而又設著計策使她傾覆。

會議的結果，是由著殷國請求伍守樂無罪地相待他的妻子，等到他更能得著堅定可靠的證據；於是伍守樂決有開心之時了。即使罌粟花，或者是曼陀羅華的汁，或者是世界上一切的催眠藥，都不能夠再去恢復他的甜蜜的安息了，這些甜蜜的安息昨天他還是享受著的哩。如今他厭惡職務了，他對於軍務也沒有興趣了。他的心，以前一見了軍隊，軍旗，或者是排列著的軍隊，就會激動起來的，一聽到了鼓聲或喇叭之聲，或者馬的嘶叫之聲，就會跳躍起來的，如今似乎失落了自傲之心和英雄之心了，自傲之心和英雄之心本來是武士的德性；他對於軍務的熱心和往時的快樂，都捨棄了他了。伍守樂有的時候想著是眞言的，有的時候想著他是虛僞，於是他情願永久不要知道這樣的事情；他原不因爲她愛了慨西，他就變壞了，更以他素來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會的；他把這煩惱的思想搗成得一片一片，他有一次緊扼著殷國的喉嚨，要問他鄧德母的罪過的證據，或者以死刑恐著他，因爲他冤誣了她了。但殷國卻僞裝著發怒了，因爲他的眞誠被他當作了奸詐，他問伍守樂道，在他妻子的手中，他曾否見過一條有楊梅條子的手帕？伍守樂答道，他曾經給著她這樣的一條手帕，是他第一次的贈品。殷國說道：「就是那塊手帕，我今天見著慨西用著拭淚的。」伍守樂道：「倘使事情是眞的像你所說的一般，那麼我決不干休，直至兇狠的報仇將他們吞下第一，因爲我要紀念你的忠實，我就希望將慨西在三天之內處死，至於這個美麗的妖怪（其意指他的夫人）我要想出敏捷的方法把他弄死。」

像空氣一般的輕飄小事，對於妬忌的證據論述起來，倒像是聖旨一般的鄭重了。他妻子的手帕被發見

在慨西的手中，已經十分足夠做著被騙的伍守樂處死刑於他們兩人的動機，也不查問慨西如何會得到這塊手帕的原因。鄧德母從來沒有給過他這樣的一個禮物，這個有德性的女子也決不如此無謂的辜負她的丈夫，將他的禮物送給別人去；但卑鄙的殷國並不中止去計劃惡事，他曾唆他的老婆（一個好心腸而懦弱的婦人）從鄧德母那裏偷了這塊手帕，以摹仿她們作品爲由，其實把她偷了那塊手帕，故意拋在慨西走道的路上，如此，可以使殷國的懸案有所憑證了，這就所謂鄧德母所贈之禮物的來由啊。

伍守樂會見了他妻子，不久就假裝著頭痛（其實在他，或者是真的頭痛）要她拿她的手帕裹紮他的太陽穴，她於是拿了一塊給他，伍守樂說道：「不是這塊，祇要我給著你的那塊。」鄧德母實在沒有這塊手帕在手頭（因爲這個真的被偷去了，這是我們已經說過）「什麼？」伍守樂說著，「這個真是大過啊，那條手帕是一個埃及婦人送給我的母親；那個婦人是一個巫女，她能夠知道人家的思想；她告訴我的母親保存了這塊手帕，那手帕會使她變成可愛的，會使著我的父親愛她；但是倘使她失去了，或是送去了，那麼我父親的思想會轉變方向了，會恨著她像愛她一般的深入肺腑；她臨死之時將他給了我，並且叮囑我，倘使結了婚，將牠送給我的妻子。我就照著這樣做了；也非常注意著。我當作牠是一個寶貝，像寶貴著你的眼睛一般。」當真嗎？」驚惶著的女子說著。「這是真的。」伍守樂繼續的說著：「這是一塊妖術的手帕；牠是由一個活在世上兩百年的女巫，在狂發預言的時候，方造成了的，那些供給絲的蠶，都成了仙了，牠是由女屍的心所染著的。」鄧德母聽了這手帕的奇怪的價值，真是怕得幾乎要死了，因爲她明白地知道她已經遺失了，因此她又驚恐著她丈夫的愛情（也要和牠一起失去了。）於是伍守樂立了起來，好像要做出鹵莽的事情來了，但他依舊要索取那塊手帕，當她不能拿出手帕來的時候，她試著使她丈夫的嚴肅思想變成了快樂，她就很歡樂地告訴他說，她知道他所以有這一番關於手帕的話，無非要拒絕著她替慨西的請求，因爲慨西是她所依舊稱贊著的（像殷國以前所說的那般。）伍守樂完全的心煩意亂了，衝出房間，於是鄧德母開始猜著她的丈夫有妬忌心了，雖然她不希望有如此的事實。

爲什麼原因，她致他這樣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於是她自己譴責著她自己，因爲她誤責了高尚的伍守樂了，她想事情一定是這樣的，一定是威尼斯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傳來了，或者是有些政府的煩惱事情，擾亂了他的神經了，所以使他的性情，不能和往昔的溫柔了。她於是說道：「男子並不是上帝一般的，我們決不能依著他們結婚時候的神情，作爲觀察的標準，那種情形是他們在結婚的時候，表示給我們看的。」她卻依舊自己譴責著自己，因爲她這樣不客氣地斷判了他的不仁了。

伍守樂和鄧德母又會面了，越發很顯明地譴責著她不忠心，又愛上了別的人，不過他不說出那人是誰；伍守樂於是哭了。鄧德母說道：「天啊！真是憂鬱不堪的日子！你爲何哭呢？」於是伍守樂向她說，他能够很勇敢的忍耐一切的災難——窮苦，疾病和恥辱；但是她的變節，卻使他的心腸粉碎了；他於是叫著她是毒草，看上去是如此可愛，嗅上去是如此芬芳，但是感覺到了牠，就要發痛；他希望她還是不要生在世上。當他離開了她，這個清白無辜的女子發呆的驚奇著她丈夫的不正確的疑心，（這樣的受了大刺激，）她就暈沉欲睡了，她祇要她的侍者使她到牀上去，將她結婚時所用的被褥鋪在牀上，她說著，當人們教導他們孩子的時候，他們都是用著溫順的方法與和平的譴責，所以伍守樂也必須要這樣的譴責著她；實實在在，當她被譴責的時候，她真是像著一個天真的孩子，祇有這些怨詞，才配這個溫柔的女子發洩著的。

鄧德母既睡在牀上之後，她希望著她的丈夫來睡覺，但是不久，她就睡著了，因爲她的精神是擾亂，當伍守樂走進來的時候，他懷了謀死夫人的惡念。但是當他見著她熟睡的時候，他就想他不能使她流血，也不能使她雪白的皮上有傷痕，她的皮膚比大理石還白。但是他立刻又決定她是應該要死的；否則（依他說）她活著，必定會辜負其他的男子，像她對付他一般，於是他吻著她最後的一吻（依他說，）這個接吻是如此親密，因此他必須再去吻著她；他如今哭了，但是他說著，淚珠兒都無情殘忍之淚啊。

鄧德母被他的接吻弄醒了，她望著伍守樂，她見他緊咬著嘴唇，轉動著眼睛，她知道他一定有不吉利的事情了；他吩咐她預備死吧，令她做她的祈禱，因爲他不願殺死她的陰魂。這個無辜妻子的性命，是在他的掌

握之中了，她就懇求他慈悲些，並且要他告訴她致死的過失，他於是說出慨西來，他又說她把手帕送給慨西的一回事。當這個無辜清白的女子正要進行說明此事，他卻突然的不聽她的分辯，祇將她蒙蔽在被褥裏面，直至悶死了才放手。

在這個時候，慨西走入房間裏來了，受著傷流著血，因為殷國指使人去謀殺他的，但是那個人沒有謀刺成功（他不過受了傷，並不是致命的傷），那個人反而被殷國殺死了，以便掩沒敗露真情，在他的衣袋裏搜出了各項的信扎，這個都是證明殷國的罪孽與慨西的無罪，完全洗淨了一切的疑點，慨西此時來請求伍守樂的寬宥，並且詢問伍守樂他在那裏冒犯了他，他竟雇殷國來謀刺他。

伍守樂好像是青天的霹靂，他此時纔明白地覺得他自己是一個謀刺人的人了，至於他的妻子（可憐的女子）是始終忠心他的，因為這個發覺，使他悲痛至極，不要再活了，他將他自己的劍一毀，就將他自己伏在他親愛的被害的妻子身上，也就斷氣了。

這些南莽淒慘的舉動，激起了旁觀者的非常驚怖與奇異，因為伍守樂名譽很好，他本來是一個可愛而多情的丈夫，直至被人捉弄了，他始終沒有猜疑到奸人的詭計，他是一個情摯情專的丈夫，他並不是愛她不深，不過愛得太深了，他那副英雄氣概的眼睛（當他知道了他的錯誤），雖然不慣為著小事情流淚，如今他的眼淚，卻像著阿拉伯的膠樹流著膠液一般的快。當他死後，他往昔的功績和勇敢，都是存留不忘。如今也沒有其他的事情留待著做了，祇有將嚴行的法律判決著殷國，極刑處決了；此外更以有名的將軍的悲哀的死耗，報告到威尼斯政府裏去。

太爾地方的潘利烈王

潘利烈是太爾地方的國君，他自動地離位，出亡別國去了，以避安天乞威嚇太爾人民和太爾城市。這種災難的起因，就是因為潘利烈發現了很兇狠的希臘皇帝私下所做的惡事，所以他要來報仇。偵探大人物們私下的犯罪行為，分明是一樁很危險的事情，因此潘利烈把他的國政，託了他很有才能和很正直的大臣韓理開以後，他就乘船出發離開太爾，他想離國以後，那有勢力的安天乞的忿怒，必定可以和平下去了。

潘利烈所到的第一個地方是秦色司，正在此時，他聽到那秦色司城遇著了很兇的饑荒，所以他帶了很多的糧食去賑濟他們。到了以後，他看見城市已經變得十分荒涼，他好像是天所差來的使者，因為他帶了非所預望的救助物去接濟他們了，所以秦色司的官長萬以翁很感激他，很歡迎他。潘利烈到了那裏沒有多天，他就接到了他忠心的大臣的來信，警告他住在秦色司不很平安，因為安天乞已經知道他的住處，他暗底下派了他的密使來謀害他的性命。潘利烈接到這個信以後，他在全體人民的祝福和祈禱聲中重行航海去了。他的船航行了不遠，就遇到一個很可怕的风浪，除潘利烈外，全船的人都淹死了。他是被海浪衝出來的，裸著身子，衝到一個不知名的海岸上去了，他沿岸走了一會，就碰到了幾個窮苦的漁夫，他們請他到他們的家中，把衣服給他穿，東西給他吃。漁夫告訴潘利烈說道：「他們的國家就叫拜他頗利。他們的皇帝是徐蒙德。平常因為他管理地方非常和平良善，人們都叫他仁慈的徐蒙德。」潘利烈從那班百姓中間聽得，明天就是國王的一個美麗的青年公主誕生的日子。屆時，一個很偉大的比武會就要在朝廷上舉行了，各地的王子與武士，因為要愛公主瘦娜，都來顯耀他們的本領。潘利烈聽到了這個消息，私自悲傷著他失去的好盔甲，使他不能也去置身於一班的武士之中。這個時候，另外一個漁夫卻帶了一套完全的盔甲，他是從海裏用網撈起來的，這副盔甲分明是潘利烈所遺失的盔甲。潘利烈看見了他自己的盔甲，他說道：「多謝，幸運之神，我經過

了許多患難，你現在好似給了一些補償，這副盔甲是我先父所遺傳給我的，非常可貴，所以我非常的愛牠，我不論到什麼地方，我總是帶在身邊的。那個使我與牠分離的海浪，現在既經平靜了，竟把盔甲還我了，這是很感激的，因為此時我既有了父親的禮物，我想航船遭難之事，不是惡運了。」

到了明天，潘利烈穿了他父親那副威武揚威的盔甲，就到徐蒙德的朝廷裏去。在比武的時候，他表演了不少驚人的技術，他很容易地戰勝了勇敢的武士和剛強的王子，他們所以要同他競爭，爲的是奪瘦媻的愛情啊。一班勇敢的戰士們，因爲愛國王的女兒，都在朝廷比武，假使一個人能够獨勝其餘的人們，那麼那位貴婦人對於戰勝的人，就照例賜以種種的敬禮，所以她立刻撤退了一切被潘利烈所戰敗的王子與武士，特地對潘利烈加以隆情的慰勞，給他戴上了優勝的花圈，好像是當代的天之驕子，潘利烈見了她，也就變成了這美麗公主的最恩愛的情人了。

這個高尚的徐蒙德，很贊賞潘利烈的勇敢精神與優越的天性。他的確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君子，並且對於種種優美的藝術，很有根基，所以他（指國王）雖然不知道這個王族出身的貴客，因爲潘利烈畏懼安天乞，所以他祇說他是太爾地方的一個平民，但是，當他見了女兒的愛情很專注在潘利烈的身上，他就很願意接受這個不明履歷的勇士做著他的女婿。

潘利烈同瘦媻結婚不到幾個月，他就得到他敵人安天乞的死訊，還有一個消息，就是太爾地方的人民，因國王久離本國，急得不耐煩起來，快要民變了，快要推舉韓理開接替王位的空缺了。這個消息，是由韓理開自己傳出來的，因爲他對於他高貴的主人，是一個忠心的人民，他不願意接受所貢獻給他的高位，所以他差人把他們的意思通知潘利烈，叫他回來重掌他合法的權力。這個消息對於徐蒙德，驚喜交集了，因爲他得悉了他的女婿（隱名的武士）是有名的太爾地方的君主。但是他又懊悔潘利烈不是他所想像的平民，因爲他知道現在他須要同他可羨的女婿與親愛的女兒分別了，他深恐他的女兒在懷孕的時期中，不能經受海中的危險，潘利烈自己也願意她留在她父親那裏，等候分娩以後再去，但是這可憐的婦人，很切心的要與丈

夫同去，所以他們後來也就答應了，不過希望她在分娩之前就抵太爾。

海對於不幸的潘利烈真是不講情的東西，因為他們尚未達到太爾的時候，又起了一個可怕的風浪，瘦 珊非常驚怕，因此她就患病了，在此短時間之內，她的看護李可麗手中捧了一個嬰兒來告訴潘利烈一個凶信，說他的妻子在生了小孩以後，隨即死去了。她捧了孩子向著他的父親說道：「這個孩子，因為年齡太小，不適宜於這樣的地方。這是已死王后的孩子。」當潘利烈聽到了他妻子的死耗，他的痛苦是沒有人能夠把他形容出來，等到他能夠說話的時候，他說道：「上帝啊！你爲什麼使我們愛上了你好的禮物，你卻又把那禮物奪回去了。」李可麗說道：「老爺！請你忍耐些，這裏是我們已死王后所遺留著的一個小女兒，爲了你孩子的緣故，請你精神振作一些。老爺即使爲了這寶貴的撫育孩子的責任起見，你也要忍耐一些啊。」潘利烈抱了這新生的孩子，向她說道：「噫，你的生命能否和平安靜，因爲從沒有孩子誕生在這樣的風浪之中！願你的境遇是和平順利，因爲你受到了王子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粗魯的接生，願你以後的事情都是快樂，因爲你遭到了困厄的生產，好像火，空氣，水，土一樣。蒼天都不將你從子宮裏引領出來（言其凶險）即使在呱呱墮地的時候，你的損失（其意即指她母親的死亡）已經比你一切的快樂，能够補報你惡境的快樂來得凶狠，這種快樂是你在這個初見的世界上所找尋著。」

這個風浪仍舊很猛烈地繼續著，水手們的一種迷信，說是船上有了死屍，風浪是不會停的，所以他們到潘利烈面前來，要求他把他的王后投入海中；他們說道：「老爺，你有否膽。量願上帝救你！」「很有膽量，」憂愁的君王說道，「我不怕風浪，牠對於我已經有著極端的兇狠，但是因爲我愛這個可愛的孩子，就是這個新生的航海者，我深願風浪平靜下去。」「老爺，」水手說道，「你的王后必須要投入海中，波浪是愈打愈高了，風也很響，假使那屍身不從船上丟下去，風浪決不會減少的了。」潘利烈雖然知道這種迷信是無稽，但是他很忍耐的服從了，說道：「依你們的意思吧，如此她一定要丟至海裏去了，苦命的王后啊！」此時悲傷的君王於是最後的看著他親愛的妻子，當他見了瘦珊，便說道：「我愛啊，你遭到了一個可怕的分娩，既沒有亮光，也

沒有火，那些不情的東西都完全忘記了你，就是我也沒有很神聖的把你葬到墳墓裏去，反而要把你葬入海中去了，這個地方是蓋住你枯骨的墳墓，祇有發響的海浪淹沒你的屍體，很簡單的用著蛤子之殼。李可麗啊，當我牧師致祭一般的向瘦姍說著最後的道別之辭的時候，快去吩咐芮斯託，把香料、墨水、紙、珠寶箱和珠寶帶來，再去叫米倫諾把那綢緞的棺材拿來，李可麗，把小孩放在枕上，快去把事情辦好。」

他們帶給潘利烈一隻很大的箱子（箱子舖著綢緞的壽衣），於是把他的王后放在裏面，在她的身上撒滿了很香的香料，身旁放了很多的珠寶，又留了一個字條說明她是什麼人，並且祝禱著，假使有人發見了這隻放他妻子屍身的箱子，請他們把她埋葬；於是用了他自己的雙手，把那箱子投入海中。風浪平靜之後，潘利烈吩咐水手們向泰色司航行，「因為，」潘利烈說，「那小孩不能支持到太爾了。到了泰色司，我就託人小心地撫養她。」

瘦姍葬入海中，風浪之夜過了以後，正是早晨很早的時候，埃非色地方，有一個很有聲望的君子，並且也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醫家，名曰禪立暉，正是立在海邊上，他的僕人們背了一隻箱子給他，據他們說，是被海浪衝到岸上來的，僕人之中的一個人說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波浪，能夠把牠衝到岸上來的。」禪立暉隨即吩咐他們把箱子搬到他自己的家裏，箱子打開了以後，他很希奇的看著那年輕可愛的婦女的身體，和很香的香料與貴重的珠寶箱。最後他斷定，她是一個大人物，卻如此奇怪的被人埋葬著；他又尋了一些時候，他發見了那張紙條，從紙條上面，他纔知道臥在他面前好似死去的屍體是一個王后，是太爾國君潘利烈的妻子，他非常驚異著這種奇怪的突然之事，並且為著哀憐那個丈夫失去了這可愛的妻子緣故，他說道：「潘利烈，假使你是活著，你的心是要被憂愁所損碎了。」他很仔細的望著瘦姍的面孔，他見她的面孔很有生氣，不像是死去的模樣，他說道：「他們太性急了，竟把你丟在海裏。」因為他不相信她是死了，因此他吩咐下去，假使她能夠復活的時候，他對著那些詫異的圍著她的人說道：「請你們走遠一些，讓她吸一些新鮮空

氣。這個王后是會活過來的；她昏迷了還不到五個鐘點哩；看啊，她在開始呼吸著復活了；看啊，她的眼皮在動了；這個美麗的人兒，將要活過來使我們聽了她的遭遇而哭了。」瘦姍的確是沒有死啊，但是她生了小孩以後，她是著實的昏倒了過去，這個就使得見了她的，都以爲她是死了；現在她得到了這位仁慈君子的看護，她纔得再生，重見天日了，她張開了她的眼睛，說道：「這是我丈夫的筆跡。我記得我是趁著船在海裏的，但是，是否我在海裏生產的，我實在不知道了；如今我所嫁的丈夫已經不能再見了，我就要穿了道裝，永遠沒有快樂了。」夫人，禪立暉說道：「假使你的意見如此，你所說的一般，那麼第亞娜，禪立暉，離開這裏不遠，你可以住在那裏做女尼去，再有，倘使你能够合意的話，那麼我的姪女可以服侍著你。」瘦姍很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議，當她完全復原以後，禪立暉就領她到了第亞娜，禪立暉裏去了，她就變做了女神的女尼了，她爲了認爲已亡的丈夫，過著非常悲愁的日子，她在當時十分虔心的禮拜著。

潘利烈帶了他幼稚的女兒，（他替她取名叫作曼烈，因爲她是生在海上的緣故，）到了泰色司地方，想把她託付於城中的長官葛以翁和他的妻子狄尼西，當他們患饑荒的時候，他以爲曾經賙濟過他們，此時他們必定能够很仁愛的待著他無母的小女葛以翁，看見了潘利烈，君王，聽到了他所遇的大損失以後，他說道：「啊，你可愛的王后，假使你能够帶她到這裏來，讓我一飽眼福，那是天賜的快樂了！」潘利烈回答道：「我們須要服從上天的權力，即使我在瘦姍長眼的大海之中，我也像大海一樣地掀風作浪，大發咆哮，然而結果仍舊是這樣的。我這裏的小孩曼烈，我須要懇求你們慈悲的照顧。我把她託付於你，望你給她合於公主式的教養。」於是他向葛以翁的妻子說道：「仁慈的夫人，請你使給我些恩典，撫養著我的小孩吧。」她答道：「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孩，她是不會比你的小孩在我心中更加親愛的。」葛以翁同樣的答應，說道：「潘利烈，國君，你仁愛恩賜，把你的糧食來餵所有的人民，（因爲這樁事情，在他們禱告的時候，他們是天天記著的，）因此必定會想到你的小孩，假使我忽略了你的小孩，那麼我會被你所救的人民，逼迫著我去實行我的職務；假使我用著鞭撻撫養你的孩子，那麼上帝要向我及我後代的子孫報仇示禁。」潘利烈既經這樣的得著他

們的擔保，留心的照顧他的小孩，他就把她託了葛以翁和他妻子狄尼西保護著，他也囑令她的看護李可麗，隨同撫育。當他去的時候，曼烈因一些不知道悲傷，惟有李可麗與他貴主人分別的時候，哭得很哀。「啊，不要哭了，李可麗。」潘利烈說著，「不要哭了，好好的照顧著你小的小姐，將來或者要靠她的光榮哩。」

潘利烈很平安的到了太爾，於是重登王位。當時他困厄的王后，他以爲她已經死的王后，其實依舊住在埃非色地方。那不幸的母親所沒有見過的小孩曼烈因，卻由葛以翁很合配著她高貴的身份，撫養成人了，他使她受著很適當的教養，所以她到了十四歲的時候，最有學問的男人，沒有比曼烈因更爲博學的了。她唱歌的時候，好似仙人一般，她跳舞的時候，又好似女神一般。用了她的引線，她很精巧的，維妙維肖的繡成了種種的鳥類花卉。曼烈因所繡的花比了天然的玫瑰花，也沒有一毫的相差。她從教養上得到的這些美質，她就變成了衆人的珍奇。葛以翁的妻子狄尼西，卻因妬忌而變成了她的死敵，這是因爲她自己的女兒，智識愚笨，不能得到像曼烈因一樣的完美。狄尼西見了各種贊美，多施給曼烈因了。至於她的女兒，與曼烈因是一樣年紀的，並且也受著一樣的教養，也是很留意的撫育著，但是不能得到同樣的成功，比較起來，卻不爲人們所稱道，所以她就想法要把曼烈因除去，以爲不見了曼烈因以後，她那愚拙的女兒，就能夠受人們格外的敬重了。因爲要完成她的計劃，她就雇了一個男子去謀殺曼烈因，她奸惡的計策，當時卻又遇到了很好的機會，因爲那忠心的看護李可麗適才死去了。當年輕的曼烈因正在哭泣李可麗的時候，狄尼西正同著她所命令謀刺的人談著話，她雇來做這惡事的人叫做厲拿英，他雖然是一個極兇惡的人，但是不能因堅勸而去擔任這椿事情，因爲曼烈因太博得衆人的愛她了，他說道：「她是個很好的生靈！」「所以更加合配上帝應該收她去，」她殘酷的仇人回答著說，「她正爲著她的看護李可麗死亡而哭泣著，你決定服從我麼？」厲拿英恐怕違了她的命令，答道：「我是決定了。」所以就在那一句很短的說話的時候，才貌雙全的曼烈因要死於非命了。她現在上前來了，手中拿了一籃的鮮花，她說這是每天要撒在好李可麗的墳墓之上的。在夏天的時候，那紫色的紫羅蘭和金盞花是要像地毯一般的撒在她的墳上。「啊，可憐的我啊！」她說著，「真是可憐憂愁的

姑娘生在風暴之中，我的母親卻又在那時死了。這個世界對於我是好像永久的風浪暴，又催促著我離開了我的朋友了！」曼烈因你怎樣了，「那偽詐的狄尼西說道，「你一個人在哭嗎？何以我的女兒沒有同你在一處呀？你莫爲了李可麗憂傷了，我是同你的看護一樣的，爲了無濟於事的憂愁，你的美貌大大變了。來吧，將你的花給了我，海風會把牠們吹去；你同厲拿英去散步罷；空氣著實很好，能夠助著你的興緻。厲拿英來啊，挽了他的手臂，同她去散步罷。」不，夫人，曼烈因說道，「我請你不要爲著我而麻煩你的僕人。」這是因爲厲拿英是狄尼西的侍從之中的一人。「來，來，」這狡猾的婦人說著，她想著要借端使著曼烈因單獨的同厲拿英等在一處，「我愛著那個君主，你的父親，我也愛著你。我們天天盼望著你的父親到這裏來；當他來了見著你這樣被憂愁所改變了美貌，那麼他一定要猜想我們沒有照顧你了。去，我請求你去散步散步，從此依舊快快樂樂吧，你須留心著美麗容貌，美麗的容貌能夠摘取年老與年輕人的心房。」曼烈因被她如此反覆地請求，說道：「好，我就去吧，但是我不願意的。」當狄尼西走的時候，她對厲拿英說道：「牢記著我的話！」——可怕的言語，他們的意思就是令他記著去殺死曼烈因。

曼烈因望著她的誕生地，說道：「那吹的風是不是西風。」厲拿英答道：「是西南風。」「當我誕生之時，吹的是北風，」她說著。但是她這樣的一說，於是將海潮與風暴之事，她父親的悲傷與母親的死亡之事，都湧上了她的心房，她說道：「我的父親李可麗這樣的告訴著我，他對於海浪並不怕懼，但是他對那水手喊道：『勇敢些，好水手。』他的費手被繩索擦破了，同時又緊抱了那桅子，他忍受著這幾乎要把艙面裂開的大海。』在什麼時候。」厲拿英說道：「在我誕生的時候，」曼烈因回答著：「那時的風和雨是從來沒有那樣的狂暴。」於是她形容著當時的風浪，水手的動作，那水手長的笛鳴，與船主的狂叫，她說道：「這樣事情增加了船上三倍的混亂。」李可麗常常把她誕生的不幸歷史，講給她聽著，所以這些事情好像是永遠印在她腦筋之中。但是正在此時，厲拿英卻阻止了她的說話，叫她祝她的禱告：「你是什麼意思啊？」曼烈因不知道爲了怎樣緣故，她卻開始恐懼了。「假使你請求等一些時候做你的禱告，我是答應的。」厲拿英說道：「但是你不要太慢

了，上帝的耳朵是很靈敏的，並且我已經立過誓，務須急切地完成我的工作。」「你要殺我麼？」曼烈因問著；「呀！爲什麼呢？」因爲要使著我的主婦滿意，」厲拿英答著。「她爲什麼要殺我呢？」曼烈因問道，「現在依我記得的說，我一生沒有損傷過她。我從來沒有說過不好的話，也沒有待錯過不論那個活著的生靈。請你相信我，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一隻老鼠，也沒有傷害過一隻蒼蠅。有一次我無心的踏了一條蟲，但是我爲牠哭了，我到底冒犯了什麼事情呢？」刺客答道：「我的差使並非查牠的原因，不過實行謀刺罷了。」當他將要去殺她的時候，恰好一羣海盜來到岸上，他們看見了曼烈因，就將她虜去，做他們船上的俘獲品了。

那個海盜俘虜著曼烈因作爲珍品，把她帶到了密的里內地方，賣給人家做著奴隸。曼烈因在那裏雖然處境低微，但是不久，因爲她的美麗與德行，又出名於密的里內全城了。她教人家音樂，跳舞和精美的刺繡，她從學生那裏得來的錢，她都給了她的主人與主婦；當時她的學問和勤儉的名聲傳到了呂希莫乞的耳中去；呂希莫乞是一個年輕貴人，是密的里內的長官，他親自到曼烈因居住的家裏去拜訪這全城所贊美著的美人兒。她的交談，使呂希莫乞無限的快樂，因爲他雖然聽到了許多講到這位可羨的女子的事情，卻想不到像他現在所目覩的，她是這樣的明達，這樣的賢慧，這樣的良善，當他離開她的時候，他說他希望她有恆心的進行她勤儉與可頌的前程；他又說著，假使她再得他的拜訪，那便是她的佳運。呂希莫乞想著曼烈因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因爲羨慕她的智慧，高尚的態度，超羣的才智，並且也爲著她的美麗和外表的溫雅，所以他想娶她，她現在的處境雖是卑賤，但是他希望她是出身於名門的；但是當他們問起她的家世，她總是靜坐著哭了。

厲拿英在泰色司的地方，恐怕狄尼西的發怒，他告訴她，他已經殺了曼烈因了；那個奸惡的婦人於是宣佈著，說她死了，她並且僞裝著爲她禮葬，豎了一塊很莊嚴的墓碑。不久潘利烈同了他的忠臣韓理開從太爾地方出發到了泰色司，爲的是來探望他的女兒，他想領她回到她自己的家裏去；他自從在她嬰孩的時候，把她撫養於葛以翁和她的妻子而分開以後，直至如今沒有見著過她，這個好國君是何等的快樂，當他想到了將要見著他已葬王后的可愛的孩子了！但是當他們告訴他說，曼烈因已經死了，並且指點給他看著他們爲

她所豎的墓碑，那傷心的父親所受的痛苦真是大極了，他再也不能忍心著看這個國家的景象了。這個地方就是他最後的希望和他唯一的所能記念她親愛的瘦弱的女兒的埋葬的地方，因此他就上了船，很急的離開了泰色司。他自從那天上了船之後，很重的憂鬱就纏住了他。他再不講話了，對於一切的事情，他好像完全沒有知覺了。

從泰色司航行到太爾，船在路上須經過密的里內地方，就是曼烈因所住的地方；那地方上的官長呂希莫乞，從岸上看見了這隻貴人的船，並且要曉得船上乘著的人是誰，他就坐了一隻大艇，開到了那船的旁邊，想解釋他的好奇之心。韓理開很客氣的迎接著他，並且告訴了他，說船是從太爾地方來的，他們是領了他們的國君潘利烈回到本國去的。「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先生，」韓理開說道，「他在這三個月裏已經沒有對人說過話，也沒有吃過東西了，祇是這樣的延長著他的憂愁，現在不必重述他神經錯亂的原因，但是他唯一的大原因，是爲了失去了親愛的女兒與妻子。」呂希莫乞請求著要會見這煩惱的君王，當他見了潘利烈以後，他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他向他說：「皇上，萬福，願上帝保佑著你，祝皇上康健！」但是呂希莫乞向他講話，依舊沒用；潘利烈沒有加以回答，他也並不顯出知道有客人來到的樣子。於是呂希莫乞想到了那個無匹的女子曼烈因身上去了，或者用了她甜蜜的舌頭，她能夠得到那靜默國君的回答；他得到了韓理開的允許，他就差人去請曼烈因來。當她進了船，她悲愁的親父不動地坐在船中，他們歡迎著接她上船，好像他們知道她是他們的公主；他們喊道：「她是一個俠義的婦女。」呂希莫乞非常快樂的聽到他們的贊美，他說道：「她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假使我能夠證實她是從高貴人家生長的，那麼我決不再揀選別的女子了，我想我真是非常的僥倖，能夠得她爲妻。」於是他很恭敬的向她談話，好像這個似乎很低微的少女，她的確是出身高貴，像他所企望的一般，他稱她是和善美麗的曼烈因，他告訴她船上的國君因著悲傷不講話了，卻說曼烈因好像有著權力能夠賜給這些健康的幸福似的，當他請求她，倘使她能夠醫治高貴的客人的悲愁。「先生，」曼烈因說道，「我常用我極頂的才能去使他復原，祇須我和我的女僕走近到他的面前，別的人都不須

去。」

她在密的里內地方，很留心地理瞞著她的出身，因為她很怕羞去告訴人家一個王家的子孫，現在變成了一個奴隸。如今她先告訴潘利烈了，她告訴他說她自己的命運，遭遇著橫逆的變遷，她的身份是怎樣的高貴。她好像知道著立在她的面前的人，就是她尊貴的父親，她所講的話，都是她自己的悲傷；她所以這樣做法的理由，因為她深知若非重述憂愁的禍難去比配他自己的憂愁，那麼沒有再好的東西，能夠得到這個不幸人的注意了。她悅耳的聲音，立刻激起了傷心的國君；他舉起了他好久注視而不動的眼睛；曼烈因是她母親正確的肖像，他死后的容貌，顯示在他驚奇的目光之中。於是久不開口的國君，重新說話了。「我最親愛的妻子，」這驚醒的潘利烈說道，「真像著這個處女，我的女兒，必定也是生得像她一般，倘使沒有死去。我王后的大方的眉毛，她的身材不高不低，像杖一般的挺直，有著清宛的聲音，她的眼睛，好像是珠寶。你住在那兒的呀，年輕的少女，你告訴我你的家世，我想，你已經說過了，你是從虐待而顛簸至於傷害的，並且我想你的憂愁是與我相髣髴的，假使大家老實的說出來。」「我或者說幾樁這樣的事情，」曼烈因答著，「但是我不能說著話出於我思想的適當規定。」「請你將你的歷史講給我聽聽，」潘利烈答道；「倘使你能够洞悉我的苦心，那麼你也像男子一般的悲愁，我像女子一般的受著悲愁（其義含有同病相憐之意）雖然你的容貌看上去卻十分忍耐，著有帝皇嚴肅的態度，並且笑著無謂的煩惱，你怎樣會得墮落的呢，我溫和的姑娘啊，請你把你的歷史講給我聽，來，坐在我的旁邊罷。」潘利烈當她說出她的名字，叫作曼烈因，是何等的驚奇啊，因為他深知這個並不是普通的名字，祇有為他自己的小孩纔造出這個名字來，適合生在海裏的意思。「啊，我是被人嘲笑了，」他說，「你是被動怒的上帝差來使世界上的人來譏笑著我。」「忍耐一些，好的先生，」曼烈因說，「否則我就不講了。」「不，」潘利烈說，「我願意忍耐了，你不知道你怎樣的使我驚奇著呢，因為你自己稱自己曼烈因呢。」「這個名字，」她答道，「是一個有勢力的人給我的，就是我的父親，他是一個天帝。」「什麼，天帝的女兒啊，」潘利烈說道，「你名曼烈因，但是你是否是有血肉的人，你不是神仙吧，講下去，你生

在什麼地方的爲什麼叫曼烈困」她答道：「我是真的叫作曼烈困，因爲我生在海裏的。我的母親是一個王帝的女兒，她死在生我的時候，這是我的看護李可麗時常告訴我以致於哭的。那個王帝就是我的父親，留我在泰色司的地方，直等到葛以翁的兇狠的妻子，想要謀殺我，幸而有一羣的海盜來救了我，他們將我帶到這個密的里內的地方。但是好先生，你爲什麼哭了？或者你以爲我是一個欺騙的人吧。但這是真實的事情，先生，我是潘利烈的女兒，如果好潘利烈王活著。」於是潘利烈好似驚駭於他忽然的快樂，並且疑惑著這回事情是否是真的，他就高聲的叫著侍從的人，他們聽到了他們親愛的王帝的聲音，都很快樂了；他向韓理開說道：「啊，韓理開，請你打我，將我痛打一頓，使我覺得疼痛，否則這衝進我心窩的極樂，就要將我的生命壓倒了。啊，快！快！快！這裏來，你是生在海裏的，葬在泰色司的，如今又在海裏尋著了啊，韓理開！你跪下來啊，感謝那神聖的上帝！這個就是曼烈困。現在祝頌你的幸福，我的孩子！給我新的衣服，我親愛的韓理開！她並未像著野蠻的狄尼西所希望著的死在泰色司。她將要告訴你一切的事情，當你向她跪了，叫作她是眞眞的公主。他是什麼人啊！」（他初次見著呂希莫乞。）「先生，」韓理開說，「是密的里內的長官，他聽了你的悲傷，來探望你的。」「我歡迎你，先生，」潘利烈說道；「拿我的袍子來！我要仔仔細細地去看看他呢。——上天祝福我的女兒！但是聽呀，那是什麼音樂！」——因爲此時或者他是被仁愛的上帝所震斷著，或者是由於他自己快樂的幻想所迷惑了，他好像聽見了優美的音樂。「我的王上，我沒有聽見什麼，」韓理開答著。「沒有聽見嗎？」潘利烈說，「爲什麼，這是空中的音樂啊。」因爲沒有眞的音樂可以聽得，所以呂希莫乞決定這是因爲忽然的快樂，把王帝的知覺擾亂了；他說道：「這是不能去逆他的意思的，讓他去說有罷。」於是他們告訴他說，他們都聽到那個音樂了；他現在說疲倦的瞌睡到他身上來了，所以呂希莫乞勸他在睡榻上休息休息，將枕頭枕在他的頭下，他充滿了快樂，也就沉沉的入睡了，至於曼烈困，不聲不響的看守在她睡著的父親的榻旁。

當他睡著的時候，潘利烈做了一個夢，這個夢使他決意要到埃非色去了，他的夢就是埃非色地方的女神第亞娜顯在他的面前，叫他到埃非色地方的廟裏去一遭；並且要在她祭台前宣佈他一生的歷史和不

幸的事情；於是她持著銀的四絃琴作證，發誓道，假使他依她的命令做去，那麼他一定能够碰到不少的幸福。當他醒了之後，他覺得精神逾常的爽快，因此就將他所做的夢告訴了人家，並且他決意服從女神的吩咐。

於是呂希莫乞請潘利烈上岸，借著密的里內地方，在他所能够找到的種種娛樂之事之中，去休養著他自己的身體。潘利烈接受了這個厚於禮節的邀請，他答應在他那裏逗留一兩天。在這個逗留的時期之中，我們可以想見怎樣的宴會，怎樣的快樂，和怎樣繁華的顯示與款待。這些都是密的里內官長，對著他親愛的曼烈因，用以恭賀尊貴的父親，當她運命不佳的時候，他已經十分的尊敬她了。潘利烈也並不拒絕呂希莫乞的求婚，當他得悉他也是怎樣的尊敬著他的孩兒，當她在卑賤的時候，至於曼烈因自己也不嫌惡他的提議，不過他定了一個條件，說著在他答應以前，他們須要同他一起去拜訪埃非色地方第亞娜的神殿，所以他們三個人就立刻起程出發了；女神護著他們很順利的風，所以不到幾個星期，他們就很平安的到了埃非色地方。

當潘利烈和他的侍者走進寺廟的時候，立在女神的祭台旁邊的人就是好禪立暉（現在年紀很大了），他就是救潘利烈的妻子瘦姍的人；瘦姍現在已經是廟裏的尼姑了，立在祭台的前面；潘利烈的容貌，雖然因為多年的悲傷認爲已亡的愛妻，致使他的面貌改變了許多；但是瘦姍當他行近祭台說話的時候，她就記起他的聲音，她細聽著他的話非常驚奇，是快樂的驚奇。這些就是潘利烈向祭台說的話：「第亞娜萬福！因爲服從著你公正的命令，我就在這裏承認著，我是太爾的國君，我從我國裏逃出來以後，就在拜他頗利地方，和可愛的瘦姍結了婚，她在分娩時可憐的死了，但是她生了一個女孩叫曼烈因，她是在泰色司地方由狄尼西撫養起來的，但是當她在十四歲的時候，狄尼西就想把她殺了，但是她的好星宿將她帶至密的里內地方，當我航過密的里內海岸的時候，她的好運道把她帶上了我的船，在那裏由著她極清爽的記憶力，她使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兒。」

「瘦姍真是樂不可支了，這些樂意都是由著他的話激發起來的，她喊道：「你是，你是，啊，你是尊貴的潘利烈呀！」於是就暈過去了。」這個女人是什麼意思啊？」潘利烈說：「她是死了，先生，快救啊。」「先生，」

禪立暉說：「假使你向第亞娜祭台所講的話是真的，那麼她就是你的妻子了。」可敬的先生，不是的；潘利烈說：「我是親手把她投到海裏去的。」禪立暉於是細述著怎樣在一個風暴的早晨，這個婦人是被風浪衝到了埃非色的岸上。怎樣他開了那口棺材，發見了許多珠寶和一張紙條，怎樣他很快樂的救活了她，又把她安置在這個第亞娜的廟裏。現在瘦姍從昏暈醒過來了，她說道：「啊，我的君王，你不是潘利烈嗎？他同你一樣的說話，也同你一樣的形狀。你是不是談著暴風，誕生和死麼？」他很驚奇的說道：「這是已死的瘦姍的聲音啊！」「我就是瘦姍。」她回答道，「就是你以為已死的瘦姍啊！」「真的天呀，潘利烈表示著非常奇怪的神情喊著：『現在，瘦姍說道，『我如今更加明白你了。我所看見著戴在你指上的戒指，正是王帝，我的父親所賜給你的，當我們流著淚與他在拜他頗利地方分別的時候。』」够了，上帝啊！潘利烈說：「你現在的仁慈使我覺得過去的禍難都是遊戲了。啊，來啊，瘦姍，第二次的你，再伏在我的手臂裏吧。」

於是曼烈因說道：「我的心跳躍得好似跳到了我母親的胸中去了。」於是潘利烈指了她的女兒，向她的母親說道：「你看，她跪在地下，就是你親生的孩子，她是你海上的重累，叫作曼烈的，因為她是生在那裏的。」「祝你的幸福，我的兒！」瘦姍當她非常快樂的擁抱著她的兒，說著潘利烈跪在那祭台的面前，說道：「純潔的第亞娜，慶祝你的幽靈，因為你的顯靈，我每晚來供祭你吧。」於是潘利烈得到了瘦姍的允許，就很莊嚴的把他們的女兒，就是好德的曼烈，很適配的與呂希莫訂了婚約。

在他們父母愛女三人的處境之中，我們可以見到一個著名有價值的榜樣，這個榜樣被禍難所攻擊著。雖然是天災，但是其中含著指教人們須有忍耐心與恆心的意義暗示之下，結果變成圓滿了，也戰勝了機緣和變遷了。在韓理開方面，我們可以見到真理、忠心和忠義的好模範，當他可以繼登王位的時候，他卻情願叫回了那合法的所有者，不情願錯待別人，自增勢力。在於可敬的禪立暉方面，他救活了瘦姍的性命，我們可以見到，學問是怎樣的指導著慈善之事，造福人羣，仁慈是近於上帝的本性。如今我們還要講的，就是葛以翁的奸惡的妻子狄尼西了，遇到了一個罪有應得的結果，因為泰色司地方的人民，發覺了她要預謀暗殺曼烈。

以後，他們都聯合起來，替他們恩人的女兒報仇，將火燒了葛以翁的家室，也將他們兩個人和他們的全家盡行都燒了去。上帝好像很快樂的，因為這樣可惡的謀殺，雖然尚是一種意思，並未作成事實，也應當受到合於那大罪的懲罰。



定價	三元五角
實價	三角五分
平郵	二分半
掛號	另加八分